渴望。

果てしなき渇き

深町秋生

王華懋——譯

Lf 文学森林 Literary Forest

如果世上真有惡魔，或許就像她這個樣子——
聰明、漂亮，但心是無止盡的空洞。

「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首獎作品
日本金獎導演——中島哲也改編電影

渇望。

果てしなき渇き

深町秋生

序章

抓起毛巾抹了抹濡濕的臉，他發動引擎。

雨刷將檔風玻璃上的水珠一掃而空，雨滴藉著風勢，毫不間斷地打在車窗上。能見度無限度趨近零，黑暗與四下的照明融為一體。

男子用無線電聯絡管制中心：屋主出遊，空無一人的住家窗戶沒有上鎖、被暴風雨吹開，觸動警報——光是今晚，男人已經不曉得做過幾次相同內容的回報了。

八月，颱風季節提前造訪了。入夜後濕度與熱氣反而攀升，令人難耐。對身為保全人員的男人來說，今晚是前所未見的忙碌，被風吹斷的樹枝、飛鳥衝撞大樓或住家玻璃，讓感應器頻繁通報狀況有異。從傍晚執勤開始，他就沒有回去過留守待命的事務所。

眼睛底下冒出大大的黑眼圈，大夜班讓他的身體不勝負荷。他一手握著方向盤，揉了揉僵硬的肩膀。踩著油門的腳無比倦怠，眼睛裡感覺長了一粒東西，有時連對焦都很費力。果然年紀到了，他認命地嘆口氣。

無線電裡又傳來有警報器啟動的消息。他內心厭煩到極點，仍抓起對講機應答：「收到。」每個人都出動巡邏了，他無法抱怨，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時間已過深夜兩點。

「5號超商」深作店，這是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超商，與男人目前所在的東大宮只有咫尺之

遙，位在國道十六號附近的住宅區。無線電傳來已經通報最近警察局的訊息。搞屁啊！男人心想，可能要與老同事狹路相逢了。

來到重劃區的新興住宅區，隔著雨幕，超商的橘色照明朦朧現身。紫色的捕蚊燈旁，顯示警報啟動的紅燈不停地旋轉著。停車場有兩輛汽車，屋簷下停著一台速克達。

他把廂型車停在停車場，抓起丟在後座的安全帽戴上，打開車門。雨水劈哩啪啦地橫撲上來敲打安全帽鏡片，襯衫已經濕掉的袖子更進一步吸飽了水，密貼在皮膚上。後頸的毛髮倒豎起來。

大雨之中，超商玻璃門大開。亞麻合成地板濕著，陳列在入口附近的報紙被風雨打濕，染成黑色。店內沒有人影，櫃台甚至不見店員。男人回神發現自己站在風雨中，便踏入店裡，抽出腰間的警棍。踩上腳踏墊時，從墊子上滲出來一些雨水。

男人屏息靠近，俯視櫃台內側，赫然一驚。

那裡蹲著一名穿紅色制服的青年，腿上的藍色牛仔褲變黑，地板一片血泊。收銀台與櫃台有著宛如紅色油漆般的手指抓痕，收銀機開著，零錢散了一地。

他把身體探進櫃台，本想叫一下青年，但打消念頭。一股濃烈的血液與排泄物的腥臭味撲鼻而來。青年的肚腹除了制服，連貼身T恤也被大大地割開，身體蜷縮著，捧著溢出來的內臟。制服各處都有被割破、撕裂的痕跡，顯示青年曾試圖抵抗；手臂與胸部有嚴重割傷，傷口大大地左右掀開，露出皮膚下的脂肪與粉紅色的血肉。

應該陳列在後方貨架的遊戲軟體和ＤＶＤ泡在地上的血泊中。與這副淒慘光景兩相對照，店內播放著輕快的流行樂，充滿了關東煮的香味，那味道與腥臊的死臭令他作嘔。

「喂！」

他靠近青年，但隨即發現店的深處有顆橫倒著的人頭，是一名褐色頭髮綁成一束的中年女性被推倒在地。打扮簡單，無袖上衣配短褲，購物籃丟在一旁，下酒菜的零嘴和寶特瓶飲料散亂一地。

他跪地呼喚，同時嗅到一股令他不得不皺眉的惡臭。女人充血的眼珠從眼窩暴凸而出，垂下的舌頭幾乎碰到地板，脖子上有道呈紫色瘀傷的繩子勒痕，胯下一片濕漉漉。

男人在店內繞了半圈。乳製品貨架上靠坐著一名戴眼鏡少年，手腳伸直，像個斷了線的懸絲人偶般不動。原本應該是白色的棉質坦克背心變成了赤黑色。脖子上有道大大的裂痕，看起來就像妖怪的微笑。胸口有好幾道穿刺傷，周圍血跡點點，彷彿噴漆罐爆炸般不忍卒睹，麵包、牛奶、起司、玉米片，全沾著血滴。

「來人……」

就連一向看慣屍體的男人，聲音也透著不安與恐懼。他甩掉眼前宛如夢魘的畫面，踹開休息室的門，感覺到一股無以名狀的亢奮與恐懼。門裡是水泥牆和鋼筋裸露的狹窄倉庫，果汁和泡麵的紙箱堆積如山。確定裡面沒有人後，鬆了一口氣，整個人頹靡下來，他掀起安全帽鏡片，用袖子抹去額頭淌下的汗水。

本田小狼的引擎聲逼近，他走出休息室，看見兩名制服警官。穿黑雨衣的年輕警官在入口處僵立如石像，另一個是頂著大肚腩的三十多歲警官，他認得那張臉，是站前派出所的警員。

他朝警員點點頭。年輕警官望向櫃台裡的店員，發出少女般尖厲的叫聲。中年警官手握無線對講機，聲音急迫地聯絡狀況。幾十分鐘後，停車場就會被警車塞爆吧！

男人完全提不起勁，機搜隊、搜一[註]和轄區警察，會碰上多少熟面孔？他走出超商，逃離混雜了血液、內臟與排泄物的殺人臭氣。在店外，他穿過豪雨，摘下安全帽，抓起車上的無線對講機，喧囂的警笛聲灌入耳中，似要掩蓋那激烈的雨聲。

1

汗水滲入眼睛。

藤島秋弘用袖子擦拭臉龐，太陽與柏油路的反光毫不留情地持續炙烤著身體，汗水滴落在馬路清晰的影子上。這裡是埼玉市內大成町的大型購物中心，他們正在回收店門口附近的ＡＴＭ現金，由較年輕的中川負責。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藤島手握警棍，負責警戒，暗示性地威嚇周圍。安全帽、夾克、槍套的全副武裝，讓暑氣更進一步化身成地獄。

每當自動門開啟，懸掛在店門口的風鈴就發出清脆的聲響。遠方的公園裡，暮蟬幽微地鳴叫著，似在宣告秋季到來。現在是折扣日的傍晚時分，應可容納數百輛汽車的水泥平原上，熱氣冉冉升騰，逐漸被絡繹不絕的車浪淹沒。每當有車經過，便排放出燙得令人發顫的廢氣。中川把現金收進箱子裡，鎖好ＡＴＭ，兩人坐上銀色的運鈔車。

把冷氣調到最大，紫外線穿過玻璃扎上皮膚，藍色制服被汗水滲透，形成斑駁的花紋。藤島叼起

註：機搜隊與搜一的正式名稱為機動搜查隊及搜查一課，都隸屬於刑事部。機動搜查隊是執行隊，發生重大犯罪時，率先趕到現場進行初步調查。搜查一課則負責偵辦重大刑案，如殺人、強盜、傷害、綁架等。

菸，煙霧熏著車內，尼古丁的黴臭味中充斥著濃濃汗臭。兩人話都不多，即使回收現金的任務結束了，今晚還有通宵大夜班在等著。

或許是耐不住沉默，中川打開廣播。藤島感到厭煩，雖說是巧合，但廣播新聞正報導著那起案件。

那起三人慘遭殺害的便利超商搶劫案，或是偽裝成搶案的大屠殺，一個星期都過去了，警方仍無法鎖定嫌犯。廣播沒有提到太多，很快就播報下一則新聞。它已經逐漸失去新聞的價值，原有的轟動性被消費殆盡。為了一點錢，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三人。警方暗示、媒體也呼應似地表示，可能是亞裔外國人所為。然而就連這些揣測也在不知不覺間銷聲匿跡，焦點逐漸被轉移，變成對外國人的偏見與歧視等問題。

「刑警今天還會來吧？」

中川開口。

「會嗎？」

藤島只是眼神空洞地看向車外，心不在焉地應道。

「歹徒究竟是什麼人呢？」

「天曉得。」

「根本就是外國人幹的，收銀機聽說只有八萬圓不是嗎？居然為了那麼點錢就殺了三個人，我們日本人實在不可能嘛！歹徒到底在想什麼呢？」

藤島沒有一天不想起命案——動物性的腥騷味、荒誕的背景音樂在腦中縈繞不去。藤島是命案的第一發現者，他在一星期內夢到死者好幾次。誇張噁心的傷口與流出來的內臟、垂下的舌頭……他需

要大量的安眠藥才能驅逐這些畫面。沒有目擊者也沒有物證，遇害的三個人沒有共通點。歹徒人數未公布，是與被害者一樣，還是更多；不，是單獨犯案……媒體開始恣意大書特書。

一個人闖入店內，隨即亂刀刺殺櫃台店員。另一個追趕少年，割斷少年脖子，並狠刺他的胸口。中年女性尖叫著扔下購物籃逃竄，第三名歹徒留在入口堵住去路，用鈍器揮擊她的腦袋，再用繩狀物勒住她的脖子。這樣的犯行全是一個人幹的；不，是兩個人幹的；是更多人幹的……全都沒有足以說服人的線索。

可以確定兩件事：歹徒很冷靜，據說屠殺三人後，抽走了監視器錄影帶。再來，按警鈴的是店員，他用盡最後的力氣按下警鈴，但如果再早個幾分鐘響起，藤島肯定就要名列第四名犧牲者了。藤島冒著熱汗，渾身起了雞皮疙瘩，他從未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

碰到紅燈，中川把排檔打到空檔。

「可是藤島兄也實在太衰了，負責區域大果然沒有好事，也太慘了。」

「我才不想負責那麼多地方。」

「藤島兄是所長的愛將嘛！」

藤島在保全公司任職還不到一年，但他負責埼玉市東邊的大部分地區。那是即使連體力多到無處宣洩的老手也無法勝任的工作量，但上司所長只語氣平淡地說「藤島沒問題的」。事實上，藤島跟所長不對盤。

中川身體前傾地說：「那，是真的嗎？」

「什麼？」

「拜託，透露一點嘛！藤島兄沒從以前的同事那裡聽到什麼消息嗎？我賭了外國人兩萬呢！」

藤島把菸屁股塞進已經堆滿菸蒂的菸灰缸。中川接著說：「藤島兄自己也很好奇吧？聽說報導那起案子的報章雜誌你全都買了，不是嗎？以前的警察魂又燃燒起來了吧？」

中川露出下賤的笑容。每個人都瞧不起藤島，但他不在乎，回以迎合的笑容。精神科醫生開的抗憂鬱劑摘除了他憤怒的秧苗。

「不巧的是，我跟他們早就沒有關係了。」

「可是以前的事還是很難忘記吧？」

「我反而是想盡可能忘掉。」

「推理也行，告訴我吧！我聽說藤島兄以前是高手。」

「那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唔，說的也是呢！」

中川毫不掩飾地擠出滿臉失望，握住方向盤。號誌一轉綠，他便用力踩油門，與前方行車的距離猛地拉近，又故意緊急煞車。

「別嚇人家。」

藤島又重新叼起一根菸，再次望向車窗。中川反覆粗暴地駕駛，照著任務手冊指示前進，車子越過鐵路東北線，繞過大宮公園。

他們看到群眾正從單車競賽場離開，手上拿著啤酒或杯裝酒的男人們任意席地而坐。藤島覺得看見了癱坐在地上啜飲酒水的自己，看見脖子被割開，撈起流出肚腹的內臟的自己……他不可能冷靜以

對。即使服用抗憂鬱劑，他仍逃不掉總是突然闖入意識的夢魘。

把回收的ＡＴＭ現金交給銀行後，回到事務所。藤島任職的是一家大型保全公司，公司巨大的停車場和灰色建築物就在國道十六號旁。他把運鈔車停在屋簷下，走上三樓辦公室。他一進門，頭髮花白的所長便抬起頭來，一臉厭倦地用下巴比了比會客區的沙發。

坐在黑皮革沙發的男子站了起來。是矮個子、粗脖子，體型宛如不倒翁的淺井，以及熊腰虎背的搜查一課人員。兩人一起來拜訪過藤島好幾次了。淺井站起來行禮，搜一的人則是坐著。誰是黑臉誰是白臉，一目瞭然。淺井略為垂下視線開口說：「打擾了。」

藤島在沙發坐下。

「我就在想你們會來。」

「是。」

「然後呢？」

「我們還在進行現地勘查和死者背景調查。」

「要我從頭說出那天的行動是嗎？」

淺井點點頭。

「煩死了。」

「組長——」

「誰是你組長？」

「抱歉。」

「你自己回去看筆錄，我全部都說了。」

一課的男人撐起嘴角，從沙發靠背挺起身子往前探。

「全部？」

藤島好好端詳了男子一番，矮塌的鼻子、厚重的眼皮，一副不把對方的感受當一回事的搜一人員嘴臉。

「趕到場的警員說，你從店內的休息室走出來，你在裡面做什麼？」

「自己看筆錄。」

「店員或許還有呼吸，你卻完全不顧。」

「……」

「你到的時候，歹徒才剛逃逸短短幾十秒，你多少也該看到什麼吧？」

藤島把桌上的麥茶一飲而盡，站了起來。

「喂，我話還沒說完！」男子完全是恫嚇地吼道。

辦公室的空氣凍結了，淺井用責怪的眼神看著他。淺井衛巡佐，隸屬大宮分局的刑事課第一組，一年半前都還是藤島的搭檔。

男子翻眼回瞪：「如果闖進現場的不是你，我們也用不著這樣三番兩次上門。你是被革職的刑警，對警方懷恨在心。我們不說你偷走證物，但你很可能對警方有所隱瞞。上頭是麼想的。」

「我不是被革職，是自願離職。」

「不管是哪種，你應該很不服氣。你的心情我非常瞭解。說到重案組的藤島警部補，在警界是小有名氣。雖然到現在還有人把你批得一無是處，但你本來就要進入搜一了，你應該是覺得自己抽到壞籤了吧？」

淺井插嘴道：「要不要換個地方談？如果你有空的話。」

「這裡就行了。」

藤島叼起香菸，把會客區的大型玻璃菸灰缸拖過來，男子露出警戒的眼神注視菸灰缸。

「我也有家人，我懂你的心情。我不算什麼有出息的老公，也不知道忙到何時才能回家。成天埋頭辦案，忙得像無頭蒼蠅的時候，家中不出亂子才奇怪。」

藤島悄然面露笑容，對男人的話聽得出神。抗憂鬱劑確實有效，但他無法將意識從腰間的特殊警棒轉移開來。

「夠了吧！」淺井表情僵硬地說。是在勸阻男人嗎？還是在警告藤島？

男子輕咳一聲：「我並不是來話當年的，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總之，我們是來問你後來有沒有想起什麼細節？」

藤島搖頭：「回去看筆錄吧，全在裡面了。」

雙方互瞪了好半晌，接著男子猛然起身，踩出震天價響的腳步聲離開辦公室。

「抱歉。」

淺井恭敬地行禮。

「不會。」

藤島望向菸灰缸中揉熄的許多菸蒂，完全笑不出來。搜一人員，簡直就像看到過去的自己。淺井打圓場似地說：「後來怎麼樣了？」

「什麼怎麼樣？」

「你家裡的事。」

「哦……」

藤島靠向沙發背，一股沒來由的疲勞無邊無際地湧出。「離職以後蓋了章，親權全在對方那裡。」

「令嬡是高中生吧？」

「這一年都沒見面。」

「這樣啊……」

淺井逃避沉默似地繼續說：「下次來我家坐坐吧！」

「嗯？」

「我叫我老婆燒幾道菜等你。」

藤島把香菸按在菸灰缸上點點頭。

淺井開心地微笑。藤島這人絕對稱不上熱心助人，個性也不容易親近。他確實與淺井搭檔過，但並不記得兩人特別投合。

「那麼我告辭了。」

淺井彎腰行禮，藤島俯著頭，輕輕揮手目送。他無法直視淺井，他打從心底厭煩淺井眼中浮現的憐憫神色。

2

這是個安靜的夜晚，靜得讓人感覺一週前那場瀑布般的雷雨、命案的紛擾就像一場夢。藤島邊寫報告書，邊對保持沉默的無線電感到放心。年輕同事正熱中於電視遊戲機。

專線電話響起，他不經意地抬頭，視野中冒出那家便利超商。靠坐在貨架上的少年，喉嚨像水龍頭般毫不間斷地湧出血水。

「是的。刷卡之後請輸入密碼，對，是。」

一名年輕社員慵懶地應答。可能是哪家店鋪的工讀生弄錯上鎖方式了。員工照著操作手冊回答後，再次握起遊戲機搖桿。

——你很可能對警方有所隱瞞。

搜一人員的話在腦中響起。他不可能有所隱瞞，那一晚的事，他不曉得回想過多少遍。歹徒在他踏進第五超商的前一刻消失無蹤，他在記憶中回溯有沒有逃走的人影、車影或任何事物，然而猛烈吹襲的雨幕另一頭，始終沒有任何蛛絲馬跡。

又是專線電話。藤島不緊張，悸動平息了，眼前的屍體也不見了。

「藤島先生。」

年輕員工揮揮話筒。「你太太打來的唷！」他的眼睛似乎閃爍著好奇的光芒。

剎那之間，血液沸騰，藥效或許開始退了。他明白自己個性衝動，但仍打定主意如果這是個惡劣的玩笑，鐵定要砍了那個員工。他接過話筒，幻想著要如何痛扁對方。

「喂？」

沒有反應。

「喂？」

他感到血液正從腦袋流光。捏緊拳頭的瞬間，話筒傳出略為躊躇的聲音：「是我。」

藤島輕吸一口氣，無法不困惑。他們已經好幾個月沒碰面了，調解結束了，連見她的藉口也沒了，他早已覺悟今後再也沒機會見到她。

「啊……太好了。不好意思突然打去，可是──」

他努力佯裝冷靜：「怎麼了？」

「我有話跟你說。」

「什麼？」藤島反問：「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感到自制力正逐漸分崩離析。決定辭掉警職時，他收到離婚協議書。他之所以離職，是因為鬧事了。事發隔天，她就離開了家，帶著女兒加奈子回娘家去。他不曉得打過多少通電話，上門拜訪過多少次，要求談談。然而直到他在協議書上蓋章，她連一次都不肯見他。

「拜託不要掛！聽我說，我求你。」

前妻桐子的聲音異樣被逼到絕境般地著急，這意想不到的狀況，讓混濁的腦袋警鈴大作。桐子的聲音還帶著哭腔，雖然感情豐富的她常會這樣……

「怎麼了？」

「加奈子的事！」

「等一下。」

藤島放下話筒，離開辦公桌走向更衣室。背後感受到好奇的視線，他穿過昏暗的走廊，把手伸向寄物櫃裡的夾克。

他掏出胸前口袋裡的手機，打開電源。同時剝開口袋中鋁箔包裝的藥片，往嘴裡塞了三片。在和警察一樣崇尚男子氣概的職場中，這是決不能被旁人看見的場面。他詛咒無法克制因久違的對話而亢奮的自己，甚至憐憫起像青少年般雀躍萬分的自己。

打電話前，他已經準備好面對驚訝與打擊了。他想起女兒，十七歲了，就讀浦和的女子高中，成績優秀，志願是都內的國立大學。

其他的……不管再怎麼絞盡腦汁，也只想得到這些，資訊貧乏到連自己都目瞪口呆。當刑警的時候，他身心都奉獻給工作，完全不顧家庭。

他準備撥打桐子住的公寓號碼，那是以前藤島買下，調解後拱手交出去的住家。冷靜。他告誡著自己，按下通話鈕。鈴聲響不到一下就接通了。

「加奈子怎麼了？」

「她不在你那裡嗎？」

「什麼意思？」

「拜託！不要瞞我。」

「妳在鬧什麼！」

藤島反射性地吼道，他的努力幾乎破功。桐子發出的聲音不再是話語，成了啜泣。藤島腦中浮現桐子一手拿著話筒，一手肘拄在餐桌上抱頭的身影，是他看過無數次的模樣。

「發生什麼事？加奈子怎麼會來我這裡？妳好好說清楚！」

「嗯……她不見了，沒回家！」

聲音悲痛欲絕，但也可能是精打細算過的演技。

「妳是說我在報復妳嗎？少看扁人了！」

「不是……」

「聽妳鬼扯！妳真的以為加奈子會來找我？她從來沒有站在我這邊過。妳乾脆直截了當地說吧，妳想問的是『是不是你抓走了加奈子』吧？」藤島對著手機連珠炮似地說。

桐子啞然半晌，擤了擤鼻涕。液晶螢幕上顯示的通話時間五秒、十秒地不斷增加。

他想起加奈子，小巧的臉蛋、苗條的身材，再加上褐色的大眼睛、比較像母親的薄唇與細緻鼻樑，是一副給人倔強印象的臉孔。即使看在父親眼中，也覺得她是個美少女。如果他們是可以溝通的父女，藤島一定會抬頭挺胸地以這個女兒為榮。

為數不多的回憶湧上心頭。加奈子十二歲左右，好幾個親戚建議她讀私立國中，唯獨藤島一個人反對。當時他們才剛買了公寓，私立學校的學費不是刑警的薪水負擔得起的。身為地方銀行董事的岳父炫耀般地資助，卻令他無法忍受。最後，這件事因為加奈子說不想跟上市立國中的朋友分開，而不再被提起。

那件事成了他與家人之間的分水嶺。過去熱衷於女兒教育的妻子開始外出工作，利用父親的裙帶關係，進入不動產公司當職員。或許是體會到工作的樂趣，過了下班時間還沒回家的日子增多，接下來是三更半夜仍不回家，最後成了常態。她放棄了夫妻關係，放任女兒不顧。兩人沒有爭吵，就燒盡了彼此的熱情，轉移到冷卻期。她算是在報復抗拒私校的丈夫和女兒吧！千金小姐出身的她，有著這樣孩子氣的一面。

女兒不見了，桐子究竟是什麼時候才發現這件事的？

「至少，她失蹤跟我無關。」

電話傳來慘叫。一點小報復奏效，藤島感到一股奇妙的暢快。

「她什麼時候不見的？」

一段不自然的停頓。

「喂，妳在聽嗎？」

「昨天，昨天早上我出去工作以後就不見了。」

藤島換手拿手機，把掌心的汗抹到褲子上。十幾歲的女孩子，在暑假瞞著父母外宿幾晚，並不是什麼稀罕事，反而是桐子驚慌的態度令人不解。

「現在放暑假，她好像一直有上補習班，昨天也是。我跟補習班聯繫過了，一直到昨天下午，她好像都在補習班。」

「她朋友呢？不可能不知道她去哪裡吧？」

「我聯絡過了，可是沒有人知道她去哪了……說是昨天傍晚就道別了。」

「妳該不會真的相信她那些朋友的話吧？」

「我怎麼曉得誰在撒謊！」

激動之後，桐子嗚咽了一陣子，然後說：「你覺得我瘋了，對吧？」

「嗯。」

「是啊，歇斯底里的，像個瘋子。或許你覺得我很可笑。」

話聲與啜泣聲中摻雜著堅硬的碰撞聲，應該是裝了蘇格蘭威士忌的酒杯放到桌上的聲音。

「你來家裡，有樣東西你一定要看看。」

「不好吧，妳的律師禁止我過去。」

「求求你！」

「等一下，妳為什麼不報警？」

如果女兒真的失蹤了，她應該會報警才對。照理說她求助於警方才合理，然後藤島應該老早就被調查員當成重要嫌犯抓去問案了。很多孩童綁架案都是被剝奪親權的父母犯下的，所以他很有嫌疑。

「你過來就知道了，真的。」

「妳昨天晚上在做什麼？」

「什麼——」

「老實給我回答。聽好了，看妳怎麼回答，我再決定要不要去。妳什麼時候發現加奈子不見的？」

「今天傍晚。」

「意思是妳昨天沒有發現她不見了，所以妳昨晚一整晚不在家，對吧？」

「我們現在是在談女兒的事。」

「妳去哪了？飯店嗎？還是那男人的公寓？」

「不是。」聽起來只是說說，接著她回答「是啦」。

「然後呢？」

「我去了他的公寓，就是那處……」

「妳去那裡做什麼？」

藤島的呼吸愈來愈大聲。

「欸，現在不是說那種事的時候吧？」

「妳去那裡做什麼？」

沉重的沉默持續著，偶爾傳來吸鼻涕的聲音。

「那傢伙對妳就那麼重要？」

「求求你，不要再亂想了！」

「事到如今，少在那裡擺出母親的姿態！」

「我跟他已經結束了。」

「原來妳也曉得什麼叫羞恥？」

「不是的，聽我說！」

「喂——」

「聽我說！我根本沒有理由隱瞞，而且你以為是誰害的？現在他打從心底怕死你了。一整個晚上

都在聊天，他卻不敢正眼看我。」

微弱的哭聲沒完沒了，令人厭煩地持續著。

「妳現在立刻打電話報警，我也會跟局裡說一聲，所以……」

「就跟你說不行啊！拜託你瞭解，你只要過來就知道了！」

桐子的頑固和不講理讓藤島困惑。又可以回自己家了，像小狗一樣搖尾開心的自己讓他困惑。

「值完班我就過去。」

「真的？」

藤島無法再說什麼。掛了手機，關掉電源，再次收進夾克裡，走向辦公桌。異於白晝的黏稠汗水滑過背後。情緒無法順利湧上心頭，感覺事不關己。

藤島思考女兒的事：加奈子是個會默不吭聲從母親身邊消失的女孩嗎？是個會在朋友家輾轉住宿，拿零食當晚餐的女孩嗎？或者是個循規蹈矩地過著校園生活、替工作疲累的母親做家事的女孩？藤島自嘲，只能如此老套地分類、判斷的自己，教人氣憤。

他故作平靜，貌似無聊地打了個哈欠，其他員工依然沉迷於電玩中。他不想繼續處理文書工作，抓起手邊的八卦報紙攤開，眼睛追著文字，繼續耽溺於思考。

女兒去哪裡了？她是個會離家出走的女孩嗎？藤島毫無頭緒。那婊子，居然還有臉打電話。連女兒在她跟男人廝混的時候失蹤了都不曉得，真的很像她會幹出來的事。過來就知道？剛才講電話的真的是桐子嗎？

「蠢女人。」齒間洩出不成聲的喃喃。

3

一值完夜班，藤島便叫住剛來上班的所長。除了原本休假的今天以外，他要再請一天假。

「是內子的事。」

藤島說明原因，瞭解內情的所長表情僵住了。

「沒事的。」

「真的嗎？確定沒事嗎？」

所長煩人地再三關切。藤島在更衣室換上西裝，穿過通行門，空氣開始帶有黏度了，感覺又會是悶熱的一天。陽光無情地灼烤頭皮，發燙的柏油路煎烤著鞋底。

他的自用車是灰色的卡羅拉。打開車門的同時，熱到令人作嘔的熱氣撲面而來。他開往前妻等待的宮原地區。等紅綠燈的時候，他含了三顆咖啡因藥片——好久沒開這條路了，曾經是「我家」的公寓——從舊中山道駛上國道，那天也開過相同的路線，他記得一清二楚。

前年十月，他忙著追查集中在埼玉、川越、春日部三市發生的二十五起連續縱火案。嫌犯只是個寄身於河口臨時小屋、居無定所的三十歲男子。這起案件留下了可有可無的動機、兩具屍體，以及無數焚燒殆盡的機車與房屋。不過藤島倒是從嫌犯口中問出自白，也順利移交檢方了。

檢察官一口咬住獻上的獵物，男子遭到起訴。

那是參加完警局舉辦的小型慶功宴的歸途。他請了短期休假，心情大好。即使這個家稱不上甜蜜，但他總有預感只要回家，那天一切都會很順利。現在想想，他當時根本是沉迷於一廂情願的幻想。他與家人的關係老早就降到冰點，這個家完全是處於沒有家長藤島的狀態。

藤島來到公寓附近時，一輛小轎車從公寓駛離，拖著紅色的車尾燈，與他的車子錯身而過；是淡藍色的鈴木 Wagon R 小廂型車，桐子的車。還沒來得及思考，身體就先反應了。藤島踩下油門，追上車子。來到新大宮分流道，往浦和方向前進。隔著兩輛車，尾隨在桐子後方。一邊開車，他掏出手機，要打電話回家問女兒加奈子嗎？又把手機塞回口袋，沒必要刻意讓她知道父母間可能會變成家醜的事。他覺得加奈子這麼聰明，應該早就知道了，但他不覺得加奈子是為了他而隱瞞不說。

類似尿意的感覺湧入下半身。從與野開上高速公路，他察覺桐子不是要回娘家，她的娘家在浦和。一抹期待完全消失，近乎可怕的惡寒貫穿背脊。自己對她居然還有這麼深的感情，這令他驚奇。

在憤怒與心寒中泅泳似地一路駛到都心。駕駛技術應該不怎麼樣的桐子，以熟練的動作將車子駛入狹窄的投幣式停車位。淡灰色套裝、看起來剛去美容院燙過的頭髮，還有遠遠地也能看出來的濃重口紅。她不惜餘力妝扮自己，高聲蹬著高跟鞋，消失在護國寺的高級公寓門後。自動鎖的玻璃門裡面，是偌大的拋光大理石玄關大廳。

他沒有想到要追上去抓住桐子，雙腳定在原地，發不出聲音。即使衝上去抓住桐子的手，他也不認為她會道歉，頂多只會嚇得面無血色吧！她肯定會羞辱藤島，並且大聲指責，他實在不可能忍受得了。前往目的地房間的桐子好美，妻子神采飛揚的模樣，他早已遺忘多時。淚腺因而鬆弛了。

要查出她的目的地很簡單，偷看一下桐子的手機就知道了。公寓屋主是不動產公司高層，她的上司，名叫岩中，是個相貌精悍，感覺很適合夏威夷衫的英俊小生。下班後熱衷運動，是那種看到鏡子便無法不止步欣賞一下自己配戴勞力士錶模樣的人。桐子任職的公司聯絡簿上，理所當然也登載著岩中的住家地址。

藤島把休假的大半時間都花在查出男人的身分和盯梢。他不是想要做什麼，只是放棄了一切。他與妻子之間，不是那種終點到來還能夠挽回的關係。他這麼叮囑自己。直到休假最後一天，他打了柏青哥，喝了酒。

當時是十月下旬。護國寺的公寓是有管理員全天駐守的堅牢城塞——除了地下停車場。水泥牆裸露的停車場沒有監視器，只有天花板上的螢光燈綻放著冰冷的白光。成排的高級車之中，藤島把卡羅拉停在岩中的車位，等他回來。面頰火熱，帶酒精味的呼吸充斥車內。

接下來的記憶就像罩了一層薄紗，變得朦朧、零碎不堪。他清楚自己容易酒後亂性，也知道一旦喝過頭會有什麼後果。但是現在他懂了，打從一開始、從妻子盛裝打扮拜訪男人的時候開始，自己就準備攻擊男人了。

他記得岩中的古龍水味，還有令人聯想到生鏽金屬的血腥味、響亮到近乎滑稽的放屁聲。被特殊警棒敲破的側窗玻璃化成冰雹般的碎粒飛散，從奧迪被拖出來的岩中把胃液噴了滿地。連手肘都麻痺的沉重撞擊、宛如下垂繩子般搖搖欲墜的牙肉、鏡框扭曲的太陽眼鏡。

那慘絕人寰的景象連藤島自己都嚇到了，他衝出停車場。伴隨著憤怒，自我憐憫湧上心頭。空殼般的日子持續著。雖然事情終究沒有上報，但是不到三天，警務人員[註]就開始在他身邊出

沒。三番兩次的偵訊與辭職勸告，上司說如果聽從，就可以免去逮捕與起訴。他無法拒絕。警徽、家庭，還有生活意義、尊嚴，他失去了許多，但勉強被允許留在牢籠之外。

藤島把車駛進停車場的空位，仰望久違的自家。

以褐色為基調，八層樓高的四房一廳一廚公寓。自動鎖的玻璃門將外界隔絕。雖然狹小，但一樓也有大廳，擺了幾組桌椅。這是泡沫經濟崩壞，房價暴跌後買下的物件，但依然不是藤島的薪水負擔得起的。先前是靠著岳父資助才能買下的房子。

仰頭一看，主婦們正在陽台晾衣，瞥了前往玄關的他一眼。按下大門門鈴，立刻傳來應答：「等一下。」眼前的玻璃門打開了。進去裡面一看，電梯門上有類似被硬幣刮傷的痕跡，大廳天花板沾著香菸油漬。上年紀了，他想。自己，還有這棟公寓都是。

在一〇三號室前按下門鈴。明明已經預告他將來訪，桐子卻仍鎖上了門。傳來開鎖的聲音。

「進來。」

藤島倒吸了一口氣。她及肩的咖啡歐蕾色頭髮貼在臉頰上，眼皮浮腫，眼睛赤紅充血，眼周濃濃的黑眼圈更加證明了她沒有充分的睡眠。皺巴巴的白襯衫、絲襪與窄裙。下班回家後，她甚至沒有更衣。除了香水味外，桐子身上還散發出強烈的酒精味。是坐等逮捕的嫌犯氣味，是陷入疲憊的絕望者的氣味。

藤島看著桐子搖搖晃晃走向廚房，想起一些過往。

桐子是個極端虛榮的女人。他看見數量比以前更多的北歐風格家具，還有玻璃櫃中隱約可見的帶

氣泡的玻璃餐具，心想她還是老樣子。洗手間一定林立著超出他理解範圍的瓶瓶罐罐保養化妝品吧！只要是為了維持肌膚與身體曲線，桐子不惜付出修行僧般的努力，然而看看她現在這副德性。

他對撥弄著虹吸式咖啡壺的桐子開口：「出了什麼事？」

她的肩膀一顫，眼睛盯著壺底的咖啡，不肯抬頭。他覺得這演技太假了，但她眼裡浮現真正的恐懼。

「嗯，是。」她再三點頭，像是在對自己說。「你去加奈子的房間就知道了。」

桐子彷彿再也說不出更多話，噤聲不語了。藤島回頭，望向剛才經過的走廊，地上浮現幾天沒打掃的灰塵。

「我在問妳出了什麼事？」

「你去看就知道。」

「我一個人去沒關係嗎？」

桐子反射性地望向無線電話，那是段苦澀的回憶。目睹她出軌後，有段期間他在家中裝設竊聽器。

「我想聽妳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註：警務部為日本警察組織中負責人事、會計、監察的部門。

桐子把咖啡倒進象牙色茶杯，手在發抖。

「我不知道，或許是我看錯了。」

「看錯？到底怎麼了？」

「為了那孩子的名聲，你不要再問我了，我希望是我看錯。」

「妳搞屁啊！」

藤島瞪著她走過去。她往廚房裡面退，背狠狠地撞上冰箱。藤島的心受傷了——我又沒有要做什麼！

「對不起，可是我實在說不出口，放過我。」

她把手撐在不鏽鋼流理台上嗚咽起來，動作明顯誇張而歇斯底里。藤島認識的她應該更堅強。尤其是那個時候，她簡直迅雷不及掩耳。她帶著加奈子離家，請父親介紹高明的律師，也和住院中的岩中談好了。她單方面地寄來離婚協議書，擺出不惜打離婚官司的姿態。逃離警務追查的藤島，立刻就被迫交出這個住處。

藤島目不轉睛地注視陷在悲傷漩渦中的她。眼角和下巴線條可以看出符合年齡的疲累與衰老。走進護國寺公寓時的桐子身影交疊上來。藤島咬牙切齒地步向走廊，觸摸門板。桐子的不安與焦躁不容分說地傳染給他。他輕輕開門，進入房中，環顧加奈子的房間。

窗簾打開的房間在朝陽照耀下一片敞亮，木頭地板的房間給人清爽的印象，有一股淡淡的化妝水氣味。他原本預期一片混亂，因而更覺得自己被耍了。

房間過於整齊，反倒沒什麼生活感。鋼架床鋪及書桌、塞滿書本的書架，音箱和筆電齊整地擺

放。看不到女孩子氣的布偶或藝人海報，點綴的裝飾品也不多。只有幾盆觀葉植物盆栽和相框，以及大量的口袋書和精裝本小說裝飾著室內。老早以前買給她的大型學生書桌已經不見蹤影，換成了需要裝飾的簡素桌子，上面用書檔夾著幾本教科書和參考書。

藤島拿起相框。不知道是什麼活動拍的，身穿制服的少女們對著相機，各自比出勝利手勢或其他姿勢，天真無邪地笑著。加奈子站在右邊，聳著肩輕笑。相較於其他少女，顯得有些冷漠，但已經足以令藤島驚訝了。原來加奈子也能做出這樣的表情？

加奈子成績很好。她的鼻樑很美，讓人聯想到她母親年輕的時候。可是藤島與她好好碰面的機會少得驚人。她幾乎都關在自己的房間裡，總是戴著耳機聽音樂，在自己和父母之間築起一堵高牆。藤島曾經藉著酒膽，幾次氣憤地踹開加奈子的房門。之後漸漸地，他不知道該怎麼跟女兒溝通了。

望向床鋪，夏季毛巾被皺巴巴地留在床上。看到那條被子，藤島才湧出一股加奈子住在這裡的真實感。

藤島感到詫異，自己是被耍了嗎？加奈子今天明明也跟平常一樣去補習班上課了吧！他仍不確定。桐子這個人雖然會不惜餘力美化自己，但絕不可能主動表現得既醜陋又脆弱。

衣櫃的門半掩著，他推開滑門。

許多襯衫、高中制服和百褶裙，還有冬天和夏天的便服，多是以黑白為基調的素色衣物。望向後領標籤，全是不認識的牌子，可是他總覺得應該要價不斐。打開底下的收納箱，內衣褲和T恤折好塞得滿滿的。

衣櫃裡眾多的衣物，明確地顯示她不是計劃失蹤。等一下也得確定盥洗用品和化妝保養品是不是

還在。是被捲進犯罪，還是被什麼人綁架了嗎？藤島吐出一聲低吼。不管是什麼理由，桐子應該看得出這不是普通的離家出走，應該立刻衝去報警才對。

收納箱旁放著深藍色的書包，拉鍊是開著的。裡面有幾本參考書、寫滿公式和英文單字的筆記本，還有生理用品的束口袋。有個小拉練袋放了幾片ＭＤ、小瓶化妝水、粉餅及口紅。沒看見他要找的手機。

藤島在書包底部翻到了。

從黑暗中挖掘出來的，是一個男用小型包。這意外之物令藤島困惑，但他還是打開拉鍊，把手探進去。背後滲出冷汗。他蹲身把皮包倒放過來，裡面的東西無聲無息地散落地上。

約一公分見方的小袋子，掉在上面的是塑膠針筒，還有散發出銀光的鋁製手工菸斗、Hi-lite牌香菸。藤島花了幾秒鐘，才理解這些東西的意義。菸斗的凹處有烤焦的痕跡。他用顫抖的手拿起透明小袋，裡面裝著透明的晶粒。他立刻瞭解桐子的心情了。

手中是俗稱冰糖的安非他命，興奮劑的結晶。他數了數一般稱為「包裹」的小袋子數目，大概有一百袋左右。他不知道「包裹」重量，從經驗上他只知道，這在下游隨便就有超過一百萬日幣的價值。除非是重度癮君子，這個量可以享受好一陣子。這實在不可能是一般女高中生玩玩帶在身上的量。

眼前的東西，全是毒蟲的必備道具。鋁製菸斗是用來吸食燃燒的毒品菸霧，而Hi-lite則是取出濾嘴，拿來當成注射器的簡易過濾器。這些都是他待在生活安全課[註]時學到的，因為職業關係，他對這些東西不陌生，但它們出現在女兒房間就另當別論。他只覺得這是惡劣的玩笑。

藤島盯了一會兒，下定決心，小心拆了一包，用指尖沾上結晶。沒人能保證這不是氰化鉀，可是

他還是直接把結晶放入口中，抹到牙齦上。結晶在牙齦上滾擦著，逐漸融化消失。他嚐不出這究竟是不是毒品，但至少不是樟腦或砂糖。取出打火機，灼烤撕破的包裝袋黏合密封。拿起針筒，拔掉前端的蓋子觀察針尖。筒身和針都很乾淨。他把東西全部塞進男用包裡，快步折回客廳。不知道是毒品的關係還是驚愕所致，心跳幾乎失控。

桐子安靜無聲地坐在沙發上。藤島粗魯地把皮包往桌上一扔，抗憂鬱劑帶來的睏意一點幫助也沒有。

他把咖啡杯粗暴地挪到桌邊，將皮包裡的東西全倒出來，「包裹」嘩啦啦掉出。咖啡從桌邊滴到地毯上。桐子用力閉起眼睛，眼角浮現清楚的魚尾紋，那張臉憔悴得幾乎令人發笑。

「這是妳的嗎？桐子。」藤島接著問：「還是她的？」

沒有回答。

「妳知道這是什麼吧？沒錯，毒品跟針筒，還有這是手工菸斗，全是毒蟲的必備品。這個家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沒有回答。

「加奈子的體重有沒有變化？有沒有突然變瘦或食量減少？言行舉止呢？」

桐子張開眼睛。脖子或許是被淚水和汗水悶到了，滿滿的一片紅色汗疹。她不停地抽噎，聲音都倒嗓了。

註：負責少年犯罪、經濟環境犯罪與網路犯罪的警察單位。

「她才不可能做這種事。」
「所以是妳的嗎？」
「別鬧了。」
「在鬧的人是妳吧？」
藤島在沙發坐下，隔著桌上的毒品與妻子對峙，毫無意義地再次站起來俯視她。
「這不是妳的吧？」
「不是，真的不是。」
藤島抹著臉，手掌沾滿了黏稠的油脂與汗水。
「妳們簡直是人渣。」
桐子沉默著，眼神游移，她被眼前的東西嚇到了。
「女兒居然成了毒蟲，真是的，妳不覺得讚透了嗎？」
「不要這樣。」
「以前妳還大言不慚，罵我沒資格當父親是吧？說得一副理直氣壯的模樣，妳自己呢？把女兒養成毒蟲就是妳的夢想嗎？太誇張了吧！」
「別再說了！她是你女兒啊，你怎麼能說得那麼狠？」
桐子狠狠瞪住前夫，可是神情虛弱無力，一臉哭相，眼睛充血。他們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再也沒有像這樣仔細地直視彼此的臉了。
「因為我不瞭解她。她是怎麼成長的、有什麼朋友、喜歡吃什麼，我明明是父親，卻完全不曉得。」

「可是——」

「事到如今，我甚至不敢確定她真的是我女兒。她從來就沒把我當父親看嘛！」

「你是認真的嗎？」

「不都是妳害的嗎？」

藤島甩手，說沒時間爭吵。「她肯定是被捲入犯罪了。」

「犯罪？加奈子只是個——」

「這不是一般高中生玩玩的量。我看過房間了，衣服沒有收拾帶走的樣子，旅行袋也在原處。如果腦袋還正常，就不可能把這些東西丟在房間外宿。」

桐子臉上的表情逐漸消失了，鬆垮的嘴巴洩出又細又長的嘆息。藤島看過好幾個露出這種表情的女人，那是聽到親人犯罪或是死訊時的表情。

「她怎麼會——」

「妳是為了確定才叫我來的吧？」

桐子的聲音走了調：「你不打算報警？」

「廢話！」

「為什麼？不可以，絕對不行！」桐子抓住藤島的手，像個孩子般緊抓住。她用求救般的眼神仰望，長長的指甲掐進藤島的手腕。「這種事只憑我們怎麼解決得了！」

「那妳何必找我？妳也壓根不打算報警吧？」

藤島粗魯地甩開她，把「包裹」、針筒和鋁製菸斗塞進男用包裡。她爬了起來，突然把依靠的對

象換成無線子機。

「住手！」

他揪住桐子的手腕，桐子以意想不到的蠻力試圖掙脫他。

「放開我、放開我！」

藤島早一步用左手抓住子機，抱住掙扎的桐子。嗆鼻的香水味，以及濃濃的汗臭和酒精味。柔軟的手臂觸感及背部傳來的體溫，讓藤島忍不住鬆開力氣。

「聽好，如果這些東西被他們發現會怎麼樣？妳曾經是刑警的妻子，不會不明白吧？」

「放開我！快點救加奈子……」

「聽我說。我們的女兒被捲進麻煩了，而且是警察求之不得的犯罪事件。妳能夠忍受那種狀況嗎？加奈子會怎麼樣？萬一被媒體發現，加奈子一輩子都毀了，妳受得了嗎？」

懷裡抵抗的力氣徐徐消失了。不可能受得了。藤島說的每一句話，都讓她內心激盪著數不清的想法。

她想起住在警察宿舍的時候，一下子就厭倦警察官妻子身分的她，在警眷中顯得格格不入。她不肯努力融入警察的生活圈，還強迫加奈子站在她這一邊。她傾注心血在女兒的教育，打算利用女兒進入私立國中，加入適合自己身分的新社群。

「她一定是一時興起離家出走，一定是的。」

她的喉嚨發出幾近慘叫的慟哭。

「你懂什麼？」

「交給我處理。」

胸口一陣刺痛。她把臉埋在他的襯衫裡，指甲掐進胸膛肉中，曖昧不清的感情傳遞過來。他抓住她的手扯開，塞過手中的電話子機。

拿到電話的桐子用一種不知所措的眼神回看藤島，好像忘了電話的操作方法。

「你太卑鄙了……這樣太卑鄙了。」

「妳如果不報警，就快點洗個澡，醒醒酒。我有一堆問題要問。」

「我居然想指望你……」

桐子擠出聲音似地說，把無線子機放到桌上，慢吞吞地離開客廳。很快地，洗手間傳來流水聲。

藤島默默地叼起香菸，拿打火機的手在發抖，他非常清楚狀況有多不尋常，事態的嚴重性幾乎要把他壓垮。我一個人能做什麼？什麼都做不到，他的表情扭曲成一團。

遲早會有人發現加奈子不見，大作文章。身為刑警的直覺告訴他，女兒不可能平安無事。滿腦子只想著自保的父母，或許也會走上半斤八兩的末路。雖然實在不可能實現，但不論是什麼樣的形式，如果能把加奈子活著帶回來的話——藤島做著美夢。傢具、餐具、音樂和薰香，這些都令他感到陌生，但這個地方，無疑才是他的家。他已經到了無法忍受孤獨的年紀了。

打開餐具玻璃門，備份鑰匙的位置還是一樣，悄悄擺在盤子旁。鑰匙上有熟悉的刮痕，是他以前使用的那把。他把鑰匙收進口袋，想著加奈子。眼前浮現她在夏季的燠熱中腐壞的模樣，他詛咒只能做出這種想像的自己。

三年前 1

我從寫滿桌面的塗鴉別開視線，站了起來。

班會時間已經結束，正響起放學鐘聲，宣告一天結束的解放之音。我揹起書包，盡可能快步離開教室。

順利來到走廊。背脊自然地蜷曲起來，不由自主地屏聲斂氣。我低著頭，縮在走廊邊緣行走。曾經，他們嘲笑我這副模樣就像個骯髒的流浪漢。我知道自己很窩囊，可是這樣的習慣已經深入骨子裡了。

這幾個月來，我完全被擊垮了。走廊上的他們和她們的視線好扎人，無論他們是否看著我，都一樣扎人。擦身而過的瞬間會挨揍、會被踢、會被摑掌。我縮起身子，防備這一切。然後為了平安無事而鬆一口氣，筋疲力竭。日復一日，都是如此。

今天這悲慘的一天總算結束了，真的結束了嗎？帶點紅色的陽光照亮著校舍出入口。走到那裡，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木立在原處。

鞋櫃裡找不到我的運動鞋，絕望與悲傷潛入腦中。我掃視周圍，包括門口外面，腳下的腳踏墊底下。深信一定只是被一時興起隨處亂扔。

他們和她們從我身邊一一經過。不曉得什麼事那麼好笑，笑哈哈地、打打鬧鬧地。不久後，人數

愈來愈多，我穿梭其間似地徬徨來去。

我甚至到附近的教室和廁所尋找，卻一無所獲。

打算放棄，穿室內鞋回家，但是不行，因為我不想被爸媽知道多餘的事。他們應該還以為我是個享受著正常校園生活的國中生。

我束手無策地站著，放學的女學生們狐疑地望向我，我害羞地垂下頭。我無處可去，在原地發呆，眼角瞥見他們在笑。

他們是跟我同班的那夥人。因為四月剛換班，名字我不記得，也不可能記得。個子魁梧，頭髮很長的A；還有似乎參加柔道社、留著五分頭、肥胖的B。以及異於臉上貼著賊笑的兩人，總是翻著白眼惡狠狠地瞪我的島津。

我對他們說：「把我的鞋子還給我。」

島津啐了一口，就像在說「開玩笑」。A向我招手：「你給我過來，幹嘛一放學就開溜啊？」

「把我的鞋子還給我。」

B挖著耳洞：「不懂你在說啥耶！」

島津不屑地說：「搞屁啊，誰准你開溜的？」

我站著不動，A用下巴比比附近的教室，是無人的美勞教室。我搖搖頭。

「過來啊，搞不好可以知道你的鞋子在哪唷？你抖什麼抖啊，快點過來！」

三人隨即往美勞教室走過去。B回頭高聲對我笑：「如果不來，你的鞋子就要被送進焚化爐囉！」

我的腳逼不得已地動了起來。那種破爛運動鞋，隨他們怎麼處置都無所謂。可是穿著室內鞋回家實在太令人難受了。

三人走進美勞教室。A從門口探頭出來，笑吟吟地對我招手，就像在邀請我參加愉快的派對。

我剛進教室，就被揪住衣領拖過去，被島津在肚子上一踹。身體折成「く」字，呼吸幾乎要停止了。

B尖聲怪叫，抬腿掃了過來。我腰部跌在亞麻合成地板上，惡狠狠地撞到了背。

A的腳掠過臉頰，那隻髒成灰色的室內鞋再一次抬起來。我用雙臂護住面孔，A的腳尖毫不留情地踹在我的手腕和肘骨上，痛楚甚至直達腦門。這一定被踢出漆黑的瘀傷了，我心想。

腳跟朝著鼻子正中央飛來，我用手掌接住，就好像赤手空拳接住扔過來的棒球。我無論如何不想讓臉部受傷，不想讓我的臉變髒。我不想留下被毆打或被霸凌的證據，因為那就像罪人被烙下的烙印般，比被施暴的當下更讓我覺得淒慘。

班上幾乎每個人都成了我的敵人。裡面也有人像游擊隊一樣，會趁我不注意的時候撕破我的筆記本和教科書，或是在上面塗鴉。而他們也是最惡劣的三個。

A亢奮地喘著氣。

「還遮啊你！」

知道臉不行，他們便改踹我的肩膀和腳，黑色的制服留下沾滿灰塵的腳印。B抓起我的制服高領，把腿軟的我拖起來站好。

胸口的鈕釦彈飛了。粗壯的手繞上脖子，勒住頸動脈和氣管。我發出難聽的呻吟，口中積滿了唾

液。
扭曲的視野正中央，是島津臉頰不停顫動的臉，就好像顏面神經失調，那表情讓人判別不出是在笑還是在生氣。
B在耳邊吼叫，好噁心的口臭。
「你也差不多該拿來了吧？」
我沒有回答，沉默不語。我不可能發得出聲音，而且脖子被狠狠地勒住，實在不可能抵抗得了。我的意識清明，但是不斷想嘔出胃液。
「怎麼樣啊？」
B繼續在我耳邊吼著，嘴臭得就像牙齦爛掉。
絞住脖子的力量放鬆了，我邊咳邊跪倒在地上，制服從肩膀到腳下全是灰塵，變得白白的。放在屁股口袋的錢包被抽走了。
想要搶回來而伸出去的手只是空虛地劃過半空中。但是很快地，錢包隨著咂嘴聲被扔了回來，錢包裡只有零錢。
「錢呢？」A用力踩踏我的大腿說。
我搖頭。
「你以為這樣就沒事了嗎？」
B逼問說，口氣正經八百，沒有絲毫罪惡感。那是堅信自己才是正義使者的聲音。
島津目不轉睛地俯視我。他的眼睛熊熊燃燒著，好像注了油似地反著光。我覺得我知道那意味著

什麼，我感覺到不帶輕蔑與嘲笑的、純粹的憎恨。
「這個叛徒……」他低聲呢喃。然後念出已經成了空洞標語的內容：「說走就走……你以為不用打一聲招呼就可以離開嗎？」
我不停地搔著頭。
「我很早就向教練提出換社團的申請——」
「少囉嗦！」
「我已經——」
「吵死了！」
島津低吼著，以黏膩的視線掃視我的身體。
「頭髮留得那麼長。」他伸出手來，手指插進我的瀏海，另一隻手撫上我的臉頰。「愈來愈娘娘腔了吶，人妖！」
A與B放聲大笑。
島津也抽動著臉頰跟著笑。過去兩年裡，我幾乎每天看著他那張病態的笑容。而這樣的他，也和他嘴裡的人妖競爭著同一個正式選手的位置。
島津把臉湊過來，呼出來的氣息噴在我臉上。
「我不要什麼錢，不過你去死吧！去死，然後追著那傢伙的屁股跑吧！」
一夥人又笑了。
他口中「那傢伙」的身影掠過腦海。

白到幾乎透出血管的臉頰，和紅得就像女生放學後抹上的口紅般鮮紅的嘴唇。熾烈地撩撥男生們的黑暗面、最後死去的緒方誠一那張清秀的面孔。

應該頹軟的雙腳撐在地板上。我用力彎折腰板，就像犀牛那樣把頭往島津的肚子撞去。額頭撞到制服堅硬的鈕釦，一股幾乎令人掉淚的尖銳痛楚貫穿了我。島津呻吟一聲，抱著肚子蜷縮起來。

我茫然俯視他。自己做出來的事令我不知所措，是該討好他們，向他們道歉，還是就這樣全力逃走？結果我兩邊都無法選擇，僵在原地。

摸摸額頭，掌上沾了一小塊血跡。我祈禱額頭的傷口不大，腦中浮現尷尬地看我的班導，還有欲言又止、表情僵硬的父母。

「你幹什麼！」「王八蛋！」

A、B同時大叫。嘴上雖然恐嚇，表情卻充滿驚訝與難過，彷彿遭到背叛或傷害，就好像被貓或小狗咬了一口。真可憐。

我被B以壓倒性的力量從背後架住。A漲紅了臉，揮拳毆打動彈不得的我。拳頭再無餘裕、毫不留情，在我的臉頰和額頭打出聲音，嘴唇被牙齒咬破，又熱又痛。

「可惡！可惡！」

口中彌漫著生鏽金屬般的血腥味，承受衝擊的頰骨火熱得好像燒起來了。

然後是島津，他按著丹田處，翻眼瞪過來的那張臉，就好像爬出地獄的死者般，扭曲到極點。

島津沒有打上來，他把手插進口袋，取出一樣東西。

「我要殺了你。」

從他的手中彈跳出一片銀色翅膀般的東西。我看出那是刀子，覺得好像被拖上了處刑台。A的眼睛驚愕地張大，架住我的力量稍微放鬆了些。

「喂……」身後響起B茫然般的聲音。

島津握著刀子的手微微顫抖。感覺他是認真的。

「我要殺了你。」

這時島津「嘖」了一聲，飛快將刀子藏到大腿處。教室門打開，一個頭髮灰白的老師走了進來。

老師愣住似地停步，瞪圓的眼睛望向我。不知為何，我覺得他一瞬間露出「不妙」的神情。

「你們在做什麼？」

「沒有啊！」

A收起了表情。

「我們沒在做什麼啊！」

B將原本輕佻的聲音轉成扁平。是那種大人聽了會心生恐懼的詭異音色。這樣就奏效了，老師已經不再看我。島津瞪著我——你敢開口就試試看，我宰了你！

「已經放學了，快點回家。」

老師只說了這句話便轉身離去，甚至把門好好地帶上了。B吐出憋住的氣。

「是不是不太妙啊？被看到了嗎？」

「不會怎樣啦，大概。」A繃著臉說。

島津再次彈出刀刃。A搖搖頭。

「已經夠了吧？傢伙先收起來吧！」

島津把刀子舉到我眼睛的高度，就好像被魅住似地，刀刃貼近到我的臉頰上。A厲聲說：「喂！我說夠了啦！」

島津大口地喘著氣，依依不捨地拿開刀子，收起刀刃，像隻沒教養的狗低吼著：「你這個叛徒……」

「那個老師應該不曉得我們的名字吧？」B求援似地說。

「還是先閃為妙吧！」

「嗯。」

掃興的空氣擴散開來。被架住的身體獲得解放，我慢慢崩倒在地上。臉頰和嘴唇好燙，鼻腔深處陣陣作痛，只覺得呼吸困難。襯衫衣領沾了血。我好怕看到鏡子。

「發什麼飆啊你？搞清楚，你該向我們下跪求饒才對吧？」

「一定要拿來啊！下次錢包裡沒有萬圓鈔，你就沒命了。」

A和B的腳步聲遠去了。島津啐了一口，口水噴到制服上，我覺得受辱了，心一下子往下墜。

他們笑著離開教室後，我慢吞吞地站起來，拍掉制服上的灰塵，連帶抹去沾在衣服上的口水。難保不會有人像剛才那樣闖進來，如果有人進來，我再也不曉得該擺出什麼樣的表情才好了。

不期然地，我發出一道深深的嘆息，就好像全身的空氣都洩光了一樣。我的運動鞋就放在講台邊，遠遠地也可以看出它被割得破破爛爛，裡面的棉絮都露出來了。每一道割痕都那麼深刻，甚至讓人覺得它隨時都會湧出鮮血來。

我揀起運動鞋，感覺就像抱著死掉的小狗。

往走廊走去，幾個女生經過前面。原本快樂的對話中斷，她們匆匆離開。就和剛才的老師一樣，面露看到什麼不妙的東西的表情。我把運動鞋丟進走廊上的垃圾桶。已經不能穿了，也不可能帶回家。

每走一步路，鼻血就滴答掉落在地板。我不期望有人理我，也不覺得有哪個好事之徒會來關心我。

我往自己班級的反方向走去，想去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找到水龍頭，我洗了把臉，冰冷的水潑在火熱的皮膚上好舒服。

眼睛一陣灼熱，我用手帕擦拭。

是眼淚。拜託，已經夠了！我對著自己喃喃。求求你，別讓自己更悲慘了。我祈禱，我期望，然而淚水肆無忌憚甚至意圖侵入鼻腔和嘴巴。

我一再用水潑臉，拚命深呼吸想要恢復冷靜。我垂頭靜止不動，無意間看見了那傢伙的臉。

他就和現在的我一樣，正在飲水區洗臉。是以前同班的緒方，沒錯。當時他也紅著眼睛，再三用拳頭捶打水龍頭。

「可惡！」

他顫抖著紅唇，不停罵著。

「可惡、可惡！」

已經是好幾個月以前的事了。記得是練習結束的時候，所以應該快晚上了。我正好回教室拿忘記

的東西，看見了他。

他用拳頭像鐵槌般敲打、搖晃著水管。手背破裂，血和流出來的水混合在一起。我只是默默地看著，而緒方發現我，難為情地聳了聳肩。表情很微妙，看不出是在哭還是在笑。

「讓你看見這麼不舒服的畫面了。」

我怎麼反應？很簡單，就跟面露「不妙」表情的他們和她們一樣。我什麼也沒說，就這樣離開了。

剛才聽到緒方的名字，為什麼會那麼憤怒？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像那樣對他人動粗，好像一個因為朋友遭到侮辱而怒不可遏的熱血男兒。我覺得難為情，又拿水潑臉。

我和他，只是待過同一間教室，呼吸過相同的空氣而已。如果我說我們是朋友，他一定會從墳墓裡爬出來，逼問我為什麼要胡說八道吧！

後腦從流水中抬起來，水滴從變長的頭髮滴下，把肩膀打濕了。發作式的哭泣似乎總算鎮定下來了。話雖如此，心也不可能就此恢復平靜。他們嗜虐的笑、塗鴉、被割破的運動鞋一再閃現眼前，誘人落淚。

我從窗戶俯視外面。操場上，過去我參加的社團成員正在進行投球熱身。

有人機敏地相互投出流星般的球。也有人不知是否累了，姿態邋遢地投出拋物線。島津也會立刻穿戴好，加入他們當中吧！

可能是春天開學後一年級生加入，有幾張新的童稚面孔。不過幾乎都是認識的臉，是熟到甚至可以稱為好哥兒們的臉。

我再也看不下去，擰乾手帕，握住濕答答的頭髮擦乾。

突然間，一片柔軟的觸感罩住了後頸。我反射性地防備回頭，結果一條藍色的運動毛巾從脖子掉下來。一名少女面無表情地站著，那張臉……我認得，一時想不起名字。

「妳幹嘛？」

我發出顫抖的聲音。何必對女孩子口氣這麼衝？我覺得臉快噴火了，垂下頭去。我的恐懼已經到底了。

「拿去用。」

她撿起掉落的毛巾遞給我。我總算想起她的名字了：藤島加奈子，二年級的時候同班。而且如果不是她，我一定不會這麼快就想起名字。

「謝、謝謝。」

我急忙伸手接過毛巾，眼睛轉向許久不見的那張臉。她的臉蛋非常漂亮，圓弧形的細眉、像白人般淡色的瞳眸、削瘦的臉頰，還有看起來有點尖的下巴，配上有些骨感的清瘦體型。個子比我還高，看起來實在不像同樣是國中生。

她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女生。這或許只是單純的成見，不過女生總是成群結隊行動，尤其是在學校這種地方。我聽念大學的堂姊說，女生不膩在一起就會不安。現在的我完全可以同意，只有自己一個人，真的爛透了。

儘管如此，她經常都一個人。下課時間和放學後，她並沒有加入任何圈子，不是看書或看漫畫，就是走在我們不曉得的地方。對我而言，她就像是不小心掉入少年少女堆中的大人。

「借你。」

她說完便轉身要走。

「啊，等一下。」

「什麼事？」

「為什麼？」

她拉上書包的拉鍊，狀似不可思議地揚眉。

「你濕答答的，不過不巧我沒有繃帶。你最好快點去醫院，丟著不管會化膿的。」

她指著自己的額頭說。她的話天經地義，我只能點頭。

「妳說的沒錯，可是……」

「如果血洗不掉，不用還也沒關係。」

「咦？啊，嗯。」

我為雞同鴨講般的對話焦急著，用毛巾擦了擦濕著的臉。

「再見。」

變得更加清晰的視野另一頭，是她淡淡微笑的身影。一時之間我屏息了，我只能默默目送她離去。如果開口，感覺似乎會說出什麼驚人之語。

我偷瞄鏡子，好慘。鼻子到嘴唇都沾滿乾掉的血跡，一邊的臉頰像過熟的桃子般又紅又腫。眼睛濕紅著。我深深嘆息，搖了搖頭。

這個人是不是有點像緒方？她可能這麼想，再看了一下我的臉，卻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只

是這樣罷了。

死去的緒方，跟我甚至不是朋友。

可是他跟藤島加奈子呢？朋友、夥伴、一對……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詞彙定義他們的關係。

但是我看過。看過他倆在假日的池袋車站前走在一起。那個時候的她面露天真無邪的笑，不是待在學校時，那種無聊到底的面無表情。

我把毛巾按在頭上，有股不同於香皂的甜香。我擦著頭髮，一再回想起她對緒方露出的那種笑。

4

前天早上，加奈子和平常一樣去補習班上暑期密集課。當晚，桐子從岩中的公寓打了好幾通電話回家，電話一直是答錄機狀態。她打到加奈子的手機，電源關著，一次也沒有打通。桐子懷著不安去上班，工作空檔一再打電話到加奈子的手機和家裡，卻都無人接聽。下班時間一到，桐子便飛奔回家，發現加奈子沒有回家，便打電話給跟她上同一間補習班的幾個朋友。加奈子的朋友說，前天傍晚她們去了速食店，然後就道別了，沒有人知道加奈子後來去了哪裡。

雖然有學校聯絡簿，但桐子無法分辨誰是加奈子的朋友。她也想過聯絡學校和警方，卻下不了決心。她不想在女兒身上，以及自己養育出這樣的女兒上留下汙點。分居與離婚，這個汙點已經夠不堪了。

太陽完全西沉，桐子開始翻找女兒的房間，希望能找到蛛絲馬跡。很快地，她發現了衣櫃裡的男用皮包。驚愕與恐懼讓她一時忘了時間，然後聯絡了正逐漸從記憶中放逐的丈夫。

藤島詢問女兒的交友狀況，桐子只說得出補習班的同學和兒時朋友，屈指可數。

「只有這些？男朋友呢？」

「不曉得，以前或許有。」

「誰？」

「我怎麼可能知道？」
「妳覺得是怎樣的男生？」
「我不曉得，也可能沒有。」
桐子漲紅了臉，注意到他眼中的輕蔑眼神。
「有什麼辦法？現在大家都用手機跟電腦聯絡，我們是要怎麼知道？可是——」她歪起頭，做出沉思的動作。「可是我覺得一定有，而且不是同年紀的，年紀比她還大。」
「為什麼？」
「只是直覺而已，沒別的意思。怎麼說，加奈子跟同年紀的女生比起來……她太聰明了。」
洗手間裡，加奈子的盥洗用具和保養品都在原處。藤島叫桐子來確認，她表情僵硬，輕聲嘆了一口氣。
再次回到女兒的房間搜索。藤島要求她一一檢查，並詢問衣櫃裡的衣服。桐子說有一半是她買的，剩下一半她不認得。
「她有在打工嗎？」
桐子搖頭，說學校禁止學生打工，而且加奈子也沒有在打工的樣子。藤島拎起衣服問：「這牌子很貴嗎？」
「我想是，可是我也不太清楚。」桐子語焉不詳地回答。
家境不富裕，也沒有打工的高中女生要買昂貴的衣服，方式沒有多少。原來如此，即使加奈子有年紀比她大的男人也不足為奇。藤島回想起那些被抓到分局和派出所的少女臉孔。他沒有問是賣春

嗎？他到現在都還是不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列入其中。

書桌下排抽屜發現一個乳白色的小隨身包，裡面有個紙袋，裝著鋁箔包裝的藥片和藥粉。

「她生病了嗎？」

桐子露出不清楚的表情。紙袋上印著藥局的名字，裡面有張紙，標示著精神科診所的名稱。

藤島察覺是安眠藥、抗焦慮劑、抗憂鬱劑之類的藥物。親子三人，全都藥物成癮嗎？他自嘲。酒精不折不扣也算是一種藥物。

書架下層有幾本去相館沖印照片時附送的簡單相簿，裡面夾著疑似與朋友同學的合照。長過肩膀的黑髮、比其他同學高出一顆頭的身高。畢業旅行、校慶、運動會……時代徐徐回溯，翻到穿國中制服的她。還留有幾許童稚、仍有不少對話的，藤島熟悉的當時的臉。

「喂！」

最後一本。照片沒有幾張，不規則地插在相簿裡。藤島停下翻頁的手，蹙起眉頭。

他把相簿拿給失魂落魄地站在旁邊的桐子看。

「這傢伙是誰？」

每一張照片都有同一名少年。少年與國中時代的加奈子肩並著肩，露出靦腆的笑。是加奈子自己拍的嗎？也有少年一個人對著鏡頭揮手的照片。

「緒方……」

「緒方？」

個子比加奈子矮，皮膚很白，嘴唇紅潤，體型纖瘦，給人一種怯弱的印象。因為穿著學生服，所

以才看得出他是少年，但及眉的瀏海和纖瘦的身材根本就像個少女。

照片足以讓人推測出兩人的感情，應該是一對小情侶吧！這些照片裡的加奈子比任何一張照片都要美麗、可人。藤島端詳這些照片許久，很快地，感覺到胸口湧出一股對這個叫緒方的少年可笑的嫉妒。

桐子看了照片一會兒，搖搖頭把相簿還回來。

「怎樣？」

「他是加奈子國中的同學，但已經不在了。」

「什麼意思？」

「他死了。」

藤島看妻子，她努力假裝面無表情。藤島再看向照片。背對藍天露出笑容的加奈子，失去緒方時的加奈子。藤島完全沒有注意過。

翻開記事本，再次望向夾在裡面的照片。含了一口剛買的補給飲料，沾黏在喉嚨般的甜味滑下臟腑。藤島人在大宮車站西口附近的便利商店前，時針走過十二點。他接著把空瓶塞進散發出餿味的垃圾筒。正午時分，不怎麼大的店裡擠滿了補習班學生，每個人手中都拿著便當或保特瓶。店員專注地打收銀機，顧客在酷暑中一個挨著一個結帳。

藤島留意周圍。他聽說包括轄區在內的鄰近三間派出所，地域課所有的人員全部取消休假，總動員加強便利商店的巡邏。沒看到警察，都是些散發出午餐後特有倦怠感的上班族與學生、享受百貨公

司購物的老婦人。西口前的購物中心播放著音量不輸豔陽的音樂，為酷暑火上加油，然後他看到照片中的「她們」從便利商店走了出來。

「不好意思。」

松下惠美和長野智子表現出異於照片的狐疑與不耐煩。由於地點的關係，他被誤以為是星探了。兩人的打扮很簡單，都是身體曲線畢露的短T恤配牛仔褲。個子本來就高的松下還穿著厚底涼鞋，因此幾乎與藤島齊肩了。她留了一頭及肩的黑髮，五官給人好勝的印象。

長野一樣穿著短到幾乎快露肚臍的迷彩花紋T恤配頸環項鍊，耳上是金色穿式耳環，一頭短髮染成橘色。然而異於那身色彩斑斕的外貌，她瘦得像紙片人，風一吹就會被吹走。向上看的眼睛裡，浮現對陌生人的膽怯與恐懼。

「請等一下。」

手腳像模特兒般修長的松下或許是習慣被搭訕了，以毫不畏縮的眼神回瞪過來。

「我是加奈子的父親。」

松下打量似地朝他一瞥，微微揚起眉毛，沒有特別驚訝的樣子。橘色頭髮的長野表情僵硬地躲到松下身後。

「加奈子回家了嗎？」

松下邊嚼口香糖邊問。藤島搖搖頭。

「她有聯絡妳們嗎？」

「沒有，手機也一直打不通。」

松下身後的長野也一樣點點頭，看起來簡直就像藏匿在男裝麗人註身後的小公主。她們是桐子先聯絡的人，女兒的高中同學，松下從上尾、長野從與野來上學和補習班。加奈子的照片裡，有很多與她們的合照。她們上同一所補習班，畢業旅行一起行動，校慶時似乎也在一起。

松下聳肩問：「所以呢？」藤島把手遮在額頭上，一副受不了豔陽的模樣，事實上他的頭蓋骨已經熱得像烤紅的鐵板了。他用下巴比比幾間店以外的速食店看板。

「我可以請教妳們一些問題嗎？」

「可是……」

松下提起剛買的褐色便利超商購物袋。

「拜託。」

松下假惺惺地嘆了一口氣。怎麼辦？兩人困窘地對望。長野對朋友露出緊繃的神色，即使沒有出聲，也可以輕易看出她想要拔腿就逃的心情。真是，這算什麼朋友啊？藤島對不在這裡的加奈子埋怨。

「我們也不曉得她去哪裡了，雖然我們是很擔心啦！」

「不會太麻煩的，只要回答我幾個問題就行了。」

松下瞇起眼睛：「是公務嗎？」

「什麼？」

「我想起來了，加奈子說過，她爸是刑警。」

「我已經不幹警察了。」

「那已經報警了嗎？」
「沒有。」
「為什麼？」
「報警比較好嗎？」
「我不曉得，可是你們不是很擔心她嗎？」
松下噘起嘴唇。藤島逼近上去，以不容分說的口氣說：「是很擔心啊，所以才會像這樣到處打聽。」
幾個提著百貨公司紙袋的中年婦人以懷疑的目光盯著他們經過。藤島側頭，對松下身後的少女說：「拜託！」
長野的眼神落向柏油路。
「唔，好吧！」
松下插嘴說，用盛氣凌人的眼神看過來。藤島覺得她的氣質跟加奈子很像，因為他也被女兒用同樣的眼神瞪過。
三人進入人滿為患的速食店，他要兩人去占位置，端著放咖啡的托盤回來坐下。
「妳們有沒有想起什麼線索？除了已經跟她母親提過的事情外。」

註：少女漫畫中女扮男裝的關鍵角色，擁有男性的帥氣外表與女性的溫柔體貼。通常身邊都會有個需要保護的公主或大小姐。

「沒有耶，我們真的不曉得。」

「那妳呢？」

藤島問長野。她回答的聲音細得幾乎聽不見，藤島必須再三反問才聽得清楚。

「我也完全不曉得。」

「前天的狀況可以再告訴我一次嗎？那天妳們做了什麼？」

「唔……」

松下就要回答，藤島伸手制止，指著長野：「我是在問她。」

松下驚訝地倒抽一口氣，就像遭到侮辱，怒氣沖沖地閉嘴沉默。

「那天妳們也一起去補習吧？」

「只有上午一起而已。」

一旁的松下噘著嘴點點頭。

「什麼意思？」

「我跟惠美是私立文組班，所以上午三個人一起上英文課，可是下午的課就不一樣了。加奈子準備考國立大學，所以下午她去上數學課什麼的。」

「妳們不是一起回家嗎？」

「平常……是一起回去，」長野結結巴巴地斟酌措詞：「前天也是，我們就在這間店等她，可是她一直沒來，我們以為她先回去了。」

「那她去哪裡了？」

松下不耐煩地用手指敲桌。

「不就說了嗎？我們以為她回家了。」

「她沒有回家，妳們覺得她會去哪裡？」

「天曉得加奈子去哪了，我們又不是成天黏在一起。」

藤島接二連三拋出問題，幾乎不給對方思考的時間。

「她會是去找男人了嗎？有什麼特定的對象之類的……」

松下嗤之以鼻。

「加奈子耶，怎麼可能！」

「有什麼好笑的？」

「怎樣？」

「認真回答我，除非妳們在幫她掩護。」

「掩護她？我們？」

帶小孩的主婦們回望這裡。松下狀似錯愕地仰頭望天，站了起來。

「走吧，我們好像不被信任。」

「我還沒問完，坐下。」

「少命令人了！」

沉默與喧囂，刺耳的流行樂觸怒神經。藤島用袖子拭去額頭的汗水，低下頭來。

「抱歉，我道歉。」

站起來的松下板著臉又坐了回去。

藤島開口了：「她不是離家出走，她是被人帶走的。」

「你怎麼知道？搞不好她只是想要轉換心情，去哪裡外宿一下而已。成天念書，她好像快悶壞了。」

「可是我女兒有金錢收入，她是在賣春嗎？」

「你真的是加奈子的父親嗎？」

松下的臉嫌惡地扭曲了。

「請不要胡說八道。」

長野忿忿不平地說，眼睛緊緊地閉著，不停地顫抖。

「我這麼猜測是有根據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加奈子！」

長野忍耐不住，落下淚來。松下說了：「她可能有男人。」

「什麼？」

「我說她可能有男人，就是你說的，特定的對象。」

「誰？」

「不曉得，加奈子不肯告訴我們。我們也很生氣，因為她在躲我們。打手機幾乎不接，約她都不理。暑假前就一直這樣子了。像前天那樣放我們鴿子也不是第一次，我從以前就覺得她是個很自私的女生，但沒想到她會做得那麼明顯。這只是我的感覺，她搞不好跟那個男人一起去旅行了，現在放暑假嘛……」

「妳也這麼想嗎？」

長野擦著眼淚搖搖頭。

「我不曉得……」

「不用多久她就會玩膩，自己回家了。可以了嗎？我們要回去上課了。」

「妳們也不怎麼瞭解加奈子嘛，這樣還算是朋友嗎？」

藤島挑釁說，然而站起來的松下只是冷笑：「誰跟她是朋友了？」

藤島語塞了。松下提著便利商店的袋子往外走，長野就要追上去，藤島冷不防抓住她的手肘，又細又硬的骨頭觸感傳至掌心，藤島的視線掃過她的手肘內側。

長野全身僵住，松下臉色大變，大步走過來，一掌摑向藤島的臉。

5

長野和松下溜掉了，藤島闖進她們的補習班，一間一間教室窺探著。他一個中年男子闖入年輕人群聚之處，竟沒有受到阻撓，但不管哪一間教室，都沒有她們的人影。

緊急逃生門大開著，他從補習班跑到車站追著她們，跑遍整棟購物中心：從西口的ARCHE、車站大樓的LUMINE、SOGO，一路穿過東口的商店街往LOFT連鎖雜貨店跑去。他好幾次叫住同樣身形的少女，引來異樣眼光。

至少可以猜到小公主長野有毒品經驗，或是成癮中。沒看到注射痕跡，不過注射的部位不一定要在手臂，也有不必注射的方法。雖然只是猜測，但藤島很有把握，他遲早要問出個究竟。

五點，強烈的夕陽刺進眼珠。放下遮陽板，擋風玻璃的汙垢變得醒目，視野被遮蔽了。即使把冷氣開到最強，也逃不過銳利的光線。

塞車，路況黏滯，他龜速往埼玉新都心前進，穿過人工建築物之間，把車子停到路旁。打開電話簿撕下來的紙條，再次確認。有一欄辻村精神科診所的大廣告，附有周邊地圖與診療時間，是新都心車站東口的全新大樓二樓。

診所生意興隆。暖色系的柔和照明、木紋牆壁，擺飾著觀葉植物和熱帶魚水族箱，室內微溫，人的熱氣中和了冷氣。桌上擺了裝糖果的缽碗，圍繞著桌旁的椅子幾乎坐滿了，都是些下班後的上班

族、主婦、正在玩掌上電動的少年。

藤島在櫃台遞出一張名片，說想打聽一名在這裡看診的病患。名片是好幾年前搭檔的大宮分局生活安全課組長的名片，對方已經退休了。櫃台人員有些猶豫地請他在候診室稍坐。

他把感覺宛如永遠的等待花在思索與觀察。加奈子也坐在這張椅子上想些什麼嗎？一名病患表情單調地瞪著糖果缽。加奈子是看著什麼等候叫號呢？大部分的病患領了藥，陸續離開，新病患遞補進來，沒完沒了。他等了快一個小時後，被請入診療室。

辻村是個肚腹突出的四十多歲男子，身上的裝飾品招搖地自我主張：粗框遮光眼鏡、金印章般的戒指、寶格麗腕錶。他看著病歷與名片，藤島再次自我介紹，在圓凳子坐下。

「藤島加奈子，你想問她的事？」

「她的家人報案失蹤。」

「失蹤……是離家出走嗎？」

「也有可能是被捲入某些犯罪，可能性比離家出走更大。她已經失蹤三天了，沒有從自家帶走行李，也沒有查到任何主動消失的動機。」

他從男用包中取出藥品的紙袋，上面的日期剛好是一星期前。

「我們正從她的下落和交友關係展開調查，不過對於她在這裡的診療也很感興趣。」

辻村對照病歷和藥品。

「醫生。」

「我開給她的是抗焦慮劑和輕微的安眠藥。」

「她和醫生說了些什麼？」

辻村目瞪口呆地搖搖頭：「很抱歉，我不能透露病患的隱私。」

這次輪到藤島目瞪口呆地注視他：「她可能正身陷險境，沒時間了。」

「她來看診，已經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一星期前她只是回來領藥而已，沒有實際看診。」

「不管是幾個月前的事都無妨。」

辻村感到棘手地揉揉眼頭。

「拜託醫生，人命關天啊！」

「有一點我可以透露。」

藤島默默點頭，望向桌上的病歷，心想如果把它搶走，就可以更接近女兒一點了！他對眼前的醫生感到一絲嫉妒。

「她的父親是警官。」

「沒錯。」

「不過現在不是了，據她說，以前她的父親攻擊妻子的外遇對象，讓對方受了三個月才能痊癒的重傷，結果被迫離職了。過了一陣子，有個男人拿著名片來訪，說想要知道女兒的診療內容……」

「……」

「你說我該怎麼辦？」

喉嚨和口中一片乾渴。

「可以讓我看一下證件嗎？」

「你是在指控我冒充身分？」

「有很多人要求我透露診療內容，特別是那種試圖嗅出他人祕密、鬣狗般的傢伙，我不得不謹慎行事。」

辻村拿起話筒：「不能讓我看證件嗎？」

「等一下。」

辻村用彷彿作戲般的動作用力掛回話筒，黑框眼鏡裡的眼睛高高吊起。

「回去吧，我會當做沒發生過這回事。」

「聽我說。」

「你適可而止一點！」

「沒錯，我是她的父親，可是她真的失蹤了。」

辻村看著病歷，憐憫地搖搖頭。

「我沒聽說這件事。不管怎麼樣，你不是警察，我沒有什麼可以對你透露的。你已經辭職了吧？親權也在母親那裡。也就是說，你甚至不是藤島加奈子的家人，沒有資格打聽她的任何事。」

「你是說就算我女兒死了也無所謂嗎？」

「來人啊！」

辻村喊道，幾乎同時，診療室的門打開，疑似護士長的中年護士一臉蒼白地走進來，病患們都伸長了脖子好奇地朝診間裡看，然後被回頭的藤島眼神嚇退了。藤島像要撞開他們似地離開診療室。他無法克制激憤，他想起自己對妻子說的話——事到如今，少擺出母親的姿態。

事到如今，少擺出父親的姿態。他覺得被辻村這麼指責了。他回頭大叫：「要是我女兒有什麼三長兩短，就是你害的！」

辻村已經拿起別的病歷，拿病歷的手看起來在發抖。藤島趿拉著鞋子，撞開診所的玻璃門。

心情好久沒有亂成這樣了。可惡、可惡！他用力捶打方向盤，整輛車子都跟著搖晃，手指根部內出血了。

那傢伙鐵定知道些什麼，只能這麼想。病歷上有指向答案的線索，所以辻村才會拒絕藤島。就算得侵入診所，也要搶到病歷，可是實在辦不到。萬一辻村一打電話，他就得面臨頭疼的狀況：前任警官公然假冒身分行騙。警方最重視威嚴與面子，對於已經離職的警察極為冷血無情。他吞了兩片舒安樂錠，一心祈禱快點恢復冷靜。開過國道十七號，回到大宮。奇怪了，他低吼著，斷續敲打方向盤。自己可是刑警出身，怎麼會搞出這麼難堪的結果？不，問題不光是剛才的對話，從一開始就全都不對勁。他痛切感到少了強大的組織後盾，也沒有同伴，自己只是個脆弱的平民百姓。腳下忽然變得搖搖欲墜，彷彿在黑暗中摸索的不安湧上心頭。

他握著方向盤操作手機，有數不清的來電紀錄。桐子用求救般的聲音說，加奈子還沒有回家。

「你呢？你找到她了嗎？」

「還沒有。」

他被連珠炮似地逼問。失望變成揶揄，轉為唾罵的時候，藤島掛斷了電話。女兒失蹤已經進入第三晚。他自稱補習班員工，打電話到松下和長野家，兩邊都是她們的母親接聽，都說女兒外出不在。

他詢問她們的去向，結果被懷疑了。

身上散發出兩天沒洗澡的體臭。他把車子開往住處所在的土呂。公寓距離車站徒步二十分鐘，周圍被田地環繞的木造灰泥建築，即使如此，房租還是不便宜。室內已經變成臨時三溫暖。只有一房一廚的狹小室內，林立著啤酒罐和酒瓶，塞滿色情雜誌、寫實漫畫及垃圾的塑膠袋淹沒了地板。

脫下全是汗的襯衫，在長滿黴斑的衛浴間沖澡。洗頭髮的時候、擦臉的時候，加奈子的身影都在眼前閃現著。不存在的屍臭令他戰慄，他用後腦撞擊衛浴間的牆壁。肥胖的中年男子與加奈子的肢體纏繞在一起。他噁心難耐，對充血的胯下視而不見。

從壁櫃扯出旅行袋，是他刑警時代愛用的牛皮旅行包。放進襯衫和盥洗用品，順便把幹刑警時沒收的凶器丟進去，刃長十五公分的折疊刀和特殊警棍。他覺得碰上毒品真正的物主時，會需要這些東西。

他逃離炎熱的垃圾堆，走下樓梯後，發現自己忘了鎖門。他不管，坐上卡羅拉，把刀子藏進前方置物箱。

九點一到，他便打電話給女兒的兒時玩伴。是昨晚妻子打電話的第三個對象。神永朱美白天都在超市打工。藤島為這麼晚打電話致歉，拜託她能不能在外面談談。神永以低沉的嗓音回說，要等電視連續劇播完才行。這些傢伙，每一個都這麼王八蛋。才沖過冷水澡，冷得像屍體的身體竟火熱起來。

他們約在舊十七線道旁的家庭餐廳碰面。藤島以前的住家公寓和神永住的透天厝意外地近。他在四人包廂座等著，神永比約好的時間遲到了二十分鐘才登場。

神永穿著七分袖T恤和牛仔褲，肥胖的身體沒有腰線，黑色頭髮毛躁無光，眼皮浮腫，眼睛有些

斜視。藤島不認識她，雖然國中的時候，她好像每天早上都來公寓接加奈子一起上學。藤島點了冰淇淋蘇打後說：「後來有聯絡嗎？」

「咦？」

「加奈子有沒有聯絡妳？」

神永一臉意外，露出近乎失笑的表情。

「不，完全沒有。我是聽到加奈的媽媽說，才知道她不見了。」

「妳跟加奈子最近有見面嗎？」

神永搖搖頭。含糊不清的話聲被店裡的喧嚷蓋過，好幾次都聽不清楚。

「不，我們已經差不多兩年沒碰面了。」

「兩年？」

「對，應該。」

「這樣啊！」

藤島在內心嘆息，他覺得找錯人了。

「妳跟加奈子從小學就認識了吧？」

「嗯，唔，大概小學五年級在一起的吧！」

藤島點點頭。七年前他買下那處公寓，感覺一切的不順遂，都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妻子和女兒為高水準的住處感到滿足的驕傲神情掠過視野。

「現在已經好幾年沒見面了？」

神永一邊用吸管搓弄著香草冰淇淋，一邊直勾勾地抬眼看藤島。歪斜的瞳孔透露出羞怯的神色。

「也不是發生過什麼啦，只是學校不一樣了，彼此也交了各自的朋友。」

「不管是流言還是什麼都好，妳有沒有聽到過什麼消息？」

她做出思考的動作，一樣搖了搖頭。

藤島覺得再繼續問下去也只是白費工夫，眼前的少女甚至不是女兒的朋友了。她與加奈子和她那些時髦的同學打扮天差地遠，也證明了這一點。

「我是有看到她幾次。」

「看到加奈子？」

「看到加奈正好走進公寓。」

「最近一次是什麼時候？」

「一個月以前。大部分都是去超商後回家途中看到的，大概晚上一點多左右。一邊跟人講手機。」

「怎麼會呢？」

「什麼？」

「我說加奈子。國中跟妳在一起的時候還是個乖巧的孩子，至少不是會三更半夜在外頭閒晃的女孩。」

也絕不是會在房間偷藏毒品的女孩。

神永用長湯匙舀起冰淇淋舔著，裝傻地說：「是嗎？」

「什麼意思？」

「不，沒什麼……」

神永努力裝出別有意味的成熟表情，藤島的眉頭擠出皺紋。

「妳自以為是情報販子嗎？」

「沒有哇！可是總是不好說朋友的壞話嘛！」

「妳少耍我。」

藤島的聲音沙啞了。稀稀落落的客人、沉迷於聊天的女服務生。不過毫無疑問，這是不可能動手摑掌對方的地方。神永的喉嚨激烈地上下吞嚥著。

「晚點再給妳，先告訴我。」

「現在給也行呀，沒有人會以為我們在援交啦！」

藤島從錢包抽出萬圓鈔票，折起來遞過去。她把鈔票握成一團揣進口袋裡。

「多謝。喏，我家很窮，跟加奈家不一樣，日子不好過嘛，等於是靠我爸的失業保險金在過日子的。我這高中生在超市當收銀員也賺不了幾個錢。」

「快說！」

神永說了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男人，另一個是女人。神永拖拖拉拉、拐彎抹角地說了起來。

那些人是她們的國中同學，很會玩的一票人。喜歡兜風、在鬧區玩耍，從來不會一早就到校，總是渾身菸味和香水味。對同齡的同學們來說，他們完全是可怕的對象，也就是不良幫派，但加奈子和這夥人混在一起，神永常在住家附近看見他們的車。

「大概國三的時候，加奈跟他們一起坐在那種底盤很低、一看就是混混流氓開的大跑車，總是停

在我們家旁邊，音樂開得吵死人。校方跟叔叔應該不曉得，可是加奈從以前就是這樣的女生。」

藤島把從家裡拿出來的成疊照片遞過去，照片上有加奈子和她的朋友、熟人、同學。

「妳說的是哪一個？」

很快地，神永伸手指示。是從畢業紀念冊剪下來的全班合照，不是加奈子那班，少年少女們立正排成三排。

遠藤那美不曉得是不是沒有參加合照，她的黑白照插在照片右角。顯然是剛入學時拍的，那張臉比其他同學顯得童稚許多。頭髮照校規剪齊、表情僵硬，雖然五官端正，表情卻混合了憂鬱與憤怒。

少年棟方泰博在合照的最角落。褐髮，下巴尖細。稱得上是美少年的那張臉，面無表情到幾乎詭異。兩旁的少年或許是他的同伴，眉間擠出皺紋瞪著鏡頭，彷彿這樣才上相。

「太小了，看不出來，大張照片裡沒有嗎？」

藤島指著桌上的照片說。每一張都有加奈子，如果他們混在一起，一定也有他們的照片才對。神永端詳、翻閱那些照片一會兒，然後搖搖頭。

「裡面沒有？」

「沒錯。」

藤島搶奪似地收回照片。加奈子房間的所有相簿他都看過了，如果她跟那麼危險的傢伙在一起，他應該立刻就會注意到才對。

「妳在胡說，錢還來。」

神永冷靜地喝著蘇打水。

「我沒有說謊，這件事只有我知道，雖然我沒辦法提出證據。」

「如果妳唬我，別以為只要還錢就可以沒事。」

「警察可以說這種話嗎？」

藤島懶得跟她辯。

「嗳，算了。」

現在只能相信她的話。沒有時間，也沒有人手求證。

他望向桌上的畢業照，國中時的加奈子沒什麼表情。她很美，但看起來像死人。

「這個人呢？」

他指著別班的畢業照中，和遠藤那美一樣插在合照右角的大頭照。是個面露柔和微笑、膚色白皙的男孩，是那個叫緒方，與加奈子親密地笑著的少年。拍攝畢業照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他怎麼了嗎？」

「他是加奈子的男朋友吧？」

「是嗎？」

「他好像自殺了。」

「我不太清楚耶！」

他再次掏出錢包，看準她的視線被吸引過來，用皮鞋狠狠地踏住她穿拖鞋的腳，一聲短促的尖叫。他悄悄掃視周圍，店裡沒什麼變化。

「拜託，快想起來！」

他在腳上使勁，神永的表情嚴重扭曲。

「我要叫人了！」

「拜託，我不眠不休，從清早就開始拚命找她。無論是誰，遇上女兒命在旦夕都會不擇手段吧？」

他握住桌角的菸灰缸，語調逐漸變得平淡呆板。是真心的，還是裝出來的，其中的差別連他自己也難辨。神永的臉色變得蒼白。

「或許是吧，我覺得是。」

「他跟加奈子感情很好嗎？」

神永點點頭，額頭冒出冷汗。藤島一放開腳，她便反射性地抬腳，結果膝蓋惡狠狠地撞上桌子，杯子被撞倒，冰和冷水濺了滿桌。服務生拿著抹布趕過來，藤島笑著說沒事。

「我覺得他們滿要好的，因為加奈……」神永望向加奈子和緒方一起入鏡的照片。「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加奈這樣笑。」

「那他是個什麼樣的孩子？」

「我覺得他跟加奈失蹤沒有關係。」

「我可以再給妳五張小的。」

她抬眼刺探似地看他，沒有伸手。藤島折起五千圓鈔票，塞進杯墊底下，她盯著杯墊好半晌。

「厄運臨頭的草食動物。」

「什麼？」

「以前大家常這麼說他。既軟弱、又嬌小，就像小白兔一樣。他是二年級的時候轉來的，不確定

是腎臟還是哪裡不好，也沒有朋友。他總是一個人，成天戴著耳機聽音樂。」

藤島望向照片裡的緒方，那確實可以說是內臟有疾的人的臉色，不過每一張照片笑容都很開朗。

「他家很有錢，所以常被勒索。」

「加奈子怎麼會跟他變得要好？」

「不曉得，真的。沒有人知道加奈在想什麼。」

他看神永的臉。她的表情因恐懼而緊繃，但藤島不打算深入追究。

「加奈子沒什麼朋友嗎？」

「不清楚。」她的視線在天花板游移。「或者說，加奈應該沒有朋友吧！她那個時候就已經很老成，我覺得她應該覺得身邊的人都是傻瓜。她的態度明顯地表現出只想跟人保持基本的接觸就好。電視劇裡不是常有嗎？那種老早就對世界的一切感到厭倦的女生。」

藤島點點頭，偶爾在家碰到的加奈子，總是散發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氣息。正因為如此，她與緒方在一起的模樣，令藤島難以接受。

「他已經死了吧？那加奈子那時候怎麼了？」

「怎麼了？」

「妳覺得加奈子很傷心嗎？」

「我不記得了。接到消息的時候，還有葬禮的時候，她看起來都一樣，應該沒什麼感覺吧？要不是有人在看，她應該已經在背英文單字卡了。」

她的說法很冷漠，好像在擔心表現得太激動。

「那妳呢？」
「咦？」
「妳也喜歡這個緒方嗎？」
「我？」
「不是嗎？」
「我不是……我……」
神永表情有些憂愁地說。
「那妳為什麼恨加奈子？」
他戳戳五千圓鈔上的杯墊。「這算是對加奈子的復仇嗎？」
「算嗎？」
神永靜靜地笑了：「我覺得我是寂寞吧！因為加奈變了。以前的她不可能跟任何人混在一起還是交朋友。」
忽然一陣刺耳的尖叫。斜對面座位穿日式浴衣的女人把咖啡濺到了衣襬，正在吵鬧。神永趁這個機會站了起來，她抬著被踏的那隻腳，跨張地拐著腳走路。
「問完了嗎？明天一早我還要打工。」
「等一下，妳透露的訊息還不值這些錢。」
藤島再戳了一下五千圓上的杯墊。
「你已經明白了吧？」

她吸著鼻子，拚命忍著淚。

「明白什麼？」

「看你一臉難過。她身邊的人，每一個都是這種表情對吧？」

神永錢也不拿，就這樣往出口走去。她毫不遮掩自己的哭相，幾名客人和服務生發現，對藤島投以好奇的視線。

三年前　2

我被孤立了。

因為我逃離了社團活動。說到底，那或許是不論在力量或身材方面都比別人遜色的我注定要走上的道路。

這所學校的體育風氣原本就十分興盛，而我選擇了紀律和訓練都以嚴格著稱的名門棒球隊。當時的我強烈地想要改造自己的身心。

練球一如傳聞，非常嚴格且無趣。我根本摸不到球，我們必須彎著腰，連續吼叫好幾個小時。我們被逼著在盛夏的毒辣陽光下，一圈又一圈在操場上跑到如奶油融化般地癱軟。

不只是肉體上的痛苦，還必須承受學長的欺凌、奴僕般的對待。就連週末、暑假和寒假，也幾乎全部用在練習賽上。不到一年，加入棒球隊的學生就有一半以上都不來了。

早知道我也這樣做。這樣一來，就只是少了一名撿球員，而不會有人憤怒、憎恨、受傷。

可是我也有許多收獲。原本像一隻瘦皮猴的我，變得不再感冒了。我可以十三秒跑完一百公尺，不管在操場上跑幾圈也不會累。即使不到強壯，但我練出了還算不錯的體魄。

還有夥伴。他們全是克服了嚴厲規則與練習的精銳份子，我們不管做什麼都在一起。

深夜，我們拖著疲憊的身體一起回家。前往練習賽的巴士裡，我們經常一起打牌。集訓的時候，

明明一早就要練習，卻熬夜談論喜歡的女生，或是說著無聊黃色笑話開懷大笑。我們在社辦避人耳目地偷偷抽菸。就連唯一休息的中元連假和過年，都仍聚在操場一起放煙火，或是到教練家圍爐吃火鍋。一想起來，這些回憶真是怎麼也數不盡。

隊長石橋是個臂力超強的捕手，可以投出利箭般的球傳到二壘。雖然過度自信，有點臭屁，但仍是人人認同的四號打擊手。他在好幾次的比賽中讓我們見識到奇蹟。在落後好幾分的狀況下，用一記長打逆轉勝負的本領，完全就是現身挽救危機的超級英雄。

投手宮下是個神經超級大條的傢伙，不論面臨什麼樣的危機，那張臉總是漾滿了有些呆傻的笑。他是個大胃王，集訓的時候如果端出火鍋或生魚片船，兩三下就會被他掃得一乾二淨，所以沒人想坐在他旁邊。他的屁股非常大，經常在投出球的瞬間球衣屁股「劈哩」一聲破掉，引來哄堂大笑。

左外野手是同時身兼學生會長的手塚。我們每天忙著練習，應該沒空念書才對，他卻總是在考試中名列全學年十名以內。因此對我們這些藉社團活動逃避念書的人來說，他有點刺眼，可是每個人都受過他的照顧。手塚人品正直，總是婉言勸諫任意欺凌學弟的傢伙；碰上糾紛，也都是他主動出面調解。不只是學弟，每一個人都仰慕他，我也不例外。我一直期許有一天能變成像他那樣。

球隊中有許多有趣的傢伙，我擔任右外野手，棒次在八號左右徘徊，或以候補球員身分坐板凳。我們是超過五十人的大家庭，即使不常發生，但我最近成功擔任先發選手陣容。對於不擅長運動的我來說，這是難以置信的壯舉。

可是那不重要。一到比賽，即使坐在板凳上，也會陷入彷彿站在打擊區、或自己舉起手套準備接球的感覺。只要有人擊出安打，或做出精彩的守備，就會感同身受地驚喜、興奮。他們的痛就是我的

痛；而我的喜悅，也是他們的喜悅。

我們就像同一個身體，如果看到隊員發生磨擦，即使與自己無關，也會萬分難受；如果有人受傷，就會不可思議地傳染開來，被什麼壞東西纏上似地，接連有人受傷。

所以如果有隊員不來練習，變成幽靈隊員，或是跳槽跑去別的社團，就會好像失去身體的一部分似地，疼痛不已。我們會莫名其妙地氣憤，在校內遇到那些脫隊者就會怒視他們，或是無視於他們的存在，把他們視為叛徒，唾棄他們。所以我自認為非常瞭解他們的憤怒，因為長達兩年之間，我們一同奮鬥，我甚至得到了正式球員的資格，卻不負責任地拋下這一切。

我會脫隊，並沒有特別的理由，或許只是受夠了那強烈的一體感。雖說是夥伴，但我們並非總是以溫暖的友誼連繫在一起。

隊上會爭奪正式球員資格，也會發展出陰險的勾心鬥角。如果被發現練球時偷喝水，明明是剛才還一起抽菸的好哥兒們，一眨眼卻會像獵殺巫女似地當場被出賣。

要是體力不濟，就連學弟也會瞧你不起，剛加入的新生裡也有少棒聯盟出身的高手，所以老鳥也疏忽大意不得。因此我們不惜餘力地激烈投入，全身的水分完全蒸發般的嚴格訓練後，回到家裡還要繼續揮棒練習，甚至練到手掌長出血泡。我們飲用蛋白質補充品，央求父母買好幾萬圓的手套和釘鞋。我們無時無刻都感受到被催逼的焦慮。

那天，住在九州嬉野的祖父心臟衰竭猝死了。我對著慌亂收拾準備返鄉的父母說：「我不能去。」九州，而且還要辦葬事的話，至少得請假三天才行。三天！

一想到請假期間，自己努力而來的地位可能受到威脅，就算是親人的葬禮，我也無法去參加。

不管是正式球員還是坐板凳的候補球員，我一樣都不能放手。一場正式比賽，可以拿到背號進候補區的只有十五人，其他人就只能和學弟在看台上加油。我實在無法忍受那種事，如果只能在看台加油，那我一直努力到今天是為了什麼？

我想要背號。如果連背號都拿不到，我覺得過去的奮鬥全是一場空。教練是實力主義者，他才不會顧及我們的顏面和自尊。

「你不能去嗎？」

「說的也是呢！」

父母分別停下收拾喪服等行李的手說。

「而且今天還要練習。」

兩人對望。

「你怎麼辦？」

「我們至少也得去個三天，你一個人在家行嗎？」

「不要緊的。」我回答。

「是啊，現在是關鍵時期嘛！」

「你一個人可以吧？」

明明是自己提出的，但看著他們兩人的臉，我漸漸不耐煩起來。他們兩個人都太好了，就算是對自己的孩子，有時候也過度客氣，說些莫名其妙的話。

明明這種時候，他們應該要為我的冷漠嘆息，斥責我的自私才對。我天生愛唱反調的個性開始作

怪，我對繼續忙著收拾的他們說：「我還是去好了。」

以前我經常每年去嬉野住上幾天，祖父和祖母總是盛情款待我。鄉下風格的房屋、日本茶的香味。祖父幾乎每次都會用他節骨分明得嚇人的手為我捧來一大堆草莓，不是從田裡摘的，就是冬天向溫室農家要來的。

每次拜訪，他們還會用小紅包袋裝零用錢給我。他們要我站在黝黑泛光的粗柱子前，用卷尺量我日漸抽高的身體，笑得整張臉皺成一團。我喜歡祖父，不過上了國中以後，就再也沒有去看他了。

在飛機裡、電車裡、抵達香煙繚繞的祖父家時，我滿腦子都只擔心著棒球隊。可是看到棺材裡的祖父遺容時，我還是哭了。

許久不見的親戚和堂表兄弟都驚訝得瞪大了眼睛。因為三年前我靠在柱子上量的身高，現在只到我的胸口而已。

空閒時，我和堂表兄弟一起玩。祖父家為了兒女帶孫輩回來的時候，儲藏室裡存放了堆積如山的足球、羽毛球和棒球道具。它們全是兒童尺寸，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太小了，但我們還是湊和著用。我們許多人會圍在一起吃飯，雖然不是自己家，但我真的好久沒像這樣跟父母同桌共餐了。爸媽都有工作，所以我們三個人回家的時間都不一樣。

雖然對過世的祖父過意不去，但我玩得好開心，甚至忘了每天都要做的揮棒練習。第三天早上，葬禮結束，集合的親戚也都準備返回各自的家裡。父親對我說：「要不要去泡個溫泉？」

父親因為祖父過世，請了一星期的假，母親也是。

「我們很久沒有一家三口一起回來了，九州可不是說回來就能回來的。」

開玩笑，快點回家吧！

或許我已經厲聲大叫了——如果沒來這裡，我就會這樣做了。可是我不可能冷冷地拒絕剛失去父親的父親，也不是無法理解那種感傷的心情。會想要在故鄉四處看看或許是很當然的事。我點點頭，父母一臉意外地對看。

我們開著祖父的日產藍鳥去了別府，住了一晚。隔天開往西邊，去了據說父親在高中以前經常玩耍的佐世保，在有許多美軍上門的餐廳吃了披薩。然後回去嬉野，在溫泉旅館住了一晚。

在棒球隊租的小巴士裡邊玩撲克牌邊移動也很有趣，可是坐在轎車裡，呆呆地看車窗外的風景也不賴。

結果我向學校請了整整一星期的假。我滿懷不安，隔週繼續上學，卻也沒有特別的變化，頂多只是稍微趕不上課業進度而已；棒球隊練習時，我也沒有因此無處容身。右外野手的位置一如往常等著我，我在那裡進行守備練習，然後依序對著投球機練習打擊。

改變的反而是我自己，那種被催逼的焦慮消失了。我不再像從前那樣主動參加晨訓，週末也愈來愈常找理由請假。

我把空出來的時間用存下來的零用錢去旅行。去哪裡都好，宇都宮或前橋……雖然不是非得去到那些地方做什麼事，但我完全迷上坐火車看風景了。

理所當然地，我漸漸招來了夥伴們的白眼。對他們來說，再也沒有比不認真練習的傢伙更教人火大了！我以前也是這樣的，我們是同一個身體。每次看到怠慢的我，他們一定是彷彿看到一個逐漸化膿的傷口吧！於是，我就被教練找去了。

「你怎麼了嗎？」

教練肯定是覺得我會變成這樣，背後一定有什麼重大的原因。我不敢說什麼事都沒有，閉口不語，結果教練靠更近，更積極詢問，甚至問到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亮出不良學生的名字，探聽我和他們的關係。我完全無法回答。隊員的家長也問了我完全一樣的問題，那些家長明明不是老師，架子卻比教練還大，不是令人欣賞的個性。我甚至無法維持溫順的表情，忍不住擺起臭臉。

就這樣，我更無處容身了。我愈來愈常被夥伴拿手套用力打頭，警告「好好參加練習」。我擅自蹺掉練球的日子更多了。

那天也是，因為是冬天，所以是以慢跑和肌力訓練為主。我跑著跑著覺得口渴了，雖然不像夏天練習渴到快死掉那麼強烈，但我還是停下腳步，跑去校舍的水龍頭貪婪地喝水。

結果被島津看到了。他志得意滿地衝到操場大肆宣揚，只差沒有到處撒傳單。

夥伴們在操場集合，用一種看嘔吐物還是糞便的眼神迎接回去的我。那種眼神，我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我向教練提出更換社團的申請。根據校規，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社團。話雖如此，文組的社團有很多是虛有其名，實際上有沒有在活動都很可疑。

那實質上是退社申請，教練已經不再說什麼了，他甚至不像平常那樣賞我耳光。他問我為什麼，我應付地回答是為了準備考試。教練的臉果然臭了，但也沒有再說什麼。

我胸中滿是悔意，應該準備更像樣一點的答案的。每個人都付出犧牲投入練習，而我雖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竟回答是要準備考試，夥伴們聽了作何感想？

同一時期，同班的緒方誠一死了。

整個學校上上下下，滿城風雲。死因是上吊自殺，我覺得他是受不了霸凌而自殺的。惡名昭彰的不良學生彷彿被他中性的美貌給魅住似地欺凌他。而女生會把他的衣服藏起來，在黑板用渾圓可愛的字體謾罵他是同性戀什麼的汙辱他。

事後，校方和警方都宣布他的自殺與霸凌無關。

一方面是因為沒有遺書，而姑且不論過往的事，對他的霸凌在他自殺一個月以前就停止了。全校朝會，校長淚眼盈眶地宣布這個消息，而我怔立原地，無法釋懷。因為緒方過世前兩個星期，他才在飲水區前哭泣。

他的死因不明。而我和緒方不是朋友，毫無往來。

即使如此，警方的偵訊似乎相當嚴厲。曾經霸凌過緒方的學生裡，甚至有人因為疲勞轟炸，受不了打擊，請假好幾天。

參加在他家舉行的葬禮時，我瞥著淚流滿面的女生們，心想步上他後塵的應該就是我了。

然後我看到了她。

藤島加奈子那雙淡色的眼睛望著高掛的遺照，她表情平淡地合掌。看在我眼中，她的舉止比任何人都要悲傷，更適合哀悼他。

我幾次帶香造訪他的墳墓。不曉得為什麼，或許是因為無法救他一把而想要贖罪。

不，我只是單純地不想忘記他。

不論什麼時候過去，他的墓地周圍總是打掃得非常乾淨。雜草幾乎被拔光，地面有用掃把清掃過

的痕跡，總是供奉著水果或果汁，有些日子甚至香煙裊裊。我知道一定是她，更加羨慕起讓她這麼做的緒方。

至於我，等待著我的果然是意料中的路。同學突然變得疏遠，不再與我說話了，光是這樣，就讓我深感受傷。

升上國三，緒方死去的餘波平息後，他空下來的位置，由我遞補了。

6

一開門就聽到充滿家庭感的餐具碰撞聲。

桐子在廚房洗著平底鍋。桌上倒扣著兩人份的飯碗和湯碗。中央處，燉芋頭和煎白身魚包上保鮮膜擱著。

「你要吃吧？」桐子擰起水龍頭，平靜地說。

藤島不知所措，但點了點頭。他提著旅行袋，擱到客廳角落。她什麼也沒說。

在椅子坐下，他發現另一組碗筷是加奈子的份。他偷看正在擦乾餐具的妻子，果然憔悴了，但淡妝和口紅讓她恢復了一些美貌。

妻子在碗裡盛上白飯和味噌湯。光是飯菜的溫熱，就令他胸口梗塞。他沒有食慾，才剛靠到椅背上，沉重的疲勞幾乎讓他的背和椅子化成一體。

「妳冷靜下來了？」

「我只是沒力氣鬧了。」

藤島一邊夾菜，一邊報告一整天的行動。

女兒成績優秀，疑似與不良幫派混在一起，受到本以為是她的朋友的少女們憎恨，並長年在精神科就診。

「精神科？精神病院嗎？」

藤島板起臉來，他自己每兩個星期也會去看診一次。

「不是精神病院，是精神科。」

「她一直跟我說是去看牙醫。」她露出極受傷的表情：「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孩子？」

藤島沉默了。同樣的疑問，也在身為父親的他的腦中盤旋。

這名少女每天認真上學，假日上補習班，是個以考上國立大學為目標的模範生。她擅長英文，國中時似乎夢想將來要當一名翻譯家。然而另一方面，她卻和不良幫派混在一起，現在應該依然持續往來。上了高中以後，她有時甚至三更半夜才回家，還持有毒品及毒蟲的特殊用具。藤島想起刑警時代，他看過許多成長在富裕家庭，就讀可稱之為一流的學校，卻因為毒品和暴力而破滅的年輕人。換句話說，加奈子也是其中之一嗎？

「她是為了懲罰我們才這麼做的，你不覺得嗎？」

藤島翻找冰箱。一整天曝曬在豔陽底下的身體渴望啤酒。桐子繼續說：「我承認，我一直放任那孩子不管。不，說放任太好聽了，我一直報復似地忽視她。因為她聽了你的話，因為她不肯進我要她進的國中。光這樣，我就對她失望，拿工作當藉口，只顧自己，那孩子一直是一個人走過來的。」

藤島敷衍地應著，一口氣喝光啤酒。

「你不要生氣，聽我說！不要生氣唷！你也是一樣，案子、案子，你一樣滿腦子只顧自己。所以會出這種事都不奇怪，那孩子已經受夠我們了。」

加奈子不是自願失蹤的，沒有愛恨這類感情介在其中，而是更單純、更現實的什麼襲擊了她。不

過藤島什麼也沒說，點了點頭。

「我絕對不會逼問她為什麼。如果她折磨我們折磨得還不夠，不回來也沒關係，只要告訴我她過得好不好就夠了……只要讓我聽聽她的聲音……」

桐子不停擦著早已乾透的餐具，藤島剩下一大半晚餐，癱在客廳躺椅上。他從旅行袋取出安眠藥，一口氣吞下兩天份。桐子瞥了一眼在躺椅上生根的他，沒說什麼。

他一張張端詳加奈子的照片。一手拿著相片開始打盹的他，蓋著一條涼被。好漫長的一天，但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直視過女兒。自從她誕生到這個世上至今，雖然不敢說和其他人一樣，但他自認為以父親的身分，在每一個重大的日子的確有心參與著她的成長。不過仍遠不及今天一整天。

與死去的少年緒方的合照。兩人在貌似動物園的地方，在各種動物的籠子前並肩立正。拍照的人是誰？兩人站得直挺挺的，表情嚴肅到近乎滑稽。灰色的天空，還有樹下未融的雪塊。照片上沒有日期，但應該是國二的冬天。一看到就像一般國中生那樣青澀、有默契地微笑的他倆，藤島就感到心痛。

把照片依年份排序。國中生的加奈子身邊，依然不見任何疑似不良少年少女的人影，遑論疑似毒品藥頭的人了。

高中生的加奈子稚氣消失無蹤，個子變得更高，手腳更為修長，頭髮留到背部。膚色很白，帶有一種成熟的氣質，就好像一個視節制為義務的新銳模特兒。她是這樣的女孩嗎？藤島納悶。當時藤島人在刑事課第一組，每天忙著辦案。話雖如此，女兒變了這麼多，自己怎麼都沒有察覺？便服、制服。各種姿勢，豐富的表情。從若有似無的微笑，到露出潔白牙齒的滿面笑容，形形色色的笑。本以

為全都是笑容，卻也有噘嘴鬧彆扭般的表情。

黑暗——他發現頭頂的電燈不知不覺間熄了，照片從手中滑落，他知道自己是在假寐中反芻著加奈子的身影。疲勞融化了四肢，也由於安眠藥的效果，視野搖晃不定，眼皮重得要命。桐子已經消失到臥室去了，錄影機的液晶時鐘顯示凌晨四點。他覺得喉嚨渴得要命，起身到廚房去喝水，裝了自來水連半杯都喝不進去，腳往臥房走去。

他靜靜地開門，雙人床上桐子背門而睡。他靜靜掀開棉被一角，身穿睡衣的她一動也不動。濃重的體味令他背脊酥麻，睡衣空隙間露出的內衣褲有著說不出的性感。身體曲線比過去鬆垮了些，但仍維持著比實際年齡青春地凹凸有致。

他脫下身上的襯衫，只有上身赤裸，身體滑進床鋪。摟過她微微汗濕的身體，觸摸她的肩，她的睡容映入眼中。

一股被利刃刺穿般的痛楚。那不是睡容，她眉間擠出深深的皺紋，忍受痛苦似地咬緊牙關。他想要說什麼，但她打斷似地緩緩搖頭。他感到一股想要逃離的羞恥，卻無法退卻，只能露出迎合似的笑，逕自摸索她的身體。他觸摸她仍未失去彈性的乳房，臉埋進她的頸窩。

「不行！」

她扭身解開他的手，長長的指甲陷入手背，毫不留情的痛幾乎奪去他的性致。

「不行！」

「為什麼？」

他把臉埋進她的腹部。

「求求你，不要！」

一股蠻力把他推開。他感覺到那種女人想要逃離強暴的本能力量。桐子的手掌壓迫到他的喉結，他喘息似地嗆咳。

「現在是什麼情況？你瘋了嗎？」

「我只是——」

嗆咳令人憤恨地不停湧上，打斷他說話。

「別說了，我不要聽！」

「我只是想跟妳重新來過。」

「你開玩笑吧？」

「怎麼會是玩笑？」

「你騙人！」

「怎麼會是騙人？」

「你真的一點都沒變，你真的腦袋有問題！女兒現在是生是死都不曉得，你卻想幹那檔事？如果想要重新來過，為什麼——」

她憐憫地眼睛往上盯著藤島。

「我一定可以找到加奈子。」

「是嗎？真的嗎？」

藤島還是說不出「找到活著的加奈子」。

「我正全力以赴。」

「然後呢？」

「我不是說我會找到她嗎？」藤島無法克制地激憤，然後遮掩似地說：「我受夠一個人了，我已經是禁不起孤單的歲數了。」

她的臉僵住，身體直退到床鋪邊緣。

「怎麼樣都不行，沒辦法重來的。」

「為什麼？」

「你一定要我說出來？你明明知道。」

「我就是在問妳為什麼？」

「因為我無法理解你，我怕你。你……總之我實在沒辦法跟你在一起。」

「那……」

那妳以為我是為了什麼在找加奈子？藤島不想表現在表情或言語上。不，他甚至沒有這種念頭。

然而桐子的表情扭曲，彷彿嫌惡過度而忍不住嘆息。

「你答應找我們的女兒，只是為了上我嗎？」

「不是。」

「那你怎麼會在這裡，想要碰我？連點像樣的線索都沒找到，你怎麼硬得起來？」

為什麼？他感到不可思議。他詞窮，對咄咄逼人的她感到無比不耐。這傢伙搞什麼？明明閉上嘴巴不說話的時候是個好女人。

「我很感謝你，真的。我能依靠的只有你。我覺得你果然是她的父親，可是——」

「聽我說。」

她像要遮掩身體似地用涼被裹住自己。

「你走吧，我再也受不了了。」

「這是什麼話？那妳要我怎麼找加奈子？」

「住在自己的公寓也可以找吧？還提什麼旅行袋，反正裡頭一定塞滿了套子，難道不是嗎？」

藤島只剩下眩暈般的憤怒。

「還是如果我不讓你上，你就不找加奈子？」

唐突的疲勞奪走了他的話語。

「求求你，錢的話我會準備。如果加奈子有聯絡，我會打電話給你。」

他右手掐住她的脖子，她的眼珠恐懼得突出。他左手往她臉上一摑，尖銳的痛讓她忍不住短促地呻吟。食指根撞到她的犬齒被咬破，點點血跡弄髒了床單。漆黑的傷口中，血液隨著心跳汨汨流出。他還來不及驚訝，她的手肘便往下巴撞來，腦袋一陣天旋地轉。

他右手使勁，漲紅的顏面與猴子般暴露的白牙。她端整的五官醜陋地扭曲了。他無法理解——我為了妳，為了女兒，甚至甘冒危險竭盡全力，然而妳們兩個、妳們兩個！

「不要殺我。」她說。

藤島不懂她在說什麼。為什麼我要殺妳？額頭遭到堅硬的撞擊，眼前掠過一道赤紅的閃光。她手裡拿著鬧鐘，他用被咬破的左手搶下鬧鐘，砸向牆壁。

「我不能呼吸了。」

那個時候也是，那個姘頭說的話。「住手！」「你跟她幹了幾次？」「求求你，饒了我。」「居然讓我戴綠帽。」汽車廢氣的臭味，冰冷的地下停車場在腦中閃爍。

他放開掐緊的右手。她被翻身趴倒，發出野獸般的低吼，伏下的臉嘔出黃色的胃液。很快地，呻吟變成了哭泣聲。藤島摸上她的腰，把睡衣拉到腳下，褪下淡粉紅色的內褲，露出那沒什麼粉刺的白色臀部。她沒有任何抵抗。他扯下內褲，全裸。抬起她的腰，啐了口唾液在她的胯間，推入腫脹發疼的陰莖。撩起睡衣，一邊揉搓乳房，一邊抽動腰部。感覺非常含糊不清，但仍有股灼熱的衝動，他抓進肉裡，射了。

彼此的性器官沾滿了精液。藤島回神，一陣慄然，他感到悔恨與罪惡，但這些也在耳鳴般的煩躁與憤怒前消失了。他只是想要重新來過而已，她卻說會給他錢？她憑什麼跟他說這種話？

抽噎般的嗚咽從他的喉嚨洩出，眼皮發熱，淚水滑過鼻樑。他掩著冒出鬍碴的臉離開臥室到洗手間洗臉，鏡子中映出一張眼珠赤紅的孩童般面孔。他看見浮現肋骨的胸膛、鬆弛的腹部、失去硬度的陰莖，額頭有道小小的紅色撕裂傷。

淚水又快湧上來了。他把急救箱的消毒水倒在手上的傷口，血流不止。他感覺著輕微的眩暈，用力纏上繃帶。

他在客廳遊蕩，抓起櫃子裡的威士忌就著瓶口喝起來，讓神經狂亂。打開旅行袋的拉鍊，裡面裝的才不是保險套。他換上乾淨的內褲和長褲，半裸著身子回到臥室。她趴在床上，四肢無力地癱著，呼吸急促，胸口激烈起伏。

「去沖個澡。」

她趴著，一動也不肯動。打擊那麼大嗎？那麼痛恨讓我上嗎？這女人的心才沒那麼軟弱。他用雙手硬把她從床上拖起來。她看到怪物般的眼神中，又加入了強烈的憎恨。藤島忍受著眼前這一切。

「我是加奈子的父親，找到她以前，我會待在這裡。」

「隨便你，我要離開這裡。」

「離開？回去浦和的娘家？還是去他那裡？」

她用平靜到詭異的聲音回答：「哪裡都行！我要全部說出去，我要報警，叫他們找加奈子，拜託你真是錯誤的決定。就算加奈子有那種東西，也不能證明她做了什麼虧心事。而且就算她……就算她吸毒也無所謂，我一定可以保護她的。」

「想得美！」

額頭的傷口陣陣作痛。

「如果警察不幫忙，委託徵信社什麼的也行，就算傾家蕩產也沒關係。如果錢不夠，即使向每一個親戚低頭借錢我也要找。你在那裡像狗一樣死命頂我的時候，我就在想這些。這才是天經地義的做法。」

「這樣嗎？」

警方會行動，對於一個擁有如此大量毒品的女高中生，警方不可能置之不理。他們不會把她當成一般離家少女，而是會視為特例的失蹤人口，傾力搜索，或許還會利用媒體展開大規模搜索行動。女兒的照片會被分發到全國的派出所、高速公路休息站、各鄉鎮集會所。

女兒會被所有的人以好奇的眼光窺探，光是想像，藤島就感到一股異樣的不快。

「這件事……就當做我沒有及早報警的報應好了。」

全裸的桐子從床上爬起來，胯間沾黏的體液乾掉，陰毛變成了白色。

他從長褲口袋掏出一袋毒品，是在女兒房間找到，為了確認而拆開的那一袋。他撕開封口，將結晶倒到掌上。

桐子正在穿內褲，她穿到一半停下動作，凝視他的掌心。

「你……在做什麼？」

「我會找到加奈子，我說會找到就是會找到。」

他纏著繃帶的左手一拳打上桐子的肚子。咖啡歐蕾色的髮絲飄過空中，她跪地緊攀住床緣，抓著床角呻吟不止。

「你、真的……」

「我會保護妳們，我一定會找到她，我才不會讓他們去找。」

他想要找到加奈子，緊緊擁抱她。他想要讓桐子安心。

把口水吐在結晶上，他用指頭攪拌，將唾液與毒品融合的液體塞進她的陰戶，用指頭擦抹。她緊握著涼被，發出斷斷續續的慘叫，不一會兒便全身猛烈顫動起來。

「妳要去那個男的那裡吧？警察才不會鳥妳。要是講出毒品的事，妳第一個會被抓去檢查，妳想讓他們以為妳是毒蟲嗎？他們會先懷疑妳，這樣妳還是要拜託他們嗎？他們就那麼好嗎？」

胯間再次興奮起來。她瑟縮著身體發抖，陰毛已濕成一片。

「不准妳走出家門半步。我每隔三十分鐘會打電話來，如果鈴響三聲沒人接，我就向警察告密，說有個女人把毒品往自己的陰部裡塞。」

「可是你找不到她的。」

窗外射入的陽光灼燒著眼睛，是強烈到令人憤怒的光，他把窗簾重新拉上。她聲音微弱地說：

「你根本就不瞭解那孩子。」

莫名其妙的亢奮從胸口深處湧上來。我一定會找到。藤島對自己默念著，一把撫摸她的乳房。

7

手機鈴聲讓他睜開了眼睛。

陽光籠罩臥室，充滿熱氣。感覺他似乎墜入沉睡只有一下子的時間，近乎異常的不快令他忍不住低吟。口渴得要命，被單被汗水濡濕。裸露的陰莖因乾掉的體液變得僵硬。

沒看到桐子的人影。臥室一片狼籍，鬧鐘殘骸四散，牆壁凹了個洞，床鋪及地板有著乾掉的血漬。左手的傷口陣陣作痛，他摸索長褲口袋，掏出手機。

「喂？」

「我是淺井。」

「怎麼了？」

「你現在在哪裡？」

「以前的家。」

他急忙打開臥室門，聽見浴室傳來蓮蓬頭水聲，放心地嘆了一口氣。

「如果可以，我想立刻見個面。」

「沒辦法。」

「一下子就行了，我可以過去拜訪嗎？」

那傢伙匆促地說，也沒問為什麼。彼此都清楚那是浪費時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才不是真心想拜訪。

「要幹嘛？」

「有些照片想請你看看。」

有些案件，破壞的不只有被害者與嫌犯的人生而已。如果成了第一發現者，往後的日常生活將會連日受到攪亂。他自認非常瞭解，但實際落入這樣的立場，才懂那究竟有多痛苦。

「可以看到很有趣的面孔是吧？」

之前他已經看過幾十張嫌犯照與大頭照了。

「嗯，我想也是。」

淺井要給他看的，應該是被害人身邊的親友照片吧！胸口被戳出一堆洞的戴眼鏡年輕人小山順平、同樣遭勒斃的小酒店老闆娘安田伸子、肚子被剖開的5號超商工讀生川本浩。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現在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他要想盡辦法找到加奈子。

「別過來，你知道我太太討厭警察吧？附近有間家庭餐廳。」

他說出昨晚和神永碰面的餐廳名稱。

「好。」

他掛了電話，前往和浴室相連的洗手間，沖澡聲依舊持續著。

「喂！」

他在拉門外叫喚，沒有回應。一開門，蒸氣迷濛中，桐子正用海綿專注地搓著身體。她已經搓了

多久了？被泡沫覆蓋的白色肌膚到處搓出了鮮紅色的傷口。

他踏進去揪住她的手腕，蓮蓬頭的熱水淋上褲管。

「住手！」

「放開我！」

她作對似地想要繼續搓，就好像被藤島碰過，全身變得汙穢不堪。他撿起掉在地上的蓮蓬頭，用熱水淋她。她尖叫一聲，痛得後仰，他把蓮蓬頭扔進浴缸。

「快點出來，乖乖在家待著。」

她縮著身體，用大大的眼睛回瞪他。

「不都是你害的嗎？」

「我要出門了。聽好了，一步都不許出去。」

「你滾！」

藤島渾身汗水和濕氣地離開浴室。他在廚房洗臉，梳理頭髮。梳齒刮到額頭的傷口，他痛得叫出聲音。

他走路去家庭餐廳，店內幾乎沒有客人，有幾個上班族在吃早餐。淺井已經坐在靠牆座位喝咖啡了，旁邊的包廂座有個穿馬球衫的刑警，應該是淺井的搭檔。不是前天的那個，是個年輕人。淺井起身向藤島行禮。

「抱歉一早打擾你休假。」

藤島坐下來，淺井直盯著他帶傷的臉看。

「怎麼了嗎？」
「有點睡不好而已。」
「我不是想探聽——」
藤島自以為擠出了善意的笑容。
「我可能會跟我太太復合。」
「真的嗎？」
淺井驚訝地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嗎？」
「坦白說，我很意外。」
刑警時代，藤島有幾次在醉後把淺井帶回公寓，但桐子連聲招呼也不打。而且淺井知道藤島闖出來的禍，就連小孩子也覺得他們不可能破鏡重圓吧！
「她前天開始得了重感冒，我在照顧她。」
「這樣啊！」
淺井的眼神變回了刑警的銳眼。
「我可以問件事嗎？」
「你不是不想探聽？」
「令嬡現在在哪裡？」
「跟朋友去九州旅行。」

淺井的額頭滲出薄薄的一層汗，豎耳偷聽的年輕刑警交互看著兩人。
「組長——」
藤島抓起手機。
「你覺得我做了什麼傻事對吧？」
淺井不回答。
「你以為我把她跟女兒監禁在家裡嗎？」
「不，我沒有。」
藤島當場打電話回家。第三道鈴聲響起的同時，電話接通了。
「喂。」
失魂落魄的聲音。
「是我，妳量體溫了沒？結果發燒到幾度？然後呢？回去的時候要我買什麼嗎？」
「你……在說什麼？」
「妳還記得以前在局裡跟我搭檔的淺井吧？他說想跟妳打聲招呼。」
他扯開桐子不知所措的聲音，把手機交給一臉困惑的淺井。
「接啊！」
桐子是個狠毒的女人，但絕不是個傻子。
淺井接過電話，拿到耳邊。
「久疏問候。嗯，我正在請教妳先生一些事。這樣啊……嗯，請保重。」

藤島用眼神示意，想結束簡短而慌亂的對話，並從淺井手中接過手機。

「抱歉。」

「快點問完，我不能把病人丟在家裡。」

藤島把電話按到耳邊，對桐子說：「是我。」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很快就回去。」

他掛掉電話，切斷她滔滔不絕的聲音，對一臉尷尬的淺井說：「她向妳求救了嗎？」

「沒有。」

「她問你我女兒去哪了嗎？」

「沒有。」

「她告訴你怎麼會把我叫去家裡嗎？」

「沒有……不過我明白狀況了。」

「廢話。少管閒事，否則我宰了你。」

「很抱歉。」

淺井深深行禮，旁邊的年輕刑警瞪圓了眼睛。

「然後呢？」

「請看看這個。」

桌上放了三張照片，每一張都是很年輕、頭髮五顏六色青少年的大頭照，被警方輔導時拍下的資

料照。也就是說，他們每個人都有被警方輔導的經歷。一個是頭髮染金色，只有後頸處留長的混混風青年。另一個是皮膚曬得像沖浪手般黝黑、褐色頭髮留至肩膀的二十多歲青年，不曉得是不是自以為流行，一顆門牙是金的。

還有一個看不出年齡，理光頭，下巴到嘴邊留著鬍渣，耳朵、嘴唇、鼻子等各部位都穿了耳洞。右額到臉頰有道傷疤，像被巨大的刀刃割出來的。光頭眼神陰暗空洞，嘴巴呆呆地微張著。

藤島忘記時間過了多久，直盯著照片看。

「怎麼了嗎？」

淺井的聲音讓他回神。

「這些小鬼每個都像狠角色。」

他佯裝漠不關心，把照片擲回桌上。

光頭酷似據說和加奈子混在一起的少年棟方，模樣與畢業照時截然不同，可是那雙不可捉摸的空洞眼神一如往昔。

「不曉得。還是那句老話，那天雨下得太大，我什麼都沒看見。」

「確定嗎？」

「如果有這麼招搖的小鬼在那裡閒晃，就算不想也會注意到。」

女服務生端來歐姆蛋和麵包早餐，把照片挪到旁邊。

「死者也有前科？」

藤島詢問在店裡被斷喉的小山。

「他跟不良少年幫派似乎有關係，一個叫『阿波卡利普斯』的幫派。」

「阿波卡利普斯？」藤島翻找記憶的抽屜。「有幾個畢業生進了石丸組吧？」

「沒錯。」

「那種殺人手段，小鬼頭做不來的。」

淺井喝了一口咖啡。

「或許吧！可是他們是阿波卡利普斯。三年前的國中生命案，他們恐怕也涉案。他們是一群狡猾、惡名昭彰的傢伙。」

「沒錯。」

「不過組裡的人大部分都去調查不法外國人的線索了，上頭也跟組長一樣，認為小鬼頭做不來那種屠殺。」

淺井一反常態，口若懸河，有時甚至提及應該是極機密的調查狀況，但是藤島完全沒聽進去。他的意識完全被那名叫棟方的少年吸引過去了。

藤島用冷開水勉強把早餐沖進肚子裡，讓食物全部收進胃裡，扮演一個擔心病妻的丈夫，匆匆離開餐廳。他打了電話，是加奈子以前念的國中，應是職員的男性聲音冷淡地應答。

他說加奈子以前的導師東里惠已經去指導她擔任教練的網球社練習了。她似乎沒有調動，仍舊任職於同一所學校。他叫對方請老師接電話，男子慵懶地說晚點再叫她回電。藤島留下名字和號碼，掛了電話。反正國中很近，他沒辦法平靜地坐等電話打來。

他徒步前往的途中一再回頭，汗流浹背地穿過校門。校舍沒有人影，熱氣升騰的操場上，各種運動社團的學生正吶喊著揮灑汗水。有股乾燥的灰塵氣味。被鐵絲網包圍的網球場上，少女們追趕著暗淡的綠色軟球努力練習，吆喝聲此起彼落。東老師在球場後方面無表情地監督著。她的個子很高，比學生高出約一顆頭。戴著遮陽帽的臉曬成淡黑色，年紀應該在三十歲後半，但那身如運動員般緊實的肌肉，令藤島難以判斷她的年齡。

藤島報上名字，告知來意，東的表情變得嚴峻。

「聽說你剛才打電話找我。」

「我聽說老師還在這間學校，鬆了一口氣。」

「是為了藤島加奈子同學的事嗎……？」

「三年前，她是老師班上的學生。」

「我記得，可是……」

藤島說明自己和妻子已經離婚，親權在母親手上，他能與加奈子見面的時間非常有限——裝出盡可能誠實的表情說著。

「這是我長年來只埋首工作，不顧家庭的報應。我並不奢想重新來過，可是與其像現在這樣對女兒一無所知，我希望起碼能多瞭解她一點。」

臉被遮陽帽的陰影蓋住了，但藤島看出她露出狐疑的眼神。

「我聽說你是警察。」

「我已經辭掉警職了，現在是一般的上班族。」

「你這樣一個個拜訪認識令千金的人打聽嗎？」
「老師覺得這樣做很沒有意義嗎？」
「沒錯，這種刑警辦案般的打探手法，應該會造成反效果。」東一邊看著學生練習一邊說：「但是我瞭解你的心情。我也有個年紀還小的女兒。只要事關自己的孩子，父母就會失去冷靜的判斷力。」
東露出輕笑，然後默默地抓起腳下的軟球，丟給正在揮拍的一名社員。她沒有使太大力，柔軟的球畫出拋物線掉到地面，少女社員像個發條娃娃般深深向東行禮。
東對為數眾多的少女拍手下達指示，然後走向校舍。穿過陰涼的職員玄關，去到無人的職員室。她要藤島在老舊的會客區沙發坐下，遞出裝了麥茶的杯子。
藤島誇讚她的記憶力。三年前畢業的學生，更遑論學生父親的職業，除非印象非常深刻，否則不可能記得住。她聳了聳肩。
「這是有原因的。」
她把手中的明信片遞了過來，是背面印有牽牛花插圖的暑假問候卡。上面用水藍色的彩色筆簡單寫了近況，說正忙著為大學入學考做準備。那毫無疑問是加奈子的字。
「她有的時候會像這樣寄信問候我。不過即使沒有聯絡，我一定也還記得她。」
「小女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生嗎？」
「嗯，她很聰明，而且與其說是可愛，更應該形容為美麗。她不擅長表達自我，卻充滿了吸引人的魅力。」東盯著明信片又說了：「而且她深知怎麼樣討人歡心。雖然我當老師很久了，可是像這樣畢業好幾年了還寄明信片來的學生，真的難得。」

「那──」

她打斷藤島的話：「我知道，你是來問他的事的吧？」

「他？」

「你不知道嗎？」

「是，沒錯。我聽說小女當時有男朋友，還有他選擇了絕路。」

「那天的事，我恐怕這一輩子都忘不了。」

「加奈子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嗎？」

「當時每個人都深受打擊。」

「我聽說小女看起來不怎麼傷心。」

「誰說的？」

「不是世上每一個人都對小女有好感。」

「並非只有流淚才能表達哀悼之情。」

「說的沒錯。」

不管怎麼樣，加奈子連一句話都沒有跟他提過。

藤島拿出一疊照片，指著遠藤那美和棟方泰博。

「小女會和他們往來，是因為緒方同學過世嗎？」

東難以啟齒似地說了：「他們兩個都不是什麼壞孩子。」

「這個叫棟方的學生，是叫做阿波卡利普斯的不良幫派份子。」

「你調查得很清楚呢！」

她的表情變得詫異。藤島確信自己沒認錯，光頭少年就是棟方。

「她的母親也拜託我調查，小女已經好幾年都拒絕跟我們溝通了。她很聰明，而且堅強。她應該想靠獎學金上大學，選擇自力更生，斷絕跟我們的一切瓜葛。所以我想要盡量瞭解她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過去。我明白，這樣的動機非常自私。」

這不是隨口說說。如果現在找不到加奈子，就一輩子見不到她了。藤島這麼感覺。

他感覺到東針扎般的注視，她的眼中有著試圖分辨真假的強烈光芒。

「加奈子同學有段時間拒絕上學。別說念書了，她恐怕也沒有好好吃飯睡覺，臉色變得很差，憔悴不堪。是剛上國三的時候。」

「咦？」

「緒方同學以那種方式離開人世，她肯定受到很大的精神打擊，可是現在我覺得不只是那樣而已。雖然她本人明確地否定了。」

「毒品是嗎？」

東驚訝地瞠目，然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當時我很猶豫到底該不該告訴你們。她的情況，似乎是明知道毒品有多可怕，卻故意去使用的，就好像意圖慢性自殺。」

「我們完全沒有察覺。」

「我認為她是在責怪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嚴厲地。我們漸漸從悲傷中振作起來，她卻選擇了一條

相反的路，甚至不肯回歸日常生活。棟方同學他們就是有方法弄到那些毒品，就連我們無法想像的東西都弄得到。」

「然後小女——」

東的表情一轉，變得痛苦。

「坦白說，當時的記憶我有點模糊，畢竟三年前一下子發生太多事了，自從緒方同學死後。」

「嗯，是這樣呢。」

藤島的記憶就要復甦。說到三年前，這所國中發生過學生遭人殺害、震驚社會的命案。那起命案的確是——

東打圓場似地說：「等到狀況差不多平靜下來的時候，我找她懇談，要她戒毒並停止跟棟方同學他們往來。」

藤島點點頭，儘管心裡覺得她在鬼扯。

東目不轉睛地看著藤島。

「你也打算去找棟方同學跟遠藤同學嗎？那——」

藤島搖搖頭。

「不，已經夠了。不管再怎麼挖掘過去，狀況也不會改變。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面對女兒吧！」

「她是個聰明的孩子，總有一天會理解的。」

藤島站起來伸出手。

「謝謝老師，我獲益良多。」

他握住她的手，曬黑的那隻手就像少年一樣大而厚實。電扇溫柔的風吹動著她的頭髮。藤島臨去之際，東忽然說了：「她過得好嗎？」

「好像在忙很多事。」

他行了個禮離開職員室，油蟬就像剛發動的引擎般放聲嚷嚷。

日頭高掛，一跨出玄關，沙塵的味道就變濃了。磨損的鞋底傳來柏油的熱度。體型年幼的棒球少年像瘦巴巴的野狗般哈哈喘著氣，走在人行道上。是口渴了嗎？他們眼神貪婪地望著飲水區的方向。臼齒咬到沙子。穿過校門的時候，她彷彿看見加奈子經過旁邊。她提著書包的手瘦得像根木棒，臉色蒼白無比。藤島舉手遮眼問：妳還好吧？

加奈子只是無力地笑，是揚起嘴角，帶著諷刺的微笑。她好像說了什麼，但藤島聽不見。她往熱氣的另一頭離去，搖晃著逸散了。

一年前 3

我的手被粗鐵絲捆在身後，跑過放學後的走廊。

穿過旁邊的學生們或是驚訝，或是嘲笑。在人群之中，我感到極度孤獨。

「站住！」

「別跑！」

「抓住他！」

高聲叫著追上來的人一樣很多。跑在前面的是A和B，還有個子比我瘦小、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的C。

我知道他們的臉和名字，但不願意回想。我還看見島津那顆大平頭。

腳下一絆，我無法擺出防備姿勢，就這麼摔倒在走廊上。刺耳的笑聲響起。鐵絲陷進手腕，痛極了。我一下子就遭到包圍，好幾條漆黑的腳像柱子般遮蔽了視野。島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拖起來。

「王八蛋，給我過來！」

我搖搖晃晃，動輒差點坐倒，跟在後面走著。來到走廊盡頭後，我被逼著上樓。從三樓再爬上樓梯，上面只剩下屋頂了。

那夥人的聲音在樓頂迴響，應該上了鎖的門打開了。聽說有學生偷了保管在職員室的鑰匙，打了

備份。我的牙齒輕聲敲擊起來。

我反手被推倒在地，從破裂的水泥地長出來的雜草和泥土跑進嘴裡，許多張臉猙獰地笑著俯視我。

有人開口了：「事到如今我不會再叫你來練習了，誰差你這一個啊？」

島津皺著眉接著說：「就算是這樣，誰又准你回家了？白癡！還是你要趕去補習班？看你髒成這副德性，我們練完球之前，你給我待在這裡，懂了沒？」

「那你們也去上補習班不就好了？」我說。

島津，還有完全是局外人的A和B的眼睛變成了銳角。肚子被狠踹一腳，五臟六腑一陣翻攪，我承受不住呼吸困難，蜷起了背。

「你說什麼？你這傢伙說了什麼啊？」

「這小子，完全沒聽懂。」

許多隻手伸過來，解開我的皮帶抽走。

「住手！」

褲子被脫下來，大腿感覺到外界的冰冷，我在恐懼中四處翻滾，瘋狂的笑聲傾注而下。我屈膝抵抗，聽到衣服被撕破的聲音。室內鞋掉了，下半身只剩下內褲，我感到無比恥辱。

島津高舉長褲，臉上滲透著黏糊的憎恨。

「這麼一來，就算你想回也回不了家，除非你有膽穿著內褲走在大街上。」

「把他的內褲也脫下來，讓他去溜鳥！」

「我才不想摸那種東西咧！」

下流的笑聲響起。

「走吧！」

他們一臉滿足地背過身去。

「等一下！」

他們提著我的褲子離開屋頂了。

「不要走！」

腳尖滑過水泥地。門關上，傳來上鎖的聲音。我一再甩晃纏繞在手腕上的鐵絲，總算成功掙脫。皮膚擦傷，到處磨破滲血。我跑到門前，抓住門把，但門把只是空轉。

就算把門敲出刺耳的聲響，也得不到任何反應。

「可惡……混帳！」

我離開門邊，在屋頂漫無目的地走著，五月的風對赤裸的腳來說太冰冷了。一想到自己會被關在這地方好幾個小時，比起憤怒，更感到滿腔的驚駭。我想吐，靠在圍繞屋頂的鐵絲網上。

建築物底下，許多學生正開心地放學回家，或準備參加社團活動。

就彷彿只有我一個人被拋棄在某個遙遠的異次元。可怕的想像在腦中升起，如果他們就這樣各自揮汗練球，會不會把關在這裡的我完全遺忘，跟夥伴跑去大吃一頓？

我在宛如神經要被燒斷般的感覺中煎熬著。

「可惡！」

鐵絲網另一頭的地面看起來異樣地近。明天、後天、大後天，我都要持續承受這樣的屈辱嗎？

一想到這裡，堅硬的柏油路面的黑暗頓時變得魅力十足。我有預感，它一定會柔軟、溫暖地接納我。

我把頭靠在鐵絲網上。鐵絲網會不會突然鬆開，伴著我一同墜落下去？我搖晃了幾下，但鐵絲網意外地牢固，拒絕欲往黑暗傾斜的我。

但其實阻隔我們的鐵絲網本來就只到胸部那麼高，我只要縱身翻越它就行了——

我回過神來，把腳從地面拔起似地後退。眼前浮現自己的身體在地面碎個稀巴爛，腦漿四溢的慘狀。

大量汗水從全身猛然滲出，就好像淋了一盆水，當風一吹起，背後就感到寒冷。我用制服袖擦拭額頭。緒方上吊自殺的死相掠過腦海，別說傻話了，我怎麼可能步上他的後塵？

門鎖忽然發出聲響，嚇了我一跳。

我反射性地尋找藏身之處，如果他們忽然跑回來，我一定又要遭殃。如果不是他們，我不能讓別人看到我這副模樣。可是這片廣闊的水泥廣場沒有地方可躲藏，我只能呆杵在原地。

我癡呆地張開嘴巴，現身的是藤島加奈子。

及肩的頭髮被風吹起。她看到我，微微收起下巴，露出驚訝的表情停步。那表情看起來像在受不了地說「又是你」。

「你在這裡做什麼？」

「啊、我……」

她由上到下，毫不客氣地打量我。因為太羞恥了，我再次湧出跳下屋頂的衝動。

她沒有要離開的樣子，一手探進拿著的書包說：「你喜歡玩那種的？」

「咦？」

「喜歡被綁起來、丟著不管。」

她的視線盯在我留下捆綁痕跡的手腕上。

「才不是！」我發出連自己都覺得可笑的大叫。「我、我怎麼可能……」

「開玩笑的。」

她微微揚唇笑了。太好了，我不想受她冷眼相待，或退避三舍。只有她。

「還有點冷。」

她按住飄逸的頭髮，另一隻手握著黑色的瓶子。

她拔開瓶塞就口喝了，那突然的動作令我不知所措。

「那是——」

「你那樣會冷吧？喝一口吧？」

「謝……謝。」

她把瓶子遞過來，葡萄與酒精的甜香從瓶口散發出來。我戰戰兢兢地把瓶口放到嘴上，那果然是紅酒，菸的話我抽過幾次，但不熟悉的酒精味令我差點嗆咳。口中留下微苦的味道，胃裡逐漸被灼熱包裹。

「妳怎麼會有這個？妳常來這裡嗎？上來喝這個。」

「是啊，總不能在教室喝吧？」

我把瓶子交回去，她湊到唇邊，再次傾斜酒瓶。那動作熟練到家，不是我們這種小孩學大人喝酒，而是一種迫於必要非喝不可的大人喝法。

「你的褲子跑哪去了？」

黑暗的情緒再次橫擄胸臆。

「不曉得，大概在社辦。」

「社辦？」

「棒球隊的，我以前參加的。」

「現在這時間社辦有人嗎？」

我往樓下看去操場上已經有白球在交錯飛舞了。

「現在應該沒人。」

「嗯。」

「妳要去？」

我忍不住發出錯愕的聲音。

「你想穿成那樣在校舍裡面行走嗎？」

我拚命找話說：「妳可能會惹上麻煩。」

「哦？」

「這種事……我一個人就夠了。」

「那如果我碰上什麼事，你會保護我嗎？」

「咦？」

「開玩笑的。」

她又把酒瓶塞給我，轉身往門口走去。

她離開以後，我惆悵不已，彷彿胸口開了個洞。她把書包、還沒喝完的酒瓶留著。可是我又覺得這是藤島會做的事：把這些全部丟下跑去別的地方。

臉微微發熱，腦袋某處有種麻痺的感覺。儘管覺得危險，但我又喝了一口，雖然不是特別好喝，但一想到能夠與她共享祕密，就覺得有種特別的滋味。

門就這樣開著，置之不理的話，巡邏校內的老師一走上來就完蛋了。穿著內褲抱著酒瓶的我，究竟會遭到什麼樣的懲罰？

儘管害怕，但我還是想讓門開著。

有人上樓了，我屏息盯著入口，出現的還是藤島，手上拿著我的褲子。

「找到了。」

她開朗地舉起長褲給我看，那張白皙的臉頰不曉得是因為酒意還是興奮，一片潮紅。「可是那社辦有夠髒的，褲子被丟在地上，髒成這樣了。」

她拍掉褲子上的灰塵，交給了我。淚水湧上眼眶，周圍的風景和她都扭曲了。我咬緊嘴唇抬起頭來，總算克制住淚水。

「謝謝妳。」

她一副沒什麼大不了的樣子微微聳肩。我走到屋頂角落，躲起來似地穿上長褲。雖然只穿內褲的模樣都被看到了，但我就是不想當著她的面穿褲子。

「我還要在這裡待一下。」

她從書包取出口袋書說，然後靠著水塔牆壁坐下，酒瓶就擺在旁邊。這應該是她平常在屋頂打發時間的樣子吧？只要有牆壁遮擋強風，太陽照得人很舒服，應該可以愜意地度過。

「這是妳第二次救了我。」

「是。」

我下定決心詢問：「妳也這樣救過緒方？」

她微微揚眉，不可思議地看我。那雙琥珀色的瞳眸令我不知所措，我接著說：「以前我在池袋看到妳跟他走在一起，看起來很開心的樣子。」

她望向遠方的風景，視線前方有荒川與河岸的大球場。我惹她生氣了嗎？我深感不安，卻無法不問。

「所以我很擔心。後來一直很擔心。」

「擔心？」

「擔心妳。緒方死了，我覺得妳會受到打擊。」

她輕笑。

「大家都用各種眼光看我呢！」

「對不起。」

「不會，但你是第二個跟我說這種話的人。」

「第二個？」

「第一個是現在的導師。」

「導師？東嗎？」

我想起老師被太陽曬黑的臉。她是體育老師，也是女子網球社的教練，很受學生歡迎，女生好像常叫她大姊或大姊頭，十分仰慕。而沒口德的男生則常揶揄她是亞馬遜女戰士。

「東說什麼？」

「忘了。」

她傾斜酒瓶含在口中，在我看來，她像是藉著喝酒，試圖抹去緒方的死。

「我第一次遇到誠一，就是在這裡。」

「咦？」

「跟你一樣。我想要從這裡跳下去的時候，誠一正好來了。那傢伙老是被人欺負，所以好像常常一個人跑來這裡偷哭。」

「等、等一下，妳說跳下去……是……」

她輕描淡寫說出來的話令我困惑了。藤島只是望著遠方，輕笑了一下。

「誠一說，『妳跟我一樣。』不是我救他，是他救了我。」

我啞然失聲，明明有好多問題想問。跳下去，意思是她和我一樣想跳樓尋死嗎？為什麼妳非死不可？「一樣」是什麼意思？妳也被霸凌嗎？

「他的墓有時候點著香，是你吧？」
我猶豫了好幾下，最後點了點頭。
「呃，嗯……」
「謝謝你。」
她把眼睛瞇得像月牙般又細又圓，露出小小的酒窩笑了。我的心臟失控地亂跳起來。
然後她把酒瓶遞給我。
「要再喝一點嗎？」
我點點頭，在她旁邊坐下。感覺好不可思議。很開心，也很寂寞。
「我不能變成緒方那樣嗎？」
「咦？」
風吹散了話語。我覺得自己一定醉了。
我害怕再問，結果終究無法理解她。不過我還是得知了一件事。
她現在依然向著死去的緒方，向著那個瘦得像女孩的少年。
我偷看她的側臉，再次輕聲呢喃，我要怎麼樣才能變成他？
我希望她也對我露出對緒方展現的那笑容。我含著所剩不多的紅酒，一直想著這件事。

8

藤島開車經過西部圖書館旁，往日進地區駛去。

行經停滿自行車的商店街，穿過鐵軌旁的窄巷。收音機傳出悶熱的流行樂。商店街後方，貌似過往新興住宅區整齊劃一而老舊的住家鱗次櫛比。他把車子停在路邊。很快就找到玄關掛著木紋門牌的一棟透天厝，門牌上磨損的字寫著「棟方」兩個字。

上高中以後的加奈子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然後竟然失蹤了？不明之處仍多不勝數，不過藤島覺得快要摸索出方向了。

加奈子是個雙面少女。她成績優秀，以考上知名大學為志願的考生。但另一方面，她沒有斷絕毒品，一腳踏進了違法的黑暗世界。光是自己還不夠，或許她還教唆身邊的同學吸毒，長野就是個切身的例子。加奈子很聰明，即使一開始茶飯不思，像毒蟲般耽溺其中，但很有可能找出自保方法，避免就此踏上死亡之路。

一般來說，人們對毒品的印象非常極端：絕對性的精神成癮，以及近乎凶暴的亢奮。沉迷於幻覺與妄想，最後引發凶惡犯罪，被囚禁在醫院裡。但是要到達這個階段，需要長年的吸食以及極端濫用的過程，現實上並不會有那麼戲劇性的發展。雖然有人長達十年二十年常態性使用，但絕大部分都會因為金錢上無以為繼，或取得途徑被司法人員阻斷，而不得不戒毒。也有可能加奈子果斷地戒了毒，

但仍做販毒事業。

她會不會是因此落入不得不被滅口的局面？他不希望這個揣測成真。可是毒品總是與黑幫如影隨行。如果她沒有主動逃亡，那麼真相或許是最糟糕的一個。

他伸手按門鈴。門鈴好像壞了，完全不響。他敲打玄關門，叫了幾聲，敲到拳頭快麻痺時，門裡總算傳出聲響。

「哪位？」

門內傳來中年女性怯弱的聲音。

「我是警察。」

沒有回應。一段沉默後，門打開了。是個穿著皺巴巴洋裝的小個頭女人。頭髮綁成一束，但臉上妝容完整。

即使如此，還是掩蓋不了唇上的痂和眼底的出血。向上看的眼睛驚懼地不停抖動。

「請問你是……」

「我是大宮分局的藤島。」

他出示之前的職場名片。他一直戀戀不捨地留著，沒想到會有再次派上用場的一天。或許是棟方母親的女人沒有要求看證件。

「泰博同學在家嗎？」

「我兒子又做了什麼事嗎？」

「不，他沒事，只是有名疑似他朋友的男性被捲入一點傷害案件，所以我想請教一些問題。」

對方的模樣還是一樣，拿著名片的手在發抖。屋內傳出醬油燉煮的氣味。

「真的嗎？」

「是的，那麼泰博同學——」

「他現在不在。」

「他去哪裡了？」

她無力地搖搖頭。

「很抱歉，我也不知道。」

「妳知道他會去哪裡嗎？」

「我知道幾個地方，可是他三天前出門後，就沒有回家了。」

三天前。跟加奈子失蹤的日子一樣。

「他是在三天前的幾點左右離家的？」

母親的表情暗了下來。

「大概傍晚左右，晚飯也沒吃就出門了。請問……我兒子真的沒做什麼吧？」

「放心，他沒事的。」

「我想他應該在朋友家。」

她列了幾個朋友的名字，藤島把他們的住家電話和地址抄在紙條上。

「他們晚上好像都在第二公園的河邊。」

「河邊……芝川的河邊嗎？」

她點點頭。芝川是從北至東貫穿大宮的小河，大宮第二公園的河川一帶，被遼闊的田地與空地包圍，每年八月底都會在那裡舉行煙火大會。從以前開始，每到夏夜，那裡就成了飆車族和不良少年流連的場所。

「如果他回家，可以請妳聯絡我嗎？請打我的手機，我寫在名片背面。我都在外面跑，打局裡可能找不到我。」

「好的……」

「對了，妳的傷是兒子打的嗎？」

缺損的右門牙可以看見黑洞般的口腔。她穿著長袖洋裝，也是為了遮掩傷口吧！她嚇一跳似地抬頭否定。

「不是的，沒有那種事，這不是……」

她的表情凍結，逃也似地關上了門。

藤島望向狹小的庭院。滿是雜草的地上，倒放著一台沒有輪胎的小綿羊機車。油罐和保特瓶散亂一地，部分風化的木頭狗屋和鐵鍊被棄置著。荒廢的模樣，如實地述說這戶人家的家庭環境。

藤島回到車上，打電話給棟方的朋友們。沒有一通是本人接聽的，兩通是答錄機，一通是癡呆老人接的，還有一通應該是朋友母親的人接的，她強調「我不認識什麼棟方」。

穿過窄巷，來到國道十六號，慢吞吞地在埼玉市繞行。沒多久來到廣大的田地，以及巨大蘆葦和雜草叢生的芝川。公園的戶外游泳池傳來孩子的嘻笑聲。設在河岸的停車場已經客滿了，不過有三分之一是遭到廢棄的汽車殘骸。沒有輪胎，玻璃窗破碎，貼滿各種地下錢莊小紙條。電池、後照鏡、零

件類扔了滿地，堅硬的水泥地面殘留著無數清晰的輪胎痕。這裡依舊是不良份子群聚的絕佳地點。白天的現在，停滿了計程車與公司用車，每一輛汽車都讓引擎空轉，開著冷氣。

還不到他們的時間，藤島再次坐回車子裡。

打電話到松下和長野家。松下家是答錄機，長野家是聽起來像母親的人應答，冷冷地說女兒外出不在。他開車到大宮車站西口。三點。把車子停在車站的屋頂停車場，步行至補習班。購物中心的噪音、人潮、暑熱……與昨天相同的風景和感覺。

他悄悄地打開教室門。正在上課。偌大的教室裡塞滿了學生，可以看到五顏六色的後腦。他尋找黑色長髮和橘色頭髮。

松下坐在窗邊，黑髮在太陽光下顯得亮麗。沒看到長野。松下不理會一手拿著麥克風用拳頭敲打白板的熱情講師，呆呆地看著外面。

藤島靠在門上盯著她，她忽然回頭，四目相接。她露出驚訝的表情，又佯裝沒看見，轉向白板。她托著腮幫子，在筆記本上塗寫著；但又忽然下定決心似地猛然起身，朝他走來。你出去啦——她用幾乎要冒火的表情做出趕人的動作，兩人在走廊對峙。

「這是幹什麼？」

「妳們要逃，我只能追了。」

「我們才沒有逃。」

「另一個橘頭髮的呢？我還有話要問她。」

「她沒來，聽說感冒了。」

「她媽說不在家。」

「哦，是唷！」

她不耐煩地嘖了一聲。

「別再繼續這種無聊的捉迷藏了，咱們談談吧！是妳把她藏起來的吧？」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加奈子有聯絡嗎？」

「沒有。」

曬不到太陽的走廊，沒有人影。

「那讓我跟她談，比起妳，我更有話要問她。」

就連在陰暗處，也能一清二楚地看到松下的臉漲紅了。

「你要跟她說什麼？我們說過很多次了，我們真的不曉得加奈子去了哪裡。」

「就算不曉得去哪裡，也知道她做了什麼吧？」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我在加奈子的房間找到大量的毒品。」

松下目不轉睛地瞪著藤島，就像在打量他。漲紅的額頭冒出豆大的汗珠。

藤島繼續說：「昨天的事讓我更加確信妳朋友在吸毒，對吧？」

她瞪著藤島，沉默了。

「加奈子是藥頭，妳跟她買過嗎？」

「沒有，我從來沒有做過那種事。」

「我不是警察，也不會責怪妳。我只想知道加奈子的下落，所以我無論如何都要見妳朋友。」他靠上去傾訴說。

松下忽然後退，不停地大口喘氣。

「我跟加奈子本來是朋友的。她卡拉ＯＫ唱得有夠爛，可是人很聰明，又慷慨，還送過我衣服跟飾品。雖然不想承認，可是她是那種讓人想要炫耀的朋友。你也是一樣吧？」

「沒錯，她是個讓人引以為傲的孩子。」

「加奈子……總是會拿藥來，說嗑了精神百倍。因為是成天考試念書的學校，總是有一大堆人搶著要，非常搶手。雖然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安非他命。」

「然後呢？」

「結果加奈子忽然換了副嘴臉，變得小氣巴拉。說什麼貨很難弄到，開始跟我們要錢，從一萬漲到兩萬。大家都很氣，可是沒人敢向警方告密，因為傳聞說加奈子背後有黑幫在撐腰。」

「阿波卡利普斯嗎？」

她嘆氣，同時點頭。

「不要再煩長野了！她好不容易才快要振作起來，我不能讓你就這樣跑來把她的舊傷挖開。」

「妳真為朋友著想。」

「囉嗦啦！」

「那長野人呢？」

松下目瞪口呆，眼神挑釁地說：「你是聽不懂人話嗎？」

「她這千金小姐是多有錢，連買毒都不會被父母發現嗎？」

松下詫異地蹙眉。

「她是怎麼賺錢買毒的？」

「不曉得。這有什麼關係嗎？」

「阿波卡利普斯的背後是一個叫石丸組的黑道組織，底下有好幾家特種店家，加奈子有可能在那裡。或許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松下慢慢搖頭。

「我絕對不會讓你見長野。」

她回頭就要打開教室的門。

「等一下！」

「加奈子那種人變成怎樣都不關我的事。」

藤島伸手抓她的手腕。

「聽我說，事關我女兒的性命。」

松下猝然回頭，面色蒼白，眼睛瞪得老大，渾身顫抖，作勢要大叫。藤島隨即放手。

她忽然當場跌坐在地，一頭黑髮覆住了臉龐、遮住了表情。

「喂！」

藤島搖晃趴在地上的她的肩膀。她的眼皮細細地痙攣，緊緊地咬緊牙關。「喂！」她的臉恐懼得扭曲，深深吸氣，彷彿隨時都要放聲大叫。

「冷靜下來，我不會對妳做什麼的。」

她把手撐在地上，急促地喘個不停，然後試圖恢復平靜似地深呼吸。「我不會對妳做什麼的。」她脫力似地點點頭。

「如果妳要我走，我現在就走。」

「爛透了！」

聲音緊繃發抖。

「抱歉。」

「放開我！」

她撥開藤島搭在她肩上的手說，站了起來，腳步蹣跚不穩。她發現周圍沒人，放心似地喘了一口氣，眼角滲著淚水。

「到底出了什麼事？」

她難為情似地俯著臉。

「你不是要走了？」

「妳把長野藏在哪裡？」

「我不知道。」

「她知道什麼讓她非逃不可的事嗎？」

「我不知道，真的。」她用手帕擦著眼淚，不耐煩地低吼說：「昨天你突然冒出來以後，她整個人嚇壞了，說連家裡都不能待了。」

「為什麼？」

「不清楚。可是她好不容易又會笑了，好不容易呢……不是因為吸安吸茫了才笑，她好不容易才要恢復正常了。」

「讓我見她。」

「有什麼辦法？」她有些落寞地說。

「妳什麼都沒問就把她藏起來嗎？」

濡濕的眼睛直勾勾地看回去。

「再等一陣子。」

「不行，非今天不可。」

「不行，我沒辦法保證妳不會侵犯她。」

「少胡說了！」

「我是說真的，告訴我手機號碼。」

藤島用原子筆在名片背面寫下手機號碼遞過去。

「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很煩欸！」

松下把號碼存進手機後，將名片揉成一團丟進垃圾筒，接著就像要逃離藤島似地跑進了女廁。

9

藤島走進商店街的拉麵店，吃著半溫不熱的麵條並打電話回家，電話響了好幾聲卻無人接聽。他扔下零錢離開店裡。

公寓窗戶被窗簾遮住了。他在自動鎖的玄關按門鈴，沒有反應。把鑰匙插進門裡。

室內沒有人的氣息，怒意湧上心頭，他穿著鞋子直接踏進去。客廳依然橫倒著他喝光的威士忌酒瓶。臥室亂成一團，就像遭了小偷，幾乎每一個抽屜都被拉開。衣櫃的衣服滿溢而出。他可以想像桐子在盛怒之中把東西塞進行李箱的模樣。然後桐子也不在女兒的房間裡。他媽的。藤島掃落書架上的書，把CD扔到地上，音響往地上砸。塑膠盒摔出一陣刺耳的聲音，音響發出碎裂的聲響。他撕破口袋裡的鎮定劑鋁箔藥包，把藥片接連扔進嘴裡嚼碎。化學性的苦味在整張嘴裡擴散，白粉從唇間噴出。

他打了手機。接通了。

「桐子，妳明白後果吧？」他恫嚇似地低吼。

「你才是，你對我女兒做了什麼？」

電話另一頭傳來老人沙啞的聲音，是桐子的父親秋葉。

「呃，可以請桐子接電話嗎？她在那裡吧？」藤島匆匆地說。

相對地秋葉沉默了半晌，汗水滴入眼睛。

「果然是你！我警告過你不許接近我女兒跟孫女，你該不會在我女兒的住處吧？」

「可以請桐子接電話嗎？請讓我跟她說話。」

「她到現在還哭個不停，你到底對她做了什麼？」

突來的眩暈令身體傾斜，他醒悟到自己被拋棄了。他強暴了她，對她用了毒品。他明白這是瘋狂之舉，可是他仍相信著她。

「這是我們兩人之間的問題，跟你沒有關係。」

「聽你放屁！我孫女加奈子呢？你把加奈子抓去哪裡了？她在你那裡嗎？」

秋葉你什麼都不知道，我把毒品塞進你心愛的女兒下體，你孫女向自己的同學販毒——如果告訴秋葉這些，他會露出什麼樣的表情？秋葉四年前動過心臟繞道手術。

「請幫我轉告她，說要回來就趁現在。」

「你……你曉得自己是什麼立場嗎？你是要我報警是嗎？」

「你試試看吧，到時候傷腦筋的會是桐子。如果不想讓你傲人的經歷蒙上汙點，最好乖乖閉嘴。」

「你說什麼？」

藤島把電話扔向躺椅。

眼睛濕潤，視野浸水了。她居然背叛我。現在藤島可以明白地說出口，他還愛著桐子。桐子一定不會回來了，除非他離開這裡。他好想再一次三個人一起生活，這次他一定要打造出一個安寧的居家生活。他貪婪地幻想，夢見他找到加奈子，成為這對母女的英雄。他想當她們的父親和丈夫。可惡。

顫抖的嘴唇洩出窩囊的嗚咽。濕黏的夏季黃昏陰影讓內心變得悲觀。妻子關進自己的殼裡，女兒在不曉得是海裡還是山上的僻地腐壞。想到桐子肌膚的溫暖，想到加奈子走過的人生，他淚流不止。

擤過鼻涕，撿起響個不停的手機，關掉電源。梳妝台鏡中的臉令自己羞恥，眼皮紅腫得成了雙眼皮。他拾起威士忌酒瓶擲過去，打破鏡子。蜘蛛網狀的龜裂粉碎了藤島的臉。

晚上十點四十五分。換上新的內衣褲，穿上防水材質的夾克，看上去就像個鄉下土流氓，但想想接下來的事，他覺得這樣的服裝是最適合的。離開房間，坐上卡羅拉。時速從五十到六十，從八十到九十。他飆過深夜的國道。

在那夥人的巢穴前的芝川橋上停下車子，他把扔在副駕駛座的特殊警棒插進腰帶前方下了車。附近有市立游泳池的滑水道，遠方可以看見埼玉新都心的大樓群燈光。停車場被深濃的黑暗所包圍，壓倒性的寂靜。河川傳來清涼的蟲鳴聲。沒有煙火，也沒有排氣聲，也沒有那群小鬼的鬼叫聲。還不到他們的時間嗎？

他覺得撲了個空，引頸細看。停車場除了被丟棄的金屬廢棄物以外，還有低底盤的雪佛蘭和豐田Celsior，幾台改造過消音器的小綿羊和中型機車。

他吸了一口氣，自覺到緊張逐漸升高，往車子那裡走近。很快地，他發現眼前遇到異常狀況。機車被推倒，車燈被砸壞，機油漏了出來，轎車和雪佛蘭也不例外。隨著距離拉近，慘況逐漸清晰。側窗被敲破，柏油路上散落著粒狀玻璃碎片。擋風玻璃一片白，遍布蜘蛛網狀的裂痕。車門被疑似鈍器的東西打凹，烤漆剝落。不曉得是不是車輪被刺破，車體傾斜著。

藤島覺得被摑了一巴掌。他伸長警棍，尋找他們的身影。襲擊、私刑……暴力式的詞彙掠過腦際，那天的情景浮現眼前——濡濕的水藍色警衛服。孤立於黑暗中的超商門口，紅色警示燈旋轉閃爍。血淋淋熱騰騰的內臟、暴突的眼球。需要手槍。快呼叫支援。但驚駭讓腳部肌肉僵硬了。他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是，幾乎要崩潰。

他彷彿看到轎車裡有人影，是個長髮的年輕女孩。

「加奈子！」

他短促一叫，快步走近轎車。腳部的緊綳消失，就像掙脫了束縛。他彎身窺看車中，豹紋車座、俗豔地覆滿車內的人造花。副駕駛座有個年輕女人渾身玻璃碎片，抱著頭坐著。不是加奈子。頭髮脫色而顯得骯髒，露出碎花細肩帶上衣的黝黑肩膀被玻璃碎片刺傷，滲出紅色血跡。

「喂！怎麼了，出了什麼事！」

女人抱頭蜷縮著。藤島打開凹陷的駕駛座車門，伸手搖晃她的手臂。鐵鏽色的頭髮覆蓋著臉龐。不是加奈子。可惡。女人或許碰到極駭人的遭遇，遲遲不肯抬頭。

「喂！」

沾在頭髮上的玻璃碎片紛紛落下。

「棟方在這裡嗎？在還是不在！」

女人抬頭注視藤島。睫毛膏掉了，用眉筆畫上去的眉毛也糊了，半邊臉又黑又髒，就好像抹了煤炭似地。

「那、那邊。」

顫抖的手指著通往公園的柏油人行道。除了公共廁所冰冷的螢光燈外別無光源，延續在前方的是更加深沉的黑暗。

寬闊的散步道上沒有人影。藤島來到放射出白光的路燈下，燈管群聚著數量多到令人作嘔的飛蟲。旁邊的網球場已經關閉了。有人聲。分不出是怒號還是慘叫的高亢聲音，從有小河的散步道那邊傳來的。

看到路邊有人影。約十名打扮各異的少年們蜷縮著身體，或靠在河川的鐵絲網上，或仰躺倒地。每個人都全身骯髒，頭髮凌亂。即使在黑暗之中，也可以看出他們遭到頑強的暴力攻擊。

更深的黑暗處有動靜。四名少年就像在檢查實驗結果似地冷冷俯視著地面，他們手中拿著金屬球棒，或纏上膠帶的鐵管。

一個人動了，少年就像耕種的農夫般揮起棒狀物體。敲擊肉塊、直達骨頭般鈍重的悶響傳來，緊接著是嬰兒般的慘叫。

「住手！我是警察！」藤島吼道。

少年們同時看向他，看不到表情。

握著警棍的手汗濕、顫抖。左手在口袋裡摸索，抽出記事本。那只是一本黑皮記事本，但他無法不掏出來。從遠方看過來，應該也像是警察證件。

四名少年茫茫然地望向藤島。

「救、救命！」倒地的一名少年撐起身子，爬向藤島。手持球棒、頭戴黑色棒球帽的男人就像踢足球般踹上少年的腹部，一副踢給藤島看的樣子。

棒球帽男子輕笑著開口了，看也不看藤島。

「田村，結果你腦袋裡裝的全是屎吶，真可惜！」

「叫你住手！」

額頭的汗水滲入眼睛。叫田村的少年就像川燙的蝦子，蜷著背吐出血來。藤島覺得那就是幾分鐘後的自己。「丟掉武器！不許動！」

三人注視著藤島，窺看棒球帽男，那是等待指令士兵的眼神。藤島看出棒球帽男就是首領。

棒球帽男瞥向藤島，對同伴們耳語了什麼。動作之冷靜，似乎看穿藤島不是警察。手持武器的少年們彼此點頭。藤島渴望有一同對抗的夥伴。與嗜血的瘋小子對峙，需要近乎有勇無謀的勇氣。

棒球帽男慢慢地舉手。金屬球棒離開手中，發出清脆的聲音掉在柏油路上。

「喂！」

他對同伴們說。三人也同樣將手中的武器拋向遠方。

「手，把手舉高一點。」他走近棒球帽男說：「你就是棟方吧？」

光頭藏在棒球帽底下，耳朵、嘴唇、眼皮上有著各種穿環，白色無袖背心、褐色工作褲，尖細的下巴形狀和雙眼皮。男子瞇起了眼睛。

「你誰啊？」

「過來這裡！」

「你真的是條子？把證件再給我看一次。」

「叫你過來！」

「叫你再亮一次證件！」

「閉嘴！」

他抓住棟方的手臂。少年們的眼神變了，表情因憤怒與憎惡而緊繃。

「讓開！」

他粗魯地揮舞警棍驅趕他們，尼龍外套磨擦出聲音。

「讓開，誰都不許動！」

腳底下，T恤染血的少年發出呻吟。他聽見肺病老人般的咳嗽聲。

棟方面無表情地搖頭，手插進口袋裡。

「你誰啊？」

「我有很多事情要問你，快給我過來！」

那傢伙的手動了。從口袋抽出來的手中握著東西。腦袋發出強烈的警報。

藤島揮起警棍。出現在眼前的，是可以收在掌心的小噴罐。隨著噴射音，針孔般的噴嘴射出了橘色液體。藤島連忙用手摀臉，來不及了。

臉和手的皮膚感覺到潰爛的尖銳痛楚。液體的微粒侵入眼鼻深處，灼燒口腔和氣管。藤島不由自主地嗆咳起來，淚水泉湧而出。什麼都看不見，也無法呼吸。他在恐慌中確實地聽見了鐵管和球棒磨擦柏油路的聲音。有人抓住他的手，搶下了警棍。

「我也有問題想問你。你誰啊？」

藤島轉身想要跑。糾纏不清的熱辣粒子攻擊著眼珠。他被倒地的少年絆倒，身體重重倒在路面

上。護住身體的手臂一陣衝擊，皮膚被柏油路刮掉了。屈辱頓時灼燒全身，恐怖凍結心靈。媽的！

有人騎上他的腰，同時喉嚨感覺到鐵管的冰冷與堅硬觸感。鐵管陷進下巴，頭被勒仰起來。幾隻手伸進口袋，記事本被搶走了。一股甜膩的古龍水香味。

「什麼嘛，騙人的唷？」

「你是棟方泰博對吧？」

喉嚨上的鐵管施加壓力，氣管幾乎被壓扁了，混合著胃液的噯氣洩出嘴巴。

「發問的是我，警察伯伯。」

他察覺騎在身上的就是棟方。

「等一下……我是藤島加奈子的父親。」

「藤島加奈子的父親？」

「就是你們幹的吧！你們把我女兒藏到哪了？把她抓去哪裡了？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否則我把你們全殺了！」

藤島因為衝口而出的話激動起來，邊咳邊吼。「你們對我女兒做了什麼？你們敢碰她一根汗毛看看，我絕對會宰了你們！」他們沒有回答，壓迫喉嚨的鐵管鬆開了。

他用手掌抹了一把濕黏的臉，忍受著熱辣的痛楚，微微睜開眼睛。少年們圍在藤島身旁，斜眼歪嘴地笑著。如漣漪擴散般緩慢地，他們放聲大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

鐵管微微搖晃，敲打他的下巴。

「我們抓走的？抓走加奈子？」
「有什麼好笑的！」
「當然好笑啦！」
鐵管再一次壓迫喉嚨。「我再問一次，你是誰？那個婊子躲哪去了？為什麼要設計我？」
氣管又受到壓迫，意識模糊了。視野罩上了一層白霧。警笛聲在遠方響起，警車與救護車的混聲合唱。
忽然間，加諸身上的力量消失了，鐵管掉在柏油路上。少年們拋下藤島，逃之夭夭。很快地，汽機車粗重的排氣音傳來。藤島按著喉嚨在路上爬著，棟方俯視著他。
「我女兒在哪裡？在哪裡？」
「嘿？你真的是藤島的爸啊？」
囈語般的話源源不絕……我女兒在哪裡？
「沒想到她居然連自己的老爸都利用。」
棟方也轉身往黑暗中奔去，藤島把臉貼到柏油路上。小河的對岸是住宅區，每一戶人家都透出燈光，傳來打開窗戶的聲音。排氣聲遠離。很快地，警笛取而代之。

三年前 4

在校門前站定，重新環顧自己居住的世界。

校舍是三層樓建築。操場一圈兩百公尺。再加上日照不佳的後院及花圃、游泳池和體育館。然而，這個世界是多麼渺小啊！在這樣一個宛如山水模型的地方，因為更微不足道的問題而煩惱的我，究竟渺小到什麼地步？我忍不住想自嘲。

我可是拚了命的。

那一天，在屋頂被她拯救之後我一直在想。我坐在她身邊時，不停思考應該怎麼做，她才會也對我展現對死去的緒方的那種笑容。回家以後，隔天，假日時，依舊想個不停。

緒方有，而我沒有的特質；緒方有，而我也有的共通點。我想不到任何答案，但我決心不再落入被她拯救的窘境。

我一廂情願地尋思想像，終於得到一個結論。

是緒方的事。據說他過世一個月前，對他的霸凌就停止了。警方不至於草率調查，所以這應該是事實。

緒方一定是挺身對抗了，懷著與現在的我相同的心情對抗。他幾乎要成功，就要奪回自由與尊嚴了。

我背叛了與夥伴的誓言，汙蔑了我們的回憶。所以不論是被當成隱形人、或在背地裡被貶損、唾罵，我都無所謂，可是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玷汙我的自尊與靈魂。

然而這天平靜得令人落空。我去了學校，平常黑板上總是寫滿對我的壞話和中傷，今天書桌、筆記本和教科書卻都很乾淨。

課一堂一堂地上，下課時間到了。總是會跑來騷擾我的A和B只是加入朋友圈子談天說地。我一面放心地嘆息，內心卻驚恐戰慄，深怕下一刻又會恢復往常。

他們很「正常」地把營養午餐的飯菜分派給我，收在置物櫃裡的體育服也沒有被惡作劇。雖然還是一樣沒有人來找我說話，令我感到一絲孤單。

放學後，我才注意到變化。幾乎每天都會來打我、踐踏我的那夥人，今天居然連正眼也不瞧上我一眼。

這樣不是很好嗎？沒有人來侮辱你，沒有人來傷害你。這樣還有什麼抱怨的理由嗎？我把湧上心頭的聲音推到角落，主動上前去找他們。

A正在正面玄關換鞋子，周圍沒看到他的朋友。他有些不悅地綁著鞋帶，我覺得這跟我有關係。因為在這之前，他幾乎每天都來欺凌我、作弄我。

A或許是注意到我的視線，忽然抬起頭來。他驚訝地睜大眼睛，臉色隨即漲得通紅，就像被燙熟的章魚般。他以為我是來找他的碴吧！

「他媽的……」

A低聲吼道，看起來就像條威嚇的狗。他彷彿承受了什麼難以忍受的屈辱，緊緊地閉上眼睛。

「憑什麼要我對你……」

我一邊輕聲嘆息，感到如墜五里霧。我目送著A的背影離去，告訴自己這不是皆大歡喜嗎？因為要是打起來，不會打架的我根本沒有勝算。

小心點唷！另一方面，我立刻告誡自己。在心中一隅悶燒的火焰，警告我這或許是那夥人的新花招。或許是班上每一個同學說好，讓我掉以輕心，等到我嚐到甜頭的時候，再把我惡狠狠地推入深淵。

冷靜想想，這叫做疑神疑鬼，他們實在不可能這麼拐彎抹角地玩我，至少我認識的A是不會假裝的。可是今天的變化實在太戲劇性了，我無法立刻接受。

到底是怎麼搞的？我想要找到原因，在走廊上奔跑似地前進。

體育館已經充滿熱氣了。籃球社與排球社的學生間，各種球激烈地來來去去。鞋底在地板磨擦出聲響。我走向角落，爬上二樓的平台。C的桌球社應該在那裡練習。上樓梯後，我聽見乒乓球彈跳的輕快聲響。我要找的C就在前面揮舞著球拍。

C的反應更加明顯。他一看到我，便發出女生般的尖叫後退，腰狠狠地撞在桌球台上，跌跪在地上。他驚慌的模樣非比尋常。

「到底是怎麼了？」

我走近他，每靠近一步，C就在地上爬，一副想要離我遠遠的模樣。

「不要……是我不對。」

「你在說什麼？什麼東西不對？」

「不要這樣！我一直覺得我們太過火了。而且還有緒方的事，我很清楚是不對的，所以我一直想要阻止的。」

C奮力強調自己的態度，並不時留意身邊的社員，但是他們只是呆呆地看著我們對話，沒有人插手。

C的眼睛濕了。雖然我認識的C是個挺會演戲的演技派。他突然壓低音量說：「我懂。以、以前我也跟你一樣。我知道的，就是被鐵絲綁起來，被、被晾在別處。我那時候就這樣一直被丟到晚上呢！而且是冬天的時候。不敢相信對吧？只要自己碰過，就知道真的很難受，可是田村卻一點都不懂。他不懂被關在那種地方是什麼滋味。瀨、瀨岡，你能自行逃脫，我真的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呢！因為田村他居然想就這樣直接回家，真的不敢相信，明明只有他一個人有屋頂的鑰匙——」

我想起A的名字叫田村，俯視眼前這個滔滔不絕說話的生物。腦中湧出的嫌惡感，讓我拒絕把他看成和我有同樣遭遇的人。

C的主張漏洞百出，那天他們一圍住我，就是C雀躍地拿出鐵絲。

「田村，你有鑰匙嗎？」第一個提議要把我關到屋頂這個監牢的就是C。不只是這樣，每次在黑板上大大地寫著「去死」、「不要來學校」的也是C。還有筆記本和教科書的塗鴉。這些有時候比起拳打腳踢的暴力更讓我的心陷入黑暗。

「對了，瀨岡，你不是跟島津他們棒球隊結仇嗎？所以我才覺得應該要站在他們那一邊——」

「你說夠了沒！」喉間爆出連我自己都嚇一跳的大吼。周圍的乒乓球彈跳聲忽然靜止了。「你過來！」

我抓住想要鑽進桌球台底下的Ｃ。

「我、我知道了，我會賠，我會賠償你。我人在現場，可是我知道，把你的鞋子割破的是——」

「叫你過來！」

我像拔蘿蔔似地用力拉扯他的手，Ｃ乞求原諒似地拚命退後。

「我之前不曉得，你跟他們是朋友啦！」

「他們？」

「或許不該這樣說，可是你……你幹嘛不早說嘛？我們也不會愈鬧愈過火了。因為我——」

「這……是在說什麼？」

「我們已經好好告訴大家了！所以你今天都沒事吧？大家都知道不對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揪住Ｃ的衣領搖晃著。

「就是阿波卡利普斯啊，對吧？」

令人頭暈目眩的怒意差點就要被巨大的問號沖走。我盡可能露出凶惡的表情瞪著Ｃ，同時思考：阿波卡利普斯——是英文的apocalypse、啟示錄嗎？以前有部戰爭電影就叫做「阿波卡利普斯」註。我記得以前跟喜歡電影的父親一起看過ＤＶＤ。可是他說的不是這個，而是——

「你說的阿波卡利普斯，是黑幫的那個阿波卡利普斯嗎？」

Ｃ的嘴唇痙攣，說是在笑，看起來更像不知所措。我掃視周圍，看熱鬧的人瞬間別開視線，繼續練球。

「大家都知道了，你就不用瞞了吧？」C用走投無路的聲音說。

「你說阿波卡利普斯怎樣了？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

C縮起身體，頻頻掃視周圍。我也不是喜歡聊這種事的。那個大名鼎鼎的不良幫派，連我這種平凡到極點的少年，即使不願意也曾經耳聞過他們的英勇事蹟。

「你有親戚還是什麼是他們的人吧？對吧？」

「是我在問你話！」

我用拳頭敲打他的鎖骨。我居然會對人施暴！我跟他們應該是不同的。感覺有一般酸酸的東西從胃裡湧了上來，但是我停不了手。

「好……好，等一下、很痛……好難過——」

我發現C的臉變成紫紅色，急忙放手。他把手撐在地上。我好想就這樣大聲吼叫。

「阿波卡利普斯對你做了什麼嗎？」

C的臉上有水滴狀的東西滴下來。我察覺那是眼淚，心更沉了。

「我也不清楚。就是把你關在屋頂的隔天，大場跟島津在回家途中好像被叫住了，被楝方他們。」

大場就是B。楝方是個惡名昭彰的不良少年，幾乎不來上學。明明還是國中生，聽說已是阿波卡利普斯的核心幹部，就連高中生或年紀更大的成員都得當他的手下聽他使喚。所以對於A那種有點不

註：原文アポカリプス為法蘭西斯．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執導的《現代啓示錄》（*Apocalypse Now*）日文片名。

良的學生來說，棟方好像甚至是他們崇拜的對象。

C用淚濕的聲音接著說：「我們被、被威脅了。棟方說如果再繼續欺負你，就要我們一、一輩子坐輪椅。」

我一頭霧水。

「真的嗎？」

「怎麼可能是假的！」C吼完，立刻努力擠出逢迎的笑。「啊，已經沒人敢動你了對吧？田村也沒有對你動手吧？」

「為什麼？」

「咦？」

「為什麼阿波卡利普斯要幫我？」

這只是純粹的疑問。但是C並不這麼想，他露出看到怪物般的眼神。

「我、我不曉得。」

我慢慢吐氣。雖然疑問並不是完全解開了，但我總算明白為什麼A看到我會露出不甘心的表情，還有班上的同學疏遠我，以及C如此明顯地害怕我的理由了。

原來他們如此不堪一擊。表面上看來，他們和班上的同學非常可怕、勢力強大，就算我真的出手反抗了A或B這些人，其他人仍會選擇躲在背後嘲笑、視而不見。我原本以為那就像要迫使一頭強大的野獸屈服，不可能實現。

現在呢？我感覺到一股空虛，走下平台的樓梯。不可能再問出更多答案了。背後傳來聲音：「你

有親友是他們的人對吧？欸，可不可以也介紹給我？我也想向阿波卡利普斯的人賠罪。瀨岡同學，拜託……」

我甩開聲音離開體育館，一邊克制住湧上心頭的嘔吐感。什麼瀨岡同學，去死吧。又不是窮光蛋中了樂透，一夕之間成了大富翁。他們翻臉之快，簡直像在玩遊戲一樣，令人噁心。

我思考阿波卡利普斯的事，雖然從沒想過自己會有關心那種人的一天。

說到他們的傳聞，那真是充滿了耍壞的不良少年會喜歡的漫畫元素。有成員是空手道高手，痛扁了春日部的飆車族一頓；饒舌團體的誰以前是阿波卡利普斯的成員，經常在聚會時像ＤＪ那樣轉唱盤娛樂眾人；某某開的車子在秩父的山巔無人追趕得上——細節我就不太清楚了。

即使是同校的棟方，我也不太瞭解。他隸屬於被稱為武鬥派的圈子，但個子不高，體格不算強健。髮色偏褐色，長相頗為俊秀，特徵頂多只有這些，看起來完全是個普通的少年。我實在想像不出遭到他恐嚇會是什麼可怕的事。

一回神時，我走回原來的教室了。不管怎麼想，都不可能理出什麼頭緒。我在教室門口緊張起來。剛才離開時，我的書包和教科書都丟在桌上沒收，很有可能被人惡作劇。我苦笑了，心想阿波卡利普斯也會為我教訓在我的教科書與筆記本上亂塗鴉的人嗎？

無人的教室裡，島津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忍不住望向壁鐘，棒球隊的練習應該已經開始了。島津還穿著制服，甚至沒換上球衣。

「你總算回來了。」

感覺只有他沒有變，凝結了憎惡的眼神。他一看到我，便示警般地在椅子上大搖大擺地坐著，手

指把玩桌上的書包。

我默默走近，搶回來似地抓起書包。

「很強悍嘛！有了靠山，就跩起來囉？」

我搖頭拒絕理會。

「太賤了，你真的太賤了。」

島津站起來，同時拿起刀子，扳出銀色的刀刃，握著刀柄的手在發抖。

「我很不爽。突然就被拖進車子裡，說要是敢惹你，我就沒命了。」

我只是望著在夕陽中發光的那把刀子，沉默著。不管我再怎麼說明那與我無關，他也不會理解吧！

「你要殺了我？」

「沒錯，我要宰了你！阿波卡利普斯又怎樣！」

島津漲紅了臉吼道，壓低身體與我對峙。刀子拿成水平。我毫不質疑他是認真的，但我只是站著。

「快住手。」

「口氣那麼大啊？你在吠什麼啊？你以為你有資格命令人嗎？」

我搖搖頭。

「別這樣。」

「囉嗦！阿波卡利普斯什麼東西啊！」

「我不是在說那個。」

島津的胸膛劇烈地起伏，感覺隨時都會朝我撲來。

「我也不認識什麼阿波卡利普斯。」

「你說什麼？」

刀尖逼近到下腹來了。

「你會害大家都不能參加比賽的，一切的努力都會變成泡影的！」

「囉嗦！」島津格外大聲地叫。「囉嗦！囉嗦！」

「我不想鬧出事來，讓一切白費，也不想看到那種結果。」

「你懂個屁！」

島津的左手伸向我的下巴。喉嚨被掐住，不能呼吸了，肚子感覺到刀刃的冰冷。島津的眼睛充滿血絲，湧出淚來。

「可惡……」手中的刀子無力地垂下。他不甘地皺眉，一把推開我。「可惡！」

我的大腿後側撞到桌子。回想起與他爭奪正式選手的日子，去年秋天的新人賽中，擔任右外野手的是島津。他的腳程快得驚人，可以在外野和內野之間迅速來去。打擊方面也是，只要打出漂亮的滾地球，接下來就靠島津的腳程，幾乎都能成為內野安打。然後坐在板凳上的我們都屏息看著上壘的島津，因為盜壘等於是島津的代名詞，他會利用盜壘來擾亂敵人。勢如破竹的島津，就像古裝劇裡登場的夜賊一樣狡詐，卻帥氣極了。

島津在長跑也非常出色。我剛入隊時，沒什麼體力也很瘦小，每次在練習中被吩咐跑操場，不一會兒就會落後好幾圈，氣喘如牛，而他總是會拍我的肩，得意洋洋地超過我。看見他那跑得酣暢淋漓

的表情，我內心儘管氣憤，卻也羨慕不已，心想自己何時才能像他那樣？

島津嗓門很大，不管是加油還是練球時都是。他會得意地激勵「再大聲一點」，讓已經喊累的我更覺得吃不消。可是在新人賽中途出場的我，儘管負責守外野，卻讓滾過來的球溜走了。那是個讓我想要當場挖洞跳進去的愚蠢失誤。「沒事！」雖然不清楚他其實怎麼想，但島津那聲格外響亮的吆喝對我來說，實在令人感激。

島津用一種求情的眼神看著我。

「你為什麼要退出？你應該會被選上，而不是那傢伙啊！」

我知道他說的那傢伙指的是誰，比我小一年級的岩間吧！岩間是個身高一百八的壯漢，守備或投球並不特別出色，但他的長打能力，甚至能夠與隊長石橋匹敵。他是少棒聯盟出身，萬眾矚目的閃亮新人。岩間其實只有攻擊力受到認可，所以把他放在比較不要求守備的右外野手，也是教練的策略。

雖然絕不會說出口，但島津和我總是忐忑不安，擔心自己的位置遲早會被搶走，我們兩個都是自尊心很強的人，被學弟搶走正式選手的位置，這不管在哪一所學校、哪一個社團，都是司空見慣的事吧！可是與其碰上那種事，倒不如死了算了。這是島津和我為數不多的共通點。

「如果是你就罷了。如果是你，我還能忍耐。」

島津跪在地上垂下頭去。

五月也快結束了。最後一場球賽就在眼前。誰會是正式選手，誰會被刷下來，不用等待結果，已經可以明確地感覺出來了。

「混帳……就只有你……」

青春期的這三年之間，我終究一事無成，半吊子地過完了。然後島津更應該是飽受挫折與屈辱地過完了這三年，談不上什麼成就感。我們真是相似啊！話雖如此，我也無言以對。

我丟下啜泣的島津離開教室，盡可能快步地……

我望向天花板，強自忍住就要湧出的淚水。

10

藤島用公園的水龍頭洗臉。紅燈閃個不停。少年們接連被擔架抬走。警官與看熱鬧民眾的嘈雜聲，讓周圍吵鬧得宛如白晝。胃噁心極了，喉嚨痛得好像燒起來了。

「然後呢？你不用上車嗎？」

「嗯，我沒事。」

藤島甩甩濕掉的手，趕走身穿橘色制服的救護隊員。現場鑑識人員的相機閃光燈不停閃爍。不論是制服或便衣警官，都在看濕答答的藤島。他的願望沒有實現，全是相識的老面孔。

「藤島先生，你看到歹徒的臉了嗎？」眼鏡男用有些見外的語氣說。臉認得，但名字忘記了。

「不曉得。我冷不防就被噴了東西。去問那些倒在地上的小夥子們吧！」

「他們暫時沒有人能開口。」

眼鏡男聳聳壯碩的肩膀，寫下筆記。旁邊是那個搜查一課的男人。他毫不掩飾高壓的態度。

「你不是認識那夥少年嗎？」

「我怎麼可能認識？」

「這時間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這身打扮還看不出來嗎？慢跑啊！」

眼鏡男把手伸向皮帶扣，晃了晃突出的大肚腩。

「停在橋邊的是你的車吧？」

「這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開車來這裡的公園慢跑。」

「哦？你在保全公司上班吧？」

藤島點點頭。眼鏡男笑了：「我也得跑一跑才行了。」

「你經過停車場時，為什麼不報警？你應該察覺到異狀了，汽車跟機車都被砸成那樣。」搜一的男人把頸脖彎得吱咯作響說。

「你認識那夥人吧？」

「我只是逞英雄，想阻止他們罷了。」

兩名刑警露出嘲諷的笑。眼鏡男打趣說：「我也希望你這樣回答，我們就可以快點收工了。」

「你那幾年刑警是白幹的嗎？要編也編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吧！」

藤島叼起菸點火，煙滲入疼痛的喉嚨。

「那麼我就告訴你們吧！因為你們這群爛人，每個都該去吃屎。」

「那群小鬼裡面，有哪個上了你老婆是嗎？」

藤島清楚地聽見血液從臉上流光的聲音。眼鏡男用責怪的眼神看著發言的男子。藤島微笑，然後迎戰男子。他握拳上前，立刻被好幾名警官架住。他被塞進廂型車，裡面有搜查一課的其他人在等他。他在逼問下回答了問題，對方又亮出棟方的照片，但他堅稱不認識。

「你追查那件案子是想做什麼？」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少裝了，聽說你甚至向公司請假，是想報復以前的職場嗎？」

他不停地搖頭。手臂上有擦傷，臉上沾滿催淚噴霧的液體。頸部外傷引起了頭痛。沒完沒了的問訊。偵訊結束後，眼鏡男說要開警車送他，藤島朝地上啐口水。錶上的針都已經超過凌晨兩點了。

河川潮濕的空氣纏繞在身上，額頭滲出不適的汗水，他覺得身體很熱。前往停在橋上的卡羅拉的途中，腳步自然加快了。

他們很快就會找到藤島的動機與棟方的關聯性吧！剩下來的只有白色的粉筆痕與血跡、藍色塑膠布、玻璃碎片與數輛扭曲的汽車。不，他們就算早已掌握一切，還是可能故意放他行動。

沒有鎖的車內有人影。藤島蹙眉。淺井正坐在駕駛座上。他默默坐在副駕駛座，把鑰匙交給淺井。引擎發動的同時廣播響起，空調的冷氣猛然噴出。他倒出放在杯架上的瓶裝烏龍茶，沾濕手帕敷在額頭上。

「要去哪裡？」淺井搶過閃著黃燈的號誌問。

「公寓，我老婆住的。」

「不去醫院嗎？」

「回公寓。」

一陣沉默之後，淺井說了：「我看見大嫂傍晚離家了，提著一個大旅行袋。」

藤島點燃香菸，拿打火機的手微微顫抖。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監視我？」

「我傍晚前往公寓看到的。」

「要撒謊也撒得像樣點。」藤島注視著繼續駕駛的淺井側臉。「你一個人來的嗎？」

淺井搖頭。

「跟一個年輕的，我吩咐他不要說出去。」

藤島閉上眼睛。

「令嬡被阿波卡利普斯綁架了嗎？」

「我說過她去旅行了。」

「令嬡好像從好幾年以前開始，就跟他們有關係。」

「……」

「阿波卡利普斯現在正內鬥中。首領楝方泰博，就是上次請你看照片指認的，穿許多環、理光頭的少年。少年科那裡掌握到消息，說大部分的成員對他有意見，群起叛亂。」

「內鬥嗎？」他無法克制湧上心頭的好奇問。

「似乎是因為系出同門的楝方惹惱了石丸組。」

「這跟便利超商命案有什麼關係？」

「那起命案的死者小山順平，是楝方就讀工業高中的學長，他有段時期是阿波卡利普斯的成員。」

「原來那是幫派犯罪？」

「還不清楚。」

擋風玻璃倒映出胸口染得一片鮮紅的小山身影，吸滿了血的T恤。

「那你要我做什麼？」

「……」

「我女兒去旅行了。別以為你在公安[註]時的那一套對我管用。」

淺井的表情沒有變化：「我只是——」

「你的目的是什麼？你要我當你的線民，打算要我做什麼？總不可能是想在那起命案立功。」

「我只是不想看見組長被銬上手銬的樣子。」

淺井的臉上沒有表情。他是個很優秀的部下。由於性格篤實，又善於社交，頗受年輕警員景仰。淺井頻繁前往道場，協助練習，在警署對抗的棒球賽中也踴躍出手相助。徹底融入辦公室，完全看不出待過公安的氣質。

「你想要我做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意思，是我個人單方面的判斷。令嫒與棟方泰博是國中同學，我只是覺得組長不可能遺漏這一點。」

藤島瞪他的側臉。車子來到公寓玄關了。後方跟來的白色轎車車燈照亮了他們。淺井邊下卡羅拉邊說：「有什麼事請儘管說，我會幫忙的。」

後方轎車靠上來，淺井坐進副駕駛座。引擎低吼，經過卡羅拉。藤島不停瞪著遠離的車尾燈。

11

今晚沖了第二次澡。脫衣服和洗頭髮的時候，沖下一堆公園的沙。一淋到熱水，被桐子敲傷的額頭就發脹，被棟方等人打傷的下巴熱辣疼痛。他沖了一陣子熱水，但還是止不住顫抖。恐懼，以及更勝於恐懼的恥辱讓他的心都要碎了。

回想起棟方的話，他反問自己加奈子的去向。那傢伙看起來是真心在尋找加奈子的下落。棟方遭到石丸組追殺。阿波卡利普斯的成員應該成了黑幫的爪牙，正在追殺棟方。今晚的棟方反擊成功了。那場自相殘殺的原因，一定跟加奈子有關。

撫摸隆起的手臂傷口。棟方清秀的長相浮現眼前。還有松下煩躁的模樣、長野驚恐的眼神。精神科醫師額頭擠出皺紋，淺井唇上浮現笑容。他們每一個都知道加奈子，比自己知道得更多。嫉妒緊咬住胸口，嘴唇洩出無止境的詛咒。他必須比任何人都熟知她的一切。最瞭解她的，非是自己不可。

鏡中的身影就像一件破舊的衣服。皮膚遍布皺紋，浮現黑斑。過去劍道鍛鍊出來的身材，現在裹滿贅肉，顯示後來的暴飲暴食。眼下浮現麥克筆塗上去般濃重黑眼圈。自從在警察學校被柔道的教官

註：日本公安警察與一般員警負責任務不同，主要維護公共安全、預防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和組織犯罪，特別並對政黨、政治團体和個人進行監視、調查、跟蹤等行動。

勒昏以來，他就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挫敗。他回想起陷入頸喉的鐵管觸感。

查看答錄機，沒有任何留言。翻找冰箱找到一瓶冰紅酒。拆開鋁箔包，用紅酒把鎮定劑沖進肚子裡，頹靠在躺椅上。一股彷彿要融解全身的疲勞擴散開來，眼球發熱似地陣陣作痛。直接把瓶子湊在嘴上含住紅酒，望向加奈子的照片。告訴我，妳是什麼人，幹了些什麼事？

妳為什麼——藤島喃喃。冷氣的風撫弄著他的臉。或許是紅酒和鎮定劑發揮作用了，神經就像融化的起司般鬆解開來。照片從手中滑落，一股幾乎將他掩埋的深沉睡意襲上了他。

叩，堅實的聲響吵醒了他。

他再次閉上眼睛。彷彿踏入無底的沼澤，意識逐漸被埋住了。他聽見恹意的蟲鳴聲，意識到逐漸遷移的季節。空調乾冷的風令身體發顫，關節完全涼透了。空調遙控器裝在牆上，他想要起身關掉空調。房間一片漆黑。他茫茫然地心想，自己應該是開著燈睡覺的。他想要爬起來。

爬不起來。有什麼東西強力壓制住他的手腳，他一動也不能動。

鐵一般的金屬物體用力頂在他的太陽穴上。

「什、什麼？」

這讓他一口氣清醒了，睡意和醉意飛到九霄雲外。他拚命轉動眼珠。黑暗之中，強烈的手電筒燈光刺激著視網膜。

三名男子靜靜地俯視著藤島，他有股濃烈的老人體臭。男人們的臉皮看起來糊成一團，他發現每個人頭上都套著絲襪，手中握著粗壯的 Maglite 牌手電筒。

「你們……是什麼人?」

男人們沒有回答。按在太陽穴上的是左輪手槍。他覺得好像在作惡夢,毫無真實感。

「你們是石丸組的嗎?」

開什麼玩笑。殺意灼燒頭蓋骨,唾液充塞口中,同時一股難以忍受的尿意湧了上來。藤島被吸引住似地盯著手槍看。這是真貨嗎?他在槍管和槍身上尋找model gun的字樣。擊錘扳起的聲音讓他回神。「住手!不要開槍!」

「別亂動!」持槍男子說。

這是男人們的第一聲,聲音算響亮,聽起來三十歲左右。男子手中的手槍傳達出欲擊碎腦袋的野蠻意志。強烈的白光逼迫著藤島。為了逃離槍口,他反射地將背和腰後仰。

藤島微微點頭。是不是該把槍拂開逃走?無解的問題令他煩悶。

突然間,身體被什麼東西罩住了。是毛巾被。他察覺是加奈子房間的毛巾被。他嗅到濃濃的女兒的味道,什麼都看不見了。他向加奈子祈求原諒。傾訴生命危機的本能,讓他的喉嚨擠出慘叫。

「不要開槍,拜託,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在哪裡?」左輪手槍男子說。

「你、你們是誰?到底想——」沉默降臨。藤島預感到暴力。「我知道了,等一下,等一下!」

「在哪裡?」

這些傢伙……他直覺地醒悟。肯定是這夥人對加奈子下的手。他們把我女兒——急迫的義務感席捲上來,他確實聽見了加奈子喊著「救我」的聲音。後頸熱了起來,甚至令他頭痛,但是卻一動也無

法動彈。嘴唇扭曲，全身的毛細孔噴出汗水，精神幾乎要被撕扯成一片片的。

「在衣櫃我女兒的書包裡。」

槍身隔著毛巾頂著太陽穴。他聽見男人們的鞋聲往加奈子的房間走去，很快地，傳來翻找房間的聲音。

「幹！」

眼前一陣金星亂冒。後腦被堅硬的物體毆打，衝擊讓他的眼珠子差點跳出來似的，耳鳴不斷。他誤以為被槍擊了，驚嚇到甚至不怎麼覺得痛。

聲音簡直不像自己的。接著小腿被手電筒猛敲。藤島從躺椅滾下來，一陣劇痛劃過腰部。是掉在地上的保健食品瓶子撞到骨盤了。

「少鬧了！沒人在找毒品。」

「那你們——」

「照片跟底片在哪？」

「照片？」

不是汗水的液體從後頸流向背後。流了很久，令他全身毛髮倒豎。「等一下，我女兒做了什麼？」

「回答我！」

「你們為什麼不問她去哪裡了？你們知道她在哪裡吧？你們把加奈子怎麼了？」

藤島甩開毛巾被。他忘了手槍與暴力。左輪手槍男蹺著二郎腿。男人們叫罵著，腳陷進藤島的肚腹。藤島閉氣，肋骨和內臟發出慘叫。

「在哪裡……你們把……加奈子藏去哪裡了？」

他擠出被胃酸灼燒的喉嚨說。左輪手槍男開口：「你想跟女兒一起上西天嗎？」

世界赤紅扭曲。「我、我殺了你們！」

他朝男人的脖子伸出手去。他快要瘋了。同時有什麼東西劃過空中，在頭頂炸開。

他沒有中槍。時間繼續流逝。他發現陷進腦袋的是槍托，然後在心中輕蔑地罵他們愚蠢。總有一天我一定會幹掉你們。手伸出去，前方是冰冷的地板。臉孔重重地撞在地上，意識遠離了身體。

漆黑，視野扭曲，劇烈的不快感讓他醒來了。他克制住痛得想要大叫的衝動，豎起耳朵，卻什麼都聽不見。

臉頰貼在地板上。有股生鏽的金屬味，流出來的血液乾掉，化成了接著劑。他想像傷口處的皮膚和脂肪層破裂，連頭蓋骨都露出來的驚悚模樣，感到一陣緊張。

他費了好一番工夫才爬起來，肚子痛得好像肌肉被扯斷了。好不容易在地板坐起來，環顧周圍。微微睜眼，移動視線。

沒看見他們的蹤影。胯下到大腿因為失禁而一片濡濕，他爬也似地前往加奈子的房間。破碎的窗飛進小蟲，地上殘留著泥巴和鞋印，被踩碎的相框和CD盒碎片散落一地。那宛如世界末日的情狀令他驚愕。加奈子……加奈子。

太過分了——他對著不知名的對象呢喃。好不容易他想要一切重新來過；好不容易他發誓要當一個父親。他明白這是自私的自我憐憫，如果女兒沒有留下毒品銷聲匿跡，或許他這輩子都不會再看到

女兒。他想要再見她一次，他想讓她看見他充滿父愛的模樣。

憐憫很快就變成了憎惡。他們知道女兒的下落，他們比自己更清楚她。嫉妒幾乎要壓垮胸口。他把臉埋進枕頭咆哮，我一定要宰了他們！

藤島用消毒水當頭淋下，纏上綳帶。拿出櫃子裡的止痛藥，在掌心倒出一堆，大口吞下。戴上棒球帽，壓低帽簷。從廚房抽出菜刀，拿鋁箔紙包起來。令人驚訝的是，裝毒品的男用包原封不動。他抓起皮包離開房間。不能把東西留在這裡！

公寓外頭的世界安靜得彷彿滅絕了。他執拗地東張西望，留神注意。把菜刀和刀子放在副駕駛座，以便隨時可以抓起。男用包放進前方置物箱。他駕駛著卡羅拉，再三觀察後照鏡。無人跟蹤，也沒有警笛聲。戴上置物箱裡的墨鏡，遮掩發腫的眼皮。鏡架因為車內熱度而有些扭曲。用時速一百二十公里飆過國道十七號與十六號。或許是大量的止痛藥起了效果，意識像水一樣搖盪著。

一手握著菜刀，一手握著小刀。這裡是藤島居住的土呂公寓。他下車，往住處走去。房間原本就像垃圾堆，但現在就跟加奈子的房間一樣，化成了一堆瓦礫山。從來不收的被窩被切割成碎片，連裡面的棉花都被拉扯出來。壁櫃裡所有的收納櫃都被拖出來，電視翻倒在地。榻榻米被泥巴和沙子弄髒了——那夥人闖進來過吧！

他也一樣穿著鞋子進入，踩過被扔出來的衣物。他查看壁櫃裡面，空紙箱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保麗龍碎片散落一地。下層的收納箱裡，長襯褲跑了出來。壁櫃裡面掉著一把收在白木刀鞘裡的模造刀，以前臨檢遊戲賭博場時扣押的東西。他用床單把刀子包起來，夾在腋下離開房間，立放在副駕駛座上，踩下油門。

從岩槻交流道駛上東北高速公路，往宇都宮方向駛去。不到五分鐘，他就被蓮田休息站的燈光吸引過去。在偌大的停車場停下車子。成群的大卡車。無家可歸，居住在車上的人。車震廣場。

用床單包起來的模造刀只露出刀柄，以便隨時可以拔刀抵禦。小刀塞進口袋裡，菜刀插在車座與手煞車之間。隨時放馬過來吧！準備完這些，藤島總算有了思考的餘裕，思考那群人。

黑道。他分辨不出手槍的真假，也沒看到對方的臉孔。體格一般。然而他們散發出來的氣息，與道上弟兄十分酷似。更重要的是，女兒和棟方他們有關係，棟方等人又與石丸組有關。毒品是最好的證據，他們卻對毒品漠不關心。

眼頭忽然一熱。在房間找到毒品時，他就有預感會變成這樣了。他陷入滿腔絕望。他回想起他們的聲音、每一個動作，衣服、鞋款、身高和體型。就連聲音散發出來的暴力音色，腦袋都記得一清二楚。他一定會找到他們，宰了他們。他發自內心發誓。

隨著深深的嘆息，他放倒車座。用礦泉水再吞了幾片止痛藥，驅散頭部的疼痛。在朦朧的意識中，手就要伸向置物箱。他非常瞭解毒蟲的末路，可是他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渴望它。

他看見車窗突然破裂，手伸進車子裡。漆黑的槍口射出的強烈閃光灼燒視網膜，身體被穿出無數個洞穴──太可怕了。不能保證這裡是安全的。他已經連一步都動彈不得了。他好想驅散這源源不絕地湧上心頭的恐懼。

閉上眼睛，眼底浮現各種畫面。他無止境地被拽倒、被東西重擊、腦袋被砸破。他試圖想像和桐子的交歡，胯間卻虛軟無力。他想像兩人一起吸白粉的場面。在生死激狂的交錯當中，他總算捕捉到將他帶往沉眠的黑暗尾巴。

三年前　5

放學回家途中，我總算找到她了。太陽已經西斜，一片昏暗。

說是途中，其實方向跟我家完全相反。我挖出去年班上的聯絡簿，查到她家的地址，在附近等她回家。

她微微揚眉，露出淡淡的微笑，臉頰有些泛紅。今天她又喝了紅酒嗎？

我靠在護欄上站了將近兩小時等她來，應該老早就做好心理準備了。然而等到她實際現身，心臟還是加速亂跳一通。

「你家在附近？」

「不，完全相反，我家在一丁目那裡。」

「嗯……」

她露出看透一切的眼神，我只能點頭。

「我想跟妳談談。」

「是喔。很老實，不錯。」她穿過我旁邊說。「走一會吧！」

我暫時默默無語地跟在她身後。前方有一座被巨大公寓群環繞的小公園。即將西沉的太陽光被公寓擋住，稍濃的夜色潛近過來。然而她毫不在乎，跳過小雕像，進入公園。

接著她在鞦韆坐下，蹬著地面大大地搖晃起來。那孩子氣的動作令我驚訝，感覺會看到她的裙子底下，我忍不住垂下目光。

「所以怎麼了？」

「我想告訴妳一些事。」

「哦？什麼事？」

她彎膝又伸膝，鞦韆盪得更高。我沒有意義地做了個深呼吸，在她面前說任何一句話都需要勇氣。

「最近開始有人會親近我了。像是說我考得不錯，要我教他們功課什麼的，很突然。明明過去完全無視於我，或是捉弄我，我實在無法安心地接受。」

她暢快地盪著鞦韆。看起來柔軟的髮絲隨風搖曳。

「我在聽，繼續說。」

「還有社團的人，剛才還對正要回家的我揮手。難以置信對吧？雖然我不曉得他們是不是原諒了我。」

「他們本來都是好人……你想這麼說是吧？」

「沒錯。所以很多狀況都不見了。黑板沒有再出現我的壞話，衣服跟鞋子也不再被割破了。當然我也不再被拳打腳踢了。」

「是喔。」

我還想說得更多。像是A和B若無其事地跑來找我攀談，還有一個叫神永的女生透過好幾個女

生，想要對我告白。

每天都像坐雲霄飛車一樣，像一場惡劣的玩笑，我到現在都還覺得這一定是他們設下的圈套，心裡也仍殘留著陰影。

「那天起我就決定了，就是手被綁住，被丟在屋頂的那天。以前不管被如何唾罵，或是遭到漠視都無所謂。可是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汙辱我了。」

「我聽到傳聞了。」

「咦？」

「有人拿刀對付你。」

我微微搖頭。

「可是那傢伙也沒有刺我，他並不是那麼壞的傢伙。」

我抓住盪鞦韆的鎖鍊，鞦韆的力道被制住，擺盪變小了。她以沉靜的眼神看我。

「是妳吧？」

「什麼？」

「只可能是妳了，阿波卡利普斯。」

沉默隨著傍晚的黑暗一同降臨，盪鞦韆發出傾軋的刺耳聲響。

「是啊！」

她說得輕鬆自在，一點都不驚訝。

我也感到悲哀，沒想到她居然會和那種黑幫有關。怎麼說，我希望她是個孤高之人，希望她站在

無人能及的高度。

然後——我想知道。再也沒有如此渴望過地想知道，妳每天都是怎麼過的？和什麼樣的人在一起生活？不只是這些。妳喜歡哪些食物？常讀哪些書？

我對她一無所知。

「是我告訴棟方的。」

「為什麼……？」

「我多管閒事了？」

「我沒有這麼想。我能像現在這樣平安無事，都是託妳的福。可是我不懂，妳為什麼要為我做到這種程度？我沒辦法回報妳任何東西啊！」

她下了鞦韆，拍拍裙襬，伸出食指輕戳我的胸膛。

「那天，你在屋頂上說了。」

「咦？」

「『我不能變成緒方那樣嗎？』你記得你這麼說過嗎？」

我猶豫了半晌，下定決心點了點頭。

光是想起來，我的臉就快噴火了，我還在慶幸沒被她聽見呢！或許是因為喝了紅酒的關係，當時我胡言亂語了。

「那麼我希望你知道。」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不懂？」

「妳是說，緒方跟阿波卡利普斯也有關係嗎？」

我等她回答，但是她沒有開口。她輕輕垂目，又開始慢慢地盪起鞦韆來。她的表情透明澄澈，什麼都看不出來。

我懂了，逼得緒方上吊自殺的，搞不好就是阿波卡利普斯？自殺之前，緒方在學校已經不再受到霸凌了，就像現在的我一樣，就像同學們聽到阿波卡利普斯的名號時的戰慄驚恐一樣。

一陣恐懼湧上來，我也會踏上和緒方一樣的末路嗎？在學校再也不受任何人凌虐的他，或許其實被那夥不良份子整到求生不得。那麼為什麼她會跟那樣的人有瓜葛呢？

「明天你要不要來？」

「咦？」

「有他們的派對。」

她測試似地直勾勾地看著我。

「為什麼找我？」

「你來了大概就會知道了。瞭解他，還有他們的事。」

「我……」

我支吾其詞──我最想知道的是妳的事，甚至能夠指揮那種危險組織的妳。

「你會怕嗎？」

「妳也是阿波卡利普斯的一員嗎？」

「這，怎麼說呢……」

我慢慢地走近她，不被發現地。每當鞦韆搖晃，就散發出一股甜蜜的果香。

「無所謂。」

「什麼？」

「不，沒事。」

無所謂。我再一次在內心悄悄呢喃。即便她想要陷害我，不論會發生任何事，都無所謂。我的身體插滿了無數的尖刺，而她為我拔除了。這樣就夠了。

我仰望藤島加奈子。色素淡薄的瞳眸匯聚著路燈的光芒，像璀璨的寶石般閃耀著。我想要永遠永遠看著它。

12

太陽一露臉，車廂就化成灼熱的鐵箱。藤島在痛苦和妄想交錯中，貪婪地大啖淺眠。真正清醒之後，他用毛巾擦著狂噴的汗水。車座濕掉，包在頭上的繃帶一片漲熱。時鐘顯示已經快八點了。他下車去廁所，廁所被以車為家的遊民占據了。紫色的血尿隨著尖銳的痛楚迸散在小便斗中，他差點膝蓋癱軟倒地。到公園的餐廳區點了蕎麥麵，但他只喝得下湯汁。

發動引擎，吹著全開的冷氣。汗水褪去，因為藥物作用而一團沉重的腦袋也逐漸清醒了。打開放在後車座的旅行袋，撥開換洗衣物，取出一本檔案夾。

檔案夾裡貼滿了5號超商命案的報紙及週刊剪報，是他無法克制好奇而蒐集的，他已經不曉得看過多少遍了。無數的事實與臆測混淆不明。三名死者之一的安田伸子是現場附近小酒店的媽媽桑，據傳她遭到一名跟蹤狂客人騷擾著。

超商工讀生川本浩據說在藤島趕到的時候還有呼吸。儘管遭到開膛剖腹，內臟都露出來了，但他當時一息尚存。他就讀美髮師專門學校，二十二歲。案發幾天前，他把一名亂翻商品的酒醉男人趕出店裡。醉漢不像是凶殘報復的人，而是個盆栽師傅，雖然是街坊公認的輕浮傢伙，跟命案應該無關。

第三名死者小山順平，報導中只提到他工業高中畢業，目前讀專門學校的二十一歲青年。據專門學校的講師還有同學表示，他成績優秀，夢想是成為攝影師。他與棟方認識，而棟方和加奈子有關

係。

命案幾十分鐘後，有人在距離現場幾公里遠的東大宮車站前商店街，目擊到計程車司機在等候幾名中國人男性乘客。

此外，儘管當時下著傾盆大雨，附近住戶卻聽到疑似飆車族的一夥人高速騎過距離現場不遠的國道十六號。

他翻頁。每一篇報導都有著斗大的標題與文字。鑑識人員表示無法查驗出嫌犯的鞋印，也沒有指紋和體液，而監視器的影像也沒有留下。

報導極盡聳動之能事。凶殘冷酷的殺害手段！令人鼻酸淚下的慘案現場！驚嘆號充斥版面。額頭滲出一層薄薄的汗水，心臟跳動加速。被剜開的頭部傷口痛了起來。他回想起昨晚，胃袋感到一股被捏緊的疼痛。

他思考阿波卡利普斯背後的石丸組。石丸組是掌控琦玉縣的企業集團，事業規模遍布關東地區，也是印旛會旗下的黑道團體。石丸組從餐飲店、特種行業到濕毛巾供應、盆栽運輸、電玩網咖、金融業皆有涉足。還包括廢棄物處理，讓做為掩護的企業把所澤市處理場產生的廢棄物，搬運到位於秩父深山的最終處理場。印旛會禁止毒品交易，但石丸組是毒梟一事，形同公開的祕密。所以，石丸組底下有能幹出那種凶案的手下，倒也不算新鮮事。不過——

胸前口袋的手機震動了，未顯示來電號碼。

「喂？」

「我是松下。」

藤島把嘆息嚥回去。不可能是加奈子打來的。他應該早就明白了。
「妳總算願意介紹朋友給我了？」
「我還沒答應。」
「喂——」
「囉嗦啦！我肯打給你就該偷笑了。」
「她人在哪裡？」
「不告訴你。」
「喂，妳也知道出事了吧？」
一段長到不自然的沉默。
「我勸她去向警方投案。」
握電話的手發痛，他努力佯裝冷靜。
「然後呢？」
「她只說要考慮。」
是疲勞與虛脫重疊在一起的音色。
「是喔。」
他忍不住吐出放心的嘆息，或許是被聽見了，他感覺話筒另一端的怒意升高。
「『是喔』？你就沒有別的話好說嗎？我知道出了什麼可怕的事，也知道那棘手到不是憑你還是我就能怎麼樣的，所以我才會勸她去投案。我跟你不一樣，我是真心在為她著想的。」

「我跟妳是一樣的。」

「你說什麼？」

「我不曉得妳把她藏在哪裡，反正八成是朋友的住處之類的吧！搞不好就藏在妳房間。可是如果妳是真心想把她帶去警察那裡，不用等她怎麼打算，直接打破房間玻璃就行了。警察會自己跑來關心的。」

她沒有反應，沉默著。藤島接著說：「妳怕被她討厭對吧？妳應該早就明白光用說的，嚇壞了的她是不可能輕易就範的。」

電話也沒有要掛掉的樣子。

「我跟妳想的一樣，萬一她被滅口，我就麻煩了。」

松下沒有回應。

「妳在聽嗎？」

「我在聽，雖然你的話很讓人不爽。」

「要把玻璃打破嗎？」

「你少得意忘形唷！」

「那妳要怎麼做？」

接著是一段沉默。

「十點，東口儂特利。」

「喂！」

她匆匆說完這句話，就掛了電話。

緊接著手機再次響了，藤島沒看號碼就按了通話鍵，按下之後他立刻後悔了。不是她，不是松下也不是加奈子。

「藤島先生，你在哪裡？」

是職場的所長打來的。他申請的休假期限老早就過了。

「抱歉，我可以再請假一天嗎？」

「少說蠢話了，你知道公司現在是什麼狀況吧？」

「抱歉。」

「你再三被警方找去問話的時候，我可是拿別人的假補你的班的。」

「今天就好，請讓我再請一天。我有無法脫身的要事。」

「誰沒有要事？尤其是年輕的，大家怨聲載道，還有業務那邊也罵人了。因為那起命案，害得公司的信用被質疑了。」

說得好像命案是藤島搞出來的一樣。頭傷作痛，好像熱到快腐爛、掉下來了。

「抱歉。」

「我不想說這種話，不過藤島先生，我不曉得你是靠著什麼關係進來的，既然我們公司雇了你，你應該要感謝才對吧？原本警方偵訊完，你應該主動向公司賠罪，說會粉身碎骨、鞠躬盡瘁才是吧？」

「吵死了！」

「咦？」

「我說你囉嗦啦，死老頭！」

「你——」

所長的聲音陷入啞然，藤島直接掛掉電話。很快地手機又響了，他扔到副駕駛座不管。回不去職場了。腦中浮現自己再次穿上制服，向所長哈腰賠罪的模樣。他只覺得那是惡劣的玩笑。追蹤加奈子的下落，已經成了他的一切。

太陽昇起，停車場就要被暑假出遊的家庭汽車塞滿了。他看到牽著小女兒的父親，心情一陣複雜。

沿著東北道北上，下了久喜交流道，再次往大宮方向南下，同時不忘再三從後照鏡確定後方，他在站前的立體停車場下車。正在開鐵門的精品店、將商品陳列到通道的藥妝店、音樂聲震天價響的遊藝場。穿過剛開始活動的商店街，進入和松下約好的速食店。時間剛過十點。

他點了咖啡，上了二樓。松下已經坐在角落座位，眼睛垂視桌上。她抬頭看見他，一臉吃驚地開口：「怎麼搞的？」

「什麼東西怎麼搞的？」

她的視線盯著頭上的棒球帽。藤島坐下。

「被誰打的嗎？」

「沒什麼。」

「我不是在擔心你，我問是因為我也可能碰到同樣的事。」

「妳做了什麼會被人揍的事嗎？」

「好好回答我。如果你想見她，就不要瞞我。」

她毫不畏懼的筆直眼神看著他。藤島拿出記事本，抽出夾在裡面的照片，指著畢業照上的棟方。

「妳知道這傢伙嗎？」

松下接過照片，瞥了一眼又扔回桌上。

「不認識，誰啊？」

「我們彼此都別再瞞了。」

他覺得松下的眼睛因為恐懼而略微游移了。

「你是被他揍的嗎？」

「少轉移話題！妳知道他吧？」

「就說我不知道了。你有義務告訴我，我大可不必全跟你說。」

他喝了一口咖啡，克制住湧到喉邊的罵聲。

「長野在哪裡？」

「告訴我，是他幹的嗎？」

他大大地嘆了一口氣。

「對，沒錯。」

「為什麼？」

「這傢伙是加奈子的國中同學，現在是一個叫阿波卡利普斯的團體首領。有可能就是他把毒品流給我女兒的，所以我去找他問話。」

「你真是瘋了。」
「結果我被捲進了他們的內鬥，下巴的傷就是這麼來的。」
「那你的頭呢？你的頭包著繃帶吧？」
他拿下戴在頭上的帽子，腦袋被汗水悶蒸著，繃帶飽含濕氣。
「在自己家被揍的。」
「被你老婆？」她一副好笑的樣子揚起嘴唇，卻又忽然變成了沉鬱的表情。「到底誰打的？」
「不曉得，每個人都蒙著臉，連臉都沒看見。被他們用手槍敲的。」
「手槍？是真槍嗎？」
「應該是。」
松下搖搖頭。
「為什麼、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說過很多次了，事情就是這麼不妙。」
「你不是唬我的吧？」
「隨妳愛怎麼想！妳叫我不要隱瞞，我才告訴妳的。」
「可是那種事……」
松下撩起頭髮，烏黑齊整的髮絲在指縫間順著。
「妳或許難以置信，但妳朋友就是知道會變成這樣，才會嚇成那副德行。」
松下雙肘拄在桌上，似乎正在沉思。不久後她下定決心似地點點頭，把手伸進托特包，掏出一把

鑰匙放到桌上。

「這是什麼？」

「長野託給我的。」

藤島拿起鑰匙細細察看，上面刻著機車品牌的商標。

「叫妳把這個給我？」

她只是點頭。

「這是機車鑰匙吧？誰的？」

「不曉得，她只叫我交給你。」

「騙人，妳應該問過她。」

松下表情扭曲，彷彿瀕臨崩潰。他不曉得兩人之間有過什麼樣的對話，但是他可以想像她抓住長野的肩膀拚命搖晃的畫面。

「那她在哪裡？」

松下的臉色頓時變得憔悴萬分，就好像一下子扛起了所有的疲憊。

「還用說嗎？我家啊！雖然我也想過讓她投宿遠一點的旅館，可是也沒錢住上一陣子。一開始我以為她是陷入被害妄想還是什麼而已，因為她已經沒有吸安了，還是會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感覺非常嚴重。我以為是症狀發作了而已。」

「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那麼害怕的？」

「大概一星期以前。她白天幾乎都不肯離開補習班，還好幾次叫我去她家玩。我想她一定是害怕

一個人回家。」

一星期前。藤島回想起充斥著便利超商的鮮血、排泄物及關東煮的氣味。

他從記事本中抽出剪報，遇害的小山在照片中笑著。

「妳認識這個人嗎？」

和棟方那時候不一樣，她端詳了很久。

「不認識，不過好像看過。」她發現藤島想說什麼，急忙抬頭。「不可能吧？怎麼會？」

「目前還不清楚，可是跟剛才那小鬼有關。命案正好發生在一星期前。」

「絕對不可能。」

她的聲音沒什麼起伏，就像只是說說而已。她嘆了一口氣，有些猶豫地拿出手機，按下通話鍵湊上耳朵。藤島等她反應，電子合成的答錄訊息也傳入他的耳中。

「好奇怪，關機了。」

「什麼意思？」

「真的！從來沒有這樣的。」

她再次按下通話鍵，焦急地啃起姆指指甲。

「等一下，等一下。」

她就像在告訴自己似地，不停地重撥通話鍵。

「妳們最後一次聯絡是什麼時候？」

「早上她還在的，為什麼？」

這次是打回她家了吧！沒聽見答錄訊息，但松下就這樣默默一直把手機貼在耳朵。很快地，她露出走投無路的眼神望向藤島。嘴唇鬆開，臉上的血色完全消失了。

「不能再開快一點嗎？」副駕駛座的松下責怪地說。

兩人正前往她家所在的上尾。他叫住就要從速食店衝向車站的她，讓她上了車。她家距離最近的車站搭公車十分鐘左右，在上尾市的交界處。

路況還算順暢。離開市區南下的路線中，他選擇了鑽小巷，幾乎沒被紅綠燈攔下就出了國道十六號。

「急也沒用，或許我們趕到也沒有意義了。」

被紅燈攔下，用力踩煞車。雖然嘴上這麼說，藤島的駕駛卻粗暴極了。被安全帶勒住的身體往前傾倒。他瞥向她的側臉，她閉著眼睛像在忍耐嘔吐，手緊緊地握著。

「長野說了，最近一直說——」

轉成綠燈的同時，藤島踩下油門，開出八十公里的速度。

「說她可能完蛋了。」

「想太多。」

「那你的傷呢？被人拿槍指著也是瞎扯的嗎？」她不曉得第幾次按下通話鍵，不停地打著無法接通的電話。「已經夠了。我們嚐到的痛苦還不夠嗎？為什麼就不能放過我們？」

他關掉播放刺耳流行樂的廣播，打方向燈、換車道。

「不都是加奈子害的嗎？她把我們扯進去，卻一個人溜掉。」

藤島一邊開車，一邊打開置物箱，抓出裡面的男用包扔向她。松下一臉詫異地看著皮包，慢慢打開拉鍊。藤島聽見倒抽一口氣的聲音。

「她做了什麼？」藤島問。

松下望向皮包裡面。說是嫌惡，看起來更像深受吸引。

「加奈子很聰明，臉蛋跟身材也像模特兒一樣漂亮動人，可是她的心瘋狂到無可救藥……正常人才不會用這種東西控制自己的朋友，也不會逼朋友去賣春，對吧？」

可能是因為突然煞車，背後一陣喇叭聲。

「加奈子只會笑，不管再怎麼責罵她都是那樣。雖然對長野過意不去，可是我本來要去報警的，因為想到可能還有別的女生也碰到同樣的事，我實在無法忍受。」

「可是妳沒有報警。」

吸鼻涕的聲音傳來。

「那天冷得要命。當時我放學後正要回家，周圍已經一片漆黑了。一台車突然靠過來，我被他們拉進車子裡面……」

她的話哽住了。他想起她在補習班走廊上的反應，病態的妄想掠過腦際。他想起加奈子，不管再怎麼想像都不真實。「他們」指的是阿波卡利普斯的人吧！用毒品控制眾多的少女，對不良少年頤指氣使。如果有人膽敢反抗，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攻擊，簡直就像暴君。他實在無法想像。

「妳覺得加奈子還活著嗎？」

了。

松下抬起淚濕的臉，一臉不可思議地看他。沒有回答。眼前的北方天空，被巨大的積雨雲覆蓋

上尾市郊外。經過綠意盎然的田園後，唐突地冒出一排巨大的公寓群。好幾棟紅磚風格建築的褐色大樓映入眼簾。車子經過蓋在大樓之間的公園。

公園和馬路沒什麼人影，散發著寂靜的日常。一名老婦撐著陽傘，擦著汗走進空地旁的郵局。一個穿無袖背心的小女孩，正與和她體型格格不入的大型自行車搏鬥。這一切與充滿緊張的兩人完全是兩相對照。藤島在松下住的大樓附近停車，松下立刻下車跑了出去，藤島也追上去。

閃過排在玄關前的自行車，不搭電梯直接跑上鐵樓梯，跟隨著彷彿被什麼東西附身般狂奔的松下。汗水泉湧而出，跑上四樓的時候腿已經軟了，被香菸汙染的肺發出慘叫。

抵達松下家所在的七樓時，她已經插入鑰匙開門了。藤島跑過白色水泥走廊，來到屋前玄關——眼前是她怔立的背影，黑色T恤漸漸被汗水染濕。

「喂——」

他忍不住閉上嘴巴。乾燥花的味道，還有一股腥臭味撲鼻而來，他已經漸漸習慣這種氣味了。隔著松下的背影看到的木板走廊上有條又細又長的紅色汙漬。藤島凝視著，忘了呼吸。

他把全身顫抖的她推開。走廊上有著凝固的血跡，通往客廳的門開著。水藍色的地毯上，有個雙腿交叉、身體扭曲倒地的人影。藤島心臟一陣衝擊，就好像遭到圓木撞擊。嬌小的身軀、橘色的頭髮，曾對他投以畏懼視線的少女。那就是長野智子。

穿著白襯衫的少女胸口開了一朵赤紅色的花。從暴睜的眼睛到臉頰上的淚痕，看起來就像正在哭泣。叫救護車——他把湧至喉邊的聲音吞了回去。慘白、毫無生氣的臉，老早就斷氣了。咬緊牙關、細眉扭擰，一張令人震撼不已的怨恨表情。

房間沒有被翻過的痕跡。桌上擺著手機，藤島掏出手帕拿起它，操作按鈕，確定來電和撥打紀錄。

來電紀錄顯示了家裡的幾通電話，還有松下打來的幾通電話。他再確認撥打紀錄，只有未登錄的電話號碼。今天早上九點半她打過電話，這個號碼很眼熟，但他一時想不起來。總覺得這個號碼——

地板「叩咚」一響。松下像斷了線的人偶般跪在地上，表情絕望，嘴唇鬆開。

「騙人、這不是真的……」

無比空洞的聲音傳來。

藤島再一次看遺體，伸手按住嘴巴。這或許就是昨晚的自己——遺體變成了藤島，然後變成加奈子，對著他微笑。

13

睽違十年的上尾分局，停車場已經擠滿了媒體人員。在局裡碰到好幾個舊識，藤島感到丟臉和憤怒。雖然沒被上手銬，但他們的眼神完全就是把他當成罪犯。

偵訊室。他字斟句酌，只說出最起碼的事實。他說他在尋找下落不明的女兒，在打聽的過程中碰到了屍體。

「我再從頭問一次，你在找下落不明的女兒是吧？」

「嗯。」

「有成果嗎？」

藤島搖搖頭。

「用說的，不然不能記錄。」

「沒有。」

「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嗎？」

「沒有。」

「為什麼瞞著警方？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情嗎？」

「報警只是浪費時間。」

「辭掉警職以後，你被迫離婚，親權也被剝奪了，一塌糊塗吶！」

「是啊！」

「現在的工作還愉快嗎？」

藤島搖搖頭。

「說出來。不要我一直講。」

「不。」

「壓力很大，是吧？」

「……」

「你是不是把女兒關起來了？還是已經把她殺了？」

藤島露出笑容，他沒有中了他們的挑釁，雖然視野變得赤紅扭曲，太陽穴的血管陣陣跳動。

他想著偵訊期間被帶去其他房間的松下。她會供出一切嗎？供出毒品纏身的加奈子，還有那夥人，還有松下自己的遭遇。一想到加奈子的陰暗面會被揭發，他就難以忍受。他想把那些藏在自己為人父親的心裡。

他想著死去的長野。遺體所在的客廳、臥室、浴室，還有貼滿海報、丟滿衣服的松下房間。沒有任何被翻找過的痕跡，窗戶沒有被打破，玄關門也沒有被動手腳的樣子。唯一同住的松下母親一早就出門上班了。偵訊過程中，藤島推測出長野遇害的時間是早上十點左右，當時藤島正和松下在速食店碰面。

玄關走廊有一灘血。一直關在房間裡的長野，為來訪的某人開了門。如驚弓之鳥的少女會主動開

門迎接的對象會是誰？她在想些什麼？肯定不到多少的時間，她的胸口就被利刃刺穿了。手臂和手掌也沒有抵抗的傷痕。她就這樣走向客廳，一步步迎向死亡嗎？門鈴響了，踩著慎重的步伐靠近玄關，從門孔確定對象。取下門鍊，打開門鎖。門打開，加奈子伴隨著室外的熱氣，微笑著步入屋內……

藤島克制住凌亂的情緒。有種現實變得不是現實，快要被深沉的黑暗給吞沒的岌岌可危。放過我吧！我已經受夠了。

「那你認識死者嗎？」

「兩天前見過一次。」

「她知道你女兒的下落嗎？」

「當然。」

「當然什麼？」

「她當然不肯告訴我。」

「你怎麼會想再找她？」

「我覺得她知道什麼。」

「你是不是惱羞成怒？因為她們堅持不肯告訴你。松下惠美說她打了你一巴掌，你是不是無法接受這樣的羞辱？」

「什麼意思？」

「你有充分的動機。」

「少胡扯了！」

「你當刑警時的風評，每個人都知道。要不要我拿當時的悔過書讓你複習一下？坦白說，局裡都鬆了一口氣吶。因為你把老婆的姘頭打個半死，總算有藉口可以擺脫你這個麻煩了。你好像到現在都還自以為是個老手警探——」

藤島不理會他們的話聲，他驅逐雜音耽溺於思考。警方應該會把加奈子列為特例的失蹤人口、重要證人，展開搜索。照理說，他們已經掌握了女兒的黑暗面。

女兒根本是屬於自己的。藤島望著窗外的暮色，發誓絕對不會把女兒交給這夥人。

感覺永無休止的偵訊一直到深夜兩點才結束，或許是松下證實了他人不在場。

玄關和停車場沒有人影，他忍不住回望玄關大廳。沒看到同樣被帶來的松下。她早就被放回家了嗎？明天刑警和媒體就會找上桐子的娘家吧！桐子會據實以答嗎？毒品、阿波卡利普斯、遭到殺害的長野……桐子真的承受得了女兒日漸汙穢的真實樣貌嗎？

穿過停車場時，一輛車子短短地按了聲喇叭，是銀色的日產Skyline，他看見淺井在車內微笑。

「我送你一程。」

藤島疑神疑鬼地端詳他，但還是上了副駕駛座，放倒椅背。經歷長時間的偵訊，身體都僵硬了。

「好像被逼供得滿慘的？」

淺井用開朗到令人不悅的口氣說。

車子隨著低沉的排氣聲前進了，目的地是長野遇害的現場，藤島的卡羅拉還停在那裡。Skyline離開警局，駛上夜晚的國道。藤島有種奇妙的似曾相識。昨晚他也一樣忍受著暴力的痛楚，讓淺井送

他。
車燈驅散了成群的飛蟲。
「請打開置物箱。」淺井冷不防說。
藤島打開置物箱，裡面有幾把刀刃和黑色的男用包。他著急地打開拉鍊，針筒、菸斗、白粉小包，一樣不少。
「我可是拜託了轄區的同事，要不然組長躲不過緊急逮捕。」
他感到全身爬滿了雞皮疙瘩，不是車子的冷氣所致。
當時玄關大開著，松下屏住了呼吸。隔壁的主婦探頭出來看，放聲尖叫。藤島就這樣動彈不得，直到大批警車和警察趕到現場。他甚至沒空藏好車上的毒品、刀子和模造刀。鑑識人員把卡羅拉裡裡外外仔細搜遍了，太驚險了。
「你要我做什麼？」
淺井默默握著方向盤。
「這個案子有警方涉入對吧？」
淺井依然沉默。
長野的手機。他想起了回撥的號碼。
是大宮分局的代表號。他想到好幾個疑點，而讓他得到確信的是長野的命案現場。她是不是聽從松下的說服，聯絡了警察？打算將自己的過去和參與的事全部坦承。她不可能輕易開門，她是不是透過門孔確定遞出來的警察證件後，才讓對方進入？讓帶著幾十公分長的刀子的某人進入，而來人絕對

不是加奈子。

「說！那宗命案也是吧？」

警察與多起命案有關。他想像行凶的場面，但想像不出來。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幹起內部調查的？」

藤島腦海閃過內臟橫流的店員死狀。

「我還是老樣子，只是個轄區的重案組組員。」

「聽你鬼扯！」

他彷彿看見脖子被割開的小山，與舌頭伸長、眼珠暴突倒地的女人。

「快說。」

「我們正極保密地盯上了幾個人。」

「誰？」

「我不能說。」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麼？」

大卡車猛速超車而過，句末被巨響掩蓋了。

「我是真心希望組長找到令嬡的。」

「聽你放屁，你們掌握到多少？」

「她現在依然下落不明。她肯定非常精明，我們推測她應該仍在逃亡，但幾乎沒有留下半點線索。但她被找到也只是時間問題。因為他們肯定也在追捕她。」

「他們？」

掠過腦中的，是穿著鞋子就這樣踏進加奈子房間的男人們。他看見頭罩絲襪的持槍男子們腳上的鞋子。

「為了照片嗎？」

「什麼？」

不久後，他無意間發出了不成聲的呻吟。「太荒唐了！只為了那點事、只為了那點東西，就殺了那麼多人？」

一股分不清是憤怒還是恐懼的灰色感情令藤島頭暈目眩，眼睛被淚水濕潤了。

「敢碰我女兒一根指頭看看！我絕對會殺掉他們！」

究竟有多少人被加奈子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即使如此他還是想要保護加奈子。周圍的黑暗愈是無邊無際、慘叫愈是刺耳，他就愈想保護她。他想在活生生的她面前屈膝道歉。他想要理解她，然後代替發出慘叫的人們毆打她。

「這個。」

淺井把後車座的一本透明檔案夾交給藤島，是關於命案死者的背景調查。藤島打開車內燈，看了小山順平的部分。報告指出，他就讀工業高中時，直到兩年前都是阿波卡利普斯的成員，這段期間他因為偷竊兩度被警方輔導。就讀工業高中時，他加入攝影社。

藤島一邊看檔案，一邊做出單純的推測：小山拍到了什麼後，沖洗出來，成了一顆威力十足的炸彈。而他們嗅到了這顆炸彈。小山在遇害前把東西託給了加奈子。不，或許本來就是加奈子命令他拍

的。

看到上尾的公寓群，松下的住處外圍被藍色的塑膠布罩住了。藤島的卡羅拉沒鎖，甚至連車窗也沒關，就那樣丟在那裡。這根本就是條子陰險的整人。

「媽的！」

車座被夜露沾濕了。他再次把男用包塞進置物箱裡。應該收在投幣寄物櫃，萬一因為持有毒品被逮捕就完了，但是他怎麼樣都想留在身邊。雖然完全就是個受詛咒的物品，卻無疑也是連繫他與女兒的少數紐帶之一。

「還有這個，別忘了。」

淺井打開Skyline的後車廂，裡面放著模造刀。藤島接過收在白木刀鞘的刀，打開卡羅拉的車門，立放在副駕駛座。

「怎麼不說句話？」

「我什麼都沒看見。」

目送Skyline遠離以後，藤島進入松下住處所在的公寓大樓，搭電梯上了七樓。

通道貼著禁止進入的黃色帶子。他把手帕纏在手上，跨過帶子。轉動門把，門鎖著。他想確定那是現實中真的發生過的事。他離開公寓，坐上卡羅拉。身體靠到潮濕的座椅同時，全身的力量都流光了似地。自從得知加奈子失蹤的消息後，他就沒有好好睡過一覺。

從久喜交流道上東北道，再次往蓮田休息站駛去。在漆得招搖花俏的大卡車圍繞下，他把模造刀擺在身邊，閉上了眼睛。

三年前 6

「再見。」我打開玄關門說。

「路上小心。」母親回話。兒子三更半夜要出門，母親的聲音卻明朗到家，聽起來甚至是雀躍的。

聽到這聲音，我才發現她一直在擔心孤單的我。我感到羞恥，總覺得應該更早回應母親的關心，然後在心中為了無法告訴她實話而道歉。

我跟母親說要跟朋友去放煙火。儘管覺得這謊言不太適合六月上旬這時節，卻也想不到其他外出理由了，總不能說我要去參加不良幫派的聚會。

可能因為連續下了好幾天雨，外頭有些涼意。我踩過多處水窪，經過住宅區來到大街上。沿著單向二線道的車燈光河走上一百公尺，看見便利超商的明亮招牌。那裡是會合地點。

她昨天說了：「晚上八點，會有人去那裡接你。」

「妳呢？」我怎麼樣都無法掩飾語調中的不安問。

「你在擔心？」

「坦白說，我很不安。」

「一定可以碰面的。」她微笑說。

所以我無法再詢問任何事了。

超商入口停了好幾輛自行車，一群揹著運動大背包的高中生手拿炸雞或熱狗，正大快朵頤。

我回想起社團的時光，同時望向幾乎可以停放大卡車的偌大停車場，停了好幾台車子。

有一輛白色廂型車格外引人注目，就連對車子不熟悉的我，也知道那是Chevrolet Astro的美國車。

車窗貼著隔熱紙，看不見車內。或許引擎一直開著，黑色的車窗透出藍光，以震耳欲聾的音量播放著音樂。我不禁裹足不前。粗獷、巨大、吵鬧，那彷彿誇示著凶悍的氛圍壓倒了我。

「瀨岡。」

黑色車窗降下來，車內有人叫我。冷不防被叫了名字，我猛然一抖。一個女生在車中向我招手，不是藤島。那個女生留著褐色短髮，眼睛上貼著長長的假睫毛。可能因為化妝，眼周一團漆黑。有些厚的嘴唇無趣地噘著，從上到下細細打量著我。

「你在幹嘛？這邊啦！」

我認識那個女生，雖然花了一點時間才想起來，同校的遠藤那美。她是幾乎不會在學校露面的那夥人之一，她居然認識我，這讓我非常驚訝。

「哦？你就是瀨岡同學呀？」

駕駛座的車窗降下，一個金色短髮男露臉了。他把嘴巴左右大大地咧開笑著，有一顆門牙是閃亮亮的金色。

我推開車門，同時無數次自問真的應該上車嗎？

「怎樣啦？到底要不要上車啦？」

遠藤表現出不耐煩。極短的制服裙底炫耀似地露出白皙大腿，催促地搖晃膝蓋。

「歡迎你加入，大家都在等你。」

相對地，金髮男和藹可親地笑著說，配合電子樂的節奏搖晃著身體。他的笑容毫不保留，天真無邪，反而令我覺得詭異極了。

我將害怕與膽怯趕到角落，踏入車內。因為我相信藤島的話。

「今晚一定會讓你畢生難忘。我保證，嗯。」

我在覆蓋著蓬鬆毛皮的車座坐好，金髮男回頭對我愉快地笑，扳動打擋桿。遠藤以冰冷的眼神看著我。

巨大音箱傾倒出來的轟隆聲響撼動著我的胸口。芳香劑與遠藤的香水味釀造出一股濃重的人工氣味。散發出藍光的車內燈、裝飾在各處的熱帶花卉。我盡其所能地佯裝平靜，在車廂中搖晃著。

我不太清楚車子經過了哪些地方。

儘管音樂放得震天價響，金髮男卻不時回頭向我搭話。

「學校好玩嗎？」「你要考什麼高中？」「說到我在你那個年紀的時候啊……」「你喜歡車子嗎？」

「那部漫畫超讚的，對吧？」

每一次我都必須側耳細聽，結果一再錯失了窗外的狀況。頂多就只能看得出來，我們正在往北方駛去。

我問要去哪裡，金髮男說「地獄一號街」，然後開懷地放聲大笑。我在心中對應該正在擔心我的父母道歉。看這樣子，肯定要到非常晚才能回家了。

約莫開了快一小時吧，車子在路燈稀疏的小路一逕前進。周圍是一片黑暗宛如無底沼澤的田地，沒有多久，連田地也不見了，車子爬上樹林茂密的山丘。好幾次碰上U字髮夾彎。

「這裡到底是——」

金髮男轉動方向盤過彎，我連忙望向車窗外。

有塊巨大的看板，上面用紅色的文字寫著「滿」，藍色的文字寫著「空」。我一陣驚愕，心臟噗通跳了起來。也就是說，那裡是一家愛情賓館。

彷彿要證實我的猜測，籬笆圍繞的道路前方，出現了一座賓館樣貌、約三層樓高的白色建築物。屋頂是童話風格的尖型屋頂，豎立著好幾根紅磚柱子。

可是情況不太對勁，賓館沒有半點燈光，周圍與建築物本身都被樹林的濃闇覆蓋。籬笆未經修剪，雜亂生長。叢生的枝椏不時刮過車身側面。

通往賓館的私人道路散落著許多保特瓶和紙屑，柏油路處處龜裂。靠近一看，賓館本身的牆壁也已經褪色，應該是窗戶的地方沒有玻璃，呈現無數個空洞。

也就是說，賓館早已不再營業，化成了廢墟。我在放心的同時，又湧出了另一種緊張。難道目的地真的是這裡？

車燈照亮了阻止前進的門鎖。金髮男短按一聲喇叭，一個用呢帽蓋住半顆頭的少年從籬笆陰影處現身，用熟練的動作打開門鎖，向金髮男揮手。

車子悠然駛入賓館的用地。

很快地，籬笆消失，賓館的全貌現身。原本是停車場的地下室，聚集了打扮各異的少年少女。許多汽車與機車雜亂停放，我坐的車子車燈成了唯一的光源，照亮他們。

「好啦，到啦！」

車子分開人群往前進，金髮男也不熄火，直接下了車。遠藤也推開車門，跟著下去。我做了個深呼吸後下了車，感覺就好像來到野生動物群生的非洲荒野。

同時我被新的轟聲給包圍了。停在各處的車子任意播放音樂，才剛聽見黑人配合嬉哈音樂唸唱著饒舌歌，又聽見電吉他以宛如噪音的激烈音色彈奏重金屬的即興重複樂段。再加上電子樂及鼓打貝斯機械性的節奏，音浪規律地震動著地面。

人數約有二十來個吧！有人是鬆垮的T恤配牛仔垮褲的黑人扮相，也有人穿著招搖的圖案夾克，甚至也有開襟襯衫配西裝的黑道扮裝。頭髮也形形色色，有褐髮、長髮、平頭、雷鬼頭等等。

女生大部分都穿著學校制服，就好像強調她們女高中生或女國中生的身分。眾人分成數個圈子，聊著天，或配合音樂節奏擺動身體。

香菸的火光在黑暗中飄浮著。然後另一隻手拿著啤酒罐或酒瓶。上半身赤裸的少年們踩著滑板溜過水泥地。

我反射性地尋找她的身影。尋找身材纖細而修長，留著長髮的藤島加奈子。

人臉不是被刺眼的燈光模糊，就是沒入黑暗之中，但我不用多久就適應了。沒有任何一個形似她的人，即使窺看車內，或是尋找停車場深處的黑暗，仍然無法找到她。

凍結般的緊張束縛了我的心。我在這裡沒有半個認識的人，就好像赤身裸體地走在路上。

有人用力拍我的肩，回頭一看，剛才打開賓館入口門鎖的呢帽少年不曉得是喝醉了還是吸茫了，用一種極放鬆的表情衝著我笑。

「嘿，你看起來真小。」

少年看起來高中生左右。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少年繼續說：「棟方叫你來的？」

是藤島叫我來的。話湧到喉邊，但我沒有說出口，默默點頭。

「那你很厲害囉？」

少年兀自恍然大悟地笑道，舉起一隻手臂。我搖搖頭。他肯定是在指身手。

「那是怎樣？機車？還是這個？」

少年把食指彎成鉤狀。我再次搖頭。我不會騎機車，也不會偷竊。

「我——」

「我知道啦！其實是那個吧？我知道啦！」

少年睜大眼睛撲抱上來，雙手搭在我的肩上大叫，用一種好像黑猩猩的動作糾纏我。

「加油啊，我懂的！」

開車的金髮男扯過我的手臂，把手中的啤酒罐塞進我的掌中。

「喝吧！不巧的是，六九年以後，這裡就不再供應烈酒了。」

「咦？」

「老鷹合唱團，〈加州旅館〉的歌詞，沒聽過那麼老派的搖滾樂是嗎？」

金髮男舉起手掌催促，叫我快點喝啤酒。不習慣喝酒的我，被啤酒的苦澀和酒精味驚得直瞪眼，但還是嚥了下去。明明身在廢墟，啤酒卻冰涼透徹。

「快點喝醉吧！都來到這裡了，保持清醒也沒用。」

金髮男親密地搭著我的肩，配合雜亂的音樂之一，帶我左右搖擺。

我聽從男人的話，再喝了一口啤酒。為了多少壓抑一下不安與恐懼等負面情緒，還有為了笑著迎接她，我想要再多借助一點酒精的力量。胃底漸漸熱了起來，就像點燃了小卡式爐。原本只是像噪音般震動鼓膜的各種音樂，被拆解成許多細小的音流穿透耳中，化為濁流，迸散在腦漿的每一個角落。

「聽好了，要更用力地解放自己，讓腦中的調音瘋狂。」金髮男在耳邊叫著。

我聽從他的話，笨拙地讓身體上下搖擺著。這樣似乎讓我的心情純粹地愉悅起來，我覺得舒服極了。

周圍的少年少女們不知不覺間注視著我。每個人都露出善意的溫和笑容，一點都不像是那些駭人聽聞的流言主角們。雖然我不曉得那些笑容是不是真心的，但稍微放心了一些。

「頹廢」這個字眼掠過腦際。三更半夜來到這種地方，而且還喝酒，用醜怪的模樣跳著舞。父母會怎麼想？不過我稍微理解了他們會這樣聚在一起的理由。

黑暗中掠過一道閃光，猛烈的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一個穿馬球衫戴眼鏡的長髮少年扛著大型相機，臉上掛著詭異笑容。

少年看起來約莫高中生年紀。相對於這裡每一個人都明顯地散發出不良少年的氣質，他卻是一副阿宅模樣，格格不入。

儘管我一臉訝異，他卻看著觀景窗，再次按下快門。

「你做什麼……」

「紀、紀念照啦！」

他完全不理會困惑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亮著閃光燈。

「謝啦！」

少年是在對我笑嗎？他唇角一歪，人消失到黑暗中了。

「瀨岡，這邊。」

遠藤用不高興的口氣在停車場裡面喊道，不耐地用下巴指示我過去。她的態度甚至讓人感覺到敵意，讓我動輒鬆懈的心再次繃緊了。

正好一台小綿羊從旁邊騎過去。看到脖子上掛的相機，我知道是剛才的少年。機車就這樣騎向賓館出口離開，我覺得我的靈魂好像連同相機一起被帶走了，感到頗不舒服。

我穿過人群，朝地下的深處前進。雖然人數少了一些，夜晚的冷空氣變濃了。音樂的音量也比入口附近安靜了一些。

裡面有個褐髮的男人背對著我。他身穿白襯衫，底下是學生褲。在打扮五花八門的少年少女之中，這反而顯得與眾不同。我立刻就看出他是棟方了。

他雙手拿著什麼東西，面牆站立。牆上掛著類似標靶的木製品，上面扎著好幾根粗釘狀的物體。走近一看，我發現他手中拿的東西像是大型槍械，然後察覺那是十字弓，我感到驚嚇。啪咻，弦彈開的聲音，同時射出的箭矢偏離標靶，反彈在水泥牆上。

他的周圍有幾張桌子和椅子，他的同伴們拿著酒瓶和香菸或坐或靠，呆呆地盯著箭矢的動向。

「你來了。我在等你。」

棟方射完幾根箭後開口。

「喜歡這裡嗎？」

他朝桌上的什麼東西伸出手去，然後把它叼在口中，將打火機的火湊上去。我看出他叼在嘴裡的是鐵製菸斗。菸斗前端冒出煙來，他以非常慣練的動作吐出大量煙霧。四周充滿了燃燒草葉的氣味。

「一串紅的葉子。沒什麼，只會讓身體搖搖晃晃，眼睛一閃一閃而已。哈個一口吧？你待過棒球隊的話，至少也抽過菸吧？」

棟方叼著菸斗，再次把打火機的火湊過去。堆在前端的草狀物燃燒，他邊吐煙邊把菸斗遞給我。我接下，吸了一口。辛辣的煙嗆著了我，我咳了起來。他與同伴們放聲大笑。

「這裡很不賴吧？」

「藤島不在這裡嗎？」

「藤島？這裡有叫藤島的嗎？」

棟方掃視周圍，很快地聳了聳肩。

「開玩笑的，表情別那麼恐怖。她馬上就來了。」

「真的嗎？」

「你好像很迷戀她？」

「……」

「真感人呢，非常動人！」靠在椅子上的遠藤動作誇張地笑。很快地她瞪我：「快點死了心回去吧！不知自己斤兩有多重，一點都不好笑。」

一股火熱到讓人驚訝的感情湧上心頭。我看著她，或許該說是瞪。

「哦？」

棟方微微睜眼。

「我……」

「沒關係。如果開始被人家說個幾句就退縮的話，乾脆就別來這種地方，是不是啊？」

遠藤把手中的啤酒瓶朝我擲來。瓶子掉在腳下，褐色的碎片在水泥地散落一地。

「看到你就噁心，明明在學校裡是任人糟蹋的賤蟲子，少在那裡囂張瞪人。」

「妳少說幾句。」棟方責備似地看遠藤。

周圍的嘈雜安靜下來，我覺得原本放鬆的氣氛一下子繃緊了。遠藤露出頹喪的表情，嘴唇顫抖著垂下頭去。我有種被當頭澆了盆冷水的感覺。

他對我笑。

「我還滿欣賞你這種人的，讓人想要拉一把。你今天是來打聽藤島的事的吧？」

「藤島真的是這裡的成員嗎？」

「成員？成員唷？我不太喜歡像這樣一一區分呢！」

棟方從鼻子噴出煙來，像在克制苦笑。

「但是我可以明確地回答你，雖然我不清楚藤島自己怎麼想，她不折不扣是我們的一份子。」

我受到不小的衝擊。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這樣形容她。她總是一個人。我無法想像她在眾人圍繞下樂在其中的模樣。

「不過我倒是沒聽說有誰上過她吶！嘿，有誰上過她嗎？」

他轉頭東張西望問，粗俗的笑聲此起彼落。

我懷著祈禱的心情掃視周圍。雖然沒有人出面或點頭，但也有些人表現得別具深意，打亂了我的心情。

「看吧？」

棟方聳了聳肩。這個動作與她常做的動作總有些神似。

「不過你最好不要再追著她跑了。」

「為什麼？」

「為什麼唷……」

棟方望向半空中。

「為什麼？」

「這可不是在嚇你。」棟方環起手臂。「你知道我們阿波卡利普斯些什麼？」

「我……」

「噯，先聽我說。暴力嗎？像是誰幹掉了誰、揍了誰、恐嚇了誰，或是誰在飆車賽中贏過了誰，是不是這類傳聞？」

「沒錯。」

「不覺得很厲害嗎？如果真的就像傳聞所說，那麼我們個個都是英雄，要不然就是怪物了。」

周圍的人發出怪叫，吹著口哨鼓譟。

長髮男說：「怪物啊？不賴耶！叫怪物帥多了。」

雷鬼頭男說：「好像職業摔角選手。知道嗎？美國職業摔角選手中就有人自稱『不朽傳奇』呢！」

棟方就像交響樂團前的指揮家般環顧周圍說：「其實是相反的。我們都缺少了什麼，嚴重地缺少了什麼。活在這個世上需要一些什麼，而我們全都把那些玩意兒忘在哪裡了。阿波卡利普斯就是這樣一個團體。一群愚蠢、軟弱的傢伙湊在一起相互取暖，這樣罷了。你看了就知道了吧？」

被這麼一問，我只能露出曖昧的表情。

「那樣說太狠了吧，棟方同學。」

「嘴巴太賤了啦！」

周圍傳出外國人的那種噓聲，同時卻也有人放聲大笑，就好像聽到什麼好玩的笑話。

「我懂我懂，我們弱死了。」

「真希望大家對我們好一點呢，像呵護老人那樣。」

棟方拍手。

「回到藤島加奈子身上，其實我們也不是很瞭解那女人。」

我的口中發出意想不到的大喊：「我不管被怎麼想都無所謂。我只是想要更瞭解她。我想要更瞭解她，為什麼不行？」

「我又沒說不行。」

「告訴我，她怎麼會跟你們在一起？她在這裡到底是想要做什麼？」
周圍湧出嘲笑。好熱情呀、加油。有人罵我噁心。
「她跟我們在一起，有那麼奇怪嗎？」
「這……」
棟方的口氣並不高高在上，甚至沒有逼問的樣子。他很冷靜，說出口的話甚至有些哲學，但我卻不知為何，感覺受到威脅。
「如果你想瞭解那女的，就先糾正你的誤解。那傢伙看起來就像出淤泥而不染，所以你覺得她會在這裡，一定有什麼驚人的原因對吧？」
我慢慢地點頭。
「你真是個好男人。很老實，又帶種。」
「……」
「不過很遺憾，並沒有什麼原因。這就是答案。藤島跟我們沒有什麼不同。她也一樣缺少了什麼，所以才會跑來這裡，跟我們混在一起。」
盤踞在停車場的熱氣，甚至就要將山間的涼意驅逐一空。我忍不住將手中的啤酒湊近嘴邊。
「看你一副無法接受的表情。」
「所以你才叫我不要接近她嗎？」
「不，如果你想親近她，請便。這不是建議，也不是恐嚇，只是我的自言自語。不過她的空洞非常大，比我們的都還要大。她的缺損實在太深，會把身邊的人都吸進去。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用力搖頭，表示我完全不懂他在說什麼。棟方那種空泛的話只讓我聽了不耐煩。

「我還是不懂，怎麼可能懂？」

「你會懂的，或許就在今晚……」棟方用一種規勸不聽話的孩子的父親口吻說。

「她什麼時候會來？」

「快了！等不及了嗎？」

抱著好幾瓶啤現身的，又是那名金髮男。他踩著搖晃不穩的腳步過來，四處分發或強塞啤酒。他對我也露出金牙微笑，明明我還沒喝完，又塞了新的一瓶給我。

棟方舉起瓶子說：「喝吧。那傢伙喜歡酒量好的男人，你也知道吧？」

我環顧他們，一口氣把酒喝光。

說到底，我怎麼會在這種地方？為什麼她把我叫來？疑問像泡沫般膨脹。我咬牙切齒思考著，又喝了一口。即使把這個疑問說出來，我也不認為能得到滿意的回答。

或許是因為酒精，脖子後方感到一種被灌了鉛的沉重與灼熱。比起冰涼的啤酒，我只想喝水醒酒。至少在她現身之前，我必須恢復正常。

原本沉默的遠藤正用一張薄薄的卡片在桌上像掃把般掃著。她在蒐集神祕的白粉。表情有些急迫的她，將剪得短短的吸管湊到鼻子上。

「看什麼看？」她翻眼瞪我，不知道是因為酒意還是羞恥，紅著臉說。

我覺得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棟方說了：「第一次看到？」

「咦？嗯……」

「不必怕成那樣。要不然你也試試吧？」

「我……」

遠藤把吸管前端移到白粉堆，將粉體滋滋吸進鼻腔裡。她咳了幾下，每次嗆咳，粉就像白煙般噴散開來。「可惡。」她又用卡片集中白粉，再次用鼻子吸食，那動作看起來既邪惡又猥褻。

遠藤眼睛濕紅地仰望著我，或許她又想罵我，卻只是嘴唇發顫，什麼也沒說。她用手指一再抹拭沾在鼻周的粉末，也不顧忌周圍的眼光，擦到牙齦上。

棟方把手擱在她的肩上。

「你會瞧不起她嗎？」

「不會……」

「我再說一次，你也可以試試看。這麼一來，或許就可以更接近藤島了。」

棟方從口袋取出小塑膠袋。裡面裝著疑似遠藤剛才吸食的透明粒子。

「她也很愛這一味。安非他命化合物，這叫『快快』。」

棟方把藥包扔過來，掉在我的腳邊。我戰戰兢兢地把它捏起來，感覺手中就像捧了排泄物。

「藤島……有吸這個？」

「我不是說過嗎？她比任何人都要軟弱。為了填補空洞，她常吸。」

「不用了，我不是來這裡搞這個的。」

棟方拿著啤酒瓶拍手。

「我就猜你會這麼說。」

「你要把我趕走？」

感覺這夥人總是在觀察棟方的臉色。換言之，他是老大，只要他一聲令下，想要把我怎麼樣都行。遲至這時，我才頭昏腦脹地發現這件事。

「不會。你也看出來了吧？我們歡迎你，打算好好款待你。藤島也這樣交代我們。」

「藤島這麼說？」

「你是重要的貴賓。為了迎接你，我們做了許多準備，快要完成了。我不會為難你，不過用酒精麻痺腦袋，跟吸安也沒什麼差別。」

「可是我還是沒辦法。」

「我知道。所以我準備了別的給你，希望你會中意。」

「別的？」

「你一定會喜歡的，我保證！」

遠藤突然吼叫起來。與剛才大相逕庭，對我嘻嘻笑著。周圍的人發出勝利歡呼般的叫嚣。

「耶！」

「太讚了！」

長髮及肩的男子與雷鬼頭兩人迅速從椅子上站起來，跑向停車場中的一輛轎車。

轎車車門一打開，就有人發出一聲尖叫，緊接著變成了孩子般的啜泣聲。長髮男和雷鬼頭在拉拽啜泣的人。兩人默默無語，對那個遲遲不肯下車的人拳打腳踢，把他拖了出來。

是誰？被拖出來的少年，臉部腫得面目全非，眼周泛黑。是流血了嗎？額頭上有著一片融岩般的

痂。嘴唇可能是因為內出血，浮腫到幾乎要破裂了。

我很快就看出那是島津，只是怔愣在原地。

「這——」

島津被兩個男人揪著後衣領，淚流滿面的臉扭曲成一團，被拖著站起來。他的臉上全是口水和淚水。我不曉得該說什麼。

「這到底……」

棟方微笑，那是個美得甚至令人覺得冶豔的笑。

「喜歡嗎？」

「你們對他做了什麼！」

棟方拿起桌上的十字弓，塞給了我。島津被推到水泥地上。他渾身顫抖，求救似地仰望我。

遠藤站起來，走近並拿起桌上的箭，然後把臉貼近杵在原地的我，就像要親吻我一般，然後把箭填裝到十字弓上。

「還要別人幫你代勞。」棟方說。

「不必擔心，他的手已經廢了。」

「什……」

我望向島津無力地垂下的右手。好像骨折了，肘關節異樣地隆起，又紅又腫。

「聽說這傢伙惡狠狠地整過你。我都聽說了。他還得寸進尺，對你糾纏不清，把你的鞋子割破，把你關在屋頂上。」

我看著島津的右手。就算沒有骨折，那也無法再拿起球棒了，更遑論上場比賽了。

內臟劇烈地疼痛起來，就好像是我被捲入了那淒慘的暴力漩渦。我們拚命練習，練習到喉嚨嘶啞、汗水化成鹽巴結晶、肩膀和腰部痠痛。為了不落人後而焦慮、苦惱，奉獻出無可計數的時間與肉體。而這一切全都化成了泡影。島津的絕望倒灌過來，扼止了我的呼吸。

「真是太陰險了。雖然我們也愛做些無聊事，但這傢伙更是無聊到家。你就盡情發洩你的憤怒吧！這種人渣最好從世上消失，世上少了他也完全沒差。」

「島津……」

即使身處漆黑的停車場，我也看得出島津的眼睛由於恐懼和震驚而濡濕了。他像烏龜般縮著身體，下巴近乎瘋狂地顫抖著。

他們其中一個人，就像踢足球那樣抬起腳來，做出踢踹的動作大笑。對於現在的島津，那點嚇唬就綽綽有餘了，他尖叫一聲，試圖爬著逃離。但由於手臂無法自由活動，他失去平衡，肩膀撞在地上。

「啊啊、啊啊……」

島津發出不成聲的慘叫摔倒，全場哄堂大笑。

我忍不住別開臉去。我不想承認那是與我競爭了好幾年的對手。他無比狠毒、像蛇一樣死纏爛打，而且固執。我所認識的島津，是個強悍到不行的傢伙。

「這是至高無上的毒品，想射哪裡就射吧！」

「什麼？」

棟方的聲音無比溫柔，甚至像甜言蜜語。我望向他，天真無邪的微笑。我知道自己臉上的表情消失了。

遠藤刺耳地笑：「好羨慕唷！絕對可以嗨到死！」

「沒有任何一種毒比得過這個。這是特別為你客製的，只屬於你的、獨一無二的毒唷！」

我搖頭。是醉意更濃了嗎？腦袋就像塞了棉花，意識混濁。

「不行，我不能這麼做。」

「你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動手。我們有力量，我們的力量之強大，要消滅一隻這種害蟲，根本算不了什麼。你愛射哪裡就射吧！威力沒那麼大的，就算正中腦袋，也只能勉強射穿頭骨。箭應該會插進大腦，不過大腦是沒有痛覺的，正好可以當成餘興觀賞一下。他應該會像原始人一樣，頭上像裝飾品一樣插著一隻箭，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吧！你不想看嗎？」

「我做不到！」

「不，你可以的。你應該想射得不得了。」

「我──」

「不必顧忌任何人，你的行為是正當的。想想看，這個人渣以前是怎麼對你的？」

我俯視島津。他已經驚恐萬狀，每當他們出聲，或是跺腳、打破酒瓶，他就縮起脖子。

似乎有人點起煙火，或綠或紅的刺眼彩光妖異地照亮停車場。

「救、救救我，瀨岡……」

「都亮刀子想砍人家了，還有臉向人求救？讓人飽嚐屈辱，還有臉求救？你要小心唷，他打算下

次碰面的時候，從背後捅你一刀。」

我舉起十字弓。棟方說出了沉眠在我心底的黑暗。我接連想起與島津度過的時光，然後我的心幾乎要被黑暗的感情完全支配了。我想起的並不是吃同鍋飯、充滿友情的回憶，而是在競爭的盡頭看到的憎恨、屈辱、嫉妒這些汙泥。

「喂，你說說，他還是很髒嗎？」棟方對島津說。

島津露出不解的神情，旁邊的長髮男抬腳踹飛島津的肚子，散發出危險的氣息。

「回話啊，混帳！」

島津蜷著身體，在地上嘔吐出來。

「喂，他還很髒嗎？回答我啊！」

「我、我已經……拜託，帶我去醫院……求求你！」

眾人彷彿聽到什麼逗趣的笑話，捧腹大笑。

「我討厭你。」

我把箭轉向島津。他發出尖叫，護住了臉，不敢正視舉起十字弓的我。我把手扣在板機上說了：

「看到你就噁心！我不想看到你，我要殺掉你。你是個人渣！總是監視我，到處說我的壞話，擺出一副你才是正義的嘴臉！」

「瀨岡……」

「我已經忍無可忍了。我在屋頂時，甚至想過要死。你居然想要害死我。難以置信。」

「沒錯，射死他！」

棟方原本一直是平靜的語調忽然充滿激情。

「可別射到我唷！」踹了島津肚子的長髮男從後面揪住島津的後衣領，讓他站起來。

「射眼珠！射眼珠！」

「不要一發就射死囉！」

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不知不覺間，看熱鬧的人增加，圍繞著我們觀望著。每個人都興奮不已，著魔似地瘋狂吼叫。

棟方揚聲：「射吧！把違抗我們命令的蠢蛋殺掉！加入迷幻渾沌的行列吧！」

「住手！不要射！不要！」

幾名男女圍到島津身邊，抓住他的雙手雙腳。他就像是被綁上十字架的罪人，或是落入喪屍口中的犧牲者。

車子流瀉出震得鼓膜發痛的音樂，低沉如心跳聲的嬉哈音樂，如詠唱咒文般的黑人饒舌歌。它詭譎地向被酒精混濁的腦袋傾訴著。

「射啊！藤島也希望你這麼做！」

我被棟方的聲音、周圍湧出的怒吼及尖叫包圍。它們想要奪走我的思考能力。正落入她期待。

我身子一轉，十字弓從島津指向了棟方。鼓噪的狂熱一瞬間凍結，每個人都露出怔愣的表情。

「不許動！」

然而只有棟方一個人冷酷地凝視著十字弓。明明自己成了靶子。

「小子，你做什麼！」

「頭殼壞去了嗎！」

很快地，凍結的空氣融化，灼熱的怒意湧向我。握著十字弓的雙手發抖。棟方的手伸向長袖口袋。我忍不住重新瞄準十字弓。

「拜託，不要動！」

他掏出一包香菸，拿出香菸叼在嘴上，點了火。周圍傳來彈簧跳開的聲音，是有人打開折疊刀的聲音。

我應該只是個平凡的國中生，至少我應該跟這種腥風血雨毫無關係。我的腳開始失去力量，融化在地上，湧上心頭的後悔灼燒著胸口。

棟方邊吐煙邊搔頭。

「真遺憾。」

「放了我們！」

「你只差一點就可以完滿了，正好可以填補你缺損的部分。」

忽然間，一股幾乎令人失去意識的強烈睡意襲來。怎麼會這樣！我懷疑自己的身體怎麼會叛變，搖了搖頭，勉強把持住自我。

「這傢伙怎麼處置？」

長髮男把刀子架到島津脖子上。

「住手！」

棟方回答：「該怎麼處置才好呢？」

「住手！我會射的！」

棟方的嘴唇像弦月般勾起笑容。他的笑容詭異至極，我的胸口痛得像要燒起來了。

「好哇，你射吧！你會這麼出招，雖然很令人遺憾，但其實我也期待著。千萬別讓我落空了。」

「讓開！」

我對抓住島津四肢的傢伙們叫道，趕開他們。長髮男在離開之前低吼：「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你已經沒命了。」

我能夠明確聽到的只有這些，其他人七嘴八舌地嚷嚷著，我聽不清楚。是詛咒或恐嚇吧！腳下的島津用一種傾訴的眼神仰望我。我覺得他太自私了。我明明跟他一樣怕得不得了，從剛才開始牙關就咬不緊，幾乎要哭出來了。

「可以走嗎？」

「嗯，嗯。」

島津不停地點頭，就像個壞掉的發條人偶。我把手指扣在板機上，用另一隻手扶住他的肩膀。

我被惡狠狠地瞪著。大量的憎恨及殺意尖銳地扎刺上來，幾乎要把我渺小的理性給摧毀了。

我想問她。為什麼要把我引來這種地方？真的是為了讓我射殺島津？為了讓我變得再也不是我？我無法回應她的期待，她會失望嗎？她會和這些人一樣，對我表現出敵意嗎？

——可是我不認為我做錯了。

我在心中對她喃喃，確定島津慢慢地爬起來，用十字弓分開人群。

「我會射唷！」

我一邊試圖殺出重圍，一邊心想：我連這裡是哪裡都不曉得，不可能逃出去的——我硬是壓下絕望的心情。

跨步要跑的瞬間，突然一陣天旋地轉。撼動大腦的衝擊與疼痛在下巴和手肘擴散開來。不知不覺間，我的身體趴在地上。不是挨揍了。

我發現自己整張臉趴撞在地面，一陣驚愕。指頭振動，周圍尖叫四起。倒下去時，十字弓的箭射了出去。我勉強睜開像鉛般愈來愈重的眼皮，苦澀地注視著失去了箭的十字弓。

「瀨岡！」

島津在頭上叫著。我用手撐地，試圖爬起來，然後再次摔倒了。腳好像完全萎縮了一樣，完全使不上力。激烈的笑聲響遍停車場。身體就像失去靈魂的人偶，我是怎麼了？就連驚訝都被迫煙消霧散了，我什麼都無法思考。

「快點，你在做什麼！」

島津再三拉扯我的手，他的力量大得驚人，我的身體慢慢地被他拖行。很快地，許多腳圍靠上來，視野一隅瞥見島津尖叫著逃走，我只能感覺到水泥地的冰冷。

仰頭一看，棟方就在旁邊，面露他一貫的詭異笑容。棟方對金髮男說：「放了多少？」

「很多，興奮劑跟安眠藥，隨便亂摻。味道變了很多，我本來還擔心會被發現哩！」

棟方俯視我說：「這餘興節目還算可以。」

「我會死嗎？」

「你覺得呢？」

「藤島……」

她不知何時現身的。

她穿著便服，褐色夾克配黑色長褲，站在我身邊。即使狀況如此絕望，我仍覺得那身穿著非常適合她，一面抵抗著黑暗，對她看得出神。對於容貌與氣質都十分成熟的她來說，那身裝扮再適合不過。

我甚至發不出聲音了，我朝她伸出手去，我做的是錯的嗎？到底為什麼要把我……

她的表情無限地透明，什麼都無法看出，嘴巴也一直閉著。

「我……」

我看到的是不是幻影？我希望是。如果那真的是她，我一定會……琥珀色的光輝。可是以幻影來說，她那雙寶石般的瞳眸實在太美了。

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響起了手機來電鈴聲，棟方在頭上說話。這段期間，我一直凝視著藤島。不管會變成怎樣都無所謂了。可是我要——

「嗯，知道了。」

手機闔上的聲音，還有棟方的聲音。

「藤島，妳贏了。趙好像中意這傢伙。我實在搞不懂他的品味。」

「是喔。」

我無比期盼她的聲音響起。求求妳，對我……

「我就猜他會中意。」

「妳這叫做慧眼過人嗎？真是服了妳。」

他們在說什麼？我不停地注視著她。求求妳，對我……

腦袋彷彿被灌了焦油，直到最後，她的臉都沒有表情。

14

藤島畏懼著他們的身影，並且為加奈子的微笑心痛，鬼鬼祟祟地入睡了。不知不覺間太陽昇起，他在灼熱的車廂內醒來。頭上的繃帶吸飽了汗，變得沉重。他發動引擎，用空調冷卻車內的熱度。睡醒好難受，就像嚴重的宿醉。

走過如加熱平底鍋般的柏油路，在擁擠的廁所馬桶間吐了幾次。腸子反覆收縮，噴出水般的稀便。他發現自己輕微脫水，灌了三瓶保特瓶的水。在車中換過襯衫，用電動刮鬍刀刮了鬍子，擺脫了猶如流浪漢的外貌。即使如此臉頰依然浮腫，臉色暗沉泛黑。

他感到噁心想吐，在車中躺下，默默看著太陽高高昇起。廣播報時十一點了。頭臉異樣地火熱，脖子以下卻是陣陣惡寒。

加奈子在催促。他打開置物箱，拉開男用包的拉鍊，把東西全倒在副駕駛座上。加奈子微笑著遞出「包裹」。他用小刀小心地拆封，把透明的結晶倒入菸斗。

毒癮者會是什麼下場，他再清楚不過。用身體付出代價、或散盡家財，家破人亡。藤島可以說已經是毒品的俘虜了，自己一定會不可自拔。可是他現在沒有心思去管那些。

從底下用打火機灼烤著，含在口中吸入。又酸又苦的煙充滿肺部，空調感覺更冰冷了。偷嚐禁果的背德感竄升上來，但沒有立即的變化。腸胃痛得彷彿被擰絞，全身倦怠無力。

循環至肺部的煙細細地從口中洩出。加奈子微笑著，不肯放過他。快點，找到我。將第二包倒進菸斗，用打火機灼烤。期待變化發生。

第三包白粉蒸發時，沉入泥沼的四肢飄浮起來，頭腦明確地逐步轉為清醒。一切應該都只是錯覺。幾個小時後，應該會有更深的泥沼在等待他。

雖然他躁動難安，卻逐漸充滿氣力，他再也無法回想起先前的疲勞與痛苦。他從渾身是汗的座椅爬起來，感覺就像從墓地裡重生。他無法不感謝她留給他的贈禮。離開停車場，就像被夾在太陽與柏油路之間的熱三明治，皮膚被烤焦的感覺還不賴。

他在想要狂奔納喊的衝動驅使下前往廁所，洗了把臉。一定見得到加奈子的。毫無根據的自信泉湧而出，他對著鏡中的自己微笑。

駛下岩槻交流道，前往調查書上寫的小山順平的老家。他好幾次差點追撞前方行車。地址就在發生慘案的便利商店附近。紅燈讓他不耐煩到了極點。車子經過超商前面，現在整個超商用地依然被藍色塑膠布覆蓋。案發後已經過了一星期以上，卻散發出已然經過不少漫長歲月的空虛。

他發現自己已經停好車子了。眼前矗立著一幢算大的木造透天厝，圍牆裡栽種著修剪得宜的樹木。手指按下門鈴，門柱上沒有門牌，玄關貼著「喪中」的紙。無人應門，他感覺到強烈的煩躁。可容納兩台車的車庫是空的。

調查書上有看似淺井寫的手寫電話號碼。他久違地打開手機電源，按下通話鍵。小山家傳出電話聲，沒有人接電話的樣子。盆栽擺得整整齊齊，柿子樹結了青果。庭院裡殘留著線香的氣味，還有應

是葬禮使用的菊花花瓣、可能是弔唁客留下的無數鞋印。他觸摸掩上厚窗簾的窗戶，鎖著，他大失所望。

玄關停了一台越野自行車，旁邊靠放著黑色的速克達，覆蓋著好幾個月份的灰塵。是機車。藤島注視了它一會兒，摸索長褲口袋。長野給他的鑰匙。插進速克達的鑰匙孔，鑰匙輕而易舉地直插到底，一轉便解除了龍頭鎖，發出起動聲。但只有電源啟動的聲音，引擎並沒有發動。

抽出鑰匙，思考這代表什麼意義。插進車座下方的鎖孔，打開放安全帽置物箱。圓型的空間裡沒有安全帽，而是放了一個A4尺寸的信封。

非常厚。他也沒有查看內容物，直接抓了出來。穿過庭院，拉開折疊式鐵柵門，跑向車子。他感到一股腎上腺素幾從口中滿溢而出的高潮。

時速從五十加速到六十，然後狠踩煞車停住。輪胎發出可怕的打滑聲，大開的車窗飄進橡膠焦臭的味道。他逼問自己在做什麼。慢吞吞地在國道十六號前進，看見從陸橋頂端延續到地平線的車龍，就像一條巨大的長蛇。他關上車窗，大聲慘叫。快點！快點！他一再回頭，確定是否有他們的影子。緊鄰後方，是一輛不停地空催油門發出巨大排氣聲的日產西馬。被高壓地逼車，他覺得神經幾乎要被咬爛了。

藤島打開駕駛座車門，甩掉模造刀的刀鞘，把刀子頂在西馬的擋風玻璃上。車上的中年男女一臉走投無路，不停地鞠躬賠罪。接著它乖乖拉出車距，在下一個十字路口逃之夭夭地右轉消失了。自己的行為毫無意義到了極點。他感到羞恥與自責，然而——去死吧，白癡——爽快感凌駕其上。

進入市內，他把車子停在大宮車站的屋頂停車場。

在藍天守望下，他伸手拿起丟在副駕駛座的信封。裡面是一疊光滑的相紙，每一張都被放大到Ａ４尺寸。是在狹隘的室內拍攝的彩色照片。相機或許設在天花板，是以俯視的視點拍的。沒有失焦，但陰影很重，只能勉強區別人物。

雙人床上，是胖男人的背部與臀部。底下有著應是女人的白皙長腿。照片拍到正舔著女人脖子的男人後腦。女人眼神空洞地看著別的方向。褐色頭髮、小麥色肌膚、藍色眼影。濃妝妨礙了年齡的辨識，但他還是覺得應該不到二十歲。

翻開另一張照片，是從房間角落拍攝的視點。這張拍得相當煽情。床上有個黑髮齊肩的少女．一個頭髮抓翹的年輕男人正要把跳蛋塞進她的陰部。第三張是從同一個角度拍的，藤島忍不住摀住了嘴巴。一個頭髮已白、背骨浮出的全裸老人在地板上彎膝，臉埋在身高只到他腰部的少女胯間。

接連翻開照片，每一張都是男女交媾。男人多是上了年紀，從壯年到老年都有。而他們的對象，全是年齡可以當他們的女兒或孫女的少女。或者該說是年幼的女孩？看到第七張，他又忍不住摀嘴。渾身贅肉的男人從背後壓在一個身形纖瘦的少年身上。再下一張，一樣是渾身贅肉的男人，正握著自己的陰莖笑著。

然後他發現了她。橘色頭髮的長野，被一個胖而結實的男人按在床上。長野小巧的乳房被男人的胸膛壓扁，腿毛遍布的粗腿間露出她光滑的大腿。藤島發現自己就要性慾高漲，陷入自我厭惡。他望向壓在上面的男人，畫面很黑，粒子很粗，看不出是誰。他細細地端詳，照片中的男人裡，有幾個他有印象。可惡。一時想不起來是誰。少年和少女雙手被繩索綁在身後，趴伏在床上。貌似孩童的女孩

哭泣著，女陰被陰莖插入。他覺得噁心，胯間卻硬挺起來。他想將之歸咎於血管中的毒品。

全部看完後，他閉上眼睛，回想照片場景的房間：乳黃色壁紙，床鋪與邊几，還有簡單的桌椅。看起來像典型商務旅館或一般飯店房間。不知道是哪裡。他將照片收回信封，把保特瓶的水澆在頭上。

從車站屋頂到車站小商店的路上，他不停地回頭。沒有人跟蹤。他走在人潮中，發現自己正不停地喃喃自語著。他注意到自己摻雜了恐懼的冰冷視線。覺得用走的太慢，進入車站範圍的時候，他已經是用跑的了。喉嚨整個乾透了，但他不想喝啤酒。他買了一整袋礦泉水，同時操作手機。未接來電二十通。操作，打電話。

「我是淺井。」

「你在哪裡？」

「現在——」

「我在那間家庭餐廳等你，三十分鐘後。」

「請等一下——」

掛掉電話。血液躁動不安。上午的難受就像一場夢，他現在生龍活虎，既不害怕，也不憂愁。走出大宮車站西口。他記得也是在這附近和松下、長野碰面的。冷不防地，他從背後抓住貌似長野的女人手腕，對方一臉驚恐地回頭。

「幹、幹嘛？」

紅髮女人露出碰到變態的表情，她跟長野一點都不像。他莫名其妙地失望，然後一股強烈的怒意。

「媽的！」

他粗魯地甩開抓住的手。坐上卡羅拉，開往大成町的家庭餐廳。打電話給淺井後，已經過了三十五分鐘。他邊開車邊打手機。

「離開店裡，到門口，我去接你。」

掛了電話，扔到副駕駛座。手機震動，但他不管。在餐廳前讓淺井上了車。

把收音機的音量轉小。彼此都沒有說話。經過宮原車站入口，駛上單向三線道的新大宮分流道，在立體交叉道右轉，開進有食品批發市場和青果市場的商業集中地。他再三檢查後照鏡，確定是否有人尾隨。在無人的水產物批發市場附近停車，稍微打開車窗。除了腥臭，還有一股海味。藤島抽出藏在車座附近的小刀，抵在前下屬的脖子上。

「這是做什麼？」

「你看，這是誰？」

打開置物箱，拿出照片交給淺井，指著壓在長野身上的眼鏡男子問。淺井望向照片，表情沒有變化，臉頰卻潮紅了。他把手伸到口邊，直盯著照片看。

「這——」

「這是誰？我看過這張臉。」

淺井陷入思考似地點了幾下頭。

「喂！」
「是野田，應該是。」
「野田？」
「野田一政，非常像。」
藤島抓回照片，再看了一次。厚實的皮膚與粗壯的手臂覆蓋在長野嬌小的身體上。他把那張賣力進行性行為的男人的臉，與充斥大街小巷的宣導海報上的臉相比對。野田是浦和地區的市議員。藤島對他只有這點程度的認識。
「是這傢伙讓他們幹的嗎？」
「不清楚，野田本來是民事訴訟的律師，左派政黨推派的議員。我不認為他在縣警有門路。」
「是誰指使他們殺人的！」
「還有別的照片嗎？」
藤島把整個信封袋扔過去。淺井興奮地接起，迅速抽出內容物，把厚厚一疊相紙放在膝上。淺井默默地擦著額頭上的汗，一張一張查看。不久後，他瞪著半空中，把其中一張遞給藤島。是愛撫著年幼少女的胯間、背骨突出的老人。稀疏的白髮間露出頭皮，一身醜惡。臉只看得到一半。
「誰？」
「柿崎，柿崎武典。市商會的副會長，與野的工業公司社長。」
藤崎望向照片，不由得板起臉來。簡直就像令觀者忍不住噁心的俗惡藝術品。
「確定嗎？」

「不敢說百分之百。」

然後淺井又遞出另一張相片，是身穿水手服的中年男子。那副模樣滑稽到家，但令人笑不出來。照片可以看到稀疏的後腦和側臉。

「認不出來嗎？」

藤島搖頭。

「春日部分局的三浦警部，警務的。」

「春日部分局的三浦……」

腦袋好熱。周身漲滿了力氣，然而脫水症狀依舊。因高燒而失靈的腦袋讓他又看到幻覺。加奈子雙腿大開，讓好幾個男人愛撫、舔舐，含住他們的老二。那不可原諒的情景令他作嘔。

「為什麼？」他喝光杯架上的礦泉水，沒品地打了個嗝。「為什麼？我只是在追查我女兒的下落，才不是為了揭發這些變態的祕密。」

「能夠網羅這麼多人，得是相當吃得開的人才有辦法。」

「石丸組嗎？」

「警察裡有他們的走狗是不足為奇。」

藤島深深嘆息，用手掌抹去臉上的油膩，對站在車窗旁的加奈子說「妳這個傻子」。

他不知道主事的是什麼人，也許是石丸組，也許是其他人。那傢伙指使阿波卡利普斯和加奈子這些人，拐騙少女少年，甚至讓他們吸毒成癮。他們的事業應該欣欣向榮，因為他們甚至把野田和柿崎這些傢伙都給拖下水了。

可是藤島難以置信。他無法不考慮風險。這可不是在街上經營特種行業，也不是無照的私人風月場而已，這是現代僅存為數不多的禁忌。若是現在，參與經營的人毫無疑問會吃上嚴重的刑責，客人也無法全身而退。即使能夠逃過囹圄之災，在社會上也會被完全抹殺。

不。看看那夥人陶醉至極、無限滿足的表情，他改觀了。所以他們才會不惜踏入，正因為有著背德這樣一條大河阻擋，對岸的樂園才更顯得美麗、無限芬芳。所以他們才會那麼拚命，即使奪去好幾個人的性命，也一定要隱瞞它的存在。即便那就像是為了遮掩沾上去的顏料，而潑上一整桶染色的水，實在真愚蠢。

妳太傻了。藤島再次喃喃。他整理從照片上看出來的事實，按著額頭推理。

追根究柢，怎麼會有這些照片？或許是紀念照，為了在事後回味無窮？不可能。這才是經營者的目的吧！要操縱那夥人，再也沒有比這更棒的工具了。

負責拍攝的是遭到殺害的小山嗎？看看他的經歷，感覺他是個適合人選。加奈子偷走了這些照片，或是她要小山偷走——然後妳想要做什麼？他問一旁的她。以為可以就這樣拍拍屁股走人嗎？不出所料，事跡還是敗露了。小山沒能全身而退，代價是喉嚨被割斷，讓自己的血噴濺在超商貨架的麵包與牛奶上。

女兒銷聲匿跡，或是……他無法不去想。或許跟超商那時候不同，她被神祕地擄走，不為人知地被掩埋在某處的深山裡。他們的肅清還沒有結束，染色的水還潑在上頭，這顯然脫離了常軌。長野也涉入了她們的陰謀嗎？不。他回想起長野害怕瑟縮的模樣，覺得她什麼都不知情，只是單方面地被交付了祕密。

「你要怎麼處置這些東西？這樣下去，你會有生命危險……」

「我知道。」

「那——」

「我不會交給你們。」

「想要這些照片的，不只我們盯上的那群人。石丸組還有他們手下的少年或許也在尋找。」

「閉嘴！」

「請交給我吧！只要能回收這些照片，可以將縣警的損傷遏止到最小。反過來說，這些照片很有可能毀了縣警。」

淺井的眼中散發出前所未見的強烈光芒。

「你們的面子不關我的事。」

「組長——」

「我不會交給你們，這是我的案子。」

「令嬡的性命怎麼辦？」

「閉嘴，少囉嗦。」

「他們在追查令嬡的下落，絕對會封住她的嘴巴。」

「她連是死是活都不曉得。」

「這些照片就是她還活著的證據，難道不是嗎？」

淺井看起來企圖交易，如果藤島拒絕，他不惜當場逮捕。藤島回頭，確定有無跟蹤，但什麼都沒

看見。縣警已經完全不考慮破案了，應該只為了保身而焦頭爛額。現任警官與政界名人的買春行為，再加上毒品買賣與殺人。這樣一樁大醜聞，起碼可以讓他們遺臭十年。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他們會不擇手段吧！他們應該會卯起來找到加奈子，抓住她才對。她會原諒我嗎？她會感謝為她奔波的我嗎？會協助我和桐子破鏡重圓嗎？會對我這個父親表示敬意嗎？

一旁的加奈子面露嘲笑，彷彿看透他的心思。藤島覺得臉燙得彷彿快燒起來了。

「橫豎我是不會交給你們的。那是我的，全是我的，白癡才會交給你們！」

淺井以冰冷的眼神注視著藤島，右手往西裝懷中靠近。

「不許動！」

藤島抓著小刀跨過手煞車，右手的刀子抵在對方的心窩上。淺井沒有抵抗，喉嚨微微一響。空調的冷氣吹在背上，流出的汗水變得冰冷。右手掀起淺井的西裝，左側腹露出槍套和手槍。抓住握柄，抽出手槍。

不是新南部[註]也不是左輪。沉重得近乎異常。握柄上有不少手垢，還有細微的刮痕。滑套上刻著Colt的字樣。至少這不是警官配給的槍。藤島笑了：「愈來愈會作戲了吶，淺井。你從一開始就打算讓我幫你跑龍套是吧？」

沉重不祥的光澤。藤島用手槍和小刀指著淺井，慢慢地跨過手煞車，坐回駕駛座。

感覺就像要前赴戰場。車內的武裝確實逐步強化。後車座有模造刀，各處藏滿了刀子。就連激發戰意的精神藥品都萬無一失。藤島覺得自己一定會殺人吧！他有種不詳的預感。瞭解一切真相的時候，他沒有自信不會扣下板機。他忘了將子彈上膛了。解除保險，拉動滑套。

「他們是誰？」

「還不能說。」

儘管膽怯，淺井卻依然頑固。

「下車！」

鋼鐵與油的粗野氣味刺入鼻腔。槍的重量讓手腕逐漸疲勞。

「請聽從我們的指示，否則令嫒的性命……」

「我不會讓你們碰我女兒！」

視野醜惡地變得昏黑，他被強烈的怒意侵襲。他推擠淺井的肩膀，把他趕下車。攝氏四十度的熱氣灌入，藤島任由車門開啟，放掉煞車，踩下油門。沙塵充滿車內，他嗆住了。

從國道十七號北上，在上尾市中心左轉。坐立難安，膝蓋抖個不停，對廣播的曲子發怒。道路空曠，他費了很大的勁才守住限速。把車子停在荒川河岸，左方可以看見本田私人機場偌大的土地。遠處是一片翠綠的農田。無限田園的景致綿延不斷。

拿起丟在副駕駛座的手槍，從握柄抽出彈匣，裡面塞滿了金色的子彈。

爬上通往山丘寺院的階梯。沒有人影，蟬鳴合唱傾注而下。離開石階往旁邊走去，分開草葉，投身樹林之中。從機場起飛的西斯納小飛機正要高飛。蟬鳴與螺旋槳的轟響籠罩身體。

註：新南部為日本警用手槍。

趁著聲音尚未遠離，把槍口對準空中，扣下板機。爆發聲令人眩暈，持槍的手彈跳了一下。金色的彈殼劃出拋物線彈出，樹枝樹葉紛紛撒落。火藥的氣味與白煙。藤島彷彿被魅住了，再次扣下板機。

三年前　7

意識浮升又淹沒。什麼都無法思考，什麼都感覺不到。

手腳變得像章魚般軟趴趴，視野無限扭曲。強烈的噁心感，泥沼般的睡意。有人抬起我化成軟體動物的四肢。

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傷。什麼都感覺不到，彷彿連心都被打了麻藥。

車門猛力關上。火藥炸裂般的聲音強烈地灌入耳中。從泥沼浮起的同時，一股難耐的不快湧了上來。我承受不住，嘔出混合了啤酒的胃液。有人粗魯地用毛巾還是什麼擦拭我的嘴邊。臭得要命。

我明白，必須逃離這裡！但想法無法化成堅定的意志。

墜落黑暗。她在那裡等我，這次真的接住了我伸出去的手。她的另一隻手拿著十字弓，箭頭對準自己的胸口。

「射我。」

我想抵抗，然而指頭終究被迫彎曲，扣下板機。留下殘像的箭矢，不知為何被吸入我的胸口。

不痛，可是我悲傷欲絕。

意識浮起。嘴裡積滿胃液，從閉上的唇間漏了出來。有人把塑膠袋貼到我的嘴邊，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響。

思考仍舊是慢動作。到了這時候才發現，我要被搬到別的地方，我會在無人知曉之下被殺掉嗎？

「救命……」

我喃喃，就像唸台詞般平板。金髮男非常興奮。

「是雞尾酒式特調品唷！反正有什麼就摻什麼，是抑制劑跟興奮劑混合成的speedball，可以永遠永遠沉浸在泥漿打滾的感覺，很讚吧？那種全身化掉的感覺。」

我在作夢嗎？還是現實？我還在車子裡嗎？車子跑多久了？

不久後，車子在某處停下，我聽見車門打開的聲音。皮膚感覺到冷空氣灌進來。拜託，這一定要是夢，我不想——

臉頰被打了好幾下。

「喏，走吧！」

金髮男的聲音很溫柔。立刻讓我見她，她一定會——

有人的手環上我的雙肩，我被抬了起來。隱約嗅到食物與車輛廢氣混合的街道氣味。

鏘、鏘！我聽出是爬鐵樓梯的聲音，有種飄浮在空中的感覺，然後風逐漸變強。必須逃離這裡才行，但我卻連一條手臂都無法動彈。

開鐵門的沉重聲響。風停了，街上的氣息消失了。變安靜了，我聽到鞋子踏在地毯上的聲音。這是某個房間，空調低吟的聲音，充滿霉臭味的房間。頭撞到牆壁，我呻吟。

身體被拋出空中，我還沒來得及驚訝，就被扔到地上。可那不是地板，是非常鬆軟的床鋪。

冷不防我又被打了一記耳光，一下又一下。嘴裡被用力塞進毛巾般的東西，甚至塞到喉嚨處，我

無法呼吸，嗆咳起來。

雙手被扭到背後，用什麼東西綁起來了。腰帶被解開，褲頭也被鬆開，拉鍊拉下來，雙腳接觸到空氣。同時四角褲被扯下來，臀部外露，胯間在床單磨擦。

「好好享受吧！我說過了吧？今晚會讓你畢生難忘。」

我聽出是金髮男的聲音。

人的氣息陸續消失了。雙手被固定在背後，肩膀很痛。一片悄然的房間裡，我度過一段甚至不知是睡是醒的曖昧時光。

我感覺到有東西在身上爬，有股強烈的口臭，臀部和私處有東西前後來回摩擦。我渾身緊繃起來。

我大叫想把毛巾吐出去，試著用舌頭推出異物，我想要解開捆住手腕的束縛。但毛巾塞滿整個嘴巴，手腕被堅硬的塑膠狀物體捆綁。我感到一股宛如被宣告身心破滅的驚恐。

一個男人進入視野，我尖叫，因為被毛巾阻隔，只能發出細微而模糊的聲音。昏暗的照明讓我看不見男人的五官，朦朧地分辨出他肥厚的臉型與後梳的髮型。臉上的皺紋形狀，讓我知道對方的年紀接近老人。

我努力撬開沉重的眼皮，盡量張大眼睛。我把指甲掐進掌中，抵抗睡魔。男人全裸，腹部纏繞著一圈鬆垮的肥肉，胸部和肚臍一帶密聚著濃濃的體毛。我在底下看到賁張勃起、形狀醜惡的那話兒，心幾乎要碎成片片。不，如果一切都徹底粉碎，從這個世上解脫，恐怕對我還比較幸福。喉嚨不自覺地發出近乎嘶啞的慘叫。

不要！不要！我使勁想要掙脫手腕的束縛。塑膠束帶陷進肉裡，手開始麻痺。可能是流血了，手

掌變得黏滑。肩膀和手肘的關節發痛。我覺得我一定是在作惡夢。我被那些傢伙下了藥，現在是陷在可怕的惡夢裡。一定是的。拜託，誰來說是，求求妳說是，藤島……

男人的影子蓋住了我，從我背後壓上來，汗涔涔的肉塊密貼上來。我就要被那力道壓垮了。我感覺到他粗重的呼吸和古龍水味，還有體臭。不要！視野邊緣看見男人伸出舌頭。毛骨悚然。臉頰被舌頭舔過，黏稠的唾液往嘴唇流灌進來。

忽然間，男人掐住我的脖子，用巨大的雙手使勁掐住。腦就像爆炸似地混亂起來。我緩慢地抬起完全無法使力的腳，扭身試著逃走。肩膀的肌肉抽筋疼痛，流入頸動脈的血被阻隔，大腦逐漸麻痺。就在「死」這個字大大逼近的瞬間，男人放開了我的脖子。我滿臉涕淚縱橫，哭個不停。男人觀察似地看我，然後揚聲大笑。男人把玩我那裡，我扭身想逃，名為絕望的黑暗逐步逼迫而來。

男人繼續搓弄我那裡，即使左右扭動，那隻手仍不放棄地追上來。我用盡千言萬語，懇求男人放過我，可是那些話沒有半句真正說出口，全都變成了難聽的呻吟。我的那裡因恐懼而縮得小小的，男人不停地不斷地把玩著它，用一種濕濕黏黏的液體裹住它。我用力閉上眼睛，努力不去想發生了什麼事。如果這時候可以沉沉睡死，不知道該有多幸福，但一切都為時已晚。已經離去的睡意不肯再度眷顧我。

指狀物體鑽進我的肛門，那駭人的感覺，讓我甚至以為自己要瘋了。可是我發現自己還是一樣維持清醒，驚愕不已。臀部被塗抹東西，變得黏黏滑滑。很快地我發現這意味了什麼……不，我不想知道！我一直以為那是發生在別個遙遠世界的事，就像是某個遙遠的國家在戰爭中遭到轟炸。告訴我這都是假的！腦中浮現藤島的臉。我不請妳救我，可是求求妳，求求妳殺了我，結束這個世界！

後頸被抓住，臉被按在床上。肛門感受到一股被撕裂般的劇痛，那無法承受的痛楚甚至讓我叫不出聲音。彷彿被人用力塞進鐵棒般的感覺，眼前天旋地轉，痛得好像內臟被刨挖開來。床鋪吱咯傾軋，男人的喘息從脖子後方傾注而下。我再也無法思考了。那是無暇去感受恥辱或恐懼的，排山倒海而來的痛苦。

男人勤奮地在我的背上扭動著。每次我的身體都被壓向床鋪，幾乎被壓潰。男人灼熱的贅肉與滴落的汗水讓駭人的感覺變本加厲。下半身的肌肉鬆弛，洩出放屁般的聲響。男人的律動更激烈了。下腹與腳除了疼痛，更像遭電擊般完全麻木。白光在眼前不停地閃爍。

「先拍那邊。」男人在激烈的喘息空檔中興奮地說。

我的皮膚感覺到有別人在現場的氣息。踏過地板的鞋聲。某種馬達運轉的聲音。白光在眼前炸裂。強烈的閃光燈，光扎進閉上的眼睛裡。

「還有那裡！」

閃光燈又亮，穿透眼皮，烤焦我的眼睛。

「再來！」

不要再摧毀我了！不要玷汙我的靈魂！手又繞上我的脖子。男人呻吟，同時使勁，氣管被捏扁了。疑似攝影機快門的聲音。每當蒼白的光一閃，我的意識就被搖撼一下。

灼熱的東西潛入比肛門更深入的內臟，有什麼東西在裡面迸散開來。然後不曉得被第幾次的白光貫穿的瞬間，一切都被隨著惡寒竄上來的黑暗給支配了。

15

傍晚，時間指著六點半。

積雨雲覆蓋市內，天空被黑暗籠罩。伴隨著天搖地動的聲響，碩大的雨滴敲打在卡羅拉的車頂上。車窗外的視野模糊了。各處的路燈與霓虹燈開始亮起。白色的光閃現，稍晚一些，裂帛般的雷聲響起。

藤島閉上眼睛，想讓身體多少休息一下。他想讓自己冷靜，然而雷光、雨聲擾亂了他的思緒。他茫茫然地隨著遠方傳來的車站廣播聲喃喃低吟。新都心車站附近的住商大樓，二樓熄燈後過了很久。他用毛巾擦掉背上的汗。

七點過去了。他看見許多雨傘從住商大樓打開，幾個女人在傘中縮著肩膀，快步往車站走去。再次仰望住商大樓二樓的辻村精神科窗戶。一走下卡羅拉，肩膀和頭部隨即被淋成一片濕。

靜靜地走上大樓樓梯，站在看診時間已經結束的辻村精神科前，玻璃門內用水藍色的布簾遮蓋。觸摸鋼製門把，沒有鎖，無聲無息地開門，拂開門簾進入室內。

穿過一片幽暗的候診室，百葉窗的縫隙間透出幽色的藍光。櫃台沒有人影。他躡手躡腳地走向透出燈光的診療室，感覺到人的氣息。藤島毫不猶豫，猛地打開毛玻璃門。黑皮革椅上身穿馬球衫的辻村驚訝地瞠目，身體後仰。鋼筆從手中滑落。

「什……」

辻村啞口無言，捏起滑下的眼鏡框。

「以處理人心問題的專家而言，你也未免太不設防了。」

他自以為不帶感情地呢喃，卻實在無法克制讓語氣變成嘲笑。辻村蒼白的臉漲得通紅，就要恢復原本的傲慢個性。

「你要做什麼？」

「你還記得我嗎，醫生？」

藤島摘下球帽，辻村一臉害怕地仰望他包著繃帶的頭。

「原來是冒牌警察。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還是找不到我女兒。」

「我說過了，我無可奉告！」

「警察應該來過。」

辻村拿起桌上的話筒。

「是啊，警察當然來過。這樣你滿意了嗎？」

「你怎麼回答？」嘴唇忍不住笑開來。一股無以名狀的滑稽湧上心頭，令他咧齒而笑。「你到底怎麼回答？」

辻村的臉僵住了。

「酒……不，你嗑藥了嗎？」他邊看桌角的名片，左手邊按下電話鍵。「我要報警。你似乎不明白自己是什麼狀態。」

「隨便你！」

藤島依然靜靜地笑。辻村面無表情地看他，微微後退，話筒線被拉得直直的。

「喂，警察局嗎？這邊是——」

藤島大吼，就像要故意讓另一頭聽見：「你喜歡騎乘位是嗎？」

辻村蹙眉，無法理解似地瞇眼看對方，話語一瞬間哽住了。「啊，是的，喂，我是——」

「你喜歡巧克力膚色的女孩是嗎？或看起來無腦的女孩是嗎？」

辻村驚呆地張口結舌，瞳孔像死人般放大。手中的話筒從耳邊遠離。藤島把手伸進手中的信封，抽出照片。

照片中人是從地板仰望天花板的角度，男人躺在床上，握著跨坐身上、膚色黝黑的少女乳房。只看得到後頸和一點側臉，還有粗框眼鏡。看到辻村的反應，藤島確定男人就是他。

「喂？喂？」

話筒傳來女接線生的聲音。辻村瞪著照片。藤島掌心向下，命令他掛掉電話。辻村微微聳肩，放下話筒。

「你覺得那就是我？」

「我說我女兒——加奈子邀你的嗎？」

「聽不懂，我完全不曉得你在說什麼。」

「你也上了我女兒嗎？」

「什——」

「怎麼樣？爽嗎？」

藤島覺得呼吸極端困難，滑稽感消失，強烈到令人發痛的怒意湧上太陽穴。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你也叫我女兒騎在你上面嗎？」

辻村沒有回答，只是搖頭。

「她身材很讚吧？」

藤島笑著，踏出一步。

「你不要過來。」

藤島抽出插在腰間的Colt手槍，指頭扣在板機上瞄準。辻村的臉色變了，全身僵硬往後退，背貼在診療室的牆上。還不夠，還不能滿足。

「那是真槍嗎？」

辻村問，藤島揪住他的頭髮。「住手！」藤島猛力一拖，把辻村拽倒在地上。死變態！髮絲緊緊地陷入手中。

他毫無預警地把槍口硬塞進辻村口中，粗壯的槍體撞到牙齒，隨著堅硬的金屬敲擊聲，槍體被吸入口內。門牙從牙齦拔離的觸感明確地傳至手中。辻村緊緊地閉著眼睛，眼角淚如泉湧。

「回答我！」

辻村含著槍體，再三點頭。很好，很好。抽出槍體，積在口中的血液噴了出來，弄髒了兩人的襯衫和夾克。幾顆白牙掉在地板上，還連著神經的牙齒懸掛在口中，野獸般的呻吟在室內迴響。藤島把

手槍一揮，甩掉槍體的血和唾液。

「是加奈子邀你的，對吧？」

辻村因為牙痛而幾乎抓狂。「對吧？對吧？」很快他便摀著嘴巴，受不了催逼似地點點頭。

「這是你吧？」

甩甩照片。辻村點頭，汗水和淚水讓眼鏡起了霧。

「什麼時候開始的？」

「好幾年以前的事了，細節已經不記得了！」

「是我女兒邀你的嗎？」

「她本來就是個能夠自我控制情緒的女孩，根本不必來這種地方。她很聰明，心理上也非常堅強。」

「然後呢？」

「她告訴我她的事業。」

「事業？」

「她把它稱為俱樂部。她告訴我，她有贊助者，將精挑細選過的女人，介紹給精挑細選過的會員。

我問她，妳是要當老鴇嗎？她笑著說差不多。」

「你相信她的話？」

辻村左右搖晃髮色漆黑的頭。

「當然，我當成是青少年常見的幻想性說謊。」

「然後你怎麼做？」

藤島甩甩照片，辻村的表情屈辱地扭曲了。

「後來我去一個活動中心參加醫師會的聚會，在那場懇親會上，一名醫師把一個男人介紹給我。那是個老人，身材壯碩，顯然不是醫師。我覺得奇怪，結果他說了你女兒的名字，證實了她的話。」

「那是誰？」

「一個叫趙義哲的企業家。」

「企業家？」

「他、他說他開了幾家柏青哥店和飯店，還有餐廳。我只見過他那一次，可是一直放在心上，就找人調查了一下，他確實在大宮和春日部有柏青哥店，在埼京線沿線開了飯店。」

「找人調查？找徵信社嗎？」

藤島輕蔑地笑。

「換句話說，就是你有那個意思是吧？回答我！你聽了我女兒的話，對吧？」

「沒錯、沒錯！如果是受騙，那也就算了，可是……」

辻村別開視線，垂下頭去。藤島心想，加奈子一眼就看穿了，辻村在診療自己時，總是用充滿性趣的眼神打量她。所以她才會說出來，引誘他。辻村害怕地繼續說：「大宮中央飯店，趙是那裡的老闆。我去了那裡，被帶到一個房間，那是一間很爛的旅館。每個女孩都很年輕、很漂亮。你的女兒接待我，是她在管理那些女孩。」

「你跟加奈子做過嗎？」

「不要這樣，絕對沒有，我沒有碰過她半根寒毛！」

「告訴我，我女兒到底是怎麼回事？她有什麼必要這麼做？她的目的是什麼？」

「我、我不曉得。」

藤島故意大聲拉動手槍滑套，發出刺耳的金屬聲響。

「住手！住手！求求你，不要開槍，不要殺我！我還有家人啊，求求你！」

把染滿鮮血的槍口瞄準辻村的右眼，扣在板機上的手指使勁。藤島發現憤怒的真面目是嫉妒，一想到他比身為父親的自己更熟悉加奈子，就忍無可忍。

「我真的不曉得，我對她來說只是棵搖錢樹罷了！」

呼吸困難，扣在板機上的手指關節愈來愈白。

「好啦，好啦，把槍放下，求求你！」

手臂僵直，藤島需要極大的力氣才能放下 Colt。辻村祈禱似地喃喃念誦不止。一股阿摩尼亞的氣味，他發現辻村的胯下濕了。

「求求你，答應我不會殺我。我還有個剛上國中的女兒跟上小學的兒子啊！」

「快說！」

「你、你一定會生氣的。一定會的。」

「少廢話！」

辻村嘴唇顫抖著，猶豫地開口：「她很堅強，但有段時期深受強迫性精神官能症困擾。」

「那是什麼？」

「類似一種自卑情結，會對特定的人感到恐懼、仇視。她的情況是對某一個年齡層的人有這樣的

傾向，特別是比自己年長的人，也就是母親、父親和教師，還有對我，都會毫無理由地感到強烈的憎惡。就連診療的時候，她也會表現出非常情緒化的一面。她會失控，破口大罵，有時甚至會哭泣。」

「怎麼會這樣？」

「她沒有明確地說過，這、這完全只是我的分析，她說她無法判斷那是夢還是現實。」

「你在說什麼？」

「你在酒後對她施暴，在她國二的時候。這導致她受到嚴重的心理創傷，讓她——」

腳反射性地抬起，腳尖陷入辻村的肚腹裡。

「聽你放屁！」

把槍口用力按上辻村的後腦，幾乎按到內出血。辻村的額頭陷入地毯中。

「不要開槍，求求你不要開槍！」

「聽你放屁！」

「我什麼都沒說！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我……我把加奈子……？」

腦袋彷彿遭到鈍器重擊，黑暗幾乎把他吸入。藤島感到一股讓他差點站不住的眩暈。

「你說我把我女兒怎樣了！」

漸漸地，憤怒化成巨濤駭浪席捲而來，就好像聽到無法一笑置之的惡劣玩笑。

「說，我做了什麼？說！」

「不要這樣，我什麼都沒說，你什麼都沒做！」

「不說我就斃了你！我宰了你！」

辻村尖叫著，拂開後腦的槍口。他豁出去似地仰望藤島吼叫：「四年前的夏天！就要進入夏天的那幾天，你對睡著的她動手了！」

「四年前的夏天。」

藤島挖掘那段時期的記憶。在大宮分局刑事課任職，升上組長，手頭有好幾宗案子要處理。一星期頂多回家一兩次。每次一碰上新案子，就在局裡連續住上十幾天。一回家就得面對桐子那張臭臉，所以每次他都喝到酩酊大醉才回家。在家的記憶總是模糊不清。可是他記得回家之後，桐子也多半不在。每次發現桐子不在，他就怒火中燒，灌下酒精，砸東西。房間裡只有加奈子。

「我認為她說的是事實。你的女兒在摸索克服創傷的方法，透過設立那個俱樂部吧！她利用年輕女孩，支配像他父親這樣的人。她藉此中和自己的憎惡與恐懼，好維持自我。」

「我……我才沒做那種事。」語氣變得有點像在懇求。「你在胡說八道！」

「我不曉得是真是假！我不曉得！」

他不想知道。可是如果加奈子的陳述是真的，是什麼把她逼到那種地步？是什麼驅使她做出那種事？事到如今，藤島不容分說地瞭解了她那失序行動的意義。

加奈子拐騙了眾多少女，利用毒品做為工具。背後有野獸般的少年撐腰，加以脅迫。她是在哪裡認識那個趙的？她是透過掌控那些毫不掩飾慾望的傢伙們，嘲笑他們，來逃避憎恨與恐懼嗎？然後終究還是逃不了。

「為什麼？為什麼加奈子不殺了我？」

他只有這個疑問，用袖子抹掉湧出的淚水。如果令她瘋狂的原因是自己，她不可能會原諒他的。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為什麼她不對我復仇？你應該問過她吧！加奈子怎麼回答？」

無論什麼樣的形式，他都想要加奈子回頭看他一眼。

「我不曉得！」

「意思是我連讓她復仇的價值都沒有嗎？」

他感覺到無止境的孤獨，把手槍瞄準辻村的眉心。

「我全都告訴你了，你、你不是答應我不開槍的嗎？」

想要殺掉眼前的男人，想要他閉嘴，想要鏟除每一個與自己有關、駭人聽聞的恐怖事實。只要是為了她，他什麼都願意付出，說是贖罪也行。遭殺害的三名男女在視野中閃爍。他看見長野流著淚氣絕身亡的臉。

用槍柄狠狠毆打跪在地上的辻村的臉，吊在牙齦上的牙齒像彈殼般飛出去。辻村像個斷線的人偶般無力地躺倒。只聽得到雨聲。藤島朝著那顆一動也不動的後腦舉起手槍，不可能射偏的距離與標靶。槍口顫抖，無法瞄準。

藤島跑出辦公室。穿過無人的候診室，跑下大樓樓梯。

激烈的傍晚陣雨。天空在埋伏著，準備把他淋成落湯雞。奔過豪雨之中，跳進卡羅拉，也不確認周圍就踩下油門。超車燈，長長的喇叭聲。穿過巨蛋旁邊，來到行人消失的高樓之間。藤島停下車子，雙手掩面哭泣。

16

胸口的手機在震動，藤島不看號碼就按下通話鍵。
「誰？」
「我。」
「加奈子，我們的女兒，回來了嗎？」
「還沒。」
「有聯絡嗎？」
「沒有……」
「有線索嗎？」
「不要問那種刁難人的問題，你也知道我這裡不可能有消息吧？」
「誰知道！」
「我這裡也有刑警上門了，追根究柢地盤問你跟加奈子的事，還說想看一下房間，被我爸趕走了。被亂翻成那樣，實在不可能讓他們看。」
「抱歉。」
「就這樣？」

「什麼？」
「她的房間有鞋印跟血跡。」
「……」
「那裡出了什麼事？」
「沒事。只是看到妳離開，一時氣不過。」
「為什麼要那樣說？」
「什麼？」
「刑警說加奈子的朋友被殺了，說是你發現的。」
「那又怎樣？」
「現在到底什麼狀況？」
「偵探遊戲已經結束了。」
「為什麼？」
「夠了。妳知道這十天之間，我看到多少具屍體嗎？我不想再背負殺人嫌疑的黑鍋了。」
「那我們的女兒呢？誰能幫我們找到她？」
「妳不是報失蹤了嗎？就只能交給警察了。」
「是你說警察沒用的，事到如今說那是什麼話！」
「我就是沒用，我承認我沒用。我拚命找，卻找不到像樣的線索。」
「騙子！」

「什麼騙子？」

「你……你連我都做了那種事，為什麼……」

「隨妳愛怎麼想。」

「我還相信你，真是白癡。明明早就該覺醒了……」

電話掛斷的同時，冰冷的寂寥擴散全身。這下子，終於畫下了句點。同時藤島感到一股躁動的異樣不安。耳鳴轟隆，胸口痛得好像要破裂了。難道桐子知道？藤島瞬間拿起手機，就要按鍵，打消了念頭。

她剛才不是這麼說嗎？你連我都做了那種事。你連我都……

不可能！他止不住地顫抖，一定是弄錯了。鼓漲的力氣從身體流瀉而出，難以承受的恥辱幾乎讓他崩潰。我只是……在朦朧的記憶中假寐。我只是想要恢復一個家該有的樣子，就像在乎彼此、尊重彼此、相互吸引的那個時候。為了孩子的誕生全心歡喜、呵護的那個時候。此刻面對的現實，與藤島心中描繪的世界實在是過於乖離。

「告訴我這都是假的！」他慘叫著，踩下油門。他覺得快瘋了。

三年前　8

痛得好像脊椎被人用刀捅了。

無法好好睜開眼皮，呼吸困難得就像擱淺的魚。內臟出現奇妙的動靜，胃液一瞬間通過食道，從口中噴出。

眼前綠色的風景，青草的香味，手中握的是雜草。我人在戶外，被太陽刺眼地照著。我知道自己被朝露和泥土沾濕了，卻無心去管這些。胃袋就像被擰絞般地縮起，胃液一再地湧上來。臉頰處有空罐的堅硬觸感。臉被淚水和嘔吐物弄髒了。

我遲緩地把手伸向下半身。臀部火熱，就像被灌了岩漿似的。我不是赤身裸體，被套上了原本的牛仔褲。我希望是自己弄錯了。我懷著祈禱的心情。然而沾在牛仔褲上的大量糞便，逼我正視現實。淚水泉湧而出。可是在想起一切的事情以前，我又感覺到一股內臟要內外翻轉般的嘔吐感。不要看我。我把臉埋在草叢裡，趴在地上。難受遲遲不去，腳使不上勁，我聞到一股浸泡在臭水溝般的恐怖惡臭。

我用袖子擦拭淌下唇角的口水，望向周圍。附近有條水窪般緩慢流動的小河。痛苦告一段落後，臉和全身宛如被蚊蟲叮咬似地強烈搔癢起來。我激烈地搔抓全身，就像蕁麻疹發作一樣。

這片景色我有印象，我人在大宮第二公園一帶，附近可以看到滑水道游泳池。周圍是一片田地，

遠處有新都心的大樓群。可能是早晨亮得快，周圍飄浮著霧靄般的東西。我嘆了一口氣。雖然不是不能走回家，不過大概得走上快一個小時吧！回家。到家的時候，我要說什麼才好？我懶得思考這些，只想把頭埋進河裡自盡。

四散的記憶很快就連成一條線。我到現在才總算認知自己遭遇了什麼。我……我雙腿使勁，想要站起來。隨著一股灼熱，臀部的劇痛讓我尖叫跌回地上。我醒悟到自己被他們的黑暗吞噬了，被撕咬了，不願意思考，不願意回想。男人肥胖的身體扭動著，那裡痛得像被剉成一片片，男人的古龍水和口臭撫過我的臉。

「為什麼……」

喉嚨發出沙啞得不像自己的聲音。我的面前，幻影的她用沒有感情的眼睛看著我。為什麼不救我？

「我還那樣相信妳。」

淚水又湧了出來。我爬也似地浸到河裡，想要洗掉這具骯髒的身軀。褐色溫暖的水包圍了我。我四處尋求微笑的她。我還那樣相信著，相信不管碰上任何事都無所謂。可是我——

泥濘的地面讓腳底變得滑溜，水花沖洗著我的臉。為了抵消下半身的痛，我用指甲抓臉，幾乎要拔掉地用力拉扯頭髮，試圖製造新的痛苦。

「拜託！」

我渴望封印。記憶不斷湧現。把時間再一次倒轉，在那裡對我說句話，對我笑，像之前那樣救我，讓這一切全部消失吧！我好想相信，一定是哪裡弄錯了。

我回想起昨晚棟方的話。

——我們都缺少了什麼。

我踉蹌著爬出河裡。濕掉的牛仔褲黏在大腿上，但我擺脫了恐怖的糞便臭味，就要踏上漫長的歸途。我想拔腿就跑、想像野獸一樣咆哮，但我知道辦不到，疼痛不許我這麼做，我拐著一隻腳走路。

——不過她的空洞非常大，比我們的都還要大。她的缺損實在太深，會把身邊的人都吸進去。你懂我的意思嗎？

潛行而至的每一句話化成長槍傾注下來。每一次我都頹然跪地，承受著無限湧上來的痛苦，繼續行走。

父母就像字面所形容地，跳起來迎接徹夜未歸的我。還沒來得及生氣，他們就先被我淒滲的模樣嚇得啞然失聲。我泡了水，渾身汙泥，散發惡臭。平常總是十分溫和、從不干涉我的兩人，見狀也不禁再三逼問。他們甚至要我脫下衣服，檢查我的裸體。

「不要碰我！」

我打掉父親抓住我衣服的手，只覺得感情的某個部分完全麻痺了。面對一臉震驚的父親，除了憤怒與恐懼，我什麼都感受不到。

我穿著衣服淋浴。

「不要過來，不要靠近我！」

我既威脅又懇求父母。即使沖了好久的澡，身體依然抖個不停。一件，再一件，我脫掉襯衫和牛

仔褲，全裸的瞬間，我看見那個胖男人猛然打開浴室門衝進來的幻影，尖叫起來。父母驚嚇地趕來，我扔出洗臉盆和肥皂，把他們趕走。我把急救箱拿進浴室裡，用紗布擦拭臀部。但不管怎麼擦，血和軟便就是不停地漏出來。我塗上軟膏，那濕滑的觸感讓我想起那一晚，又在浴室磁磚地上嘔吐出胃液。

回到房間，鎖上門，確定窗戶確實鎖好，為了完全遮住窗戶，用安全別針別好窗簾。我倒到床上，蒙頭蓋住被子。門被用力敲打，我反射性地抓起床邊的收音機扔過去。電線被拉得筆直，收音機猛然下墜，在地上發出巨響砸個粉碎，這威力足以讓門外的兩人沉默。我望向散落一地的塑膠碎片、零件和電線，體認到自己已經瘋了。我聽見走廊上母親的哭聲透過地板和門扉傳來。對不起，原諒我！

還被飛到被單上的塑膠片割傷了身體。無所謂。現在的我，已經沒有哪一處是不痛的了。

我覺得父親甚至沒去上班，母親也一樣。然而家中靜得就像死了，什麼都聽不見，除了自己的啜泣聲。很快地，身體的腎上腺素消失得一乾二淨，讓我幾乎融入床墊般的深深疲勞覆蓋上來，睡魔襲擊了我。

那是一段淺眠。房間的殘像烙印在眼中揮之不去。她露出前所未見的冰冷微笑，她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什麼低等的生物。

床單下有那個男人。毛茸茸的手臂和小腿像章魚般扭動著，朝我纏繞上來。他掀起我身上的T恤，想親吻我的乳頭。隆起的腹肉中央，赤黑色的那話兒高高聳立，像在誇示一樣。

我為了求救而東張西望，不知不覺間，父母來到房間裡。兩人一臉肅穆，環顧著這片狼藉慘狀。

對話很模糊，好像慢速播放錄音帶，語調含糊不清。

「這傢伙已經沒救了。」

「真遺憾，可是沒辦法呢！」

「已經沒用了！」

「就算活著，也只是自取其辱。」

我尖叫起來。原來每一樣都是扭曲變形的夢，逼真得駭人。環顧左右，只是時間從早晨變成了夜晚，房間依舊，收音機依然破碎一地。刺痛感讓我皺起眉頭。這次真的是現實，被碎片割傷的手流著血，薄薄地玷汙了被單。然後臀部有著濕熱的觸感。伸手一摸，果然手指沾上了水便，散發出惡臭。我無法忍受，爬出床鋪想要走出去。側腹部的肌肉疼痛，無法隨心所欲地行動。

我憑靠在門上猶豫了，夢的碎片讓我遲疑著不敢開門。我覺得門的另一頭有那個男人和意圖殺我的父母在埋伏。

我做了好幾次深呼吸，打開房門。走廊上擺著晚餐，就放在托盤上。配菜是我喜歡的煎豬肉和炸蝦。飯碗裡的飯還有餘溫，讓我感到無地自容。雖然飯菜的香味與沾在手指上的糞臭混合在一起，實在引不出食慾。走廊同樣一片死寂。我忽然想起她，內臟痙攣般地抽痛。我承受不住，跪倒在散落著零件和碎片的地上。我喘不過氣來。她的身影在腦中浮現，把我推入絕望。

她從一開始就——

不可能！她對我露出的微笑不可能是假的。從丹田迸出吶喊。我無法相信！拜託，告訴我是假

的，說妳原本打算要像之前那樣解救我的——可是她……我不願去想，這打從一開始就是個圈套。不可能！我在地上打滾，好想逃離這種苦，誰來結束我這條生命！

「住手！」

我受到同班的A和B還有島津的暴力欺凌時，她遞了運動毛巾。她的出現實在過於耀眼、如同神蹟，現在依然鮮烈地烙印在我心底。我到現在都還可以記得那條毛巾的柔軟和她的氣味。

「住手！」

她第二次現身，是我雙手被捆綁在身後，制服褲子被脫掉，被拋棄在屋頂的時候。現在的我知道，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當時她沒有打開屋頂的門鎖現身，我不曉得已經做出什麼傻事了。

藍天下，抱著紅酒瓶現身的她，一身颯爽而帥氣。她為我拿回長褲時我就覺得，她一定是被派到這個世上的天使。

「求求妳……」

敲門聲。門外有人用哭聲傾訴著什麼。不是的，媽，不是說妳。很快地，敲門聲死了心似地停止。接下來，我醒著度過漫長得宛如永恆的長夜。聆聽著別人家傳來的電視聲和孩子的歡鬧聲。然後這些聲音化成了令耳朵發疼的寂靜，我聽到汽車震天價響的排氣聲，想起了他們，全身發抖。夜深以後，莫名其妙的詭異鳥叫和遠處的狗叫聲傳來，送報的速克達引擎聲變得尖銳，驚嚇我的聽覺。我忍受著膀胱發痛的強烈尿意，從窗戶排尿。為了不在鐵皮屋頂淋出聲響，我把老二貼在外牆上排尿。黑暗中看不到尿的顏色，但排尿的時候，那裡從頭到尾痛得不得了。

我無法離開房間。不管是三更半夜，還是接近黎明，父親或母親會三番兩次來敲門，對我說話。

我沒有應聲，我無法應聲。沒有人能保證他們不是冒牌貨，我覺得她甚至有辦法冒充他們。他們能夠讓正牌貨消失到別處，披上父母的皮，裝出父母的聲音。腦中一隅碩果僅存的理性想要一笑置之，但根植在心中的什麼讓我頑固地如此堅信。

「藤島……」

不管再怎麼等，她都沒有現身在我面前。她不肯給我半句話。即使漫長得令人發昏的夜晚過去，即使如此，我無論如何都無法相信。無法相信她先前的一切舉動，全是為了陷害我。

太陽一如往常地昇起，開始聽見鳥囀之後也是。「藤島……」

身體好不容易離開了地板，腳還是一樣使不上力，臀部的中心好像被慢火灼烤般陣陣作痛。不過被朝陽照亮的室內，給了我些許勇氣。

我打開房門。走廊上，昨天的晚餐包著保鮮膜，依然放在原處。我感覺到兩人在樓下已經起床的聲息。或是他們也和我一樣，一夜未曾闔眼。我好想現在立刻跑下樓，抱住父母大哭。我好想坦白這一切，要他們安慰我。然後祈禱他們會為了受辱的兒子流淚。

聽我說，我——

我嚥回湧至喉邊的聲音，回到房間。還沒有結束，我還沒有看夠她。再次看到她之前，我不能接受這一切。

我脫下衣服，赤身裸體。用濕紙巾擦拭髒掉的臀部。丟掉吸飽了汗水和淚水的T恤，換上新的黑襯衫，套上乾淨的牛仔褲。

我看看鏡中的自己，目瞪口呆。這是我最中意的打扮，讓我意識到自己仍強烈地想討她的歡心。

然後我拿起書桌上的美工刀，雖然我不認為這東西能對抗那夥人，並保護自己的安全，但我無法不這麼做。

忽然間，我聽見棟方的聲音。

——要拿來對付我們？不對吧，你。

美工刀發出喀達聲，露出刀片。我覺得好像在銀色的刀刃上看到她的身影，悸動變得劇烈。這種東西能幹嘛？但我還是把美工刀收進口袋裡。

打開窗戶，靜靜地把腳放上屋頂。躡手躡腳，盡量不發出聲音地前進。我忍耐著下半身的痛楚，從屋頂跳下圍牆，再從圍牆翻到馬路上，勉強彎身藏住身影。不能被爸媽發現。現在還不行。我打從心底向兩人道歉，拐著腳跑過馬路。

17

晚上九點多了。藤島在憤怒與哀傷中泅泳似地回到大宮車站前，他決定把桐子的話當成聽錯了。經過舊中山道，駛進小巷。大宮中央飯店是一棟夾在大樓之間、窄小侷促的商務旅館，看起來與加奈子那種女孩完全沾不上邊。他實在無法想像這裡就是那黑暗的舞台。

再前進五十公尺，停下卡羅拉，用走的經過旅館前，望向旅館大廳。大廳有老舊的接待沙發坐鎮，沒有人影，櫃台有名職員，看似清閒地站著。

在卡羅拉裡過了約兩小時。旅館窗戶透出橘光，每次看到，被男人們強占的少女少年們的身影就在眼底閃爍。一看到有人走進旅館，他就唾罵變態、人渣。掌心把玩著手槍。

沒看到疑似趙的男人。好想揮舞手槍，直接穿過櫃台，打開每一個房間。只要逮到趙，就可以一口氣拉近與加奈子的距離吧！

五個小時過去了，他都在思考關於這間旅館老闆的事。他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認識加奈子的？他們有什麼樣的關係？近乎妄想的推測湧上心頭，令他陷入昏沉的頭痛。那傢伙是女兒的老闆，也是事業上的搭檔，然後或許甚至是情侶。藤島思考他們的俱樂部這組織對趙而言算什麼。只是單純的消遣？還是事業上的巨大支柱？

他回想起照片中的每個男人。律師出身的市議員、商會幹部、還有警官。裡面或許還有許多身分

不明的大富豪或大人物。與他們搭上線，趙可以得到多少利益？那只是單純的公關應酬嗎？還是拿來當成威脅恐嚇的材料？

無關緊要。不管怎麼想，他對趙的憎恨都有增無減。只要那傢伙消失，女兒就不會有危險了，也不會再出現屍山血海了。

然後他想到加奈子，她一定想過要對藤島復仇。那起超商命案。平常他就以保全人員身分四處巡邏，那裡是他的負責區域。她是不是巧妙地誘出那個殺人狂，打算讓他在那個暴風雨之夜，與藤島碰個正著？藤島自我解嘲。這只是妄想。就算加奈子的想法再怎麼獨到，也不可能那樣神機妙算。

但是他希望如此。不論是多恨之入骨的表情，他還是希望加奈子能回頭看他。

盯梢持續到深夜。幾十輛汽機車的車燈經過。偶爾他會大力用頭去撞方向盤，甚至令整個車身搖晃。時間過去，依然沒聽見她們的聲音，沒看見她們的身影。一晚過去了，烏鴉開始啼叫時，他轉動車鑰匙，離開了這座被詛咒的巨大祭壇。

他在縣道二號上開了一段路就發現了。隔著一輛車子後方，有輛白色的日產君爵。車體較高的車燈照亮後視鏡，將視野染得一片白。即使從岩槻交流道駛上東北道，君爵的強光依然尾隨而來。

握著方向盤的手逐漸汗濕。深夜廣播播放著曲調激烈的重咆哮爵士樂，少了現實感。踏下油門，將車速從一百一加速到一百四，對卡羅拉的引擎來說，這已經是極限了。車體發出奇妙的低吼，並微微震動。拉開與君爵的距離，衝進逐漸變成藤島住處的蓮田休息站。覆蓋周圍的黑暗淡去，東方天際泛起幽光。

把車子停到最近的空位，沒有熄火，直接下車，蹲下來藏身，背貼在散發著熱度的車體上。緊張湧了上來。沒有多久，充分放慢速度的君爵靜靜地駛入。車燈熄掉了。

他的背骨竄過一陣戰慄。尚未謀面的趙與頭罩絲襪的男人們躍入視野。我要宰了你們！握住插在肚子上的Colt手槍。他們的車子在附近的空位停下來了。

藤島屈身躲在車陣後方，路燈照射不到的位置。君爵熄火了，沒有任何動靜。

藤島潛身於數輛車後，小跑步靠近。君爵的窗戶貼了隔熱紙，看不見車內。他不知所云地祈禱著，朝他們奔去。抓住車子的滑門，一把拉開，手槍對準車內大吼：「不許動！」

七人座的車內充滿了煙霧與古龍水的氣味。裡面坐了三個男人，眼睛同時看向滕島，凍結了似地靜止不動。他把槍口一一瞄準三人。

「不許動，我會開槍。」

駕駛座上是一個身穿色彩豔麗夏威夷衫的黝黑男子。副駕駛座是紅夾克的大平頭，手機按在耳朵上僵住。後車座則是一個深藍色西裝外套配紅色開襟襯衫、臉色偏紅的胖男人，他戴著金色勞力士錶，全身珠光寶氣，一看就流氓氣十足。他絲毫不畏懼槍口，肥厚眼皮底下昏黃色的眼珠子對準了藤島。

藤島對胖男人開口：「就是你們吧？」

「幹！」副駕駛座的大平頭揮舞手機吼道。

藤島反射性地把槍口轉過去，心臟激烈狂跳。大平頭毫不退縮，瞪向藤島。藤島扳下手槍的安全裝置，手指在發抖。

「他媽的！」

「住手！」胖男人對大平頭說。

「是你們幹的嗎？是你們殺的嗎？」

藤島把槍對準胖男人。男人的眼睛慢吞吞地轉向藤島，動作慢得就像打了什麼藥。

「你也有點分寸，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閉嘴！」

藤島抹掉沾附在臉上的夜氣和汗水。抱著酒瓶的卡車司機和情侶等看熱鬧的人在周圍閒晃，眼睛全朝這裡看過來。

「你們是石丸組的吧？」

男人慵懶地轉動粗肥的脖子，發出清脆的喀啦聲。

「上車！我從以前就一直想會會你。」

「你們知道什麼！你們幹了什麼？」

「你在找女兒對吧？」

藤島揪住男人的衣襟，槍口抵在他的肚子上。

「她在哪裡？告訴我！」

「媽的！」

堅硬的金屬物體抵到頭上，副駕駛座的大平頭把槍頂了過來。槍的前端再三往太陽穴撞擊，可是藤島不理會。他揪住紅襯衫，用力搖晃胖男人。

「說！我女兒在哪裡！」

「傢伙收起來！」

男人對前座的兩人說，好像完全不在乎藤島的態度。他臉頰肌肉抽搐，頭上被用力頂著槍。

「叫你傢伙收起來是沒聽見嗎！」

胖男人拂開藤島的手槍，探出身體，用右拳毆打大平頭和黑皮膚男人。肉塊被撞擊的聲音在車子裡面迴響。大平頭的頭猛然旋轉，黑皮膚的背撞在方向盤上，呻吟不止。男人的動作並不快，藤島卻只能坐視他行動。

男人再次慵懶地在車座躺下。

「你也別太挑釁他們了，這些傢伙的腦袋瓜笨到分不出是威脅的，還是認真的。你是想變成蜂窩嗎？警部補？」

藤島依然瞪著男人，對動彈不得的自己感到羞恥，同時也鬆了一口氣。大平頭露出小孩子挨罵的表情，收起了武器。藤島把槍口對著男人們，膽顫心驚地坐下。

「喂！」

男人指示駕駛座的黑皮膚，車子靜靜地駛了出去。

「兜個風吧！鬧成這樣，可能會有哪個好管閒事的去報警。」

車子駛出休息站，再次北上。車子開在三線道的外側車道，以八十公里左右的中等速度前行。男人自稱姓咲山，看起來年約三十後半。大平頭和金髮稱他為少頭目，地位僅次於石丸組的領袖。

咲山用空洞的眼神看著半空中開口了：「我不曉得你女兒在哪，不是在那個開柏青哥店的手中，

藤島觀察著咲山的臉嘆氣。他覺得就算拿槍威逼，他的答案也不會變。

「你女兒很了不起。」

「……」

「但也是個無可救藥的傻子。那個柏青哥店的不是黑道，但錢多到數不清。換句話說，比黑道更惡劣。只有蠢蛋才會背叛那種對手，你知道你女兒做了什麼嗎？」

「加奈子偷走了照片。」

「還有呢？」

「什麼叫還有？」

咲山的眼睛慢慢地轉向藤島。

「你知道野田嗎？市議員野田。」

「嗯。」

「那你知道大戶嗎？市政府的土木部部長。」

「不曉得。」

「叫柿崎的老頭呢？商會幹部的。」

「都是那家俱樂部的顧客吧？」

「俱樂部？」

「加奈子跟姓趙的開的賣春組織。」

咲山用鼻子哼笑著點點頭。

「兩個星期前，這些人的辦公室或自家都收到了自己跟女孩亂搞的照片，幾乎所有出入那裡的客人都收到了。」

藤島忍不住閉上眼睛。

「為什麼？」

「不曉得。如果是把照片當把柄威脅趙，這還可以懂。可是你女兒卻毫不猶豫地把照片撒出去，就好像從一開始目的就是為了置趙於死地。」

「為什麼？為什麼她要這麼做？」

「事情發生在我的地盤，大致上的消息我都知道。你女兒找來很多既年輕又漂亮的女孩，甚至有連初潮都還沒有的小女生。我們手上也有不少各種姿色的女人，黑的、白的、主婦、模特兒出身，應有盡有，有時也會明知故犯，讓學生妹下海。可是趙更能迎合時代的需要吧！世上有太多好吃幼齒的變態了，多到讓人噁心。他得到了遠超出風險的利潤，而且還拿到客人變態行為的照片。雖然違反行規，可是要是亮出那種照片，就算要客人去舔男人的屁眼，他們也會跪地求饒吧！以交易的籌碼而言，可以說再完美不過了。」

藤島反射性地舉起手槍。咲山把手伸向旁邊的男用包，以悠哉的動作取出香菸。大平頭回頭，就要點火。

「看前面！」

咲山踹椅背，自己點火。

「警部補，你知道那個柏青哥店的為什麼會幹起這行嗎？」
「除了錢跟興趣以外，還有別的原因嗎？」
「那當然了。」咲山苦笑。「一開始是投資，為了在連結新都心跟國道十七號的區域開購物中心。柿崎本來就是新都心附近的地主，現在那一帶有一部分土地還是那老頭的。野田議員是蓋購物中心的急先鋒，也是預定進駐的超市的顧問。」
「你是說加奈子破壞了這一切嗎？」
「趙被逼到絕路，他也氣瘋了。要不然不可能幹出那樣的命案來。無論如何，不把你女兒跟幫她的人全部變成屍體，是不可能善罷甘休的。結果呢，除了你女兒以外的每一個都翹辮子了。」
死去的長野眼睛溢出淚水。
「你們怎麼知道這麼多細節？有客人向你們求救是吧？」
咲山叨著菸，拍了拍手。意思是「猜對了」嗎？
咲山若無其事地說：「我們受委託抓住趙，收回照片。」
「派阿波卡利普斯的棟方去追，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嗎？」
「那傢伙太令人失望了。我讓棟方處理部分的貨，絕大多數都流到你女兒跟趙那邊去了，消息也走漏光了。結果沒逮到趙就讓他溜了。我正在猶豫是要好好教訓他一頓，拔掉他幾根手指，還是直接埋掉算了。」
藤島不停地喘氣。
「不只這樣，你們還打算抓住加奈子，對吧？」

「趙跟委託我們的人，最怕的就是你女兒。如果她投奔媒體還是警方，事情就大條了。」

車內的緊張逐漸高漲。藤島把手插進雙膝之間，慢慢地把手指扣到板機上。腦中湧現射穿他們腦袋的場景。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照片的話，我可以給你們，所以——」

「或許有副本。不，你女兒一定會保留副本。」

大平頭的脖子肌肉緊繃著，黑皮膚在冷氣大開的車內拭汗。握槍的手幾乎要違反意志彈跳上來。

他覺得嗅到了血腥味。

「我要怎麼做？要怎麼做才能救我女兒？」

方向燈亮了。黃光閃爍，照亮男人們的側臉。車子下了久喜交流道。駕駛座車窗打開，暖風灌了進來。

「我們知道趙在哪裡。他認為與其四處逃竄，躲在東京都內更安全吧！」

「你們要我做什麼？」

「牽制那傢伙的走狗。」

「走狗？」

「走狗。不過有點瘋。那條狗在超商殺了三個人，其他還殺了一個年輕女人。兩邊都是你目擊的吧？」

「那是誰？」

「你以前的夥伴，有現役的條子在裡面。要逮到趙，那些傢伙太礙事了。不曉得他們會做出什麼

來，而且還有內部調查的警官緊盯著。」

「那些人……」

「你看過照片了吧？」

「春日部分局的三浦。」

咲山搖搖頭。「趙要三浦提供警方的內部消息，不只是這樣，還要三浦介紹願意當他的爪牙賣命的人。這就是三浦的入會條件。」

「……」

「所以有個現役條子成了走狗。我們知道的就只有這些。其他的不是跟你一樣的離職警察，就是混混吧！」

「到底是誰？」

「你應該認識，大宮分局的小山內，跟三浦同期。」

「小山內……」

藤島回溯刑警時代的記憶，大感意外，想要從咲山的臉上看出他的話的真實性。生活安全課的小山內巡佐，少年科負責人員，一向被認為當刑警不如當教師適合的同僚。在全是孔武有力的刑警辦公室裡，只有他一個人身材像芒草般清瘦，戴副落伍的黑色粗框眼鏡，容貌儼如學者。小山內似乎生性耿直，熱心助人，總是為受到輔導的少年少女的前途擔憂，明明可以不當一回事，卻認真聆聽不良少年們的生活煩惱。

他回想起一件關於小山內的事，是約兩年前的連續槍擊案件。局裡的刑警大半都被派出去辦案，

依慣例都是睡在局裡的道場，日夜搜查，但小山內不管搜查會議拖到多晚，結束後夜有多深，依然每天回家。他也不喜歡喝酒應酬，因此引來其他刑警的揶揄和反感。他與藤島可以說是兩個極端。

他想像小山內用繩索勒死女人的樣子。用刀刃切開店員的肚腹、割開小山的喉嚨，用刀子戳刺長野的胸口……他無法想像。

「確定嗎？」

君爵在經過收費站後迴轉，重返高速公路，從東北道南下。

「直到三年前，那傢伙都是地下錢莊的常客。」

藤島看著咲山，又想起一件往事。

小山內的兒子是不是身體哪裡生病了？或許是白血病，也可能是癌症。當時也有傳聞說孩子頻繁的治療費與住院費總是令家計捉襟見肘。小山內向互濟會借了額度上限的借款，沒想到他還向地下錢莊借錢。警察與地下錢莊交易，這是一旦曝光，就有可能被迫辭職的危險行徑。

「但這三年他卻沒有出入地下錢莊的樣子，互濟會的借款也確實逐步還清了。儘管他的小孩動了手術，不停地住院、出院。」

「告訴我，真的是他幹的嗎？」

「你是指……？」

「他真的殺了那麼多人嗎？」

語氣變得像在求情，藤島仍然難以接受。他被驅離警察這個職場，一直對警察懷有近似憎恨的感情。但那裡同時也曾是他賭上人生的戰場，他一直對身為警察感到驕傲。

貪瀆、暴力與性騷擾是家常便飯，但他不認為警察裡面有人真能踏出那一步，染指殺戮這樣的行為。

這麼說的你自己呢？倒映在車窗的加奈子一臉厭惡地說。你不是強姦了我嗎？這跟殺人犯有什麼兩樣？

「警部補，你意外地是個老實人吶！你從來沒有賭到失心瘋，輸到脫褲子吧？也沒有四處向人借錢，被親戚朋友斷絕往來吧？也沒有欠錢到想上吊自殺吧？」

藤島默默聆聽他的話。

「趙底下的傢伙們，或多或少都是經歷過絕望的，小山內也是。這種人道理講不通，等於是嗑藥嗑茫了的狀態。他們泯滅人性，把私欲擺在第一，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

「看你一臉無法信服的樣子。」

「我、我無法理解。」

「不，你可以理解。每個人都有就算要殺人也得保護、也要隱瞞的事物，無論是家人或自己，自尊或見不得人的祕密。你也一樣吧？」

心臟跳得更厲害了。他感覺咲山那雙迷茫的眼睛甚至看透到自己的精神底部。

「你也有吧？」

「閉嘴！」

聲音沙啞，不成話語。他看到咲山的臉上漾起笑意，湧出幾乎將眼前染成一片紅的怒意，以及想

要挖洞跳進去的羞恥。

車子再次駛入側道，開下岩槻交流道。賓館俗豔的燈光照亮男人們的臉。再次在收費站轉折，進入北上的高速公路。

「照片都給你們，但是不要碰我女兒一根寒毛。」

「好吧！你就找出你女兒，說服她吧！照片包括副本在內，全部銷毀，這就是條件。然後讓她出國留學還是幹嘛，總之她不能待在這國家了。」

「你說要逮住趙。」

「前提是你得先制住他的走狗，制住小山內。那傢伙請了假，不知去處，據說是為了做掉你女兒。」

「還有一件事，抓趙的時候，我也要在場。我有話要問他，拜託。」

「你要親手做掉他？」

藤島沒有回答。他說他無法理解他們，但是如果對象是趙，他覺得自己可以不怎麼猶豫地扣下板機。與加奈子聯手，又遭到背叛，想要加害加奈子的男人。比自己更熟悉女兒的男人。或許甚至知道女兒是什麼滋味的男人。那傢伙可能已經奪走了女兒的性命。他要底下的警官們埋葬無辜之人，讓少女流下死亡的淚水。畜牲不如！藤島的心中明確地存在著想要親手葬送趙的意志。

車子滑進原本的休息站，停在藤島的卡羅拉旁。他推開車門下了車。東方天際，朝陽已經綻放光芒。他把信封裡的照片交給咲山。咲山吹了聲口哨，滿意地點點頭。

「祝你順利。」

藤島不停地瞪著遠去的君爵背影。簡直就像一場惡夢。他一路追著加奈子。前方有一股巨大的意

志或力量化成潮流起伏，她的身影在其中載浮載沉，消失不見。距離確實接近了。但是當藤島終於趕到她的身邊時，她的身體是還有呼吸、還是已經開始腐敗了？

明確地感受到終結的預感，他打開車門。

三年前 9

十分鐘的徒步對我來說是一項激烈勞動。

清晨，我前往大成町的四丁目。那一帶是蓋有電影院之大型購物中心的住宅區。睡眼惺忪的高中生經過，或許是去參加晨間補課。許多上班族快步趕往伊奈線車站。購物中心前的道路擠滿了準備駛上國道的車陣。

也就是說，一如往常的早晨正要順暢地開始，儘管我才度過一個那樣衝擊的夜晚。一想到那件事對世界居然沒有半點影響，我感到一股氣憤。

她也迎接了一如往常的早晨嗎？我仰望著褐色的高樓公寓心想。天使居住的家。我一再夢想獲邀到這裡的一天。

雖然覺得彷彿笑話一樁，但我聽說過她的父親是個警官，而且是刑警。我想過他的父親一定頑固得就像岩石，會對闖入家門的我投以嚴厲的視線，盤問到底，偵訊般地問出我祖宗八代的事，但我還是把它視為一場試煉，一廂情願、一頭熱地沉浸在戀愛幻想中。

公寓樓下是自動鎖，進不去。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我只能躲在停在路邊的車子後面。時間是七點半。她已經沖澡完畢，剛吃完早餐了嗎？正在梳理她那頭烏黑亮麗的長髮嗎？我觀察著無數道窗戶，耽溺在沉思中。每當有人從電梯走出來，如果不是她，我會稍作放心，也感到失望。

心臟劇烈跳動，我幾乎無法承受。她究竟會用什麼樣的表情現身呢？會是有點緊張的神色嗎？還是覺得內疚，微微拱縮著身體呢？或是無異於平常呢？

然後我又該做什麼呢？一點頭緒也沒有。倒是我完全沒有自信能在看到她的瞬間把持住自我。或許我會哭出來，或許我會暴怒。然後——我強烈地意識到口袋裡的美工刀。

灰濛濛的天空隨時都會掉淚。我內心噗通噗通地仰望著天空。

一輛黑色廂型車猛速駛來，在我躲藏的車子前方緊急煞車。一瞬之間，眼前就被一堵鐵壁阻擋，屏住了呼吸。

我察覺危險，手就要伸向口袋，然而車門搶在那之前打開，同時好幾隻手伸了出來。壓倒性的力量揪住我的手臂和衣襟，瀏海被揪住，脖子好痛。視野突然翻轉，地面逼近眼前。我的身體往前栽去。

隨著一道劇烈的衝擊，眼前爆出一團火花。嘴巴撞在車子的踏板上，牙齒被撞掉的劇痛讓我淚如泉湧，整個嘴巴充滿鐵鏽味。我無暇顧及疼痛，人已經被拖進車子了。

滑門猛地關上，還沒完全進車子的腳後踝被夾住，骨頭遭到強烈的撞擊，我甚至來不及慘叫。引擎猛烈地吼叫，輪胎發出打滑聲。身體躺倒，腳使不出力。我被許多隻手拉扯著，疑似男人的拳頭正在等我。臉頰被痛揍一拳，疼痛甚至貫穿到後腦。雖然只有一記，但光這一記就讓我失去意識，天旋地轉，茫然若失的不快感竄爬上來。還沒來得及感覺到疼痛，臉又挨打了。

長髮男揚起嘴唇笑著，他握拳又鬆開。雷鬼頭男用一種觀察昆蟲的冰冷視線俯視著我。

我一眨眼就被打得死去活來。內臟痛苦翻滾，無法順暢呼吸，肺為了尋求空氣而喘息。我感覺整

張臉腫脹痲痺，就好像被噴上灼熱的風。

他們一放開我的頭髮，我頹倒下去，頭部撞到車底。我得逃走才行。在激烈的不快與眩暈之中，大腦不停地發出警報，可是身體不願聽從指揮。

身體感覺到車子在某處停了下來。血從鼻腔湧出，呼吸困難。黑色襯衫和牛仔褲濺上點點血滴。

「早安，有沒有稍微瞭解自己有多傻啦？」女人的聲音。

我全身僵硬，遠藤叼著菸，在副駕駛座吞雲吐霧。

「恭喜你，客人很中意你。有沒有爽到一點呀？有沒有浪叫個幾聲？那個歐吉桑的老二很猛對吧？他跟你這種小鬼頭時，都會故意吃藥勃起呢！」

遠藤用下巴指示，長髮男露出肉食動物般的表情，解開我的牛仔褲鈕釦。我被大蛇般的手臂纏住，牛仔褲被扯了下來，內褲被脫掉。我想起昨晚的事，幾乎要瘋了。

「你們……」

車內充斥著笑聲。

「別發出那麼勾引人的聲音嘛！」

「髒死了！」

「有夠臭的。」

臀部被握住，左右掰開。

「看，屁眼都爛掉了。」

長髮男脫下了自己的工作褲，連底下的黑色三角褲也脫掉，裸露下身。我看見膚色淺黑的腳和血

管浮出的那裡。靈魂往地獄深淵墮落下去。雷鬼頭發出喝采，吹了聲口哨。

「嘴巴張開。反正你已幫那個歐吉桑吹過了，習慣了吧？」

他那裡的前端濕濕亮亮的，湊到眼前，我沾滿鮮血的鼻子嗅到一股令人作嘔的男性體味。

「你們為什麼……」

「叫你張嘴啊，喂！」

我閉上眼睛，祈禱這一切都是假的。祈禱下次睜開眼睛，會是更不一樣的情景。

「欸，怎麼不再害怕一點嘛？嚇到尿褲子啊！你朋友……叫什麼去了？像他那樣，娘娘腔地尖叫一下嘛！」

「你們把島津怎麼了？」

「你覺得咧？」

遠藤眉毛不挑一下地看著男人的那裡。

「你們對他做了什麼？」

遠藤伸手揪住我的後衣領拉過去，強烈的男性體味變成了摻雜著化妝水的陰柔氣味。

「不都是你害的嗎？」遠藤呲牙咧嘴地表現出怒意。「你這種傢伙，要不是有人等著『伺候』你，怎麼有資格參加我們的派對？告訴我，你怎麼敢拿箭瞄準我們？你把我們當成什麼了？死白癡，明明就是臭蟲一隻，逞什麼英雄。蠢，看了就想吐！」

「你們對他做了什麼？」

聲音抖得不像話，我不知道是因為憤怒還是悲傷。

「他成了你的替死鬼啦！」

雷鬼頭回答。他的眼神詭異，焦點渙散，就像嗑了藥或喝了酒。

「什麼……」

雷鬼頭做出扣板機的動作。我啞然失聲，望向遠藤和長髮男。雷鬼頭淡淡地說：「你沒看新聞嗎？腦挫傷，很嚴重的樣子唷！簡單講，就是腦袋裡面都爛光了。要是就這樣翹辮子，不會有人知道，就算活著，也一輩子不會說話了。抓他的時候沒人看到，扔回去的時候一樣沒人知道，也沒有哪個白癡敢去告密。」

「就算他能講話也無所謂，我們把下面的小子賴給條子就沒事了。」長髮男甩著那話兒說。

「我警告你唷，最好別動什麼傻念頭。要是你敢去跟條子哭訴，絕對會有人去把你幹掉的。我跟你保證！」遠藤說。

「你們以為可以沒事嗎？」

「喲，是唷？那你快來把我們怎樣啊！」

遠藤做出拿相機按快門的動作。光是這樣，我的心就幾乎要崩潰了。

那天晚上，肛門彷彿被插進燒紅的鐵棒般地劇痛。在背上扭動的男人的肥肉重量。汗臭、古龍水的臭味。還有某種馬達運轉的聲音，白色的閃光烙印眼中。

見我說不出話，遠藤一臉滿足地俯視我。

「我會幫你分給每個人，送去學校，還有你家。也可以從高樓撒下來，或者貼到網路上，給變態拿去打手槍。」

淚水滑過鼻樑滴落。殘忍無情的攻擊輕易地撼動了我的心。腦中浮現看到照片的同學和父母，我看見他們露出看到髒東西的眼神，還有因為黑暗的歡喜而咧笑的嘴唇。父親的臉如雕像般僵固，母親無法承受，當場跪下。

「怎麼不開心點呀？往後我們隨時都會找你，一叫你，就要像狗一樣立刻跑來唷！那個歐吉桑好像很中意你。」

長髮男揪住我的頭髮，左右搖晃我的頭。

「等他玩膩你了，再換我來疼你。把你的牙齒全部拔掉，讓你幫我吹蕭。」

雷鬼頭露出空洞的眼神，做出扣板機的動作。

「你已經完蛋了。」

我勉強抬起手肘，擦掉糊了滿臉的各種體液。手上沾滿了血和淚。

遠藤舔著嘴唇說：「喂，你恨我們嗎？」

「……」

「恨到想殺掉我們嗎？啊？」

遠藤的手扎實地拍打在我的臉頰。嗚咽不停地湧上來，遲遲無法化為聲音。

「可是你恨錯對象了，你已經發現了吧？這一切都是加奈子設計的。」

「騙人！」

「你作了場美夢呢！」

「你也很蠢。」

「可憐到讓人看不下去囉！」

遠藤把香菸的煙吹到我臉上。

「那你告訴我呀，我們怎麼會知道你在這裡，這樣折磨你咧？當然是加奈子叫我們盯著這裡的。她啊，全看透你了，你一定會笨笨地跑過來。她現在躲在別處啦！她們家不正常，就算好幾晚沒回家也不會怎樣。」

「為什麼我……」

長髮男伸手插進我的牛仔褲口袋，抓到了美工刀，滿足地瞇起眼睛。他推出刀片，拉扯自己粗黑的陰毛割斷。

「你帶著這玩意兒是想做什麼呀？啊？」

遠藤臉頰扭曲，嗤之以鼻：「不管嘴上怎麼說，其實你也發現了嘛！你拿那把美工刀想做什麼？割破加奈子的衣服上了她嗎？」

「不是！」

我發出近乎慘叫的聲音。不是！我只是想要見她。想問她，我對她究竟算什麼。想聽她說明這一切都是錯的。想要她拯救我的靈魂。

長髮男把美工刀按在我的臉頰上。雷鬼頭說：「別搞爛他的臉，趙可能會生氣。」

遠藤把菸蒂扔過來。

「我就是恨死了你這種人的這種地方，莫名其妙裝清高，幹嘛不老實說出來就好了？就說你打算硬上她啊！」

「不是……」

「那還是要這樣明白告訴你？加奈子從一開始就想陷害你。」

「不要說了！」

「聽說你不堪一擊是吧？被人霸凌的時候，加奈子關心你一聲，你就像隻小狗似地開開心心搖尾乞憐了。加奈子常這麼說你。」

她給了我一條運動毛巾。柔軟的布料包裹了我，她淡淡的清香撩撥著我的鼻子。她的模樣實在是太耀眼，氣勢凌人……

「大家都認為何必那麼大費周章，明明只要強抓過來就好了嘛！可是加奈子說那樣搞比較有哏，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屋頂為我拿回褲子的她，把紅酒瓶遞給了我。紅酒好甜，更重要的是罪惡感成了祕密的調味，滿口的安詳擴散在口中。

「加奈子說了什麼很深奧的話，什麼為了滿足趙的虐待狂興趣之類的。反正，她的目的就是要陷害你。我承認加奈子很聰明，非常漂亮。你以為她那樣的女生幹嘛沒事要救你這種人？除了這種目的以外，她才看不上你呢——」

我在車底爬行般前進，爬向遠藤所在的副駕駛座。應該連一根手指都動彈不得的身體，被一股帶著熱度的巨浪所驅策。必須讓這個女的閉嘴。我把手伸向她的下巴，結果吃了一記重拳，內臟彷彿被刨挖、肚子彷彿被灌了鉛。瞬間的火熱衝動被挖掉，我蜷伏在地上。

「幹，搞屁啊！」

「真想現在就直接抓去埋了。」

遠藤面露笑容，悠然取出第二根香菸。

「真可惜。」

車門打開了。外面下雨了，我看到又濕又黑的柏油路。後衣領被抓住，我被推出車外。背撞在路板上滾落。積在馬路上的水沾溼身體，雨水嘩嘩打在臉上。

「好好洗乾淨，隨時好準備被幹啊！」

輪胎刺耳地傾軋，他們的廂型車駛離了。一邊濺出高高的水花。

我再也撐不住，在柏油路上躺成大字型。不管被誰看到都無所謂了。肚腹隱隱作痛，所有力量流瀉殆盡。

我一邊注視著沉重混濁的天空，一邊想起她。

她拯救了學校最底層的我。原本欺凌我的A和B，還有島津都嚇得渾身發抖，不敢再對我動手。寫滿了課桌、黑板和教科書的對我的辱罵一口氣停止了。她讓我知道，不必承受中傷、不必遭受暴力攻擊地度過一天是多麼地美好。那就好像被允許活在世上，凍寒的心被溫暖地融化。我甚至湧出一抹希望，認為總有一天我一定能打從心底歡笑，只要能夠更靠近她。

心就像作了惡夢般發出慘叫。那天晚上我被下藥，即將失去意識的時候看到了她。從她的表情，我無法看出任何情感。遠藤的聲音響起，在腦中一再迴響。

——加奈子從一開始就想陷害你。你以為她幹嘛沒事要救你這種人？

我笑了。

「騙人。」

聲音中只伴隨著空虛的迴響。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是那麼樣地真實，但是如果承認這件事，感覺我會就這樣崩潰消失。真的是為了陷害我……我閉上眼睛，封住搖晃的視野站起來。

必須確定才行，必須聆聽她的聲音。肛門痛得像火燒，讓我步履蹣跚。他們踐踏了我。但是這次她一定會對我微笑。他們拍了我被男人玷汙的照片，還說今後我會繼續遭到凌辱。那都是胡說，一派胡言。對吧，藤島？

如果他們說的是真的……從未經驗過的情感翻騰起來，胸口喘不過氣了。有種自己被一片片削下、逐漸焦灼的感覺。很快地，它化成凶悍的一句話──

我到時要殺了她。

18

藤島感到一股前所未見、如海嘯般的疲勞，頭歪倒下來。

眼皮重量增加，意識完全斷絕了一瞬間。再次睜開眼睛時，大型卸貨車巨大的鐵塊逼近眼前。他連忙急踩煞車，輪胎在柏油路上磨擦出尖厲的嘶叫，在幾乎擦撞卸貨車後方的千鈞一髮之際停了下來。

這裡是春日部的百合木大道。兩旁是汽車代理店和柏青哥店，小額信貸的自動化無人店面擠滿了人。他想起自己身在何處。

藤島察覺是血夜中的毒品藥效退了。他看著夏季的朝陽，有股蒙了紗般的幽暗擴散開來，精神逐漸沉入泥沼底部。香菸抽起來不對味到了極點，他把菸蒂吐到窗外去。多巴胺和腎上腺素不知道消失到哪裡了，他再次感覺到深沉的睏意。

經過地方政府大樓，經過稅務署。他察覺已經達到極限，把車子駛入映入眼簾的二十四小時家庭餐廳。同時他趴倒上去似地打開置物箱。

他忽然想到這個男用包究竟是誰的，抓起一袋「包裹」，用指甲割開包裝。開封的同時，裡面的結晶噴灑而出。藤島尖叫一聲，左右轉頭尋找散落車中的結晶。

忽然他意識到自己貪婪的模樣，感到一股幾乎渾身顫抖的屈辱。他小心拆封後，發現這裡離春日

部分局很近，猶豫了一下。

約四天份的睏意席捲上來。是無法靠咖啡或稍微運動驅散的泥沼般的睡魔，可是他不能在這裡停下來。

把結晶填入鋁製菸斗後，他看見男用包中的針筒和瓶裝蒸餾水。他需要毒品，刻不容緩。他選擇了注射，他想盡快阻止追捕加奈子的那夥人。

不。這種藉口，只是用來欺騙自己的戲碼。副駕駛座的加奈子恭敬地向他獻出針筒。根本沒有原因，他只是想要快點沉浸在毒品帶來的魔力。他想要快點恢復成精力十足、不知疲倦、充滿堅定自信的自己。為了隨時見到加奈子都沒問題的姿態。

用手帕綁緊上臂，拍拍手肘內側，讓血管浮出。他應該知道詳細的步驟。待在生活安全課時，他抓過嗑藥嗑到神智全茫的小混混和外國人。他回想起他們一臉陶然講述的各種嗑藥方法。

用針筒吸起蒸餾水，滴到堆滿結晶的菸斗上。菸斗中，碎冰般的結晶載浮載沉。用打火機在底下烘烤。

鋁箔紙劈哩啪啦爆響，被加熱的蒸餾水沸騰，結晶溶化。用針筒將完全融合的水吸起來。隔著塑膠筒身，手指感覺到暖意。

不經意地抬頭一看，有一群正要去上學的小學生，人行道上有看似家長或教師的大人。擋風玻璃依稀倒映出自己手持針筒的身影，那模樣實在太過猥瑣，讓他陷入觸犯禁忌的背德感。

把針插入浮凸的青色靜脈。不理會皮膚的微痛，推動針筒。感覺灼熱的液體流入手臂。好熱又好冰。

全身逐漸感到冰冷的同時，濃重的睡意一瞬間消失無蹤。眼前不停閃爍，原本混濁的腦袋頓時整個清醒，身體變得像羽毛般輕盈。躁動不安、非衝不可的義務感湧現。自信與愉悅源源不絕。他把針筒抽出手臂。

「等我，加奈子！」

藤島在車中吼道。可能是聲音太大，傳出車外，上學的孩子們驚訝地看他。他笑咪咪地揮手。

車子進入春日部市內的住宅區。那是一處偌大的運動公園與小公園零星座落的住宅區，整排以白色為基調、樣品屋般的住家，籬笆與庭院種植著花朵和香草。往前不遠處有一所小學，可以聽見孩子們的喧嘩聲。小山內的家不在警察宿舍，而是住宅區裡。

與周圍的人家相比，小山內家紅色鐵皮屋頂單薄而搖搖欲墜，看起來就像蓋了幾十年，老舊無比。幾乎沒有庭院，牆壁在長年的歲月中受潮腐蝕了。玄關信箱寫有家人的名字。小山內，他的妻子，小孩，還有可能是他母親的名字。牆上纏繞著細長的常春藤，玄關屋簷下擺了許多盆栽。

距離那裡約五十公尺外的路上有一台白色的日產藍鳥——一看就知道是埋伏的警車，車內有兩名男人。藤島瞥了他們一眼，也不按門鈴，直接打開玄關門。內部調查的警官們沒有下車。門沒鎖，他悄悄開門，進入玄關。

不可思議地鎮定。小山內應該不在家，他只感覺到異常的亢奮與被催趕的急迫。他看見被曬到褪色的走廊、有點歷史感的柱子。客廳電視傳出ＮＨＫ的晨間連續劇聲音。他穿著鞋子直接走進去。像是廚房的空間傳出人的聲息和腳步聲。他察看客廳。

一個穿幼稚園制服的小男生正呆呆地盯著電視看。臉色蒼白、臘黃，身體不自然地腫脹。男孩看到站在客廳的藤島，吃驚地張口。藤島舉著Colt手槍，靜靜地走近傳出聲響的廚房，迎頭和一個女人四目相接，應該是小山內的妻子。餐桌上擺著便當袋，她的手中端著便當菜。女人反射性地後退，腰撞在流理台上，砧板和上面的盤子、菜刀碰撞出聲響。

「你、你是誰？」

小山內的妻子才三十出頭，個子嬌小，長相可愛。不知她是否知曉丈夫的異狀，繫著圍裙的身體很性感。臉上化了淡妝，是準備等一下要送兒子去幼稚園嗎？她對突如其來的闖入者大吃一驚，瞪大了眼睛。藤島默默地踏進廚房，槍藏在身後。陷入恐懼的她就要伸手拿起背後的菜刀。

「不要動。」

槍口筆直對準她。她還沒會意眼前的狀況，抓起菜刀，繼續退後，與藤島拉開距離。

「把刀子丟掉，過來這裡！」

她逃到餐廳另一邊了。手中握著菜刀，露出想要抵抗的眼神，走近餐桌上的無線電話。藤島露出笑容，頓時，Colt發出驚人的轟響，響徹室內。手臂感覺到強大的反作用力。流理台底下的櫃門被炸開，三合板飛散一地。小山內的妻子身體痙攣，啞然望向飛散的碎片。藤島從打開的窗戶看外面，藍鳥沒有動靜。

「過來！」

「為什麼……你到底是……」

「把手上的東西丟掉。」

「你是、你是……」

她走投無路，藤島恫嚇地揮著槍。菜刀從她手中滑落。

「妳知道吧？不許妳說不知道。」

「是外子嗎？是外子把你……」

「過來這裡！」

她無力地搖頭，膝蓋顫抖。藤島湧出嗜虐的快感，身體遭附身般地閃過施暴念頭。背後有人走近的聲音，藤島回頭。小山內的妻子發出絕望地慘叫。

「不可以過來！」

是面容如白桃的孩子，但那是一種未完全成熟、不自然的白。像母親的大眼睛看起來有些黃濁，白色的短袖制服和帽子有些邋遢地披掛在身上。

衣服底下露出來的皮膚因為發炎而紅腫潰爛，那張臉即使是恭維也稱不上可愛，但藤島忍不住心頭一陣揪緊，積鬱與憤怒很快就驅逐了胸口的疼痛。加奈子要他動手，說那孩子沒道理活在世上。

「求求你，不要傷害那孩子！」

藤島把槍口轉向孩子的頭。動作是那麼樣地自然，連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

「住手！」他聽到她的尖叫。

藤島毫不猶豫地扣了板機。

沒有槍聲，滑套在途中卡住，彈膛露了出來。槍裡只有一發子彈。孩子呆呆地看著槍口。小山內的妻子手掌摀著嘴巴，再也承受不住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為什麼、為什麼你要……」

藤島從口袋掏出子彈，一一填入彈匣。裝好後拉扯滑套，再次瞄準孩子的頭。

「這次我會轟掉他的腦袋。」

不成聲的尖叫在室內迴響。藤島舉著槍，從口袋掏出手機擲向她。

「聯絡小山內，如果不想要小孩腦袋開花，就不要給我搞小動作。」

她一再點頭，用顫抖的手指按鍵，把電話貼到耳朵。孩子黑色的眼睛困惑地游移，藤島的嘴唇吐出喃喃自語：「我倒覺得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上西天更好。」

她抬起淚濕的臉。

「打不通！」

「打到通為止。」

「求求你……求求你……」

她全心祈求似地，再次小心翼翼地按鍵，放上耳朵。很快地，她用過平的音調，彷若機械的聲音說：「電源沒開。」

「平常都這樣嗎？」

「沒有……」

「妳不覺得奇怪嗎？」

「外子是刑警，所以……而且還有小孩的病，平常他都會隨時保持聯絡的。發生了什麼事？他做了什麼事？」

捲起的圍裙下露出白皙的小腿肚。

「妳們已經完蛋了。」

忽然間，小孩子跑向母親。槍口追趕著，距離近到不可能射偏。母親抱住孩子，力量大到令孩子感到難受。

「不要碰這孩子！」

松下摟著長野，瞪著藤島。

「是妳們殺的。」

「殺……？」

她的反應彷彿藤島說了什麼外國話。無袖洋裝的領口間，白色胸罩若隱若現。

「妳們殺了一個女孩，不會有人救妳們的。妳們不停地殺，然後這次想要把我的——」

加奈子的臉痛苦地扭曲，他看見她被不斷凌虐的樣子。她的嘴唇動了。讓他們嚐嚐我的遭遇。藤島感到劇烈的頭痛，當場蹲了下去。

「我什麼都沒做……我愛妳。我要把妳……」

「快！」

幻影被打破，藤島被拖回現實。母親牽著孩子的手，正想從後門逃走。藤島起身伸出手，抓住她及肩的頭髮把她拽倒。洗髮精的香味。她的背扎扎實實撞在桌角，桌上的便當盒和配菜翻倒，發出一陣嘈雜聲響。孩子哭叫，藤島一巴掌甩過去。

「住手！」

「敢給我跑！」

「求求你！」

藤島踏住掉在地上的便當菜。

「衣服脫掉。」

她以絕望的視線回看。

「快點！妳要小孩被斃掉嗎？」

槍口抵住孩子的太陽穴。哇哇大哭聲，怒吼與慘叫交織，充斥整個房間。埋伏的那輛警車上的刑警鐵定聽到了吧！但他們不會闖進來。她就像蠟像般失去血色，呆立在原地。藤島把槍插進肚子和內褲之間，槍身擦到勃起發痛的陰莖。

收起槍後，藤島從口袋抽出折疊刀，單手彈出刀刃，抵在孩子的臉頰上。用力過猛，刀尖陷了進去，割破那飽滿的皮膚，白色的臉頰流下鮮血。孩子發出已經不能算是哭聲的野獸般號叫。看到受傷的孩子，她嘴唇發顫，解下圍裙，開始脫洋裝。白色的內衣褲露了出來，只有手臂和臉部曬得有點黑，胸口和大腿白得透出血管。兩者的對比撩起他的慾望，他粗魯地把孩子放到地上。

「不許哭，要不然我殺了你媽，聽到了沒？不只是你，連你爸跟你媽也會沒命。」

孩子堅強地咬住嘴唇，用手掌捂住哭泣的臉。

「求求你，把孩子放了吧，求求你。」

藤島深受吸引似地打量小山內之妻的身體，冷不妨刺出刀子，刀刃在觸碰到胸部皮膚之前停住了。她尖叫一聲，藤島用刀子慢慢地撫過從胸部到下腹的皮膚。

「像這樣殺掉，像這樣……」

藤島再三做出刺出刀子的動作，每一次她的身體便跟著彈跳。

「妳老公是個殺人凶手，可能把我女兒也殺了。你們也得嚐到死者的痛苦才行。」

「騙人……不可能……」

「妳老公請了假，下落不明。妳知道嗎？看看停在那邊的車，車上的傢子在監視妳。」

「為什麼他要做那種事……？」

藤島俯視孩子。光是這樣她似乎就理解了，她茫然地呢喃：「不可能、不會吧？」

「告訴我妳老公在哪裡。」

「我不知道。」

「告訴我他們在哪裡。」

割斷包覆乳房的胸罩肩帶。胸罩滑落，小巧的乳房裸露出來。她也不遮掩，只是不停地重複相同的話：「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藤島壓上半裸的她，兩人一起跌躺在地上，他環住她的腰，臉湊近後頸。她用手掌頂住藤島的下巴，用意圖自我保護的本能的蠻力反推回去。求救、傾訴著恐懼的聲音灌入耳中。

「閉嘴！」

頭蓋骨被幾乎將四周燒盡的激烈熱度炙烤著。藤島按住那條礙事的手臂，亮出刀子威脅：「妳再抵抗，就殺了妳，小孩也一起。你們活該遭到報應。」

他明確地聽到連聲同意的聲音。自己的恫嚇聲令他亢奮，巨大到將他捲入陶醉的漩渦裡。他按著

女人的手，扯下她的內褲，露出黑色的陰毛。他在理性決堤的快感中吸吮她的肌膚。

藤島射了好幾次。已經超越了快感，只剩下近乎疼痛的感覺，即使如此陰莖依舊硬挺，他欲罷不能。她的陰部被擦破，滲出血來。期間她不停啜泣，讓他煩躁不堪。他想跟桐子那樣對她用毒品，但沒有實行，並不是出於憐憫或慈悲，只是純粹害怕毒品的量愈來愈少。相反地，他含了一口櫃子上的威士忌，用嘴巴灌她。

孩子趴在地上哭了一會兒，但已經停了。他哭累，眼皮濕腫著睡著了。家裡的電話響了幾次，每次他都停下來，要小山內的妻子接電話。他用刀子抵著她的背，恐嚇她敢求救就刺下去。一得知電話不是小山內打的，就把話筒砸回去，繼續未完的行為。

他不停地走在魂魄似要消散的危殆感覺上，完全不覺疲累。太陽高昇至頂，室內的熱氣上升到無法忍受。馳騁在血管中的毒品讓皮膚不間斷地噴出汗水。不曉得第幾通電話響了。趴在地上的小山內的妻子散發出酒味，四肢癱軟，一動也不動。藤島按下通話鍵，硬把話筒塞進她的手中，貼到她的耳朵。

「喂，說話。」

「喂。」

原本空洞的雙眼忽然生出光來，話筒傳出男性的低沉嗓音。對方是小山內。藤島把話筒從她手中搶過來。

「小山內是吧？」

「你是——」小山內啞然了半晌後，壓低聲音說了：「你對我妻子做了什麼？」

「不只是你老婆，別忘了你兒子。你老婆的身體真不賴。小鬼也是差點就腦袋開花了。全都是你害的。」

「你……」

擠壓聲帶的粗啞低音傳來，是令人感受到瘋狂片鱗的恐怖低吼。

「我女兒在哪裡？」

「你女兒？」

「我不會再問第二次，快點回答，她在哪裡？」

喘息聲消失，只剩下寂靜。

「我還沒動手。」

膝蓋彎折在被汗水濡濕的地板上。比起加奈子還活著的安心，她被捕的事實更沉重地壓在身上，憎恨讓他眼前一片眩暈。

「讓我聽她的聲音。」

「沒辦法，同夥的把她關在別的地方。」

藤島抓起小山內妻子的頭髮，她發出微弱的呻吟。

「我女兒真的還活著嗎？真的嗎？你要是敢撒謊，我馬上讓你老婆、兒子和你一起陪葬。」

「照片在你手上吧？」

藤島保持沉默，不否定也不肯定。小山內說：「拿照片換你女兒。我會說服同夥，把她帶出來。」

「我會帶你老婆跟兒子過去。敢給我耍花招，我馬上要她們的命。兩小時後，中央青果市場停車場見。」

「喂——」

藤島不等反駁，把話筒扔向小山內的妻子。

「求求你，照他說的做。還有告訴我，你真的……真的殺了人嗎？」

把話筒搶回來。

「有什麼話要說嗎？」

一段吸鼻涕的聲音，小山內似乎在哭。

「我殺了你！」

「是我要殺了你。把我女兒毫髮無傷地帶過來，要不然我幹掉你全家。」

藤島還沒說完，電話就掛斷了。他抓起女人的手。她就像脫了力的人偶。

「站起來，去換衣服。」

他搖醒在廚房留下淚痕沉睡的孩子。

「不要碰他！」

母親的叫聲在背後響起，藤島不理，對孩子說：「我們去見你爸。」

困惑與不安湧上心頭。加奈子平安無事嗎？女兒真的在他們手上嗎？小山內真的會把她帶來嗎？然後當一切結束的時候，加奈子會對他說什麼？不可能有答案。毒品帶來的自信一瞬間驅逐了這些不安，藤島只是握緊手槍祈禱著。

三年前　10

寂靜的住宅區。

我四處徬徨，尋找認得的建築物或風景。很快地，我走到大河般寬闊的新大宮快速道路人行道，這才確認自己身在何處，然後發現附近就有警察局和交通機動隊，屏住了呼吸。就好像自己越了界，成了罪犯似的。

我穿過天橋，快步走到快速道路另一頭。我不認為警察會放任一名少年腫著一張臉，落湯雞似地閒晃。

我進入草木叢生的綜合公園。廣場和散步道都沒有人。我找到公共廁所，進入馬桶間上鎖。裡面充滿刺鼻的尿騷味，被撕得亂七八糟的廁紙淹沒地板。雖然這裡不怎麼乾淨，但足以避雨了。幸好是坐式馬桶，不是蹲的。

我脫掉黏在身上的襯衫，像抹布一樣擰絞，掛在門上，然後感覺到達極限了。我坐在馬桶蓋上，背靠著水管。不知道是因為興奮還是挨了打，即使脫成半裸，身體還是異常火熱。

鼻血已經停了，在嘴唇上像痂一樣凝固著。腹部光撫摸就痛得要命，但我知道他們手下留情了。他們還要把我獻給趙，不敢過度摧殘我吧！

我想睡，但亢奮的神經遲遲不肯平靜下來。好想鑽進床鋪，但我無法回家了。要是見了父母，我

的決心會動搖，而且這次父母一定會為我採取行動吧！

雨聲與寂靜。我被巨大的疲勞攫住，昏昏沉沉地打盹。但每當有人走進廁所，我就從睡夢中驚醒。我覺得如果是他們、如果是她，不管我躲藏在哪裡，都會被一清二楚地看透。我屏住呼吸，按住顫抖的膝蓋忍耐著。有人破門而入的幻影不斷閃現，讓我差點尖叫出聲。我縮起身子以撫平倒豎的神經，閉上眼睛。

倒映在眼中的總是她，她在通透的藍天下抱著紅酒瓶。

夠了吧？我說。只要有那耀眼的回憶就該滿足。無論事實如何，那個時候我確實被拯救了。

不，還沒有，還不能讓它結束。我說。我用盡各種齷齪的詞彙貶低她，骯髒到底、噁心到家，說我自己就是被那個惡魔給踐踏了。

腦海中兩者相互傾軋，反覆了幾十萬次的一決生死。沒多久，鬥累的我又開始打盹。就這樣周而復始著，等待時間過去。

窗戶射進來的光從天藍轉成深藍，黑暗逐漸吞沒四下。廁所入口，即將報銷的螢光燈閃爍著白光。我穿上襯衫，雖然仍是濕的，但我不在乎。

我拂開幻影，打開門鎖。離開廁所前我瞄了一眼鏡子。因為很黑，看不清楚，只看得出臉的輪廓沒有太大的變化。現在這樣就可以了，至少在夜裡，不會引人注目。

吸了一口樹林的潮濕空氣。雨已經停了，公園的路燈與螢光燈吸引了無數飛蟲聚集。離開綜合公園，往我們居住的區域走去。途中好幾次與拆了消音器的機車及音樂放得震天價響的車子擦身而過。

光是這樣，我就感到一股內臟燒起來般的憤怒。

我繞到便利超商買了膠帶。洋溢著光與音樂的場所。我放心地嘆了口氣，但覺得店員和客人的視線傾注在我身上，感到無地自容。時間感麻痺了，我不曉得自己在夜晚的街上走了多久。很快地，學校的時鐘塔報時，讓我得知現在將近十點。我翻過校門，掃視學校的每一道窗戶。一樓的職員室，還有體育館都沒有燈光，只有顯示緊急逃生門的綠光詭異地綻放光輝。四下無人，只有將周圍的黑暗攬於一身的黑夜橫亙著。校舍彷彿一個擁有意志的生物般靜靜俯視著我。

我回想起以前暑假跟朋友去試膽時的事。正面玄關、職員室玄關都上了鎖，但我們勘察每一道窗戶，設法侵入校內。

走廊其中一道窗無聲無息地打開了，我們亢奮不已。為了追求驚險刺激，我們按捺著喜悅，一個一個亂提議：去看看理科教室的骸骨標本吧！音樂室的鋼琴好像會自己彈奏耶！聽說巴哈跟貝多芬的肖像畫眼睛會發光……

然而我們爬進窗戶後，卻木立在原地。喂，你上啊！你怎麼不自己先上？我們一來一往吵著吵著，有人「哇」地尖叫一聲，跳窗而逃，緊接著其他人也拔腿就跑。當時的黑暗與寂靜真是可怕極了。

我用膠帶貼住校舍窗戶。貼好四邊後，再沿著對角貼上叉字。記得電視跟電影中的小偷都是用這種方法破窗的。

我撿起地上的石頭，四處敲打膠帶上方，玻璃耐不住衝擊而破裂了。我靜靜地撕下膠帶，碎片掉落後，窗框開了個洞，我把手伸進去開鎖。

走廊盡頭一片漆黑。靜到令人耳朵發痛的闃寂在等待我。可是我感覺不到往昔的恐懼或刺激。我

覺得自己變成了另一種生物。黑暗愈來愈深，連幻影都被抹除，令我心安。我等待眼睛熟悉黑暗，視野從朦朧變清晰後，走了出去，一直走到靠近體育館的棒球隊社辦。

社辦的門上了鎖。我取出鑰匙圈，上面除了家裡和自行車鑰匙外，還有社辦的鑰匙。幸好我戀戀不捨地帶在身上。

我解鎖開門。久違的塵埃與撒隆巴斯噴劑的氣味。骯髒的棒球堆積如山，啤酒箱裡插著許多枝球棒。地上有亂丟的釘鞋，磨損破爛的手套塞在架子上，中央坐鎮著附車輪的發球機。雜亂的社辦空間，曾是我的一切。

我天真無邪地與球伴談天說地，在這個臭味沖天的社辦啃著麵包及可樂餅，在這裡抽菸。感覺一切都像遙遠的過去。感覺過去存在於這裡的，已經不是自己了。

她為我找來被扔在這裡的褲子，當時她心裡想著什麼呢？

我抓起金屬球棒，是社員自己的東西吧！把球棒塞進地上的軟套。架子上放著隊長石橋的運動背包，裡面有散發出濃烈汗臭味的球衣、香菸和打火機。

我在黑暗中點著橘色的火光，淡淡的煙霧升起，我深深地吸入肺部。久違的菸，喚不起一丁點刺激或背德的滋味。

我坐在椅子上，遙想著他們發出的吆喝聲與笑聲，以及這個房間裡無數的對話，我忍耐不住，哭了。

19

冷靜。藤島壓抑就要毛躁行事的自己。

他叫小山內的妻子換上牛仔褲和長袖襯衫，小孩也一樣。兩人的腳步都非常沉重、疲憊至極。從廚房後門離開，不想被警官阻撓他的奮戰。

他要女人和孩子翻越與鄰家之間的圍牆。孩子由藤島抱起。穿過無人的鄰家庭院後，他將兩人帶到藤島的卡羅拉。車子讓她開，藤島在後車座用槍頂著坐在旁邊的孩子。孩子暈車，不到十分鐘就吐在超商塑膠袋裡。車內充滿了嘔吐物的酸臭。

手機響了，淺井的號碼。

「幹嘛？」

「你要去哪裡？」

淺井的語氣極為迫切。藤島不語。

「你抓了小山內的妻子要去哪裡？」

藤島依舊沉默。

「你跟他聯絡上了，對吧？」

「沒錯。」

「你們要在哪裡會合？」

「你的劇本，我只奉陪到這裡，接下來的事我不打算奉告。」

「組長……」

「我不是你的走狗。」

「令嬡的性命怎麼辦？」

「別再唬我了。你只是在利用我。那傢伙馬上就會把我女兒帶來，能救她的只有我。」

「小山內……應該也會全副武裝吧！而且不一定是單槍匹馬。」

「那又怎樣？我絕對會幹掉他，我會做掉他。」

「組長，你冷靜下來。」

藤島望向一臉蒼白、驚懼不已的孩子。

「你懂個屁！」

他關掉手機電源，收進口袋。

小山內妻子握著方向盤的手在發抖。車速很慢，雖然開在內側車道，但不斷被超車。藤島踹車座。

「好好開，妳想要孩子沒命嗎？」

「要去見我先生對吧？」

藤島把玩手槍，抽出彈匣，確定有無子彈。

「我要去見他，幹掉他。」

引擎蓋幾乎要撞上前方卡車車尾。

「喂！」

藤島猛踹車座，同時車子煞車。他扶住就要滾到車座中間的孩子身體。

「不許說話，不能停在這裡。」

「請告訴我一件事就好，外子綁架了你女兒嗎？」

「或許已經殺掉了，或許做了我對妳做的那種事。」

「外子——」

「不會做那種事，是嗎？」

藤島的臉頰顫抖了，憤怒與嘲笑同時湧上來。

「那傢伙被有錢的變態雇用了。小山內是他的爪牙，殺了好幾個人。他用刀剖開別人的肚子，刺穿別人的心臟。就算實際下手的不是他，他肯定也在現場。妳老公根本不正常。」

她把臉趴在方向盤上，依然不動。紅綠燈轉綠了。後方車輛按喇叭，車子動了起來。

「我不敢相信，我還是不敢相信。」

隨著駛近與國道十七號的交會處，塞車變得更嚴重了。停在路上的幾百輛車散發出來的熱能扭曲了天空。她開口說：「那孩子動了手術以後，現在每星期還是要洗腎好幾次，有時候還要住院。像今天這樣可以外出的日子寥寥無幾。」

「所以呢？」

「手術費加上治療費，一直都是非常勉強才湊到錢，今後也不曉得究竟要花掉多少錢。總之我只

知道需要一大筆錢。」
「憑刑警的薪水，實在不可能負擔得起，可是那傢伙卻不知怎地，總是有辦法籌到這筆錢。」
「我不相信你的話，他說之前都是向互助會借的。」
「他從三年前就不再借款了，不管是向地下錢莊還是互助會。」
「……」
藤島低頭看著旁邊的孩子。那孩子現在堅強地頂著白紙般的臉，沒有半句吭聲，忍受著眼前這種狀況。
藤島哂了一聲，從後車座下車。灼熱的柏油路面，升騰的熱氣。打開駕駛座車門，揮手叫她移到副駕駛座。右手握方向盤，左手握槍指著她，警告她敢輕舉妄動就開槍。
「怎麼會……可是那……」
副駕駛座的她把臉抵在膝蓋上哭泣著，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放聲大哭。呼應似地，孩子也啜泣起來，就好像要將先前的忍耐一吐為快。藤島想到別的事。那傢伙會不停地殺戮，才不是為了孩子，而是完全耽溺在殺人的快感了吧？觸犯凶惡禁忌的男人。他想知道他在前方看到的是什麼。
心臟痛了起來。他想像將來。他覺得即便能夠生還，自己也應該永無安眠之日了。
午後的青果市場沒有人影，就在國道十七號的高架橋附近。停車場的車子零星稀疏，整個被高架橋的陰影覆蓋。藤島舉著槍，尋找小山內的身影，渴望看到加奈子的身影。距離指定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兩者都沒看見。偶爾會有冷凍卡車或廂型車捲起塵埃經過停車場旁邊，每次藤島的身體都因為

緊張和殺意而熊熊燃燒。呼吸急促、汗水直淌，被熱氣中晃動的加奈子身影所迷惑。

他也留意車子裡的小山內太太。她把頹軟無力的孩子抱在膝上，用手帕擦拭額頭的汗水。

三點二十分，距離約好的時間還有十分鐘。沒看到那傢伙，或是他們。不管來多少人，他都有自信將他們一網打盡。循環全身溫熱而冰冷的血甚至不給他懷疑的空間。然而只有焦慮不斷地增幅。他含了好幾次保特瓶的水漱口。

動靜來自於市場的方向，隨著獨特的馬達聲，一輛堆高機駛過馬路而來。貨叉上棧板堆得高高的，看不見駕駛座。只有引擎的低吼聲震耳欲聾，速度卻慢得可怕。

藤島抽出插在腰間的手槍，一邊解除安全裝置，一邊等待堆高機靠更近。他從停車場跨出馬路，陽光毫不留情地傾灑在頭上。他再三回頭，把槍口對準車中的母子牽制。小山內太太緊緊抱住兒子護住，不敢吭聲。

藤島舉槍凝視著堆高機，將它充分引誘到射程範圍內。他橫越馬路似地奔跑，從堆高機的正面移動到斜對面，同時瞄準。看到棧板堆後面了，駕駛座上沒有人。藤島啞然，跑近自行奔馳的堆高機。很快地，他看到整個駕駛座。油門用膠帶貼著，方向盤用塑膠繩固定起來，就彷彿被看不見的亡靈操縱一樣。

剎那間，背後傳來輪胎打滑聲。一輛白色轎車彎過巷子突然現身，車體左右搖晃，猛速狂奔而來。藤島回頭，視野補捉到小山內陰鬱的面孔。

他轉過身體，試圖躲開逼近的鐵塊，駭人的能量化成衝擊撞在腰上。天地倒轉，整個身體被擰轉掀翻。無暇理解狀況，人已經肩膀重摔在地上，超越極限的痛楚讓他呼吸停止了。車燈碎片四散，後

視鏡滑過地面。

夾克的袖子從肩口撕裂了，裂痕間滴下摻雜了灰塵的血。全身好似麻痺般動彈不得。腰部傳來熱辣辣的痛楚，肩膀就像骨頭被壓扁般作痛。藤島倒在地上。

轎車停在幾公尺前的地方，駕駛座車門打開，看到小山內的腳。穿舊了的藍色運動鞋，跟侵入家裡的左輪手槍男子的鞋子一樣。

右肩以下失去感覺了，應該握在手中的槍掉在地上，混在車輛碎片中。可惡！藤島呻吟爬行，朝槍伸出手去，動作慢到連自己都受不了。小山內走近，拾起槍。

仰望拾起槍的小山內，比藤島認識的時候臉頰更要削瘦，眼窩深陷。原本他的眼睛有股學者般知性的光輝，現在卻宛如死魚，只有一片乾涸的黑暗。藤島承受著幾乎要昏厥的疼痛開口：「只有你一個？你一個人？」

小山內沒有回話，拉動手槍滑套，確定子彈是否裝填。藤島撐起上半身，望向車門打開的廂型車。看不出還有別人。夏季的世界陰沉地扭曲了。

「你把加奈子藏到哪裡了？」

小山內看也不看藤島，快步跑向停車場。居然耍我！藤島用左手摸索口袋，抓住折疊刀的刀柄。只有一隻手，要扳出刀刃都辦不到。可能是因為頭部撞擊到柏油路，想要站起來的腳使不上力。

眼睛盯著小山內的背影。他在藤島的卡羅拉前跪地，抓著後車座妻兒的手，彷彿乞求原諒地垂著頭。背在顫抖。妻兒摟住丈夫的肩膀，放聲哭叫。

漆黑的瘋狂與憎恨刨抓著內臟。炫耀個什麼勁！藤島好嫉妒他們。

刀子一直打不開。他踉蹌，爬過地面，靠近那傢伙開來的轎車。她會不會在後車廂？他尋找加奈子的身影，腳步聲從背後逼近。

側腹部被踢了，肺裡的空氣被擠壓出去，肋骨扭曲。下巴撞在發燙的柏油路上，嗅到一股自己的肉焦臭的味道。翻成仰躺，仰望小山內。那傢伙的眼睛又濕又紅，表情扭曲地一再踩踏藤島的肚子。

「你瘋了！」

「你把我女兒藏到哪裡了？回答我！為什麼沒有把她帶來？」

小山內氣喘吁吁，不肯回答，目不轉睛地俯視著藤島。

小山內亮出手槍，放射出死亡的黑洞，但藤島不感到恐懼。

「你把加奈子藏到哪裡了？你把她剖開了嗎？把她射死了嗎？掐斷她的脖子了嗎？」

每說出一句話，加奈子的死相就掠過腦際，他感覺到有如精神被撕裂的痛楚。小山內開口了：

「還沒有。」

「什麼？」

「我還沒找到你女兒。你就要死了，我沒必要再唬你了。」

小山內揮舞手槍誇示著，邊說邊用袖口拭淚。

藤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是一道幾乎要把靈魂全部嘆光的深切嘆息。比起安心，他更感覺到無邊無際的疲勞。小山內把槍口湊得更近，離藤島的額頭不到十公分。

「照片在哪裡？」

藤島試著擠出笑容：「你還有空管照片？」

「……」

「你已經完了，等著你的只有死刑台。」

「照片在哪裡？」

「你就坦白承認了吧！你根本沒在找照片，也不是為了賺孩子的醫藥費，你只是喜歡殺人，喜歡到無法自拔，只是這樣吧？」

小山內踹他的肩膀。可能是骨折了，肩膀一陣火藥炸開般的劇痛。藤島慘叫，同時大叫：「你瘋了！你才瘋了！」

「你跟你女兒也完了。」

「你怎麼不幹掉自己的小孩？你應該很想宰掉自己的孩子，想得不得了才對。」

小山內的臉扭曲到彷彿遭到無法忍受的拷問。

「閉嘴！」

藤島凝視著顫抖的槍口回答：「置物箱。」

「什麼？」

「照片，在車子的置物箱。」

小山內的視線轉向停車場的卡羅拉。藤島手腕一揮，亮出藏起來的刀子，刺向對方的手。堅硬的骨頭觸感，小山內發出從丹田擠出來般的吼叫。

槍口炸出白色的火焰，臉頰感受到灼熱的噴射，一股高熱空氣呼嘯著竄過臉旁。附近的柏油迸碎，小碎石彈跳四散。一瞬間的轟聲之後，接下來什麼都聽不見了。

藤島撲抓住小山內握槍的手，全身壓上去試圖奪下手槍。槍口被扭向眼珠，然後轉向心臟。藤島渾身戰慄，使勁把刺在小山內手上的刀子插得更深，血像小瀑布般流了滿地。

藤島被甩開，頭部受到強烈的撞擊，痛到連頸椎都麻痺了。藤島承受不住，按住額頭，發現是被槍把毆打了。再一次衝擊。命中頰骨，整顆頭後仰，意識搖晃，他頹靠在對方身上似地滑落下去。對方的血潑灑在臉和夾克上，碎掉的牙齒在口中打滾，血跑進氣管嗆住了。刀子掉到路上，沾滿鮮血的刀刃，刀尖因為刺到骨頭而歪曲。

小山內的手腕滴滴答答地不停淌血，他把Colt手槍換到左手。

「我要宰了你。」

被槍聲震聾的聽覺逐漸恢復了，聽到小山內的呻吟，藤島吐出碎牙微笑。

「你要死了，你就要死了！」

沒有恐懼，激情甚至掩蓋了逼近的死亡恐懼。

同時他聽見許多輛汽車的引擎聲，幾輛轎車與廂型車猛速逼近。緊急煞車的打滑聲響起，同時車門打開，幾名男人在路上散開，藏身於車身或車門後方。小山內的表情消失，望著這一幕。

「小山內，把槍丟掉！」

槍被仍在藤島的頭頂，槍口磨擦著頭蓋骨，帶著熱度的槍體灼燒著藤島的頭皮。他翻眼偷看那傢伙：先前的激情消失，小山田正用茫然的眼神看著男人們。

「小山內！」其他男人叫道。

小山內看男人們，然後看卡羅拉裡的家人。妻子抱著孩子，叫喊著什麼。他對兩人笑了，讓人感

覺到無盡辛勞的疲憊微笑。

藤島頭頂的槍口壓力消失了。

「把槍丟掉！」

「小山內！」

「住手，不要做傻事！」

男人們的怒吼聲交錯。小山內把手槍抵在自己的頭上。藤島聽見小山內妻子刺耳的慘叫，以及蓋過慘叫的槍聲——

鮮紅的血水濺向藤島的臉，灰色的腦部組織、毛髮和腦漿結結實實地潑灑下來。小山內在一旁跪下，像斷了線的人偶般伏倒。被射穿的太陽穴如噴泉般噴出血來。微睜的眼睛像玻璃珠，紅色的蛇爬過柏油路，一眨眼便形成巨大的血泊。

男人們從車門及車後一擁而上。每個人手中都拿著槍，身形因防彈背心而膨脹。

「真是個蠢蛋。」

藤島抹掉身上的血和腦漿喃喃，男人們慢慢地逼近。

「抓到了！」

淺井觸碰藤島的身體大叫。許多腳圍繞住小山內的屍體，很快地再也看不見他了。

疼痛擴散全身，藤島再也無法忍受罩頂的巨大灼熱，迸裂了，意識逐漸淡薄。男人們的吵鬧聲。其中小山內妻子的慘叫震動著鼓膜。

20

意識斷斷續續地恢復。

被推車的震動震醒，被廂型車的晃動搖醒。強烈的疼痛讓他麻痺，緊束的皮帶讓他呼吸困難，然而他很快就墜入深邃黑暗洞穴般地失去意識。黑暗中，加奈子赤身裸體地等待著他，糾纏著他的身體不肯離開，他的身體感受到乳房的柔軟，肌膚汗濕，藤島掩面哭泣。

意識恢復的同時，消毒水的氣味刺激鼻腔。自己被白色床單、白色棉被，還有白色的牆壁圍繞。房間裡除了藤島，沒有別人。

身體無法自由活動。脖子上一圈護頸，八成是鎖骨骨折了。肩膀被石膏固定著，腰上也套著護腰。頭好像被箍緊似地拘束極了，用左手一摸，發現頭上纏了好幾層繃帶。右臂扎著針，吊在高處的點滴袋搖晃著。

疼痛淡去了。或許被注射了止痛劑，意識有點混濁。感覺不差，如果沒有視野中他們的內臟和眼珠、被割開的皮膚和血沫的話……

什麼都無法思考。窗簾縫隙間透進來的夕陽光灼烤著眼睛。護士在病房裡出入了幾次。他想問這裡是哪家醫院、自己傷得有多重。嘴巴很沉重，開口令他感覺疲累。

拉門毫無預警地打開，兩名男子走進病房。走廊也有許多人的氣息。可以看到門口有水藍色制服

的警官站崗。狹小的單人病房頓時充斥著男人們的體熱和體臭。止痛劑的甜蜜搖盪的快活，讓藤島的臉上綻放笑容。

一個人戴著手套，頭戴警察帽，手中握著警棍。另一個魁梧的男子以怒氣沖沖的表情俯視著藤島。

男人的表情都十分兇狠，卻掉著豆大的淚滴。

魁梧的男子抓起窗邊的花瓶，倒過來甩動，芙蓉的白色花瓣掉到地上。

「混帳……」

戴帽男用警棍戳被單，兩人朝動彈不得的藤島吐口水。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你簡直是瘋到底了。」

「我要叫認識的黑道做掉你。」

「摔斷你的脊椎。」

「他媽的！」

「這傢伙從以前就是個人渣。」

「瘋狗警部補藤島，人如其名。」

「野狗一隻，不管是誰，見人就咬。」

最後兩人朝藤島的臉上吐口水，離開病房。藤島費了好大的勁，才用手抹去臉頰和鼻子上的唾液。

第三個男人進入病房。來人一身筆挺的深藍色西裝，灰色的七三分頭髮，戴著銀框眼鏡，外貌就像民間企業的高層人士。藤島不認得那張臉。

他無法順利出聲。

「我——」

「他們跟小山內巡佐是同期的。」

「我……照著你們希望的做了，對吧？」

「我明白，我都明白。」銀框眼鏡男人語調溫和地說。

「那傢伙死有餘辜，不是我害的。」

「我知道。」

「是他自己扣板機的。」

「沒錯。」

「你們希望他去死。」

男人點點頭。

「把我放出去。」

「這可不行。」

「為什麼？」

「你做得太過火了，還違法持有槍械。你強暴了小山內巡佐的妻子，持有大量毒品，血液中也驗出安非他命。不只這些。」

「你們要把我……」

男人把手搭在藤島肩膀上。

「他自殺了，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了。你懂吧？」

「你們要把我——」

「你懂吧？回答我。」

「沒錯。」

「什麼東西沒錯？」

「他自己射穿腦袋，自殺了。」

「是誰自殺？」

「小山內巡佐。」

「很好！」

男人按下枕邊的護士鈴。一會兒後，拉門打開，神情冷漠如殺手的護士現身。她不容分說，抓起藤島沒有打點滴的另一手，就要把針扎進去。

「我……得去找我女兒。」

「暫時是不行了。你乖乖躺著，等到事情全部結束。聽好了，外頭有一大堆人想要你的命。」

「我要救我女兒……」

男人離開房間。等一下。手臂感覺到針的觸感，意識同時擺盪起來。舌頭變得不靈活，視野像風車般旋轉，但是藤島並未沉陷於黑暗之中，悲憤與恐懼拒絕他沉陷。

已經不痛了。頭蓋骨發熱，感覺皮膚被拉扯。被小山內毆打的額頭隆起，像紅色的西瓜肉般爆開。骨片沾滿膠凍狀的腦部組織、腦漿和毛髮，濺了滿房間都是。他非常清楚那是幻覺，卻屏息注視著。

照片中的少女們正在上下舔舐藤島的身體。含住他的陰莖，頭部上下移動。舌頭爬過肚臍或側腹部，讓他忍不住笑，癢死了。他確實聞到她們的髮香和唾液的氣味。他尋找桐子或加奈子的身影，但直到最後，兩人都沒有現身。

三年前 11

那棟公寓一室，沒有洩出燈光之類的光亮。

這裡是商店街與公司宿舍等建築雜然匯聚的地區。我躲在停車場的車後，監視著公寓。兩道窗戶都是黑的，顯示住戶不在家。或許早就睡了，因為時間早已超過凌晨兩點。聽說遠藤家只有她跟母親同住，她母親在當陪酒小姐，清晨才會回家。

等待對我而言已經不算什麼了。停車場的黑暗濃密，我因此可以逃離幻覺。寂靜似乎讓我的存在變得稀薄。

我不停搔抓被蚊子叮咬而紅腫的皮膚，但就連這搔癢都讓我覺得沒什麼，我因此才能忘了全身的疼痛。某處傳來深夜廣播報時，現在是凌晨三點。就像在等待這個時機，一輛車子駛近公寓。

我等待的目標來了，是把我誘進那場惡夢的白色Chevrolet Astro。一樣播放著撼動胸口的重低音音樂，打破深夜的寂靜。車門滑開，下車的是穿制服的遠藤。不曉得是嗑茫了還是喝醉了，她走出馬路的身體看起來搖搖欲墜。

駕駛座是那個金髮金牙男。車上似乎有其他人，傳出肆無忌憚的交談聲。遠藤仰起身子哈哈大笑。我屏住呼吸，全心等待時機到來。

Chevrolet Astro短短地按出喇叭聲揚長而去。紅色的煞車燈遠離。遠藤搖搖晃晃，有些戀戀不捨

地盯著車子離去的方向好半晌。

我從車後移動到暗處，拉開裝球棒的軟套拉鍊，期望自己能夠化成黑暗的一部分。遠藤嘔氣而不耐煩地走近公寓門口，摸索包包。我聽見鑰匙串磨擦的聲響。

她把鑰匙插進門裡的瞬間，我衝了出去。輪到我打擊了！我衝向打擊區，在右打區站定，握緊球棒。金屬球棒擊中背部的肉，一道麻痺的手感，還有悶重的聲響。遠藤的身體一跳，重重地撞在門上。

她轉頭，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我懷著嫌惡感注視她，我已經受夠那種表情了。他們一定是把我看成什麼事都辦不到的昆蟲還是寵物吧！

她吸氣，我不會讓她得逞。她還沒發出叫聲，我已經把球棒揮向她的肚子。一種比打擊舊輪胎更柔軟的噁心觸感傳上手臂。

她的眼睛睜大到幾乎蹦出來。身體前彎，往前栽倒。她抓住我的膝蓋，發出模糊的聲音咳嗽，蜷縮著身體打滾。為了不讓她叫出來，我再補了她一記，用力敲在腰部一帶。她就像被撈出水面的魚，在水泥地上四處彈跳翻滾。

手遲遲無法從握柄上放開，我轉動插在門上的鑰匙開門，有股廚餘和廉價芳香劑的味道。我抓住她的制服袖子，把她拖進屋內。遠藤沒有抵抗，可能是痛到無力抵抗吧！

我拖著她，經過狹窄的廚房。球棒用牙齒咬著。打開拉門，那是一個漆成中間色調的房間。這裡就是她的房間吧！有床鋪和矮桌，地上雜亂地丟著雜誌和脫下來的衣物。

我讓遠藤在牆邊靠坐著。她發出低吟，扭動身體，全身淌出大量汗水。我掀開窗簾窺看外面，他

們沒有折回來的樣子，附近街坊也沒有人吵鬧。

遠藤想要爬去拿丟在廚房的包包。我趕到廚房，跳過求救的傷者般的她，搶先一把抓起包包的吊飾。她的手指一樣搆到吊飾，與我爭奪包包。她的力氣比我想像得還大，即使我揮起球棒，她仍不肯放手。

吊飾斷了，包包裡的東西撒了一地。化妝瓶、口紅等小物滾落出來，我看到手帕，還有疑似保險套的東西，心臟猛烈跳動。減肥藥、白色粉末狀的藥，還有從我手中槍走的美工刀。然後是吊滿各種飾品的手機。她整個身體飛撲過來，求救似地伸手要抓手機。

我揮下球棒，不偏不倚，比她更快地砸碎了手機。塑膠碎片飛散，線路和晶片裸露出來。

遠藤凝視著破碎的手機，嘴唇顫抖。

「你……搞什麼……你真的完蛋了，居然敢這麼做，你以為你可以沒事嗎？」

我撿起美工刀。

「我早就完蛋了！」

「你死定了，你這種爛貨怎麼可以對我……」

「我是幽靈，連我都不曉得自己是死是活。可是我還可以附身，或咒死別人。」

我推出美工刀的刀刃，另一手握著球棒的握柄。「她在哪裡？」

遠藤發出無趣的嘲笑聲。

「不曉得！」

「騙人。」

「就說不曉得了。搞屁啊，你幹嘛不一開始就這樣做？裝什麼酷，死王八蛋。想殺就殺啊，想幹就幹啊！」

「吵死了！」

我揮下球棒。本來要打她的肩膀，但她伸手格擋，棒子砸在她抬起的手上。可能是打到骨頭了，敲出金屬般的聲響。

遠藤呻吟，全身縮成一團。

「可惡，可惡，痛死了！」

我望向擺飾在房間窗邊的一張照片，遠遠就能看出是她們那夥人的合照。棟方，把我帶入黑暗的金髮男，還有惡狠狠地痛揍我的長髮男，眾人一臉無趣地注視著鏡頭。

然而卻只有遠藤一個人歡欣雀躍地比著中指笑著。照片中沒有藤島。

我把球棒靠放在房間牆上，擺在遠離她、絕不會被搶走的位置。

「她讓我看到了新世界。」

「媽的，去死啦！」

「她好漂亮。好溫暖，多彩多姿，就像樂園。」

「你在……說什麼？」

「可是它也就快毀壞了，或者從一開始就不存在？這比死更教我難受。都是你們害的。」

我抓起掛在流理台把手上的毛巾，走近痛到無法動彈的她，抓起她的手繞到身後，用毛巾綁起來。遠藤的皮膚很軟，體溫很高，酒精和遠藤本身的甘甜體味撩撥著鼻腔，讓我心跳加速。

「妳見識過地獄嗎？」

「囉嗦啦，想幹就快點幹好嗎？」

我抓起流理台上的抹布。抹布濕濕的，髒成了褐色。手被綁在身後的她屈著身子，眼睛忙碌地轉動。

她就要開口罵人，我硬把抹布塞進她的嘴裡，同時用美工刀抵在她的臉頰上。我看見她的眼底浮出淚水。我重新打量那張臉。嘴裡被塞了髒抹布，張開的唇邊淌下口水。褐色的短髮大汗涔涔，就像被潑了水。

俗麗刺眼，廉價。跟她完全無法相比，但遠藤無疑也是個容貌姣好的少女。

「如果把妳這張臉弄壞會怎麼樣？妳還能繼續留在這個世界嗎？」

遠藤的眼睛閃動得更厲害了，是一種憤怒、恐懼與憎惡交織，非常黑暗的眼神。

「我不會殺妳，也不會像你們對我做的那樣對妳，可是妳應該見識一下。跟我一樣，見識一下地獄。」

我伸出手去，遠藤拚命扭頭想要逃。我抓住脫色而細軟的髮絲，逼她轉過來。我殺了你！利箭般的眼神這麼說著，大量的憎恨與殺意灌流進來。但我心某處的回路彷彿斷線了，麻木到令人訝異。

我拉扯她鑲滿耳環的耳朵，把美工刀抵在耳根。她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我不理會，把耳朵往下扯，刀片劃進耳根的皮膚，碰到肉的抵抗，左右撓彎。鮮血立刻泉湧而出，把刀子濕成一片紅，流進耳洞裡，淌至她的後頸和下巴。

她想要把頭扭開，結果耳朵受到拉扯，可怕的呻吟透過塞在嘴裡的抹布滿溢而出。

呼吸非常困難。我在手中使勁，還不夠，我要把我的怨恨與悲傷分給她。

制服的白布逐漸被鮮血染紅。血液從髮梢滴落地面，甚至弄濕了我的指尖。鐵鏽般的氣味與腥臭刺鼻，她的叫聲轉變成完全不像人類的野獸般悶吼。

「她在哪裡？」

遠藤的腹部劇烈起伏，熠熠生光的眼睛暗沉下來，她一臉蒼白地點點頭。

「絕對不許叫！」

她疲倦到極點地不停點頭。不知道是因為疼痛還是出血，她翻了好幾次白眼。我把美工刀從割縫間抽出，手放開她的耳朵。雙手一片赤紅，就好像剛動完手術的醫師，或是變態殺人魔，而血液一下子就轉乾，沾黏在手掌上。我領悟到原來人是一個裝了血的肉袋。

我抓出塞在遠藤嘴裡的抹布，紅唇掀翻，小瀑布似地流出大量的口水。我忍不住把她的頭往下按。抹布沾滿唾液，牽出絲來，讓我感到極度情色。

遠藤就好像從一切束縛解放開來般彎折著身體。她肩膀起伏，不停地急促喘息。又有不同的東西滴到地上，我發現那是流經下巴流的淚水，感到一陣衝擊。原來這種人也能流淚啊！

「你把我的耳朵割掉了？」

顫抖的下巴讓話聲變得模糊。我點點頭，然後搖搖頭。

「還沒。」

「你瘋了！」

「跟妳們做的事相比，我根本什麼都還沒做。」

「聽你放屁——」

我揪住被割開的耳朵。

「不要！」

不設防的慘叫響徹整個房間。我把濕紅的刀片亮到她面前，告訴她反抗是多麼有勇無謀的行為。

我看見她濡濕的眼睛裡，憎恨被恐懼給驅逐了。

「她在哪裡？」

她的嘴唇依然顫抖，牙齒不停地打顫，緊閉著眼睛，像要把我的存在隔絕開來。我拉扯血紅的耳朵，漾著深沉闇影的傷口擴大，那醜惡的情狀讓我感覺疼痛好似要轉移到我身上來。

「我發現如果把這片耳朵割掉，我大概就無法罷手了，可是我想讓妳見識什麼叫地獄。我要把妳的鼻子割掉，嘴唇也削掉。他們會怎樣接納這樣的妳？」

她發出人耳幾乎快聽不見、猶如狗笛般的尖厲慘叫。我再次把美工刀放到傷口上，她總算開口了。

「我知道了，我說，不要割我的耳朵！」

「她——」

「飯店，一定是在飯店！」

「妳說那棟廢賓館嗎？」

「不是，不是那邊，所以……」

她的視線從我臉上移開，喉嚨微微上下一動。這下我就懂了。「所以不要割我的耳朵。」

「她在那裡……」

記憶像黏稠的泥濘般往身體攀爬上來。

踏過鐵樓梯，鐵門隨著沉重的聲響打開了。空調的低鳴與霉臭味。手腕磨破的疼痛，還有柔軟的床鋪，我度過了被詛咒的時間。肉體被灼熱的疼痛貫穿，靈魂被永遠無法洗滌的穢物噴濺。

好像掉進水裡般地呼吸困難，心臟痛得彷彿被插上無數把刀子。我用盡心力思考該怎麼樣才能在皮膚上搔抓，去除這樣的痛。拿著美工刀的右手顫抖，注意到的時候，我更深地割開了她的耳朵。手掌感覺到刀刃接觸到金色耳環的金屬堅硬質感。

遠藤淚濕的尖叫讓我回過神來。

「哪裡的飯店？」

「大、大宮中央飯店，在LOFT附近。」

我閉上眼睛，在腦中描繪地圖，回想那附近的景色。雜亂的商店街。被永無止境的塞車與生鏽的自行車淹沒的地點。我試著將它與那一晚看到的風景連結在一起，卻想像不出來。

「我……她怎麼會在那種地方。」

「詳細的事我也不清楚，只聽說趙叔叔喜歡去那邊……」

「趙。」

我喃喃出聲，沒有任何情感湧出。

「是他……把我……」

那一天，因為房間很暗，我始終沒能看清男人的臉。隱約看到的，只有結實的下巴，以及用髮油撫平的漆黑後梳髮型。從臉上的皺紋、發福的狀態以及體味，我覺得應該是剛步入老年的年紀。

裸男闖進我和遠藤之間。肚子一圈肥肉，胸口到肚臍布滿了地毯般濃密的體毛，底下是怪物般勃起的老二。

「我知道的只有那傢伙是個變態到令人噁心的大變態，還有他很有錢。」

「你們把緒方跟我一樣送給了那個人，對吧？」

站在飲水區的緒方雙眼赤紅，捶打著水龍頭，一聲又一聲罵著可惡，紅唇不停地顫抖。他發現我，笑著哭泣。

「忘記了，那個歐吉桑上過太多人了。」

腦中浮現以異世界為舞台的漫畫和小說。崇拜怪物的邪教信徒。耽溺於以活人獻祭時的快樂，炫耀似地觸犯禁忌。

「他或騙或威脅，最近都是加奈子拐來的。我一直在想遲早有一天會遇到這種事，只是沒想到居然會是你。」

我拿起靠放在牆邊的球棒，遠藤雙眼空洞地看著它。

「你要殺掉我嗎？」

我把手伸向散落一地的包包內容物。撥開化妝品和飾品，捏起白粉狀的藥品。塑膠包裝上寫著黑色文字。γ-羥基丁酸，GHB。

「這是什麼？」

遠藤用刺探的眼神看我。

「普通的安眠藥而已，不是『快快』。」

我撕開塑膠包，把鼻子湊上去嗅聞。有股彈珠汽水般淡淡的甜味。我扭開流理台的水龍頭，隨手抓起杯子盛滿水，把藥粉和水杯遞到她面前。

「喝下去，如果妳不想死的話。」

「咦？」

「我想殺了妳。我很想敲破妳的腦袋，像我被幹那樣幹回去。趁我還沒改變心意，快點喝下去！」

她看我，然後看藥粉，慢慢伸出血淋淋的雙手接過去，面露走投無路的表情。

她注視著杯中的水一會兒，然後下定決心似地一口氣服下藥粉。或許很苦，她皺著眉頭喝水。

我確定她的咽喉上下移動吞嚥，又從地上撿起一袋遞過去。

「一包就夠了。」

我搖頭。我想殺了她，可是——

「給我水，好鹹，好難吃。」

我接過她遞過來的杯子，扭開水龍頭。

她服下第二包藥粉。我等她吞完，又遞出一包。

「真的假的？」她用手腕擦拭額頭的汗和血。我點點頭。

「再多的話……」

「叫妳吃就吃！這不是安眠藥嗎？如果妳不睡著，我只能殺掉妳了。」

遠藤死了心似地緩緩點頭，從我手中搶過藥粉，用有些裝模作樣的動作倒進自己的口中，喉嚨咕嚕作響地喝水，忍耐住湧上喉頭的打嗝聲。

「這樣你滿意了嗎？」

「嗯。」

「絕對過量了，可惡。」

我握著球棒，靜靜等待那個時刻造訪。她戰戰兢兢地把手伸向耳朵被割開的地方，痛得表情扭曲。

「你會幫我殺掉加奈子嗎？」服完藥後沒有多久，她說。眼睛就像酒醉般迷茫，身體前後左右搖晃。

效果真有那麼快嗎？我懷疑地看過去。

「沒錯。」

她露出弛緩而邋遢的笑。

「是喔。她來了以後，總覺得我們也變了好多，太可怕了！每個人眼中都只有她，談論的全是她，覺得她幹的事超屌的。就連棟方也是，每個人都被她迷惑了。」

「……」

「為什麼要這麼不計代價地追著她？你不怕被她殺掉嗎？」

「不曉得。」

「你一定……要殺了她。」

她的背擦過牆壁躺倒下去。頭重重地撞在木頭地板上，不像裝出來的。腳無力地伸直，身體扭曲，就這樣像屍體般一動也不動。

寂靜造訪後，很快地響起睡著的呼吸與鼾聲。我對遠藤的印象有點不同了。她疲憊到極點的睡臉雖然被血和各種體液糊得斑駁不勻，然而厚重的妝溶掉後，看起來童稚許多。就好像等不到父母回家，負氣睡覺的孩子，也像是飽受夢魘驚擾的多愁善感少女。

我把美工刀的刀片按在那張小巧的臉頰上。刀尖刺破皮膚，隨著彈破的觸感，深深地沉陷進去。她輕聲呻吟，眉頭蹙起，但沒有更多的反應。傷口又流出一道血痕，畫出新的圖案。要把刀片往下推，需要極大的力氣。手腕感覺到阻力，指尖顫抖。那隻手感覺到皮膚底下的肌肉與無數縱橫交錯的血管。

一路劃到唇角的地方後，抽出刀片。我用抹布一再吸掉化成小潭的血泊，然後望向從嘴唇到臉頰的傷口。傷口與那張童稚的臉蛋格格不入，怵目驚心，卻教人無法不看。

這樣的行為沒有意義。我應該丟下沉睡的她，默默離開。可是我辦不到。我不會殺她，可是我無法不把刻印在我心中的黑暗分給她。

或許她的世界不會因為這點小事而崩壞。或許他們比我想像中的更團結，彼此的友情絲毫不受影響。傷口也是，可以靠手術輕易治好吧！可是我就是想試試，我無法擺脫這樣的誘惑。

我不得不去想像她往後的未來。她醒來以後，看到搖搖欲墜的耳朵和臉頰上的傷，會有什麼反應？會像我一樣，深陷悲傷與憎恨，痛苦不堪嗎？他們會用躊躇的眼神看她嗎？若無其事地，或是明顯地。哪一邊都無所謂。我期望他們之間的友情或愛情冷卻，讓她陷入孤獨。我在流理台洗著手，無法從凶殘的情感中自拔。

不只是她，我希望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和我一樣肉體或心靈缺損，被世界放逐。

我俯視她。血流滿面，就這樣沉睡的模樣宛如屍體。她會先醒來，還是母親先發現她？無論是誰，都會大吃一驚吧！或許會嚇到昏倒。我想起父母，心有點痛。

後來我仍一再用抹布擦拭她的臉頰。很快地，血液的黏稠度增加，抹布黏在臉頰上。我打開了玄關門，我聽著遠方好似卡車的排氣聲，吸入夜晚沉澱的空氣。

21

睡著了，或只是被幻覺迷惑？在渾然不覺的狀況下，時間過去了。橘紅的暮色早已消失，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籠罩房間。意識依然像融化的起司般濃稠。藤島被囚禁在並非憎惡也非焦躁的甜蜜感覺中，渴求著更多更多的止痛劑。

他甚至覺得不管是加奈子還是桐子，只要有幻影就足夠了。也可以逃離腦袋被打爆的小山內和他的妻兒、遇害的三人和長野的亡靈。

把嘴巴按在枕頭上大叫，臉部整個充血，咆哮幾乎要讓喉嚨嘶啞。他從來無法逃離他們，今後也甩不掉他們。

拔掉尿道上的導尿管和點滴針頭。雙眼熟悉了黑暗看向牆壁時鐘：午夜零時三十分。藤島從床上撐起身子站起來。膝蓋使不上力，好幾次跪倒在地上。半開的口中流出口水。原本穿的夾克扔在角落的籃子裡，依然沾著泥巴和鮮血。套回身上，未乾的冷汗纏繞肌膚。有股灰塵和血的臭味。口袋裡空空如也。

步履蹣跚地走向門口，門縫透出幽暗走廊上緊急逃生門的綠光。豎耳靜聽，趴在地上，從門縫間觀察走廊的情況。感覺沒有人。滑開門。門口前面只有兩把折疊椅。遠處的護理站傳來男女話聲，偶爾摻雜笑聲。

「王八蛋，也不好好看緊。一群蠢貨。」

關門回到房間裡，打開窗戶看著樓下。距離地面不遠。藤島所在的地方是三樓，底下是紅磚圍繞的花圃。

從床上搬來棉被，從窗戶丟出去。被子輕飄飄地落到花圃上。把枕頭同樣扔出去。把墊被扛過來，也扔出去。每搬運一次，骨折的鎖骨就疼痛不已，纏著護腰的側腹部滲出汗水。臨時安全氣墊完成了。藤島再三回頭。沒有人的動靜。

窺看底下。褐色的花圃上堆積著白色的被子。或許是因為止痛劑的緣故，情緒麻痺著。藤島縱身躍出。

從腳部著地，跌在墊被上。衝擊比預料中的小，但臀部撞到紅磚角，呻吟湧到喉邊來，他急忙吞了回去。他抓住被子，強忍痛楚。

身體被飽含濕氣的夜晚空氣圍繞。仰頭一看，屋頂上掛著有醫院名稱的招牌，讓他得知了自己的所在：東大宮。附近就是第二工業用道的高架橋。

藤島往JR車站走去。跑過無人也沒有路燈的鐵軌旁道路。每跨出一步，他就鮮明地感受到痛楚，還有骨頭的傾軋。

東大宮車站末班電車已經駛出，燈火熄滅，但站前仍停了幾輛計程車。司機對夾克又髒又破、渾身繃帶的他投以毫不掩飾的懷疑眼神。他不理會，坐上車子。

目的地是大宮車站東口的銀座大道上的住商大樓。司機的臉僵住了，那裡是石丸組總部的所在地。路上跟幾台警車擦身而過，藤島不確定那是不是在搜索他。

大宮車站的東南側，霓虹燈刺眼的繁華區銀座通也已經一片沉靜，烏鴉正啄食著路上堆積如山的垃圾袋。計程車來到賓館街停下。眼前是一棟沒有明顯特徵的住商大樓。他要計程車在外面等候，進入大樓。在許多監視器監控中，敲打鐵門，按下門鈴。

「我是藤島，我要見咲山。」

不一會兒，門鎖解除，門打開了。穿著綠褐色軍服的年輕人行了個禮迎接他。

儘管是深夜，總部裡仍聚集了許多男人，充斥著人的體熱與麻將的洗牌聲。香菸的煙霧與酒精味讓空氣一片汙濁。咲山雙腳擱在中間的辦公桌上，一手拿著酒杯，正呆呆地看著天花板。他看到藤島，吹了聲口哨。

「警部補，你真是個硬漢。」

「我從醫院窗戶逃出來了。」

「哦？」

「還是你以為我成了他們的走狗？」

咲山打量著藤島破掉的夾克和身上的繃帶，揚起嘴角微笑。

「不，你來得正好。」

咲山把菸遞給他。藤島接過，用辦公桌上的打火機點火。

「小山內上西天了是吧？」

藤島點點頭。咲山說：「那傢伙說出你女兒在哪了嗎？」

「他好像不知道我女兒的去處。我其實還沒搞清楚狀況，他就轟掉自己的腦袋了。」

「意思是她可能還在四處逃亡嗎？」

「趙跟小山內的同伴呢？」

「你說到重點了。多虧你招搖的行動，我們辦起事來容易多了。」

咲山高高舉起酒杯，要人再拿來一只杯子，倒了威士忌給藤島。

「跟小山內一起行動的傢伙知道他被條子追捕、逼到自殺，全都嚇到了。他們本來跟趙一起躲在茗荷谷的公寓，接到消息後就要丟下趙自個兒逃走，結果被我們底下的小夥子逮到，弄到了趙的住處鑰匙。」

「他們是哪些人？」

「小山內沒告訴你嗎？跟你一樣，以前是條子，離職後找不到工作，差不多淪落成遊民了，最後最後被小山內收留。」

「他們——」

「我問過你女兒的事了。他們承認是在找你女兒，也打算把她抓去埋了。我們嚴刑逼供，但他們都沒有說出你女兒在哪裡，應該是不曉得吧！」

藤島深深嘆息。咲山繼續說：「我們的人馬就要攻入趙的住處了。」

藤島握緊拳頭，陷入與這群不法之徒同一陣線的錯覺。不，這不是錯覺。自從踏入加奈子的房間以後，就已經脫離正常的世界了。

咲山把腳從辦公桌移開並站起來。

「我也對你女兒很好奇。我正好有空，一起過來吧，我讓你見一個人。」

「誰？」

「還用說嗎？認識藤島加奈子的人。」

藤島跟在左右搖晃地邁步向前的咲山身後，穿過男人之間離開總部，爬上同一棟大樓的階梯。咲山把鑰匙插進樓上的房門。房間一片漆黑，咲山伸手摸門旁的開關，螢光燈灑下寒愴的光芒。

這是間狹窄的空房間。沒有傢具或裝飾品，甚至沒有地毯，水泥牆就這樣裸露著。窗戶釘上三合板，完全隔絕了室外光線。中央只擺了張椅子。房中充斥著濃烈的汗味和血腥味。椅子上有個男人雙手被綁在身後。

一個光頭年輕人，是阿波卡利普斯的棟方。藤島花了點時間才認出來。因為棟方的臉被打到整個變形了。嘴唇腫起，眉毛隆起，臉頰上的傷疤扭曲。眉毛和耳朵的耳環或許是被扯了下來，皮膚有道大大的撕裂傷。

「喂！」

咲山踹椅腳，棟方慢吞吞地抬頭。眼皮破了，眼頭積出血凝成的痂。他用呆滯的眼神看兩人。

「少頭目……」

棟方嗆咳，口中的血噴到地上。咲山抓起牆上的對講機。「拿水來。」應該是通到底下的總部。很快地有人敲門，一名年輕人行禮入內，遞出礦泉水瓶。

「幫他鬆綁。」

咲山命令年輕人。捆住手臂的鋼索鬆開後，棟方頹倒在地上。他抓起丟過去的礦泉水，全心全意含住喝起來。他嗆到，水噴了出來。

咲山從口袋掏出藥盒，把裡面的藥片讓棟方和著礦泉水吞下去。

「為什麼背叛我？」

「少頭目……」

「為了錢嗎？」

「不是。」

「為了女人嗎？」

「不是，我本來就討厭黑道。」

咲山誇張地聳肩看藤島。

「我只是想要永遠參加祭典那樣樂在其中，在你們的掌心跳舞無聊斃了。」

「你不打算賠罪，重新來過是吧？」

「看吧，不覺得這小子很跩嗎？」

棟方慢慢地搖頭。

「是喔！」

藤島看見咲山的眼中閃過什麼。他點燃香菸，就此沒了興頭似地靠到牆上。

「喂，你找到她——加奈子了嗎？」棟方仰望藤島問。

「沒有。」

「我想也是，加奈子不可能那麼容易就被逮到。」

「你知道我女兒在哪裡？」

「知道的地方全找遍了。」

棟方翻身仰躺，空虛的眼睛望著天花板。藤島把臉湊過去說：「告訴我，為什麼加奈子會那樣？她以前不是那樣的女孩。跟你們混在一起後，她整個人變了。」

一派胡言。藤島根本沒有嘴上說的那麼瞭解加奈子，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但是他無法不說。棟方嘴裡吐出斷續的呼吸。他按著肋骨，強忍疼痛笑著。

「說到底，你根本什麼都不懂。加奈子就是加奈子，不管跟誰混在一起，她都不會改變。」

藤島俯視著瞪他，棟方擰起發腫的嘴唇笑。

「我們被她給毀了。」

「為什麼？為什麼我女兒要跟你們扯上關係？為什麼她要背叛你跟趙？」

「背叛？不對，她從一開始就打算陷害我們。」

「什麼？」

「我早就知道了。可是我們阿波卡利普斯，認為她一個女人什麼也辦不到，沒把她放在眼裡。」

「告訴我，她到底——」

「你知道緒方吧？」

「她的男朋友對吧？」

「他是我們害死的。」

「什麼？」

「我們叫那美拐他，然後用酒跟藥迷昏他，讓趙上了他。我們恐嚇他，逼他一再獻身給趙，所以

他才會上吊自殺。」

藤島腦中閃過許多張照片。合照裡的遠藤那美，表情揉雜了憂鬱與憤怒的少女，還有那些……年老的男人們按住少年、蹂躪少年的照片。

「加奈子知道，是吧？」

「大家都知道。是那美嗑了藥，到處跟人說的。」

「加奈子因為這件事而報仇，籠絡了趙嗎？」

「不只是趙，還有那美跟我們。」

眼前忽然陷入一片漆黑，骨折的鎖骨和頭上傷口痛了起來。

「那美在兩年前死掉了，被一個為加奈子瘋狂的小子攻擊。她的臉跟耳朵被用刀子割得亂七八糟，本來就是毒蟲的她從此關在家裡足不出戶，變成一個更無可救藥的毒蟲。是加奈子免費繼續提供毒品給她的，最後那美跳火車自殺了。」

「為加奈子瘋狂的小子……」

「瀨岡尚人，跟緒方一樣。我們拐了他後，把他弄昏送給了趙。結果他發飆攻擊那美，又攻擊了加奈子。」

「那……那加奈子呢？」

房間的溫度很高，藤島拭去汗水。

「還用說嗎？加奈子反過來幹掉他了。我們都被加奈子迷住，每個人都想變成她那樣。不知不覺間，就連趙都不能沒有她了。還有議員、有錢人、官員，就連這座城市的大人物們，都開始流著口水

等她提供餌食。」

棟方用紅腫的眼皮看藤島。眼神充滿了寂寥，就像在惋惜已結束的祭典。

「一切都照著她腦中描繪的劇本。那美死掉，我們也完了。我們不停地內鬨互砍嘛！」

咲山開口：「趙也完了。」

棟方說：「加奈子的復仇就要成功了，她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活的。」

藤島眼頭一熱，他難以接受棟方的話，也無法相信。可是謎團全都解開了，他更靠近加奈子了。對她的愛與悲傷幾乎壓潰胸口。和緒方在一起的加奈子面露可人的笑容，那是絕對不會在藤島面前展現的神情。

他想起加奈子的導師說過的話。

——並非只有流淚才能表達哀悼之情。我認為她是在責怪自己，比任何人都要嚴厲地。我們漸漸從悲傷中振作起來，她卻選擇了一條相反的路，甚至不肯回歸日常生活。

加奈子得知緒方自殺時，心中是什麼感覺？知道逼死他的人們是誰後，又作何感想？藤島用雙手掩住了臉。她殘酷到可悲的地步，為了復仇，不惜犧牲自己。她利用毒品，利用棟方這樣的不良少年，對於阻撓她的對象，毫不留情，不停製造流血衝突。

藤島想到現在的她。無人能掌握她的行蹤，她突然消失。現在她正在舉杯慶祝嗎？正在為消失到遙遠天國的緒方祈禱嗎？

然後復仇就要結束了。復仇成功後，她究竟打算怎麼辦？她的人生還沒有完，還有未來要走。藤島想要見她，想要保護她。投身於另一個世界的她，令藤島無比疼惜。

棟方目不轉睛地盯著痛苦煩惱的藤島。

「你也見到我母親了吧?」

藤島點點頭。棟方又問了:「怎麼樣?」

「什麼東西怎麼樣?」

「臉上塗得厚厚的,天氣熱成這樣,她卻穿著長袖想要遮掩,對吧?明明根本遮不住。」

「你——」

「都遍體鱗傷了,滿臉都是瘀青。只要我稍微不注意,她就會變成那樣。」

「那是——」

「我爸有病。從以前就這樣,一喝醉就六親不認。我媽實在太傻了,被那樣折磨了好多年,跑掉了卻又回來。我也一樣,小時候常被我爸逼著跪在車庫,拿扳手痛打。」

棟方露出缺損的牙齒笑道。

「加奈子選擇了緒方,可是我跟加奈子是同樣的生物。」

「等一下!」

「我問過加奈子,為什麼她能毫不在乎地把朋友變成毒蟲?為什麼能教唆我們攻擊她朋友?為什麼可以那麼冷酷無情?」

藤島摀住耳朵。固定手臂的石膏阻礙了他,一隻手摀不到。棟方臉上的笑容消失,用利箭般的眼神瞪過來,充滿了憎恨與輕蔑。

「她告訴我,說已經被迫觸犯禁忌的人,就沒有什麼好忌諱了;既不恐懼,也沒有憐憫之心。」

「閉嘴！」

「她說是你這個父親奪走了她的童貞，你貪婪地占有女兒的身體。」

藤島發出不成聲的慘叫，揮舞一隻手揍上楝方的臉。藤島踢他，為了不讓他說話，踹他的肚子，踹他的喉嚨。

綁著護具的身體發痛，但藤島無法罷手。為了不讓楝方的聲音傳入耳朵，他發自丹田不停地吼叫。拳頭揮空，失去平衡，從肩膀跌落地上，石膏破碎。骨折的鎖骨一陣劇痛。

藤島從背後被架住，咲山架住了他。「放開我！」他完全無法動彈。照理說，耽溺於酒精和毒品的咲山哪來這麼大的力氣？藤島被懸殊的蠻力拖開。楝方按住挨打的嘴巴倒在地上，仍用凌厲的眼神瞪著藤島。

藤島又嚷嚷著抬腳，踹了個空。

「胡說八道！胡說八道！」他轉向後方對咲山說：「他說的全是假的！」

藤島無法壓抑住激動，眼頭熱了起來。「胡說八道……」渾身無力，視野淹水了。咲山鬆開手臂，藤島當場跪倒下去，用指甲抓著臉嗚咽不止。他好想殺了眼前的少年，好想殺了身後的男人，他無法忍受有人知道那件事。

「我，我——」

影像忽然插入視野。棉被被掀開，穿著睡衣害怕不已的加奈子縮在床上。化妝水和體香劑的氣味。過時的黑人流行樂。巨大的刀刃裁斷影像。他無法再承受更多，封住了記憶。皮膚因恐懼而爬滿雞皮疙瘩。

牆上的對講機忽然響了，咲山拿起話筒。對話很簡潔。「是我。這樣，好。」咲山抓住藤島的肩膀搖晃說：「時間到了，走吧！」

藤島抓住咲山的長褲褲管。

「讓我來，讓我動手。」

他站了起來，一陣暈眩與劇痛。楝方還在瞪藤島，藤島用濡濕的臉反瞪回去。

咲山瞥了楝方一眼開門，臨去之際說：「離開這城市。下次再讓我看到，就把你埋了，懂了嗎？」

楝方發瘋似地大笑起來，吼叫般的笑聲在整個房間迴響。咲山頭也不回地離開房間。藤島不想離開，他無論如何都想封住少年的嘴，他想讓他閉嘴。

三年前　12

看到眼前的景色，我想起自己以前上過這道階梯。

可能是因為附近有通宵營業的居酒屋，有股食物燉煮、停滯的臭水溝般的臭味。鏘、鏘、鏘。鐵樓梯和白牆，兩者都有印象，我回想起手腳被抬起，在空中飄浮的感覺。

就連想要塵封的記憶都被挖掘起來。我一邊被侵蝕著，一邊俯視市街的深夜面貌。凌晨三點半。再不到一個小時，天色就會亮起來了吧！我向曖昧的對象祈求再等我一下，再讓我在黑暗中行走一會兒。

我在大宮中央飯店的緊急逃生梯上，從軟套中取出金屬球棒。此刻的我後悔應該從正面進攻，因為我從玄關看了一下櫃台，根本沒有人。

推動最頂樓的鐵門，門發出寂靜的細微聲音打開了，居然沒鎖，我吃了一驚。紅色地毯，自動販賣機的運轉聲音。我豎起耳朵，踏進屋內。有好幾個房間，門內安靜無聲。

腳自己動了，彷彿被什麼人召喚。不，我是記得的。我記得這裡。記得被帶來的這個地方。腳在標記９１１的門前停了下來。心臟猛烈跳動，幾乎發痛。那天晚上的回憶在腦中亂竄。被搬運的我，頭部一再撞擊牆壁，消失在房間裡面。房內充滿霉臭味，天花板的空調低吼不休。男人們說了：「好好享受吧！我說過了吧？今晚會讓你畢生難忘。」在這裡，我被烙下了黑暗。

她沒有理由會在這裡。可是我確信，她會在這裡，在這個房間，等著我。我觸摸門把，靜靜吐氣，旋開門把。微開的門縫裡傳出聲音。

「門沒鎖。」

聲音大半都被門遮住了，可是錯不了。我把球棒舉到胸口處，打開房門，手腕感覺到強力的反彈。雖然是漆成黃褐木頭色，但門是鐵製的，非常厚。

她在那裡，穿著白襯衫與黑背心，黑色短裙凸顯了她修長的腿，還有黑色長襪。非常適合她。一股無以名狀的難受湧上咽喉。

橘色的昏暗照明，還有一張幾乎可以在上頭摔角的特大號床鋪。沒錯。黑暗的記憶化成奔流撼動了我，肛門好像被插了一把刀般痛起來，趙的口水和汗水的臭味刺入鼻腔。

「只有這個房間不是自動鎖，因為常有人出入。這裡等於是那個人的私人房間，不管是慘叫還是聲響都傳不出去。」

她就在這裡，在這間被詛咒的房間。破滅與惡意化成血盆大口等待著。而她，就站在伸出來的舌頭上。

「藤島……」

她沒有變，無論是那修長的身材或白皙的臉龐。她筆直地注視著我。

「我就在猜你會來，你應該找得到這裡。」

我變了。活在崩壞的世界裡，拖著幾乎焦黑的身軀，強烈地冀望破壞與死亡。喉嚨和胸口好像被梗住了。下巴顫抖，鼻腔塞住。光是看到她在眼前，淚水就要從眼眶溢出。明明應該有說不完的話想

說，卻完全無法化為言語。
她開口：「時間不多。」
我的胸口被揪緊了。明明早就該瞭解，我卻難過到幾乎無法呼吸。
「妳又設計我了？」
她面無表情，沒有回答。我無法承受，別開了視線。
「我稍微搞懂了一點妳的事。」
「是喔。」
我鎖上門，掛好門鍊。這道門最好永遠不要打開。
「是緒方，妳一直在看他。就只有他，妳一直是看著他的。」
我走近她，來到她可以看見我襯衫上遠藤的血的距離。可是她依然平靜地佇立著。「他們殺了他，所以妳內心發誓要報仇。」
我舉起球棒，抵在她的胸口上。感覺好像觸犯了什麼滔天禁忌。
「妳發誓一定要向他們復仇，要讓趙和阿波卡利普斯滅絕。」
為達這個目的，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
我在池袋車站前看到她和緒方在一起，她面露令人心盪神馳的美麗笑容。如今回想，那笑容無比幸福。
「我本來就喜歡妳。」
一直收在心底的話，應該在當時的屋頂上、在當時的公園說出口的話。不，應該更早說出來。真

的應該更早更早就說出口。我覺得我活到今天，就是為了這句話。
我把球棒高揮至頭頂，被自己矛盾的行動迷惑著，有種隨時都要崩壞的危險感。
「我覺得只要為了妳，什麼事情我都做得出來，因為妳救了我。如果妳叫我去死，我一定早就死了。」
她沒有表現出任何恐懼，從她的表情甚至看不到厭惡或輕蔑。一股瘋狂蠕動的不知名情緒驅策了我。不管是什麼樣的情感都好，我想要讓我存在於她的心中。
「我跟緒方到底有什麼不同？」
發自心底的告白。我恨他們，我想殺了他們。我恨蹂躪我的趙，想要殺了趙。我用球棒毆打了遠藤這名少女做為祭品，在她的臉上刻下了憎恨。可是對我而言，最強大的敵人卻是飽受每個人欺凌、落入他們的毒手、自己選擇了死亡的未成熟少年。
她靜靜地說：「他跟我是一樣的。」
就只有這句話。我不懂她在說什麼，但我唯一明白的是，她活在過去，而不是面對著現在站在這裡的我。
「我要殺了妳。」
她教導了我，在絕望深淵看見的希望之光有多麼耀眼。
「我要殺了妳。」
她陷害我。她施下魔法，把我從人變成了畜牲。
頭上的球棒在顫抖。殺了她！把我背負的黑暗分給她！

我仰望她。她叫藤島加奈子，長得非常漂亮。月彎般的細眉、像白人般淡褐色的大眼睛。臉頰削瘦，下巴看起來有點尖。體型清瘦，個子比我高，實在不像同齡的人。她一點都沒變。手臂的肌肉僵硬了。打碎她的頭的景象一再掠過腦際，每一次都讓我有種要崩潰的錯覺，不由得踉蹌了。力量從身體溜走了，我跪在地毯上。她靜靜地俯視我。沒錯。我回想起來，原來是這樣的，原來我想永遠永遠注視著她那雙寶石般的眼睛。我不可能破壞得了。

她把纖細的手伸到我面前。我把球棒扔到地上，拉著她的手。有股淡淡的、柔軟的果實酒香味。沒錯，我一直想被這股氣味永遠圍繞。我仰望著她說：「逃離這裡吧！」

她慢慢地搖頭：「我不能走。」

因為我知道，只要她在，即使是被粉碎的世界，依然有陽光灑入。

去哪裡都無所謂。即使她不肯看我，即使她陷害了我，把我推入深淵。

「是喔。」

我早就知道她會怎麼回答，也知道她有多麼頑固，以及她的內心被什麼所牽絆住。也明白即使渴望，我也絕對無法觸碰她。這些我都知道。我想微笑，我承受不住被撕裂般的痛楚，想發出前所未見的巨大咆哮。

開鎖的聲音響起，同時門打開了。門鏈繃成一條線，那股衝擊振動了房間的空氣。我握著球棒，把她領到房間深處。

門縫間伸進一個巨大的老虎鉗狀物體，咬住鎖鏈，輕而易舉地將它剪斷了。門像彈簧般猛然彈開。

走進來一個男人，不是趙，也不是棟方。

那是一個身材瘦得像芒草的中年男子。頭髮稀薄，戴著學者那種俗氣的黑框眼鏡，身上穿著皺巴巴的襯衫和長褲。那副模樣寒酸至極，非常適合扮成帶來死亡的神明。男人右手藏在大腿後方看不見。他瞥了我一眼，表情憐憫地扭曲了。

「滾開！」

我被暴力的亢奮支配，決定要把她從這個被詛咒的地方帶出去。

我舉起球棒，想要揮擊男人的頭。剎那間，男人的右手冒出黑色的塊狀物，前端開了個洞，深沉的黑暗滿溢而出。

黑暗綻放白光。駭人的轟響扎進耳朵，胸口受到灼熱的衝擊。時間緩慢推進，我的腳離開地面。男人從視野中消失，畫面轉移到天花板。我看見血滴濺上半空中，鼻腔吸入火藥的氣味。

我背部著地，一道跌入水窪般的潮濕聲響。我想爬起來，卻沒辦法。凍結般的痛楚從胸口擴散全身，力量就要消散無蹤。

男人俯視著我，用一雙疲憊不堪的凹陷眼睛。

黑色塊狀物抵在我的臉上。

「等一下。」

她推開手槍。男人後退，她靠上來，屈膝用那雙纖細的手抱住我的頭。

「藤……島……」

幾乎不成聲音，喉嚨和嘴裡溢滿了血。

她把臉湊過來，長髮覆蓋我的臉，形成只有我倆的世界。我麻痺的心大大地震動起來。
她那雙美麗的眼睛濕潤，湛滿了再悲傷不過的色彩。
這樣就足夠了——我試著微笑。我獲得了滿足。我只是目不轉睛地看著，直到視野逐漸暗去。
她用她的嘴唇堵住我被血髒汙的嘴唇。
她就這樣沒有離開，在一切感覺淡去之中，在被黑暗覆蓋之中，我一直被柔軟地包裹著。

22

「怎麼這時候打來？」

「告訴我，桐子……」

「你在哭？」

「妳知道。」

「你在說什麼？」

「還用說嗎？我跟女兒的事。」

「你跟她——」

「少裝傻了！」

「你跟她？」

「不要再裝了！妳知道，妳知道的，然後拋棄了我們。」

「你到底在說什——」

「非要我說出來妳才明白嗎？非要說出一切妳才懂嗎？」

「等一下、等一下，求求你。」

「當時我喝醉了，因為妳不在家，我氣瘋了。家裡只有她一個人，所以我——」

「不要說了！」

「妳知道吧？妳都知道！」

「我還能怎麼辦嘛！」

「妳明知道，卻拋棄了我們。」

「我怎麼可能承受得了！」

「妳這賤女人！」

總部殺氣騰騰地動員起來，是成功抓到趙了吧！

原本沉迷於麻將的男人們準備外出，年輕的離開去備車。總部裡大半的人都會出動，沒有人是典型的流氓打扮。

眾人戴上鴉舌帽，穿上背心，拿著裝釣竿的隨身袋，或是穿著鬆垮的工作褲和工作服。他們變身為釣客或工人。年輕人向藤島行禮，遞出衣服。是印有釣具廠商商標的襯衫和背心，以及防水加工的尼龍褲。藤島丟掉染血的夾克，換上那些衣物。襯衫袖子過長，長褲腰圍太鬆。用皮帶束緊。尺寸跟他原本的衣物一樣，但這幾天的苦鬥讓他變瘦，身材縮水了好幾號。

趙。見到他，真的能為這場無止境的戰鬥劃下休止符嗎？不曉得。見得到加奈子嗎？不曉得。但是總之他必須不停地行動。

走出總部，兩輛白色廂型車正在等他們。藤島搭上其中一輛，打扮成釣客的男人們不發一語。這趟兜風很久。車子駛上國道十六號，往川越前進，再從川越開上關越高速公路。往北開了約三

十分鐘後，車子駛下花園交流道。是打算在秩父的深山會合吧！秩父有掩護他們的關係企業開的產業廢棄物最終處理場。車子在國道一百四十號往東南方前進。不久後道路開始曲折，風景被漆黑的群山遮掩。鑽進車窗的空氣十分冰冷。

經過秩父市中心再往南前進，接近與山梨縣的交界處時，車子離開縣道，駛入未鋪設的泥巴路。被傾卸車的輪胎壓實的道路不一會兒便進入被鐵絲網圍繞、疑似處理場的設施。處理場中，塑膠袋碎片隨風飛舞，地面充斥著被壓扁的金屬和塑膠。已經有一輛車停在那裡了。是幾天前咲山他們開的君爵，它與處理場荒涼的氛圍格格不入。

車子停下來了。藤島打開滑門下車，有股廢水的臭氣。男人們魚貫下車，即使打扮成釣客或工人，還是隱藏不了他們全身散發出來的殺氣。

處理場的產業廢棄物山上，已經站了幾名男子。咲山往垃圾山走去，等候的男人們全都默默向他行禮。而步下廂型車的男人們則相反地分散到處理場入口處，監視周圍。藤島跟在咲山後面上山，腳底下是摻雜著碎玻璃的泥土，土壤間滲出成分不明的液體。

垃圾山上，身穿工作服的男人中，跪著一個雙手被銬在身後的年邁男子。他穿著白色襯衣，底下是格狀四角褲。染得漆黑、全往後梳的頭髮鬆開而凌亂。那副模樣沒有絲毫威嚴，只突顯了他的寒磣。不知是山間的寒意還是恐懼所致，男子嘴唇發紫，不停地發抖。看起來強健的臉頰上浮現白色淚痕。是趙，就是這個男人。藤島注視著他走近。為了這個人，加奈子甚至賭上自己的人生與他對抗嗎？一股灼熱的怒意湧上心頭。藤島不停地重重喘氣。

咄咄逼人的大臉和寬闊額頭，肥胖結實的胸部與側腹部豐滿得幾乎把內衣褲撐破。如果穿上三件

式西裝，看起來或許像號人物，但現在他沒有哈腰奉承的部下，也沒有烘托的飾品，裸露著小腿站在廢棄物上的模樣惹人同情。藤島感到空虛，他感覺不到對男人復仇的價值。

藤島鼓舞自己。男人讓他看到許多屍體，把他誘進無法脫身的惡夢，讓他的女兒瘋狂，而且要他女兒的命。每一樣，都足夠讓他以死謝罪。

打扮成釣客的咲山打開隨身袋，取出美國警方使用的大型霰彈槍，槍托和護木是木製的。咲山摸索口袋，掏出一顆子彈，以熟練的動作填入槍身。

「兩發就夠了吧！」

他隨手抓起槍體，塞給藤島。藤島著了魔似地接過去。趙充血的眼睛睜得老大。藤島泵動護木，感覺到金屬咬合的聲音與手感。他用眼神詢問咲山，咲山點點頭，告訴他接下來只需要扣下板機。

「等、等一下！」趙粗厚的聲音傾訴著：「先等一下！」

咲山點亮香菸。

「快點，警部補，天亮就不能動手了。」

藤島舉起霰彈槍，槍托散發出火藥的氣味，把槍口對準趙的臉。距離不到一公尺，不可能射偏。趙短促尖叫一聲。可能是腳使不上力，他用膝蓋在泥土上挪移跌滾。周圍的男人把他押回原位。即使如此，趙還是擠向男人們，試圖遠離槍口。

藤島把槍口瞄準趙的後腦勺說：「喂，回答我的問題，你如果答得好，讓我滿意，就可以活命。」

趙痛苦掙扎的動作停止了，赤紅的眼睛仰望過來，瞳孔中充滿了恐懼與驚愕，雖然只有一點，但

藤島似乎在深處窺見近似算計的混濁。

藤島露出笑容，黑油中被擲入了火焰。

「我是誰？」

趙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凝視藤島。他在翻找記憶，然後死了心似地露出不解的表情。火焰愈燒愈猛。藤島低吼：「居然不曉得我是誰！」

「都是你……」他把霰彈槍轉向空中。男人們的表情暗了下來，他不理會。「你完全沒發現我嗎？是瞧不起我嗎？王八蛋，居然耍我，混帳東西！」他夢囈似地喃喃說著。

「我是她父親，藤島加奈子的父親，不許你說不知道！」

趙的臉上沒有驚訝，藤島不知為何氣憤不已。

「我是誰？」

他加重語氣問。

「藤島加奈子的、父親……」

「你想要殺掉加奈子，想要殺掉我女兒，還是已經殺了？怎樣？回答我！」

「我沒有殺她……」

「可是你想要殺她對吧？」

「我沒有殺她！」

「她是獨一無二的，不管你派多少人追殺她都沒用。不管你殺掉多少人，都沒有人能碰她一根寒毛，對吧？」

「對、對，你說的沒錯。」

趙迎合地點頭，嚥下口水，喉嚨一再鳴響，眼神就像在看一個瘋子。藤島拿槍的手汗濕，扣在板機上的指頭麻痺。

「你會作夢嗎？」

「作夢？」

趙恢復冷靜，凝視著藤島的臉試圖捕捉意義。「哦，有時候會。」

男人們扎刺般的視線令藤島如坐針氈，只有咲山悠然吞雲吐霧。

「我也會作夢，再恐怖不過的惡夢。你們殺人的現場，我每一個都親眼目睹了。只要打盹，就會出現內臟流出來的人跟眼珠蹦出來的女人，還有年輕女孩哭著向我哀求。我會被他們糾纏一輩子，全都是你害的。」

「所以——」

「閉嘴聽我說，然後回答我。你知道我女兒為什麼會背叛你嗎？」

趙的臉上，恐懼不知道被推到何處，取而代之地，因憎恨與屈辱而扭曲了。

「不知道！」

「你一定很恨她吧？被一個小姑娘搞垮了。你一定不懂為什麼吧？你們明明合作愉快。」

「……」

「好幾年以前，你幹過一個少年，少年自殺了。你記得嗎？」

趙頭一次露出驚訝的表情，藤島說：「自殺的少年是加奈子的男朋友，你明白這代表什麼嗎？」

趙的嘴巴張大了。藤島繼續說：「不覺得很了不起嗎？這是復仇啊！她想要的就是你死。」

「她是為了復仇，才接近我？」

「你上過她嗎？」

趙倒抽了一口氣，藤島用槍身戳他的下巴。

「我問你上過她沒有！」趙的嘴唇停住了，看起來像是在猶豫該怎麼回答。藤島用力把槍口頂到他的心窩，趙短短地呻吟，屈著身體，像個肺病老人般嗆咳。「這還用想嗎？我問你上過她還是沒有！」

藤島的聲音變得激動，口水變成泡沫噴出來，濺在趙漆黑的頭髮上。周圍男人的視線令他介意，但他停不下來。

趙淚眼盈眶，點了好幾下頭。

藤島又覺得被深夜的漆黑給籠罩了。趙搖手，像是在求他不要開槍。藤島抬腳踢開他的手，汙泥濺起，褐色的塑膠袋碎屑飛舞。

「用說的！」

「我確實跟她做過幾次……是她主動引誘我的，我沒有理由拒絕。」

藤島佯裝平靜，他試著露出從容的笑，卻是徒勞。槍口微微搖晃，太陽穴劇烈地作痛。黑暗愈來愈深，每個人的形姿都變得朦朧難辨。他咬牙切齒，他不想被人以為他瘋了，他死也不願意被人認為他是在嫉妒。趙扭動身體大叫：「住手！」

喘息粗重，山間寒氣與臭水溝般的臭氣充塞了肺部。他不願被這麼想，不願被知道實情。

「住手？什麼住手？」

「我知道，我告訴你，所以不要開槍！」

加奈子只穿著內衣褲的模樣掠過腦際。胸罩被撩到胸上，歪斜的內褲底下露出陰毛。身體的細節朦朧不清。乳房一下子大一下子小，腰一下子細一下子過細，陰毛的量一下子多到令人蹙眉，一下子太少。

「你知道、知道什麼？」

他不想落淚，他要堅強。

「還用說嗎，你女兒啊！她還沒死，我知道她在哪裡！」

「她在哪裡？」

趙像狗一樣濕著眼睛，慢慢地搖頭。

「我一說出來，你就會立刻做掉我吧？」

「她在哪裡？」

趙一一環顧周圍的人。

「跟我聯手吧，我還知道百年的祕密。」趙汗流浹背激動地演說：「咲山先生，我把那行生意讓給你們。女人的名單，還有客人的名單都在我手上，飯店的房間我提供。這筆生意的收益無法想像，抵得上你們底下的店舖好幾倍的營收。不管價錢抬得多高，客人一樣絡繹不絕。這個國家的男人全是變態，都喜歡女學生，喜歡搞少年的屁眼。還可以拿來當成恐嚇的把柄！」

男人們看咲山，等他指示。咲山扔掉菸蒂問藤島：「你怎麼想？」

趙的眼睛轉向藤島。
「我抓不到藤島加奈子，可是我知道她在哪裡。她非常聰明。如果放過這次機會，你可能永遠都見不到她了。」
「你才不知道我女兒在哪裡！」
「我——」
「連你的狗都找不到了，你不可能知道。」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藤島搖頭微笑，他肯定露出了喜悅洋溢的笑容。他可以滿足加奈子的願望。就連當刑警的時候，他也不曾感到如此滿足。他第一次覺得能夠與加奈子心意相通。
「你知不知道都無所謂，我女兒要的是你的命。」
「我——」
「加奈子是我的。加奈子的願望，就是我的願望。」
趙像條瘦骨嶙峋的流浪狗般喘著氣問：「你不想要嗎？」
「想要什麼？」
「錄影帶，我拍了你女兒跟男人幹的影帶。」
藤島泛著笑容，依然瞄準著，槍口一動也不動。只是趙的眼神令他不快。趙正試著讀出藤島的情緒。
「你這個變態。」

「你想要對吧？」

藤島搖頭：「你這個變態！」

「如果你殺了我，就永遠得不到了！」

趙露出參差不齊的牙齒向藤島笑，藤島搖頭。

「我不想要。」藤島用哭聲說：「我不想要！」

趙行動了。他表情僵固地立起，身子一扭，跑了出去。被泥巴沾汙的內衣褲遠離。男人們氣得跺腳，怒吼聲此起彼落。藤島扣下板機，衝擊震盪了腦袋。他在搖晃的風景一隅看見趙的左腳被炸斷。血霧彌漫，絲線般的神經從膝蓋垂下，失去前端的骨頭裸露出來。趙失去平衡，從廢棄物山翻滾下去。塵土、塑膠袋、紙屑，黑塊般的烏鴉一口氣飛起。煙霧沁入眼睛，硝煙的氣味嗆鼻。

藤島穿過被槍聲嚇退的男人旁邊。他跑下山，同時滑動槍體，排出彈匣。

趙在汙泥上爬行著。左膝以下不見蹤影，血淋淋的傷口摻雜著各種顏色的泥巴。淚水像鏡片般扭曲了景色，朝陽將眼前塗抹成一片白。粉紅色的肉奪去藤島的注意力，被扯斷的肌肉殘骸令他作嘔。垃圾山升起的瘴氣溶解了內臟。

聽覺回來了。頭上的烏鴉為血腥味興奮，後方傳來男人們趕上來的腳步聲。在泥濘與垃圾中划行的趙扭過頭來，眼睛罩了一層浮油般的膜。

「放、放過我！放過我！我──」

藤島把霰彈槍對準趙的臉，有股胃液和硝煙的氣味。

「開槍！」咲山在垃圾山上顫動著肥胖的臉頰吼道：「開槍！開槍！」壓倒性的音量。藤島回頭。

朝陽直射，看不見表情，但他對咲山那雙熠熠生輝的眼睛看得出神。「開槍！」

趙低語說：「放過我……把槍對準他們。要不然你也會被埋在這裡。我會為你做任何事，我會幫你找到女兒。」

趙沙啞的呢喃吸引力十足，同時也十足悲痛。

「我會給你房間……也會給你錢養她。這次別再讓她逃了就行了。」

「我不想要那樣。」

「別撒謊了……」

趙力盡似地躺倒在泥土上，臉色死白，眼神空洞。被炸掉的膝蓋不斷湧出鮮血。

「我是她的父親。」藤島指著自己的胸口說：「我是她的父親！」

趙斷續吐氣，他在笑。

「父親？……真的就像她說的。」

「什麼？」

「為了討她歡心，我向她提議過幾次，說我來幫妳除掉妳那兩個狼心狗肺的父母。她搖頭了，她不生氣，也沒有傷心的樣子。她說……做那種事沒有意義。」

「……」

「她說，她不想把你們怎麼樣。她已經把你們視為無物……也不屑回頭看……她說，這對你們來說，才是最大的折磨——」

藤島扣下板機。轟聲再次掩蓋一切，驅逐了纏繞上來的烏鴉。大量的血就像一桶潑出去的水般傾

瀉而出。趙的頭被炸掉了，灰色的腦漿潑灑在汙泥上，頭髮和頭皮散落一地，只留下下巴和幾顆牙齒，還有被霰彈貫穿的身體。

藤島再也忍不住，嘔出胃液。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這個景象吧！他一定會化成亡靈，每晚現身夢中凌遲他。但是藤島滿足了。這下子，就不會再有人危害加奈子了。

咲山與男人們從山上下來了。「哇，厲害！」咲山在屍體旁單膝跪下。手放在下巴，先前睏倦的模樣一掃而空，眼睛閃閃發光，檢查露出的脊髓和突出的腳骨。很快地，他一臉滿足地拍拍大肚腩，嘆了一口氣：「搬出去！」

男人們迅速地用藍色塑膠布裹住趙的屍體。他們扛著鐵鍬，往處理場更深處離去。藤島看著他們說：「你不殺我嗎？」

「殺你？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得太多了。」

「是啊，的確，或許你知道得太多了，可是我很欣賞你。為孩子報仇的父親，太感人啦！警部補，咱們道上兄弟對這種的最沒輒了。」

藤島沐浴在漸強的陽光下，他杵著遙想加奈子。如果她藏身在某處，他想盡快告訴她——為了救妳，為了替妳復仇，我行動了。看看我為妳做的。

她會原諒我嗎？會承認我是她父親嗎？會願意喊我爸爸嗎？會為我洗滌犯下的罪孽，對我微笑嗎？藤島浮現無數個疑問，被不安與希望交織的浪濤沖刷著，垂目望向趙四散的碎片。

23

這個位於橫濱的幫派非常有趣。

名叫澤渡組，和石丸組一樣，是印旛會旗下的團體。咲山沒有殺掉藤島，他與藤島舉杯結盟，成了結拜兄弟，然後藤島被託給了澤渡組。

澤渡組是個小幫派，成員只有七名，從吸膠吸到牙齒掉光的愛飆車年輕人，到穿著老舊廉價西裝的上班族風男人，形形色色。

組員多是些沉默寡言的男人，組長是個矮個子的削瘦老人。藤島登門拜訪時，身為組長的澤渡就像粗工群聚的仲介人那樣，拍打他的身體檢查打量。

「既然是咲山介紹的，應該很有一手吧！」

藤島就彷彿從灼熱的日子被解放一般，度過了宛如夢境的平靜時光。

他被交派賽馬的私人賭盤，負責二十多位不算多的顧客，接電話，在收錢的日子前往每個顧客的辦公室或店鋪結帳。這些客人都很有水準，錢付得爽快，一次糾紛也沒有。生活完全太平，甚至令他感到無趣。

他不知道其他組員靠什麼維生，也沒興趣搞懂。男人們整天意興闌珊地摸麻將或看漫畫，沒有忙得團團轉，也不會佯裝菁英，或假裝高尚。

即使如此，幫派的資金不可思議地相當闊綽。澤渡幾乎每晚都帶組員上高級酒家，在情婦開的店裡喝通宵。男人們食慾旺盛，每一個都擁有鋼鐵般的胃袋，以及只能形容為下賤的強壯肝臟，而且性慾過剩。除了澤渡以外沒有人有固定的女伴，成天上泡泡浴店，不管是中國人開的俱樂部，還是有南美女人和俄國女人的店家都很吃得開。膚色和語言或有不同，但他們毫無隔閡地擁抱她們。藤島也享受了這份好意，雖然他總是付錢趕走鑽進他床上的女人們。

他打電話問咲山：「這到底是在搞什麼？」

「中意吧？」

「全是些詭異的傢伙。」

「這樣啊，看來你還不懂得那裡的好！」

「什麼意思？」

「很快就會懂了，你一定會中意的，一定。」

「那邊的問題怎麼了？」

「哦，解決了。縣警的大頭們只是讓他們瞄瞄趙的寶庫，就開心到快尿褲子了。趙的客人裡面好像還有共產份子跟狗仔隊。看這樣子，我們這兒暫時是一切太平了。」

「那我也可以大喇喇地走在路上了嗎？」

「有空的話，隨時過來坐坐。不過千萬小心，現在還是有一堆條子想要做掉你。」

「誰管他，我會反過來做掉他們。」

「總之你現在就先習慣那裡吧！嗳，總有一天你會捨不得離開的。」

咲山笑道，是一種父親送禮物給孩子的神祕笑容。

兩個月後，藤島得知答案了。

這天澤渡命令眾人去名古屋。所有組員坐上兩輛小廂型車，上了東名高速公路往西行。每個人懷裡至少都揣著兩把槍。藤島被分到刀子、警棍、二連發式霰彈槍、汽油、定時催淚噴霧瓶，滿車的武器簡直像在胡鬧。男人們的眼中浮現平常看不到的活力與神采，就好像正要出發郊遊的孩子，詭異的亢奮充滿了整輛車子。

他們投宿在一家小商務旅館，但有好幾個以名古屋為地盤的印旛會底下的幫派幹部前來致意。接觸很短暫。他們害怕這群男人，對狂灌威士忌與烈酒的男人們目瞪口呆。幫派幹部將一張照片遞給澤渡，是一張男人的照片。

隔天，儘管還是大白天，他們用催淚瓦斯抓到了照片中的男人。他的身分只有澤渡知道。他們把男人丟進小廂型車的行李箱，若無其事地駕著車子，一路來到被楓葉染紅的岐阜山中。車子離開縣道，進入雜草叢生的山路。

澤渡等人拿著幾支手電筒、一條繩子，還有沾了泥巴的鐵鍬下車。把遮住眼睛、塞住嘴巴的男人從行李箱拖出來，用繩子套到他的脖子上。他們將繩索兩端交給藤島，就好像在考驗藤島。彷彿原始部落的儀式，男人們熠熠生輝的眼睛注視著他。

也就是說，那灼熱的時光仍然延續著。

藤島聆聽著蟲鳴，從男子背後扯緊繩索。男人的手在空中掙扎。藤島用柔道摔技的要領，揹起人似地拉扯。搖晃了幾下以後，透過繩索，他感覺到男人頸椎斷裂的觸感。被獻給神明的供品。男人一

動也不動了，斃命的瞬間，男人們一臉歡欣地稱揚藤島。藤島被認可是他們的一員了。

在山中用鐵鍬挖掘了數公尺深，扔進男人的遺體，撒上石灰粉。他對男人沒有任何感情。不只是男人，從那天開始，徘徊於藤島周圍的亡靈陰影淡去了，夢見男人女人們的日子少了。藤島不再作夢，只有深沉的黑暗支配了他的睡眠。

澤渡組真正的營生是殺人，有時候是器官買賣。將揹了一大筆債的人送到與印旛會互通聲息的醫院肢解，摘取眼角膜、腎臟、肝臟、心臟、皮膚，甚至是包括骨髓和大腦在內的組織。

半個月後，藤島又犯下了殺人案，場景就和殺害趙的時候一樣。他在福井山中的最終處理場，用手槍射穿了老人的額頭。他們一樣誇讚藤島，就像稱許擊出全壘打的打擊手、達陣的橄欖球選手。他已經完全麻木了。老人的腦袋噴出來的血和腦漿，為他更進一步抹除了那些亡靈。

他愈來愈會用針筒了。手臂靜脈周圍的皮膚硬掉以後，他改扎在小腿。滿懷希望與自信地尋找女兒成了他每天的例行公事。在埼玉，妻子桐子成立了組織，積極地進行加奈子的協尋活動。據說她會上街，與父母一起向路人分發印有加奈子照片的傳單。

相反地，縣警沒什麼行動，超商和高速公路休息站沒有貼出加奈子的照片。只有公安私底下行動，沒有大型的公開搜索活動。

一個月後，縣警逮捕了四名中國人，宣布他們就是超商強盜殺人的嫌犯，是缺錢的偷渡者衝動之下的犯罪。這是因為小山內是現役刑警才編造出來的劇本吧！被趙雇用的小山內及他的同夥分別自殺、意外死亡、失蹤，躲過了罪責。長野命案的嫌犯似乎到現在都還沒有決定由誰來擔。

又過了一個月後，咲山寄了一個包裹給藤島。裡面是一捲錄影帶，據說藏在趙做為祕密基地的茗

荷谷公寓。

藤島以顫抖的手將影帶塞入機械。長髮、修長的手腳、像母親的細鼻樑。小巧的乳房與淡淡的陰毛……固定式攝影機捕捉到裸體的加奈子。她被肥胖結實的趙推到床上，雙腳被打開，私處若隱若現。充當攝影師的趙從腳開始細細地拍攝加奈子的身體。加奈子注視鏡頭的眼神冰冷，就好像在責備窺看的藤島。

趙撫摸著她的私處。

「妳被你爸的老二幹過嗎？」

「是啊！」

藤島刨抓臉上的皮膚。

「怎樣？爽嗎？」

「只覺得痛，他很粗魯。」

藤島扯掉眉毛，攝影師的趙輕拍加奈子的臉。

「少騙了，妳是個天生的婊子，一開始就爽翻天了吧？」

加奈子笑了。

「是啊，我好爽唷，爸！」

藤島吼叫。

加奈子挨向趙，臉埋進他的胯下。住手。趙跨上去，壓在女兒柔軟的身體。濡濕的陰莖發出聲響前後抽插。加奈子面頰潮紅地嬌吟著，不斷吐出極盡淫穢的詞語。

爽嗎？藤島不得不問。他根本不想知道！趙的腰部動作加快，吐出下流的話。

藤島把槍對準映像管。

胯下充血挺立。他伸手掩住臉龐，嗚咽起來。即使如此，他還是沒有停下影帶，任由影像不停地播放。

終章

女人熄火下了車。或許是因為寒流來襲，乾冷的寒風刺骨，在幽暗中吐出來的呼吸又白又長地飄散出去。打開後座，拿起裝了晚餐材料的超市購物袋。由於一次買了許多礦泉水，塑膠袋撓彎，陷進手裡。

「老師！」

突然的喊聲令女人一驚，回過頭去。一名男子從停在公寓附近的黑色四輪驅動車跑來。那是個未曾謀面的中年男子，穿著羽絨衣和灰色毛衣，頭髮理得短短的，眉間擠出皺紋，眼睛細長，臉頰呈銳角，嘴唇單薄。他正努力在那張顯得有些刻薄的臉上擠出笑容來。

「妳是東老師對吧？」

「請問是哪位？」

「哦，我是——」

男子遞出名片，自稱是全國性報紙的記者。

「記者找我有什麼事？」

「老師知道藤島加奈子嗎？」

「知道。」她冷冷地回答：「她以前是我學生，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

「老師知道她今年夏天失蹤了嗎？」

「知道。」

「眾所周知，她到現在依然下落不明。」

「好像呢，真難以置信。」

「老師知道嗎？她的父親幾天後也失蹤了。」

她露出訝異的表情問：「真的嗎？這我就不知道了。」

「父親本來在追查女兒藤島加奈子的下落，可是查著查著，人就不見了。他們父女有可能被捲入了某些犯罪。」

「犯罪？」

女人搖頭，就像在說無法相信。

「我可以向老師請教藤島加奈子的事嗎？」

這是第二次有人向女人打聽那個美麗的學生了。女人望向公寓的自家窗戶，沒有燈火，上小學的女兒還沒有回家。今天有籃球社團活動，回家時間較晚。

「拜託老師，不會占用妳很多時間的。」男人踏出一步說，話中的熱忱近乎異樣。白色的呼吸噴到臉上。

女人提不起勁，而且男人讓她感覺到一股危險的氣息。

「拜託老師！」

這個男人感覺很強勢，即使現在強硬拒絕，感覺以後也會再三造訪。

「好吧。那別站在這裡談，請到寒舍來吧！」

「謝謝。」

二房二廳的老舊室內。女人按下電暖器開關，把水壺放到爐上開火。她打開暖爐矮桌，請男人在座墊坐下。

「不好意思。」

胸口緊張起來，她似乎聽過男人的聲音，究竟是在哪裡呢？

女人遞出咖啡，說出和以前一樣的回答。藤島加奈子是個優秀的學生，畢業以後仍會記得在暑假和過年寄明信片問候，禮數周到。男人點頭應和，一一筆記下來。

「這樣啊，這麼優秀的女孩怎麼會突然失蹤呢？」

「就是說啊！」

「但是老師知道嗎？雖然只有一段時間，但加奈子同學曾經和不良少年往來，我還聽說她嗑藥。」

女人在下巴使勁，點了點頭。

「我知道，但那只是暫時性的。當時她男友過世，她迷失了自己。」

時鐘的針超過六點了。不到一個小時，女兒就要回來了。膝蓋躁動不安地挪動，希望男人快點離開。她不想讓女兒聽到這些對話，絕對不想。

男人用筆的末端搔著太陽穴。他蹙著眉頭，茫茫然地開口：「可是這樣的話，跟我採訪到的內容就不同了。」

「怎麼說？」

「後來她依然沒有戒掉毒品，也繼續跟不良幫派往來。」

「怎麼可能？」

「那妳聽過這些事嗎？她上了高中以後，從他們那裡拿到毒品，轉賣給同學。」

從腳底開始凍結上來，她忍不住注視男人，男人的臉依然泛著笑。

「這怎麼可能？難以置信。」

「那她強迫毒品成癮的同學們賣春這件事呢？」

她察覺男人的真實身分了。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麼這件事呢？她很吃得開，利用人脈打造了一個巨大的賣春組織，不只是同學，還誘拐了年紀更小的少女們，用金錢與藥物。」

「夠了，藤島先生。」

男人收起微笑，變得面無表情。他整形了嗎？外貌跟以前截然不同。

「再讓我請教一個問題吧！客人全是些變態，加奈子回應他們的需求，連小學生都拉進來奉送給那些變態。」

男人從皮包裡取出A４尺寸的信封，抽出一張照片。女人伸手掩住臉頰。

「不要！」

「這個小女孩在舔什麼？」

「住手！」

男人用沒有高低起伏的聲音繼續說下去：「拍得很清楚。這女孩被調教得真好吶，連跟馬一樣大的老二都含得進去。」

女人摀著臉搖頭。

「這是妳女兒！」

女人閉上眼睛，不願看照片。那實在太怵目驚心、太令人作嘔了。但是女兒的模樣歷歷在目地浮現腦海。

女人與丈夫死別了。即使如此，她還是相信自己擁有一個詳和的家庭。女兒的成績不差，也沒有受到霸凌的跡象。雖然不到品行端正，但是一個有許多朋友的平凡女孩。她只是個熱愛籃球與垃圾食物的小女孩。

那個時候，手機的鈴聲摧毀了和平。應該關掉電源的，應該切掉鈴聲的——女兒的臉色變得蒼白，因為她不記得自己買過手機給女兒。女兒從以前就一直想要，但她一直不答應。沒什麼特別的意思，只是覺得女兒還太小，不需要手機。

女人逼問女兒。是誰買手機給妳，是誰付的月租費？半哄半威脅地問。然後，女兒只告訴她手機的主人是誰，那個人的名字叫做藤島加奈子，是女人以前的學生。

「這是妳女兒吧？」

藤島的臉扭曲了。牙齒微微地打顫，眉間擠出皺紋。他用力搔頭，然後虛脫似地把手肘拄在桌子上。冷不防地，男人從外套內側取出一個黑色塊狀物。女人知道那是手槍。手槍長得異樣，黑色的槍口逼近過來，與女人的額頭幾乎沒有距離。

女人覺得自己異常冷靜。或許她早就預感報應遲早要來。洋溢著深沉黑暗的死亡洞穴對準了雙眼之間。

那一天，女人提早結束網球社的練習，把車停在藤島加奈子上的補習班附近。她不曉得多少次想要出聲又退縮。她覺得她不應該知道，不應該扯上關係。

女人被難以承受的痛苦折磨著，隔著車窗注視上完課離開補習班的加奈子。女人下定決心，叫住往車站走去的她。藤島加奈子眉毛微微一挑，然後微笑。是一種「被發現了呀」的俏皮笑容。

如今回想，或許她們應該找一家咖啡廳坐下。如果是在眾目睽睽的場所，或許她還能夠把持住自己。

她和加奈子一起坐進車中。在市內打轉，但因為塞車，幾乎是停車狀態地與她談話。

為什麼要買手機給我女兒？月租費是妳付的嗎？女人問。為什麼妳要做那種事？妳只是個高中生，怎麼有錢付這些？或許她問得更直接：妳接近我女兒有什麼目的？

她記得加奈子滿不在乎地回答了。她的話很簡潔。她也從信封裡取出照片，就像她父親做的那樣。完全是似曾相識。

女人輕易地發出慘叫。天旋地轉，幾乎要嘔吐出來，後頸凍結了，橫隔膜好像被插了把刀子般疼痛。她以為再也不會有這樣的經驗了。

女人嗚咽。藤島加奈子對她說了，用一種科學家檢查小白鼠的眼神。

「就是這麼回事呀，老師。」

「這是……什麼？這到底是什麼？」

「請別誤會唷，我並沒有強逼晶子做什麼。」

渾身失去力量。女人知道自己沒什麼表情，臉部逐漸弛緩。就連接到丈夫倒下的消息時，她也沒有受到這麼大的打擊。

「真的嗎？」

藤島加奈子的話就像自動販賣機或ＡＴＭ的合成聲音般了無生氣。

「仔細看照片，仔細看，老師。晶子有流淚嗎？看起來像在尖叫嗎？這是她自己選擇的。」

女人不由自主地按住太陽穴。不由自主地閉上眼睛。她什麼都不想看。如果加奈子說女兒是被逼的或是被強姦的，她或許還能好過一些。

「就為了那種理由？就只為了那種理由？因為我不買手機給她？是嗎？」

女人懇求原諒似地說。她覺得藤島加奈子微微地表露出情感了。是一種分不清是輕蔑還是亢奮、從白皙的齒間溢出來的嘲諷般微笑。

女人不記得開過了哪些地方，回過神時，車子駛在新都心建設途中的大樓之間。傍晚時分的暮色逼近，四下沒有人車。她不打警示燈就停了車，額靠在方向盤上窺看少女的臉。

以前的學生。男友在悲劇的事件中過世。她同情她，特別關照她，也招待她到家裡過幾次。女兒很喜歡藤島加奈子來，把她當姊姊一樣仰慕著。

女人心想：如果這個世上有惡魔，或許就長得像她這個樣子。緊咬住別人的慾望，散發出蠱惑的魅力，把人逼上破滅之路。

感覺心臟隨時都要停止了。空虛到彷彿所有內臟都被挖除殆盡，接著湧出一股幾乎要燒盡全身的怒意。

「把我女兒還給我！」

「她從一開始就是自己選擇的。」

「少胡扯了，為什麼，為什麼要把我女兒……妳知道她才幾歲嗎?!」

藤島加奈子一本正經地回答：「當然知道啊，所以我才會拉攏她進來呀！」

「不許再靠近我女兒！」

「就算我不靠近她，晶子也會主動來找我。」

視野被洪水淹沒了。

「不要靠近我女兒！」

她的輪廓逐漸崩塌。

「真可惜，她是我們的第一紅牌呢！」

意識變得朦朧。她的聲音就像完全鬆掉的錄音帶般扭曲。

「她非常能幹唷，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

女人尖叫，她覺得對女兒傾注的愛被否定了。

「還給我！」

女人把身體轉向副駕駛座，雙手揪住她的衣領，用力搖晃。「把女兒還給我！」霧靄消失，記憶變得鮮明了一些。

跨過手煞車，抓住她細白的頸部。

「還我本來的女兒！」

藤島加奈子把自己的手擱在女人掐住自己的手上。

女人使勁。打網球鍛鍊出來的手臂，在她的脖子上施加超出必要的壓力。她任由激情驅策地掐住。

「還給我！」

「我還……」

藤島加奈子的手使勁，女人微微呻吟。那是一股甚至讓女人的手骨傾軋的異常力道，這樣一個美麗的少女哪來那麼大的手勁？她到現在都還覺得不可思議。可是那也只有短短的一瞬間，藤島加奈子的手很快就鬆開了。

「還我本來的女兒……」

女人不記得那個時候的藤島加奈子是什麼樣的表情，淚水扭曲了一切。她什麼都看不見，一切都是淡漠的。

如果她求救的話，她尖叫個一聲的話……只要她求饒，或是抓住女人的手更久一點的話，或許女人就會恢復理智，回過神來。

「可是，都無所謂了。」

她只是發出細微的聲音，甚至沒有半點掙扎，任憑女人處置。

「夠了吧！」

這是她的最後一句話。她被女人掐著脖子，一直注視著遙遠的別處。

「是妳，是妳殺了我女兒！」

男人聲音沙啞地說，頂上來的槍口搖晃。

女人想要開口，男人伸手制止。

「你把我女兒弄去哪裡了？」

「你在說什麼？」

「夠了！我不想聽藉口或謊話。」

男人的話中聽不出任何猶豫，有種甚至令人感覺到瘋狂的執著。女人說不出話來，男人繼續說：

「我偷偷調查過妳的車子幾天，在後車廂找到長頭髮。」

「可是那是——」

「不是妳的頭髮，也不是動物的毛髮。我在警局還有門路，用加奈子梳子上的頭髮進行比對，結果是吻合的。」

寂靜支配了周圍，聽見時鐘走動的聲音。

女人低垂著頭，閉上嘴巴，無以名狀的顫抖爬上背脊。她還不想死，她還不能死。

「不回答是吧？」男人失望地嘆息：「好吧，我就在這裡坐到妳回答為止。」

女人倒吸一口氣抬頭，男人點點頭。

「妳女兒就快回來了吧？她會看到我的臉。老師，遭殃的會不只妳一個。」

「你們真的瘋了。」
「妳把我女兒弄到哪裡去了？」
女人深深嘆氣，陷入一種墜入無底深淵的感覺。
「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放過我女兒。」
「然後呢？」
女人說出秩父深山某個山嶺的名字。
男人輕輕點頭，扳下手槍擊鎚。
「我答應妳。」
女人忽然想到似地開口。
「不要在這裡——」
她不想死，不想讓女兒看到自己的屍體，可是她無法說出口。一瞬間的閃光明滅，女人看見額頭被射穿的自己。
如果女兒看到，一定會……想像的翅膀在張開之前就被拔除了，思考封閉，黑暗。
男人從後車座拿出鐵鍬，山林已經逐漸變成他熟悉的風景。他駕駛著工作報酬換來的豐田Land Cruiser，甚至能夠踏破大雪封閉的秩父深山。四下全被雪覆蓋了。

女人的回答或許是真的，即使是真的，這片廣袤的山林中，也不可能找到加奈子。即使投入幾百名搜查員，也不可能找得到吧！

男人踏過雪地，彷彿受到指引。

「我知道。」

他向佇立在雪原上的加奈子點點頭。男人心想，能夠見到她的，只有身為父親的自己。應該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她了。

男人在無邊無際的雪原和森林中前行，很快地，他把鐵鍬插進凍結的雪地上。

「這裡對吧？」

她點點頭。她依然穿著夏季制服，灼熱的日子仍舊持續著。

期盼真正重逢的那一天。

男人一邊用鐵鍬挖開積雪，一邊擦拭熱氣蒸騰的汗水，對她祈禱著。

請讓我看看真正的妳，告訴我妳心中的一切。

然後求求妳，說妳愛我。

還有，說妳原諒我。

文學森林 LF0048

渴望

果てしなき渇き

作者

深町秋生

一九七五年出生於山形縣，專修大學經濟系畢業。二〇〇五年以《渴望》榮獲評審委員一致好評，拿下第三屆「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首獎，出道文壇。其他作品有《歇斯底里生存戰》、《東京死亡巡航》、《折疊刀女孩》（皆為暫譯，寶島社出版）。

譯者

王華懋

嗜讀故事成癮，現為專職日文譯者，近期譯作有《關於莉莉周的一切》、《太陽坐落之處》、《所羅門的偽證》、《七夜物語》、《邪魅之雫》等。譯稿賜教：huamao.w@gmail.com。

封面設計　白日設計
責任編輯　陳柏昌
行銷企劃　傅恩群、曾士珊
副總編輯　梁心愉
初版一刷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定價　新臺幣三四〇元

ThinKingDom 新經典文化
發行人　葉美瑤
出版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五七號十一樓之四
電話　886-2-2331-1830　傳真　886-2-2331-1831
讀者服務信箱　thinkingdomtw@gmail.com
臉書粉絲團　www.facebook.com/thinkingdom

總經銷　高寶書版集團
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八八號三樓
電話　02-2799-2788　傳真　02-2799-0909
海外總經銷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二段三五一號
電話　02-2306-6842　傳真　02-2304-9301

渴望 / 深町秋生著；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新經典圖文傳播, 2014.08
面；　公分. --（文學森林；YY0148）
譯自：果てしなき渇き
ISBN 978-986-5824-24-2（平裝）

861.57　　103012723





文学森林系列　定價 NTD340
Lf
0048
YY0148
新經典文化
ThinKingDom



她在補習班下課後就不知去向。
房間遺留下來的男用包，成了拼湊出真相的關鍵物品。
父親憑著多年刑警辦案的經驗，四處打探消息。
當真相的拼圖一片一片拼上，驚駭與恐懼也愈升愈高。
為**她**瘋狂的男人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
她的下落究竟在哪裡？

《渴望》裡有一群忍受孤獨與憎恨的人，
無法與外面的世界正常溝通，最後落得癲狂暴走的悲劇……
這故事靈感來自我不願回首的青春回憶，
卻也是我最想構築的世界。
——————本書作者 深町秋生